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20
三位一体
CD-ROM
2008.11
◆重磅出击
超时空之钥
◆时光回廊
鬼泣3
◆官方小说
格兰蒂亚[大结局]
光环 奥星的幽灵
最终幻想VII官方外传
◆同人馆
小予与雷之石
——口袋妖怪同人
普莱斯福音书
——《使命召唤4》同人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一些牢骚

这次说点别的，也许会和游戏沾点边，也许不关游戏什么事，一切视我的思路走向而定。而且正如标题所示，本文的内容会比较随性，如果显得胡言乱语，或是和各位读者的信仰有违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

对于我们这些宅男宅女而言，除了工作，占据我们时间最长的事情想必就是ACG和影音娱乐了。和过去相比，现在能方便享受到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类型也日趋丰富，但真正能令人为之震撼、在心里久久不能磨灭的作品却是越来越难得了。

这其实是个老话题，只是最近眼见耳闻以及自己的某些亲身经历，让我不禁有了借机一气发泄出来的想法。

数年前，我顶着如火的骄阳坐45分钟的车去租书屋找漫画看，第二天再还旧租新，如此不辞劳苦地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有点疯狂，而且总觉得有太多的好漫画，自己根本看不完。但现在，除了几部傲然雄霸销售榜的民工漫，好像还真没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更别提造成社会现象了。

2004年的时候，我尚未对日本动画有一丝失望，那一年我看到了自认为是经典的作品，比如《岩窟王》，比如《混沌武士》。但以一年为界线，之后似乎就没几部独具亮点且好评如潮的了，算得上是佳作的多数都默默无闻，现在的大众动画都鼓着劲儿往“拼命卖萌，不断吐槽，换着花样恶搞其他作品”这三大特点上靠。见多了，总会觉得无趣，以致于从《蝉鸣》以后我就再也没找回想好好追一部动画的心情。时至今日，如果说还有能让我狠狠兴奋一下的消息，大概就是渡边信一郎要出新作了吧（可是渡边啊你在哪里……|||）。

曾经很喜欢的作曲家川井宪次，过去的他总能打动我，后来随着活接得越来越勤快，作品也渐渐失去了光芒。一部动画的OST，你可以轻易地听出和他担任作曲的上一部或上上部动画里几乎一模一样的味道。惟独最近的《空中杀手》稍有改观，但也并不惊艳。

最后是游戏。多的我就不说了，各位想必比我更有体会。只知道那位著名的小岛秀夫先生一语惊人：日本游戏已经败了。心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某些问题吧。

而真人世界呢？日剧，真的是“看了一半就猜到结局”，搞笑也多是为了搞笑而搞笑。不知道编剧们处境如何，反正这两年就是很少有原创好剧，放眼望去全是小说改编、动漫真人化。前者还好，后者却常常让人囧完又囧。好吧，转战美剧。美剧整体素质都很高，但要想看得舒服也得会挑作品，别人都叫好的不一定适合自己，遇到那种看了1、2集觉得很新奇，然后便一路沿袭相同拍摄手法的片子也是比较郁闷的。

总之，社会进步了，科技发达了，制作水平提高了，我们的感动却少了。而回过头去复习以前的旧作，仍然觉得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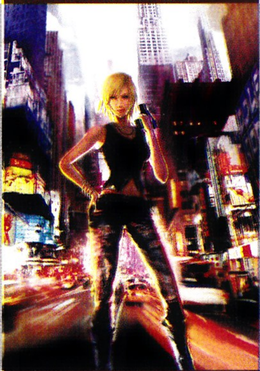
但我相信，优秀的创作者是有的，佳作也必然是有的，只是碍于种种原因没机会露面或让更多的人接受罢了。

这到底是谁的悲哀呢？＝＝

……YULA

Some grumbling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寄生前夜3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8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064-7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20
2008.11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鬼泣3 …… 003

重磅出击 超时空之钥 …… 036

官方小说 光环 奥星的幽灵 …… 085
格兰蒂亚 …… 122
最终幻想VII 官方外传 …… 149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70

同人馆 普莱斯福音书——使命召唤4同人 …… 199
小予和雷之石——口袋妖怪同人 …… 208

名人堂 索菲蒂亚·亚历山大 …… 218

游戏议会 大神 …… 220
最终幻想XII …… 222

游书苑 …… 224

名场面 梦中的理想乡——《烈火之剑》 …… 226

幻彩花园 …… 229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Devil May Cry III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丧钟为谁而鸣

文/菜菜子　编/夜蓝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永远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因为它就在为你敲响。
——John · Donne（17世纪英国诗人）

听说过黑骑士的传说吗，孩子？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切生灵还可以自由往来于天国与地狱的时代，人类与恶魔之间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大战。

起因已经不得而知，谁先攻击谁也早已无关紧要。可以确定的仅仅是——这是一场悲剧，人类这个种族的悲剧，他们很快就在混沌生物面前溃不成军，尸横遍野。如果没有奇迹的出现，那时或许就已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末日。

奇迹的确出现了。救世主没有在人类自身之中诞生，却从敌方的阵营里揭竿而起。今天我们有千百个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他被称为黑骑士、魔剑客，或者斯巴达。但所有这些都并非他的真名，人类的语言无法说出一个大恶魔的名号。

奇妙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强大的地狱领主转而为人类而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斯巴达（让我们暂且这样称呼他吧）也不可能像人类口耳相传的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并没有独立击败混沌大军，只是找到了一种方法，阻止战争的继续，从而挽救人类于水火之中。

他成功地封印了连接地狱、天国和人类世界的通道。他关闭了去往异界的大门，还加上了重重锁禁，以确保它们不会再次被打开。

恶魔们因此不得不撤退回地狱。

因为如果继续留在人间，而通道又被闭锁，他们将渐渐失去与生俱来的力量，和人类一样衰弱死去。同样地，这个世界再也看不见天使与神祇，他们也被迫返回自己的世界。于是就出现今天我们生活的人间，那些远古的不可思议的生灵，已经化为人们记忆中遥远的童话故事……

什么？哦，你说得对。斯巴达自己也是个恶魔，他会怎么样？

事实上，他所付出的远比人类知道的更多。作为一个背叛同类的恶魔，他无法返回故里。只得留在人间，接受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战争结束之后他的行踪成谜，人世间流传的故事里也没有一个提及他的结局。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斯巴达已经不复存在，在漫长的岁月中，强大的恶魔领主渐渐蜕变为一个龙钟老人，最终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

啊，你为他伤心了，是吗？我也是，孩子，这不是一个英雄理应得到的结局。但是我想我知道的比其他人稍稍多那么一点。

斯巴达留下了后代——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和一位人类女性生下的后嗣。我还知道，那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哦，玛丽，如果有一天你能见到他们，你就见到了传说中的黑剑士——他们长得与其父简直一模一样。

他们是恶魔还是人类？这个，我可不确定。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或许以后的某一天你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好了，玛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该睡觉了，做个好梦。

你想梦见斯巴达？你会的，孩子，那个充满创造与毁灭的太古世界，是我们之中很多人毕生的梦。

晚安。

MISSION 1

An invitation from my bro

“嗨，老兄，你没有听见我说话么——本店尚未营业！”

不等对方回答，但丁反手将听筒抛向空中，后者翻了几个筋斗，准确地落回座机的插簧上。

“这个城市的人一定有不少麻烦，我还没起好店名，就开始有人上门了。”又一脚把维多利亚式靠背椅踢得转了180°，他心满意足地坐下，朝桌上的披萨盒伸出手去。

“前景看好。”

这里以前无疑是个酒吧。这一点从开裂的桌球台、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见到的自动点唱机、每分钟转速不超过60次的吊扇和四壁上斑驳的爵士乐队旧海报就能看出来。那些曾经在这里得到过快乐的人现在很有可能都已入土，只剩下满地厚积的灰尘、垃圾，和横七竖八丢着的桌椅。

但丁啃着已经冷掉的披萨再一次环顾这个地方——离“stylish”还差得老远，最多只能够到“blast”的尾巴尖，但已经是他可以找到的最好的了。

——啊，我讨厌打扫……

一想到接踵而来的工作，他的眉头立刻蹙了起来。吃完剩下的披萨，或许应该出门去弄点清洁用具。可是扫帚、水桶和抹布根本不属于他的生活……

他再次朝纸盒伸出手去。

“What the hell……？”那儿赫然落着一只个儿头很大的渡鸦，正用猩红色的小眼睛琢磨着最后一片披萨上的香肠。

“嗨，那是我的！”

渡鸦呱地叫起来，看上去饥肠辘

铫，并不打算让步。

有时候动物也会流露出明显的表情，狗会笑，猫会赌气，乌鸦这种肆无忌惮的鸟儿通常给你的只有鄙视。没错，那时它就是轻蔑地瞟了一眼屋主。

“可恶！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但丁挥手想把它赶走。

老酒吧的两扇厚实的木门被猛然推开，夹杂着沙尘的热浪汹涌而入。

但丁的手掌停在了半空。渡鸦又叫了一声，展翅向敞开的门口飞去。在那儿，骤然射进房间的炽热阳光中，立着一个黑色的人影。

渡鸦扑扇着翅膀停落在那人的右肩上。

陌生人缓缓走进房间。是个瘦削高大的男人，光头，黑衣，左半边面颊上笼罩着一块很大的暗色胎记，一直延伸到衣领以下。

好像一条蟒蛇游进了房间，他全身散发着诡异的寒气。

“尚未开张！”但丁不耐烦地说，一边思考那片披萨还能不能吃，“管好你的宠物吧。”

来人继续稳步前行，手指像弹钢琴一样在油漆剥落的桌球台边滑过，目光扫过但丁身后的墙上挂着的大剑“反逆”和衣帽架上的红色外套。

“要是想嘘嘘，洗手间在后面。”对方一直默然不语，但丁觉得厌烦，他把穿着军靴的双脚放在书桌上，决定小睡一会儿，“出去的时候记得关门，外面热得像蒸笼。”

可是，即使闭上了眼睛，他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来人的目光从房间的陈设慢慢转向了自己的身上。

——真叫人浑身不爽……

他皱着眉头迎向那双打量着自己的眼睛，却意外地发现它们居然像波斯猫一样，有着互不相同的颜色

一只是阴天一般的钢灰，另一只则泛着不祥的绯红色。

僵硬、冷漠、没有表情，活像一对玻璃弹珠嵌在眼眶中。

两人的目光短暂地对峙了2、3秒，陌生人转而看向但丁胸前的红色吊坠。

渡鸦兴奋地低鸣了一声。

“你是……但丁？”它的主人开口了，嗓音和眼神一样死气沉沉。

但丁不置可否地抬起一边的眉毛。

“……斯巴达的儿子？”

眉毛放下了，但丁的表情在刹那间发生了一点细微的改变。

“谁告诉你的？”

“你的兄长。”他走到了书桌另一侧，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但丁，目光仍然落在那个吊坠上。

“我没有‘兄长’。”

他的右手轻柔地抚摩着书桌的边缘：“他还有个邀请，让我带给你，希望你能如期赴约。”

“我没有‘兄长’。”

陌生人的手指轻微地活动了一下，好像想掸去一点灰尘……

整张橡木书桌像一块积木般被掀起，侧翻着迎头砸向但丁！

后者在百分之一秒内及时地反向跃出，飘动的银发拂过紧随其后的桌面。

书桌凌空翻滚出数米才落地，激起一片小型尘暴，呛人的烟雾四散飘起。

但丁像只猎豹矫健地落在桌缘处，拔枪在手，扇形地将整个房间巡视了一遍。

——空无一人，奇怪的访客已经不见了。

“邀请？哼……”

他跃下书桌，右手把白像牙——两把10mm半自动手枪之一插回后腰，左手顺势伸出，恰恰接住从空中落下的披萨纸盒，里面躺着命运多舛的最后一片披萨。

但丁用三根手指拎起食物往嘴里送去。这是个糟糕的午后，他现在需要的只是吃饱后好好睡一觉，让打扫卫生之类的事见鬼去吧。

但是披萨在距离嘴唇一个公分的地方停住了。

整个房间忽然暗了下来，仿佛室外此刻应该阴云密布。但丁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什么……

临街的四扇窗户在来自外界的剧烈风压之下轰然迸裂，玻璃碎屑如同密集的弹雨朝他劈头盖脸袭来！

渡鸦！！成百上千的渡鸦破窗而入！！

靴尖一挑，靠背椅从地板上飞起，代替他的上半身扎满了锐利的玻璃碎片。其他的撞在身后的墙壁上四散落地，琳琅之声不绝于耳。

但丁用左臂护住眼睛，右手拔出白像牙，进而一口气将弹匣射空！可是子弹却悉数从乌云般高速逼近的鸟儿中穿了过去，它们逼近的速度丝毫没有减缓，转眼间已经来到但丁面前毫发之遥！

他可以从千百双猩红色眼睛中看见自己的影像！

但丁本能地后退，双足蹬踏在墙壁上再翻身跃起，顺势将挂在墙上的“反逆”抄在手中。

身体还在空中旋转，他便朝各个方向连斩数刀！

在极高的速度下，普通人类只能看到一弯刺目的寒光在他身旁闪过。但房间的地板、天花板和四壁上却即刻多出数道月牙型裂口——不确定来的是什么，他先全方位攻击以确保自身安全。

的确事有蹊跷，他甫一出手便发觉了。

剑锋没有碰到任何物体，剑气的轨迹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滞怠与改变。对他来说，感觉通常快过视觉，也更加准确，而事实的确如此。

他轻捷地双脚落地，周围的一切都与数秒以前一样——一个空旷杂乱的废弃酒吧，窗户并没有破裂，地板上没有一片玻璃碎屑，也没有任何鸦群曾经存在的痕迹。

惟一的改变，只有四下里他自己用“反逆”留下的裂痕。

——幻影……

能做到这些并不寻常。他开始理解“邀请”的真正含义了。

“原来如此……”但丁伸手从衣帽钩上取下红色风衣，“看来会是一场有趣的派对！”

飞舞的衣裾扇起几缕灰尘，他忽然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

一直忠实地工作着的吊扇应声落地，在本来已经残破不堪的木地板正中留下一个大洞。

房间里响起一阵不详的嘎吱声。

裂纹以吊扇消失处为中心，呈放射状迅速在地板上蔓延，然后肆无忌惮地爬上了四壁和屋顶。加上片刻之前他自己用“反逆”留下的破损，纵横交错的大小裂缝覆盖瞬间占领了整个房间，看起来很有超现实的艺术感。

但丁瞠目结舌地瞪着眼前的一切。

“我还没有起好店名……！”

话音未落，屋顶发出一记闷响，整块天花板轰然坍塌。

MISSION 2

The raise of Temenigrhu

这个城市是一座颓废的钢铁垃圾场，西沉的太阳透过灰黄色的工业迷雾炙烤着那一大片栉比鳞次的建筑群。从高处依稀可以辨认出曾经的工厂、商业中心和居民区，但现在无一例外地在生锈、死去。翻滚的热浪让它们看上去皴裂而丑陋，像一个不知名的巨大生物粗糙不平的甲壳。

或许是幻觉，那“生物”忽然发出了一声呻吟。大地摇撼、裂开，一个从未有人见过的东西从地下升……不，那种扭曲着盘旋上升的运动，只能用“生长”来形容。

一座高可擎天的塔摆脱了包裹着它的烟尘与建筑物残骸，迎着黄昏时分金红色火一般的阳光，从死寂的城市中心处悚然而出。

受震动的影响，破旧的建筑群以同心圆形一排排倒下。无人的街道上，烟尘夹杂着垃圾漫天飞扬。

一只渡鸦在铁锈色的天空下盘旋，从高处欣赏着这一幕。

它看见但丁矗立在酒吧的废墟上，用尘埃满布的衣领挡住口鼻，神情毫不掩饰地充满厌恶。

距离倒塌的酒吧几个街区之遥，一辆红色哈雷重型机车正咆哮着一路疾驰。

在尘暴的干扰下无法辨清机车上的人，但行驶方向正是高塔无疑。

——终于出现了，我所期待的人们，现在只需要……

它挑衅般地低低掠过地面，故意让翅膀差一点就能擦到但丁的肩膀。

后者毫不客气地抬手一枪，鸟儿却骤然改变方向，以90°直角朝上飞去，那一枪只击落几根黑羽。

——好险哪，不过，这下他肯定会产生兴趣了。

渡鸦穿越逐渐平息的尘暴，坚定地向着塔顶而去。

但丁抬头仰视造型光怪陆离的高塔。

——那儿有个派对在等着你呢。

“整整消失了一年，”但丁冷笑道，“看来你找到新乐子了，是吗，维吉尔？”

没有回应。但是他知道，高耸入云的塔顶上，会有一双同样是冰蓝色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夕阳已触及西方地平线，最后几缕光芒将天空染成绚烂的血红。

维吉尔手扶造型优美的弧形长刀，立在塔顶，默默凝视着眼前的景像。

在他脚下一直铺陈到遥远天际的，是濒死的城市。怪物般的高塔仿佛吸干了这里的最后一丝生气，城市彻底地沉寂了。此刻他身边，只有掠过耳畔的歌唱般的风声。

维吉尔闭上双目，让心灵缓缓下沉到潜意识的深处。在那里他可以看到更多，听到更多。

曾经繁茂的灯火、川行的车流、大都市喧嚷的嘈杂、隐藏在被污染的灰色空气之后的黑暗……

他摈弃了浮华的表层，继续在城市垂死的灵魂中下潜。

电与火的脉动，如同潮汐涨落般的生死交替，钢铁的建筑群渐渐消褪，大地由荒芜变得葱绿，又化为一片焦土。天空从锈色转为无垢的纯蓝，却被刺鼻的血腥味与滚滚浓烟笼罩。

在远古的战场上，一个雄健的身影出现在目力所及的天际。

——一切将在我的手中结束。

维吉尔听到那人这样说道。他力图走得更近一些，却怎样也看不清对方的样貌。

（斯巴达……父亲……）

“难道你不感到兴奋吗？”

一个冰冷的声音无礼地闯进他的世界，静谧的冥想瞬间分崩离析。一丝怒色悄悄浮现在他的脸上，维吉尔不情愿地睁开双目。

“……阿卡汉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何古书中会将这座连接天堂与地狱的魔塔特门尼古称为‘极恶的结晶’。”一个黑衣人从身后向他走来，右肩上栖着正忙着梳理羽毛的渡鸦。他的嗓音中流露出难以遏制的陶醉之情。

“万没有料到竟能目睹这样壮观的一幕，仿佛在神的王座上俯瞰人间。‘门’的复活只是第一步，只要可以继续……”

“与我无关。”维吉尔傲然将他打断，“‘那个’还在他手中吗？”

“请放心，他保管得很好。”不满之色在阿卡汉姆苍白的脸上转瞬即逝，他的语气没有丝毫变化，“毕竟，那是你们母亲的遗物。”

维吉尔伸手自怀中将自己的吊坠取出，水晶表面上映出他阴郁的神情。

“不过，我想令弟对于其中隐藏的秘密仍然一无所知。”

渡鸦发出一声短促的聒噪，双爪交替在阿卡汉姆肩膀上不停地挪动，显得异常亢奋。

它的主人想伸手去抚摩宠物的羽毛，却摸了个空。鸟儿猛地离开他的肩膀，向仍然矗立在高塔边缘的维吉尔俯冲而去，快得如同离弦之箭！

下一秒，它小小的身影骤然化为一蓬血雨，片片黑羽如雪花般随风飘去。

“管好你的宠物。”

维吉尔的声音在阿卡汉姆耳边响起，他不知何时竟已来到后者身侧。

阿卡汉姆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长刀回鞘的摩擦声。

“似乎有个额外的客人，”风愈发猛烈，将维吉尔的青色外衣吹得啪啪作响，“你的朋友？”

“只是一点小麻烦，我会很快解决。”阿卡汉姆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

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之后，狂风呼啸，铁灰色的层云在头顶上翻腾澎湃。

维吉尔再度阖目沉思。

在离开塔顶的刹那，阿卡汉姆回望了一眼他静默的背影，忽然浮现出一丝狞笑，那片暗色的胎记仿佛一只长满触手的软体动物在他的皮肤下缓缓蠕动。

“暴风雨就要来了……”他一边低声说道，一边伸手去安抚右肩上那只躁动不安的渡鸦，“不要再那样心急，我们一定会得到的……”

MISSION 3

I am the Party Clown!

“我还以为地狱的大门应该是燃烧的。”但丁饶有兴致地端详着面前高达十数米的巨型冰锥，后者以犬牙交错之势将塔的入口封得严丝合缝。他用枪管敲敲，冰块发出清脆的金石相碰之声。

“啧……”他稍稍退后几步，拔出



黑白双枪对着冰墙一通乱射。

火光爆裂，枪声在无人的街道和房屋间回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轰鸣。

但丁很快便发现这不是个好主意——冰墙坚硬得像钻石，子弹击打在光滑的表面上却四散弹射，一时间嗖嗖破空之声不绝于耳，害得他不得不左躲右闪。

“……可恶！！”

一怒之下，他拔出大剑，全力斩去……

“你确定想这样做？”

“反逆”的剑刃骤然停止在距离目标几毫米处。大剑斩落时带起的风压将冰块散发的寒气吹散，拂起但丁的红衣。

“我是说——使用暴力？？”

但丁的鼻尖和另外一个鼻尖相距也不过几毫米——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张倒着的人脸，苍白如纸，同他大眼瞪小眼。

“如果你用用脑子……嗨！！”

但丁的脸突然被两只手枪黑洞洞的枪口代替。没有任何动作，但他眨眼间就和对方拉开了距离，惟一的迹像是微微飘起的银色发梢与衣角。

“等等！！等等！！”“倒吊”的人大叫起来，手舞足蹈地掉在了地上，“我可不是敌人——没有小丑的派对太无聊了！”

但丁皱起眉头，他终于看清来者何人。

恶俗的紫蓝色紧身衣、尖头鞋、三角帽顶端跳跃着几个花里胡哨的绒球——的确是个小丑，那惨白的脸色只是涂抹的油彩。

他抬头看看，没发现绳子或钢丝。

“家传小把戏，孩子们喜欢令人惊喜的登场，不是吗？”仿佛看穿了但丁

的疑惑，小丑用刺耳的公鸭嗓子发出一长串难听的笑声。

白像牙与黑檀木同时发出子弹上膛的声音。

“等等！！”小丑再度尖叫起来，“你难道不想进入这座塔吗？”

“‘你’可以让我进入这座塔吗？”但丁学着他尖细的声音反问道。

“嘿嘿，那可说不定，毕竟我是主人请来助兴的哟~~”小丑以怪异的姿态凌空翻了一个筋斗，走上了垂直耸立的冰墙，好像他的双脚长了吸盘，“瞧，尽管很坚固，但这玩意儿仍然是冰，是冰块就会融化的哟~~~~！”

“很伟大的发现，把你当成火炬点燃来融化冰块，如何？”

“有暴力倾向的小鬼真麻烦。把朋友烧了，以后在塔里遇到麻烦，可没人来帮忙的哟~~”

“真罗嗦，吵死了！！”但丁纵身跃起去抓小丑，后者离开冰面，在空中跳着滑稽的“舞蹈”，好像被隐形的线所操纵的木偶。

“哦哦，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哟~~~”

但丁也听见了——是大量空气被瞬间压缩喷射出的巨响。

他猛地一回头，一枚火箭弹带着鲜明的烈焰呼啸而来！

但丁及时侧身，火箭弹恰好从他右肩上方掠过，正中后方的冰墙。

爆炸声震天动地，而随后发生的“冰崩”更加壮观，眨眼就把他湮没在碎冰之下。

“哎呀呀，真是暴力……哇！！”第二枚火箭弹拖着曳尾朝半空的小丑飞来，一声巨响，后者消失在一团浓烟之中。

伴随着强劲的引擎轰鸣，一辆大红色哈雷机车从不远处的废墟后飞跃而出，凌空跨越大门前堆积如山的碎冰。

忽然其中一阵骚动，怒不可遏的但丁从里面钻出半个身体。

“嗨！！你！！”他朝从头顶越过的机车大喊，“没长眼睛吗？！”

机车着地于数十米之遥，骑手微微回头瞟了一眼，但随即便催动坐骑，排气管射出蓝白色喷流，飞驰而去。

但丁一时间忘了恼火，他觉得自己刚才似乎看见一双奇异的眼睛——一只钢蓝，一只绯红……

“神秘的主人正在顶层恭候，你可以坐电梯——如果找得到发电机的话，Byebye~~~！！”小丑阴阳怪气的嗓音又在背后响起。

但丁回头时却空无一人，只有许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物的影子在夜幕笼罩下时隐时现。

——真倒霉，一天被压两回。

但丁钻出冰堆，拍打着红衣上的碎屑。天空中不知何时层云散尽，月清如水，魔塔在它的映照下仿佛一只昂首欲飞的巨龙。

——派对开始了。

他走进了塔中。

MISSION 4

Nameless Girl （Part I）

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天的钟声。

当我在墓园中看着母亲被6英尺深的泥土覆盖的时候，教堂敲响了丧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那场葬礼由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参加。或许那并不是为她敲响，但我的记忆中只留下铺天盖地

的钟声，和被它惊起的鸦群拍打翅膀的声音。

哦，是的，那时在下雨，雨水异常的冰冷。神父交给我一封母亲生前托付他保管的遗嘱，也被打湿了，几乎看不清上面的字迹。

"……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已经失败……我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唤醒他，但是很有可能最终仍会失败，而我也将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阻止他，我的女儿，在他做出更可怕的事情之前，阻止他……"

——我会的，母亲，我会的。

我用颤抖的手指把遗嘱撕成碎片，雨水将它们与墓园的泥土混在一起，看上去好像凋谢的白玫瑰花瓣。

然后我转身离开了那个地方，发誓永远不再回去，除非找到杀了她的那个男人。

而现在，我找到了。

9毫米格洛克手枪全黑的枪身上没有一丝反光，像一个吞噬光线的影子，轻点着他的右太阳穴。

"你变强了。"他冷冷地说。

——只要扣动扳机……

我能想像得到那幅情景：子弹在枪管内六条膛线导引下向右疾速旋转，以每秒350米的速度脱出枪口，击进他的太阳穴，蕴含的动能在刹那间全部释放，将整个头盖骨撕裂，血与脑浆向外飞溅，像一个被挤烂的番茄……

"下地狱去吧。"我听见自己这样说，却一点都不像我的声音。

他缓缓转身，与我正面相对。

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下见过他了。

我竟然打了一个冷战——虽然他的容貌没有改变，却与死人无异。

"你竟然用枪指着我？"他的语气变得激烈，然而表情既无愤怒，亦无激动，"你的父亲？"

"我没有父亲！"

"是我给你起的名字，玛丽。"

"我没有名字！"

我看着那双颜色不同的眼睛，里面有我自己的身影此刻正因为狂怒而浑身颤抖。

"下地狱去吧！！"

扣动扳机，我一口气打出5枪！火光爆裂，音波在这凸出于塔身的平台上回响，在夜空下寂静的城市中一波波扩散开去……

……却只击中了空气。

他在我眼前消失了！！

头顶上方传来一丝轻微的动静，我本能地举枪瞄准，立刻发觉大错特错。

一只手自后方抓住了我的右臂，手指像铁钳般切入皮肉。

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双眼禁不住涌出泪水，我用左肘朝他面部应该所在的地方击去！

但下一秒钟，自己的身体已经上下颠倒——他仅用单手将我掷了出去！

在空中我拔出腰间的另一把手枪，一口气把所有子弹打空——无法辨认目标，我知道这仅仅是完败后的挣扎。

我被扔出了平台，正在数百米高空中不断下落！

他的身影出现在平台边缘，在我的视野中急遽缩小远去。

有水珠从面颊上飘起，我以为下雨了，随后才发现自己在流泪。

下坠的感觉异常奇妙，短短刹那仿佛被无限延长至永远……

"Hi，我喜欢这种雨。"把我的意识唤醒的是一个轻佻的声音，还有坠落骤

然停止时血液全部涌到脑部的晕眩。

一个穿红衣的男人抓住了我的脚踝，我被头下脚上的提着，十分狼狈。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

“嗨，我见过你！！”但丁打量着被他倒拎着的黑发女孩，后者大头朝下，圆睁着一双颜色相异的眼睛瞪着他，“你是那个在大门前用火箭筒轰我的家伙！！”

“放开我！！”她怒气冲冲地挣扎着。

“掉下去摔死可太浪费了——近看还是挺可爱的，哇哦，安全内裤……”

她抬手就是一枪，正中但丁眉心！

强大的冲击力让他像挨了一记上钩拳一样朝后倒去，抓住女孩的右手放开，后者继续开始下落。

但这一次她反应迅速，用火箭炮上附带的开山刀插入塔身，金属与岩石表面擦出一长串鲜明的火花，终于成功停在了半空。

“可恶，居然开枪打你的救命恩人？！”但丁的脑袋再次出现在平台边缘，朝她大喊道，“还打在脸上！！”

女孩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单臂捉住刀柄在空中摆荡180°，猫一般矫捷地翻上垂直插进塔壁的火箭筒上，立刻又给了他一枪！

还是眉心！但丁的前额冒起一阵白烟，看起来很像漫画中气得七窍生烟的样子。

“真没家教！”他低头看看仍然对自己横眉怒目的女孩，“算了，随便你，看来今天我女人缘奇差无比。”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转身离开，红色衣角在平台边缘一闪而过。

女孩仍举枪待发，直到十多秒之后才慢慢放下手臂。

“恶魔……”她轻声自言自语道。

MISSION 5

Dance with bats

但丁找到了小丑口中的“电梯”——一个仿佛用不知名生物的骸骨交错构建的一个铁笼般的玩意儿，静静地停在一个似乎贯通全塔的垂直“井”的底部。他上前揿动按钮，“电梯”纹丝不动。

——那个怪胎似乎提起过“发电机”之类的东西……

但丁忽然嗅到一阵淡淡的腥膻味。抬头一看，他所在大厅半圆形的穹顶深处被黑暗笼罩着，但其中却有无数隐约闪烁的猩红色光点。

突如其来的一声尖锐的呼啸，令那些怪异的光点猛地骚动起来，一片拍打翅膀的声浪令但丁遽然醒悟：

是蝙蝠！成千上万的蝙蝠倒悬在屋顶上！

“欢迎来访，帅哥~”一个妩媚的女声响起。蝙蝠们在但丁头顶飞行了半圈，又朝着半空中同一点汇聚而去。

就像在空气中作画一般，一个颀长的躯体逐渐显现，成千只蝙蝠组成一个女人裸裎的胸脯和若隐若现的双腿。

“啊，我想我们以前见过，美男子。”她微笑着走近。红发、红唇、红色瞳孔，肤色却如月光般苍白。

“你认错人了，美人儿，我第一次来这里。”但丁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她扭动的腰肢。

“抱歉，只是我以前也见过一个你

这样英俊的恶魔——银发、蓝眼、身材好似阿波罗雕像。”她伸出紫色的舌尖舔舐着嘴唇，“哦，连气味也是一模一样。”

“好好款待我吧，宝贝。”

“那是当然，我能叫你乐不思蜀，永远不想再离开。”她朝但丁的面颊吹气，但吐出的却是一团噼啪作响的紫蓝色电雾。

“太棒了，我们怎么开始，宝贝？”

“叫我奈温。”冰冷的指尖掠过但丁的银发，奈温悄悄凑近他耳畔，似乎想告诉他一个秘密。

但那一双鲜艳欲滴的红唇中露出的却是苍白的獠牙，她猛地张嘴咬向但丁的脖颈！

后者早有防备，一枪射向恶魔的胸口，自身借反作用力向后跃出。

奈温毫发无损，她的身躯在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再度化为蝠群，如同一片乌云朝但丁袭来！

无数利齿从四面八方而来，他无法同时消灭这么多敌人。

但丁急中生智，捉住红衣的衣领将它脱下，迎着蝠群快速旋转挥舞。

强大的离心力带起不逊于利刃的风刀，将先头部队绞得粉身碎骨，后来者也被卷入衣服中！

但丁猛力将外衣朝石壁上甩去——足够将里面的东西变成一团肉饼。

触到墙壁的刹那，一团青紫色闪电猛然爆起，恶魔再度化为蝙蝠从外衣中脱出，这一次却有三个身体同时出现。奈温发出得意的笑声，6条雪白手臂上染成猩红色的尖利指甲向但丁的头顶和胸膛抓来！

——让我尝尝你的鲜血吧，美男子！

黑檀木与白像牙同时发出怒吼，枪击的火光在刹那间照亮了奈温苍白惊诧的面孔。一缕轻烟从她额头正中的弹孔中飘起。

但丁开枪打中了左边的分身，其余两个在短暂的静止之后，都化为电雾消弭散去。

“……你……你怎么会知道……”她跌跌撞撞地围绕着但丁徘徊，仍想伺机偷袭。

但丁叹了口气，猛地出手扼住奈温的脖颈，另一只手从她的红发上摘下一根属于自己的银发。

“呃……我喜欢聪明而强大的男人，”恶魔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但转眼就化为那种猫一样不怀好意的笑容，“看来传说非虚，斯巴达真地留下了后裔……你叫什么，美男子？”

“关你何事？”但丁吹去枪口上的硝烟。

“这样我才能知道谁是我的主人。”奈温朝他眨一眨左眼。青色闪电自她的体内噼啪升起，但丁手中赫然多出一把紫黑色电吉他。

“Cool……”但丁欣喜地看着吉他光可鉴人的金属表面。

——我就是电，你知道怎样做了。

“多谢了，美人儿。”吉他在他的抚摩下微微发出音叉般的颤音，仿佛正兴奋不已，“我叫但丁。”

吉他爆发出道道耀眼的蓝色电流，在构成“电梯”的骸骨上奔流。

——我来了，维吉尔！

在塔顶闭目养神的维吉尔嘴角微微现出一丝冷笑。

MISSION 6

Luce e Ombra （Part Ⅰ）

不知何时开始下雨，雨水冰冷如割，然而天空中仍然月色清朗，真是不可思议的天气。

围绕着塔顶圆形平台的是七座古老残缺的龙形雕塑，布满利齿的口中衔着遍生铜锈的大钟。

维吉尔的背影在巨大的月轮衬托下，一动不动地矗立在其中一座雕像之前，蓝色外衣下摆在疾风中飘舞。

“知道这是什么吗？”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只不过相隔一年，再度听到他的声音，但丁竟然觉得异常陌生。

“七条龙，代表七位地狱领主，”维吉尔傲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父亲。”

“仍然对死人那么感兴趣，嗯？”但丁摊手道，“这就是你急着邀请我来参加的派对吗？没有酒，没有食物，连个美女都没有？！”

“大概是太想与你重聚了，所以没时间准备。”

“哇哦，我都忘了，好歹也有一年不见，你不打算给我个拥抱吗？或者……”但丁拔出白像牙瞄着维吉尔，“更想拥抱它？”

“仍然沉迷于低劣的铳器。”维吉尔微微一笑，但丁听到他用拇指将手中的阎魔刀推出刀鞘的轻响，“为什么？明明长着一样的外表，实际上却又差距如此之大？”

“这个问题，你不是该去问你一直崇拜着的斯巴达吗？！”那轻蔑的语气令但丁心头火起，他拖着“反逆”朝维吉尔迎面冲去，大剑的剑尖在地面上摩擦出一长串金色的火星。

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大步，最后一步上但丁双足发力蹬起，跃向直立不动的维吉尔，大剑从头顶全力斩落！

对方用长刀在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弧形，轻易卸去了“反逆”的力道，同时用没持刀的左臂偷袭但丁双臂举高后胸腹部露出的破绽。

指尖刺击但丁胸前第4与第5块椎骨之间！

五指屈拳再次击打同一部位！

拳头放松成掌再击！

手臂屈曲突出肘尖，又一次打击！

维吉尔在短短半秒时间内以超乎常人的速度连续变化四种招数，力矩由最长到最短，速度由最“慢”到最快，每一下都准确地落在同一点上！！

但丁感到自己的脏腑仿佛炸裂，巨大的打击力道令涌上口腔的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

他整个人像一个木偶般直飞出去，撞在一口大钟上，而后又滑落到地面。

维吉尔冷笑一声，向他走来。

沉闷的钟鸣好像一双手蒙住但丁的耳朵，在他的头颅中四下冲撞。

天旋地转，他忍不住再次干呕，零星血点滴落在地面上，立刻被雨水冲刷而去。

维吉尔的脚步声逐渐逼近。

但丁拔出黑檀木与白像牙，朝前方连开数枪！

阎魔刀在空中旋转两周，将子弹悉数接住，一字排列在地面上。

“枪对我没用，但丁，你早就知道！”维吉尔高声道，“一年了，仍然没有任何长进！你的存在简直就是在侮辱斯巴达这个名字！！”

寒光一闪，他用刀刃将接住的子弹抛向但丁，速度丝毫不亚于枪支本身。

但丁怒吼一声起身冲向维吉尔，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但他似乎毫无感觉。

维吉尔没料到他竟然毫不躲闪，眨眼间就来到跟前，大剑发出令人胆寒的破风之声迎头斩下！

火星迸出！

他用阎魔刀架住了“反逆”的进攻，巨大的压力从两人的身体传导到地面，连石板都深深地凹陷下去！

但丁狂怒的面孔与维吉尔相距不过一掌之遥，他们彼此都在对方蓝色的瞳孔中看见自己的镜像……

“为什么？！”但丁听见他这样问道，“为什么你不想探求更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你不想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为什么你拒绝接受自己是恶魔的后代的事实？！”

“因为我就是我，不是什么‘斯巴达的儿子’！！”

在拉锯战式的角力下不断摩擦，两只剑身都渐渐变成熔铁般的金红，冻雨滴落其上，在高温下瞬间化成缕缕水蒸气飘散。

“那么我只好杀了你。”维吉尔忽然凑近，在但丁耳畔低语道。

后者浑身一震，维吉尔趁机发力，但丁的长剑立刻脱手飞出。

阎魔刀随即贯穿了但丁的腹部！

鲜血淋淋沥沥地泼洒在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石板上……

“愚蠢啊，但丁，这么多年你都无法看清如此简单的事实。”维吉尔将湿透的银发朝脑后捋去，“你以为我不会对你下手，是吗？太遗憾了，力量控制一切。没有力量，你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保护不了，只会成为我的绊脚石和自身的毁灭者。”

但丁努力想说什么，但吐出的只是几个不连贯的音节。

维吉尔握住但丁胸前的红色水晶吊坠——与他自己那只完全一样，然后猛然将长刀从对方身体中拔出。

但丁顿时失去平衡，向后倒去，但仍然下意识地伸手，试图夺回被抢走的东西。

寒光闪过，血花飞溅，阎魔刀轻易切断了连接吊坠的链子，在但丁手掌上留下深深的伤口。

后者已经失去了痛感，仰面倒在地上，激起一片水花。

他的视野开始模糊，最后留在意识中的东西似乎是俯视着自己的维吉尔的脸。还有他非常遥远的声音：“再见了，弟弟。”

“反逆”的剑锋呼啸而下，当胸将但丁钉在地面上！

但丁抽搐了一下，最终不再动弹。褚色血液从他嘴里缓缓流出。

维吉尔沉默地看着一滩越来越大的血迹在他身体下面洇开，又随着雨水的流淌逐渐被冲走。

身后忽然传来难听的鸦鸣。

“你得到了？！”是阿卡汉姆急不可耐的声音，他和肩上的渡鸦一样，双眼都在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是的，我们可以开始了。”

阿卡汉姆转头看着倒在地上的但丁：“可是，他……”

“已经无关紧要了。”维吉尔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MISSION 7

Devil's awaken

——维吉尔，但丁，生日快乐。

熟悉的女声响起，黑暗中“嗤”地燃起一丛黄色的火苗，那似乎是渺小而温暖的蜡烛的光亮。

但丁猛然发觉维吉尔在火光另一侧凝视着自己，他立刻反手去拔剑，但背后空空如也，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

啊，那并不是维吉尔，只是一个年幼的男孩，银发、蓝眼，却有一副与年龄很不相衬的严肃表情。

他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但丁，你在做什么？快过来。

女声再度响起，温柔而不失威严。

——维吉尔，在吹蜡烛之前，你要向但丁道歉。

——为什么？！

——因为你害他从屋顶上跌下去。

——那是因为他自己太笨！

——不道歉，生日蛋糕就是但丁一个人的了。

男孩满脸不情愿的表情，最终很小声地咕哝道“对不起”。

——好孩子，现在你们可以吹蜡烛了，别忘记许愿。

两颗长满银发的脑袋彼此凑近，扑哧一声，黄色的火光熄灭。

但丁再度陷入黑暗之中。他四下摸索，仿佛有两扇紧闭的大门横亘在面前，他伸手去推，门毫无反应。

——你不会想看见门那边的东西，相信我。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背后说道，但丁觉得似曾相识，却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如果我偏要看呢。他挑衅地说。

一个庞然黑影就在他跟前，即使

在黑暗中，他仍能感觉到对方灼热的体温，和沉重的呼吸声。

你是谁？他忍不住问道。

——你又是谁？

对方反问道。

——你害怕自己吗？

——和另一个家伙不断追寻过去的行为相比，你更像在逃避。

胡扯！但丁大喊起来，却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你是什么？人类？恶魔？兼而有之？或者全都不是？

但丁沉默了。

——这些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尘封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开启，光明令但丁一时睁不开双目。

他猛然发觉自己正身处一间熟悉的房间里。

这里似乎刚刚发生过激烈的搏斗，桌椅家具全部翻倒损坏，地板上到处是血迹和奇形怪状的残肢。

但丁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他看见墙壁上纵横交错的深深的抓痕，仿佛有一只暴虐的野兽曾在这里肆意行凶。

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他的额头上，但丁用手一摸，才发现那是黏稠的血液。他同时也发现自己遍体都是触目的猩红！

在上面……

他缓缓抬头看去。

看见的景像令脉搏在刹那间静止了，仿佛一块坚冰包裹着他的心脏。原始的恐惧自脊髓延伸至大脑深处……

一个支离破碎女人的身体被血浆黏在天花板上，长长的金发垂落下来，鲜血自发梢滴下，瞬间将他的视野染成一片红色。

双膝无力，他跪倒在地板上的血泊中，听见自己撕心裂肺地发出绝望的哭声。

被鲜血浸透的地板忽然变成粗糙温热的砂土。

但丁茫然起身四顾，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片皴裂荒凉的平原，炽热的风卷起漫天黄沙，在古老的大地上奔腾。

一颗枯死的大树状如嶙峋的龙爪，傲然挺立于疾风鞭笞之下。

树下伫立着一只雄健的野兽，弯曲的长角上刀痕累累，头顶与颈项上的纯白鬃毛仿佛银色烈焰拂动。

它的眼睛是大海一样的深蓝色，与时间本身一样神秘而深邃。

——那是她的命运，但丁，在选择你父亲的那一天，她就知道了。

然而他抛弃了我们。

——因为他死了，但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的生命结束了。

他不是普通人，他是个恶魔！还在我的血液中也种下恶魔的种子！！

然而我即使把灵魂交给身体中的那个魔鬼，也无法救她一命……

——你恨斯巴达吗？

我……

但丁惶然发觉自己吐不出那个字来。

——恨他，或者爱他，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就是你，斯巴达在你和维吉尔的血液中，永远也不会消失。

——所谓天使与恶魔，只是不同的道路，但丁。

——你永远是你。

你是谁？但丁再度问道。

它露出微笑，转身疾步而去，分叉的长尾甩动着，转眼就消失于远方的地平线上。

——我们还会再见的。

渡鸦拍打着双翼停落在插进但丁胸膛的“反逆”的剑柄上。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一层淡淡的阴霾掩盖在高空之中巨大明亮的青色月轮之上。

它高高地端详了一会儿那个一动不动的人体，在终于感到安全之后，才大胆地飞落在他的前胸。

——或许会是一顿美餐。

鸟儿跳上他的面颊，抖抖身体，羽毛上的水珠滴落在但丁的前额。

它侧着脑袋思考从哪里下口才好。

但丁的双眼突然睁开！

渡鸦大惊，尚未振翅飞起，已经被一把捉住，只来得及发出沙哑短促的一声惊叫，就被捏断了脖子。

“反逆”剑柄处雕刻的骷髅头双目红光乍现，从但丁的胸膛中弹射出去！风压令渡鸦尸体上的黑色羽毛漫天飘散。

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托起，但丁的身体保持着倒下时的大字型缓缓立起，月光将他的瞳仁染成银色。

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脏重新开始搏动的声音，缓慢、沉重、有力，将灼热的血液泵入四肢。

仿佛下潜到了自身的核心，他看见了神经触突之间爆出的蓝色脉冲电流，痛苦与喜悦的好似一股强有力的洪流涌上大脑……

“开始吧。”

他听见自己轻声说道。

然而那不是他的声音。

MISSION 8

The incompletes

“恐惧，是一切生命最原始最强烈的情感。”阿卡汉姆凝望着面前的两扇大门，“你能感觉到吗？愤怒……与怨恨……来自那些被封印在塔中的灵魂，他们的欲念无法得到宣泄后散发出的邪恶，这都是因为斯巴达阻塞了通往魔界的道路……”

维吉尔张开双手，两只吊坠同时放出耀目的赤红色光芒。

厚重的石门发出一声呻吟，从墙壁与建筑的深处传来机械旋转、碾压、活动的沉闷声响。

“这扇门的另一边，就是特门尼古的心脏，也是这座魔塔最古老的部分——大祭堂。数千年前，你的父亲斯巴达就是在那里封闭了地狱之门。他把‘钥匙’留给了你们的母亲，而她又将其一分为二，交给你们两人保管。”

“而即将解除封印的，却是他的儿子。”维吉尔凝视着掌中的吊坠，“这一定是命运。”

阿卡汉姆正待开口，突然被一阵凄厉高亢的电吉他声打断。

六弦弹拨的速度超乎人类可能达到的极限，音阶倾泻如瀑布，合弦像刀斩般爽快凌厉，其中有几个永远不可能在任何摇滚演奏中听到——因为那要求四指按弦的跨度极大，已经超过普通人手指的长度。

“请放心，我已经安排了别‘人’前去迎接令弟。”仿佛看穿了维吉尔的思想，阿卡汉姆带着阴森的笑容说道。

女魔奈温化身的紫黑色电吉他爆出一团团青色的闪电，从塔顶高速落

下——不，那种运动与其说是下坠，不如说是吉他手在一边弹奏，一边沿着高塔的外壁狂奔！

一个长着利刃般双翼与长角的魔鬼正奏出前所未有的旋律。

因为与空气高速摩擦，他被熊熊烈火包围，身后出现了陨石般炽热的曳尾！

一只巨大的黑影不知何时加入了暴走的行列——先是略为落后于魔化的但丁，但不久就迎头赶上与他在垂直的石壁上并驾齐驱！

“斯巴达！！”但丁听见三个不同的嗓音同时咆哮道，“我找到你了！！”

二者同时着地，猛烈的撞击令地面凹陷开裂，他们一起跌落进一个地下圆形斗技场当中。

但丁像对待情人般紧紧怀抱着电吉他，以一连串高亢的啸音结束了演奏。

“你就是斯巴达，不会错的！！那个夺去我的眼睛，让我陷入永无止境的黑暗中的叛徒！！”对方在久久激荡的余音中吼叫着，但丁听到沉重的铁锁互相磕碰发出的巨响，“即使看不见，我也能闻到犹大的味道！”

凛冽的寒气从面前的三头巨兽的口中喷出，在偌大的圆形空场中卷起一阵暴风雪。

魔人但丁深幽的双瞳中映出它的身影：结满白霜的鬃毛不断抖动，带起缠绕在身体上的铁锁像鞭子一样在空中抽打，锐利如同冰锥的利爪在地面上抓出深深的痕迹。

忽然想到数千年前斯巴达也曾与这头狂怒的野兽对峙，但丁无声地笑了，张开的嘴里冒出一簇地狱之火。

他们同时跃起向对方发动进攻——一座巨大寒冷的白色冰山，和一个金红色灼热的人形恶魔。

冰与火的交锋在空中引发撼动大地的冲击波。

“你释放了刻耳伯洛司？”维吉尔嗤鼻道，“一只低等的畜生，只会拖延时间罢了。”

“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时间而已。一旦大功告成，便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哪怕是你的兄弟已经觉醒了沉睡在他体内的斯巴达的力量。”阿卡汉姆超过维吉尔，径直向敞开的大门走去。

维吉尔皱起眉头：“你是什么意思？！”

“在塔顶上，你明明可以，却没有杀他，不是吗？”

“说到这个，”维吉尔冷笑，“你好像也放过了那个女人。”

阿卡汉姆的步伐猝然停顿。

“或许因为那是你的女儿？”

“这与你无关！”阿卡汉姆想疾步离去，却猛地感觉到一阵剧痛。

阎魔刀秋水般的刀锋从他的前胸穿出，映出他那双死尸般的眼睛——它们第一次流露出一种惊诧的神情。

“为了研究黑魔法，你将自己的妻子作为牺牲奉献给地狱，为了拥有不老不死的力量，你不惜一切代价渴望成为恶魔——正是这些，令我觉得你或许比其他愚蠢软弱的人类更有用……”维吉尔单手握住刀柄，将阿卡汉姆缓缓从地面提起。自身的重量令刀锋继续切开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出，维吉尔厌恶地侧身避开，“可惜的是，我错了。怪不得你只能变成这种丑陋的怪物。”

垂死的阿卡汉姆突然哈哈大笑：“如果你不是和我一样，是个不完整的

怪物，又怎么会来到这里，向先父乞怜？！”

维吉尔如同希腊雕像般英俊的脸顿时扭曲了，在阿卡汉姆逐渐模糊的视野中，忽然出现了一张燃烧着青色火焰的恶魔的面孔。

——在地狱中腐烂吧，好好看着我如何获得至高无上的力量。

恶魔凑近，盯着他的双眼，呼吸间喷吐出的蓝白色电浆，点燃了他的皮肤与毛发。

剧烈的痛楚令阿卡汉姆禁不住发出惨叫。

维吉尔猛然挥动长刀，将他的身体甩向一边的石壁。强大的力道令墙壁呈蛛网状裂开，鲜血喷溅到天花板上。

惨叫声戛然而止。

“你不是斯巴达！”三头巨兽遍体鳞伤，终于支持不住，轰然倒下，身体上凝结的巨大冰块四散飞溅，“可是为什么气味如此相像？！”

但丁岿然不惊，站在场中随意拨弄着吉他弦。他已经恢复了人形。方才的交锋在这里留下惊心动魄的痕迹——环绕斗技场的石壁被冲击波震得支离破碎，地面如同经历了一场炮击，密布大大小小的坑洞。

“难道你是……难道传言是真的，斯巴达和人类的女人生下了后代吗？！”刻耳伯洛司猛然发出狼嚎般的笑声，“肮脏、卑劣的叛徒，他居然真地过起了人类的生活！！像个渺小的虫蚁……！！”

“反逆”势如雷霆，一剑将魔兽的天灵盖劈开，污浊的黑色冰流直喷上十数米的空中！

“吵死了。”但丁冷冷地说。

他丢下身后庞然如山的尸骸大步离去。

MISSION 9

Nameless Girl (Part II)

但丁独自一人在昏暗阴冷的地下石宫中奔跑。这里大概已经有数千年不曾有人造访，吸进鼻腔的空气中带着浓重的霉味和浑浊的气息——那是时间留下的印记。

也许是魔化之后的影响，他的各种感知能力比之前敏锐了数百倍——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得清楚，还能听见许多人类的耳朵无法听到的声音。

诅咒、痛骂、哭泣、悲鸣……还有敌意，以及阴森的杀气。

他开始明白——这座塔本身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在这个世界远未出现的太古洪荒，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中，在之后数千年的沉睡里，它一直在吞噬和记录着各个时代逝去生灵的灵魂和情感，还有他们的痛苦和不甘。

想像模糊了时空的阻隔，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斯巴达，穿行在这座深邃的魔塔中，探寻自己未知的命运。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在不断的奔跑中大声质问。

“我？我只是想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原本只是自言自语，竟然有人作答。但丁略吃一惊，不过立刻辨识出那个怪里怪气的声音出自何人——小丑倒挂在天花板一路跟着他飞奔。

“嗨！！别这样，为什么你和你那个该死的哥哥总是这样？青春叛逆期吗？！”但丁并未放慢速度，但一连串

的枪击令头顶上的小丑像跳牛仔舞一样蹦个不停。

"滚开，少来烦我！！"

"不要老是拒绝别人的好意嘛。"他用尖细的嗓音嘻嘻笑道，"你难道就不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来这儿的吗——你这个追着哥哥的小尾巴？"

一团烈焰轰然炸裂，但丁瞬间变身为魔人跃起，扼住小丑的颈子，朝石壁上撞去。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后者尖叫道，像一只小白鼠在他掌中拼命挣扎，"这……这里就是斯巴达——你死去的老爹曾经封印通往魔界之路的地方！！"

"什么？！"烈火消去，但丁一惊之下回复了人形。小丑趁机挣脱束缚，软绵绵地滑落到地面，不断嘟囔着"还以为这次肯定完蛋了"。

"你肯定听说过那个传说喽——关于斯巴达是如何结束人类与恶魔之间的战争的故事。"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活力，在但丁周围跳起了踢踏舞，"那个被哥哥抢走的漂亮小首饰，就是你老爸留给你老妈，她又留给你们的，开启封印的'钥匙'。"

"维吉尔……他想开启魔界之门？！"

"哦哦，很有可能，不过他现在还做不到呢～"小丑不停做着各种滑稽的鬼脸，"那个跟班，那个狡猾的男人阿卡汉姆，没有把一切都坦白～"

说到最后他又开始唱了起来，手舞足蹈，兴高采烈。

"我必须赶紧去……他们在哪儿？！"但丁转身朝小丑喝道。

可是，哪里有什么小丑？方才那些喧闹声仿佛在眨眼间便被死寂吞没，但丁只依稀见到一只浑身乌黑的鸟儿振翅飞走，消失在甬道深处。

扭头，他惊觉这甬道不知不觉间竟然已到了尽头，面前是两扇开启的石门，里面似乎充满了吞噬一切的黑暗和混沌。

维吉尔不久前走了进去，他可以确定。因为阿卡汉姆此刻正鲜血淋漓地躺在墙角。

他皱着眉头走上前去察看——死了，没有哪个人类变成这副模样还可能活着。虽然那家伙有些古怪，但他依旧是人类。

忽然传来脚步声，黑发女孩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

她正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注视着那具尸体。

"那个人，是你杀了他？"她忽然开口问道。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但丁带着一贯的调侃神情耸肩。

她猛地朝但丁反手就是一枪，子弹从他的右颊擦过，留下一道血痕。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开枪打我？！"

女孩不答，只还以怒视，拔出火箭炮上的开山刀向但丁连刺三下。

第一刀掠过后者红色外衣上的金属饰物，擦出零星火花。第二刀将红衣划破一个长长的口子。最后一下被但丁侧身让过，她用力过猛，收不住冲劲。但丁顺势捉住她的手臂反扭，女孩发出低低的一声痛叫，开山刀当啷落地。

"你刚刚弄破了我最好的外套！"但丁在近距离下看着她那双颜色不同的眼睛，忽然想起了什么，"等等，你该不会……"

她迅速转动身体让关节回到自然状

态，然后猛地使出柔道中的“一本”将但丁掀翻在地！

下一秒但丁视野里已经是84mm火箭筒黑黝黝的炮口——她骑坐在他的胸口，双膝压住他的两臂，以火箭筒对着他的脑袋。

双方僵持了数秒。

但丁刚想嘲笑“怎么不开火”，一滴温热的水珠忽然掉在他的前额上。

他略略侧头，让视线越过炮口，才发现她在哭泣。

“就算你知道这样不能杀了我，也不用哭吧。”

“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她的声音在颤抖，“他一心想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为此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还有其他许多无辜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卑鄙的生物！！”

“……而且，那个该死的畜生还是我的父亲……”她逐渐放松了压制着但丁的力量，缓缓起身，无助地依靠在墙壁上。

“你或许不知道，不过我也一样有个问题家庭。”但丁也从地上爬起，拍打着外套上的灰尘，“如果你这么恨他，那现在不是应该很高……！！”

他的话被遽然打断，女孩扑上来抽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懂什么？！”她揪住但丁的衣领，怒视着他右颊上那道已经愈合的擦伤，“你是个恶魔！我花了整整十年追杀他，我在我母亲的墓前发誓，一定会亲手结果那个恶棍的生命！！这是我的复仇！这一切原本应该由我来结束！！”

但丁沉默地看着她，后者眼中的怒色一点点被疲惫与悲哀代替，她终于松开了双手。

“你不打算再朝我开枪了么？”

她注视着阿卡汉姆血肉模糊的尸体摇摇头。

“走吧。”她说，“我不要你管。”

但丁仿佛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他走向石门，又回头看着女孩——她正蜷缩成一团坐在父亲的尸体旁边。

“嗨，你叫什么？”

“……我没有名字。”她轻轻地答道。

MISSION 10

Memories of Ancient Era

维吉尔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不可思议的房间中。

不可思议的并不是他脚下密集排列、呈放射状扩散的蚀刻线条，也不是墙壁上栩栩如生的各种远古生物的浮雕，而是力量。

强大的、难以言说的力量充满了整个空间，几乎将他压迫到窒息。

笔直而细长的沟槽一齐汇聚到这个房间的正中，那里有一个圆形孔洞，放射出淡淡的白光。

维吉尔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激动得每一块肌肉都下意识地绷紧。

两只半圆形的吊坠从他掌心浮起，在空中合二为一，如同磁石般紧紧结合在一起。

维吉尔毫不迟疑地将它们投入那个圆形孔洞，白光猛然增强数十倍，地面开始微微起伏，好像一只沉睡的巨兽在呼吸。

维吉尔单膝跪地，拔出阎魔刀割破自己的左腕。鲜血喷涌而出，但他似乎

毫无痛感，甚至是面带欣喜地看着血液滴进地面上的沟槽，又流向那个发光的圆孔。

白光渐敛，猩红浮现，圆孔看起来好像一个渴血野兽的瞳孔。

维吉尔向其中看去……

影像如同数千倍速快放的电影胶片，以雷霆万钧之势瞬间涌入他的脑际！

那是一种如堕深渊的感觉，他好像变成了一片狂风中的枯叶，疾速地穿行在早已消逝的年代中。无数次地诞生又死去，但每次都不记得之前经历的轮回。

他是在传奇的战争中前仆后继的士兵，是在壮丽的古代遗迹上追逐嬉戏的少年，是统御千军的元帅，是预言兴衰的先知，是在荒凉的乱葬岗上逡巡的亡灵，是暗夜的篝火边念着毒咒的巫师，是太古的祭坛上挥刀自戕的武士，是铁锈色天幕下振翅盘旋的巨龙……

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维吉尔发现自己徘徊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人与魔组成的两只大军在他身边咆哮、厮杀，骨肉撕裂声与濒死者凄厉的惨叫汇聚为一支绝望的战歌。飞溅的鲜血落在他的面颊上，竟然只得微微的刺痛。

透过遮天蔽日的狼烟，他看见一颗姿态崎岖的枯树，树下伫立着一只伟岸的野兽。

弯曲的长角、瑰丽的银色鬃毛、如深海般神秘的双眸，野兽安静而超然地注视着眼前的殊死搏杀。

“父亲……！”维吉尔不由自主地大喊道，“我希望像你一样……告诉我，怎样才能变得更强？！！”

——我不是他，斯巴达已经死了。

野兽凝视着他，维吉尔可以从那双眼睛里看见宇宙最深处的繁星。

“不！他还在那里，在那座塔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我知道那是只有他曾经拥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那你难道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他还会自愿地接受死亡吗？

维吉尔遽然语塞。

——由古至今的所有战斗，永远只有两个理由……

野兽朝他走来，每走一步，那慑人的力量都令他面前的大地为之撼动。

——保护你所珍视的东西，和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

维吉尔凝视着面前这只异兽，感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战栗。

——盲目的渴求力量，只会变成力量的傀儡！

野兽发出振聋发聩的咆哮，突然张口向他噬来！

突如其来的痛楚与原始的恐惧吞没了他，维吉尔落入了无垠的黑暗之中……

于此同时，大门外。

“……我在哪里……？”仿佛大梦初醒，阿卡汉姆突然倒抽一口冷气，轻声呢喃道。

黑发女孩猛地打了一个寒战，翻身跃起，用手枪轻指着他的脑袋：“你还活着？！”

“……好黑……我什么也看不见……”他茫然瞪着双眼，“玛丽？是你吗？你母亲……她在哪儿？”

“你亲手杀了她，你这个混蛋！！”她拨开手枪的保险，表情由惊愕到忿恨，又由忿恨到喜悦，“太好

了……太好了！！我还以为自己永远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想起来了，是的，是我杀了她。"阿卡汉姆抬起凝结着血块的双手，似乎在面前的空间中摸索着什么，"仁慈的神，我都做了些什么啊……为什么我的心智如此孱弱，为什么我没能抵御恶魔的诱惑……"

女孩缓缓绕着他走动，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他，但始终没有扣动扳机。

"玛丽……对不起，对不起……我并不想那样做，但是我无能为力……杀了我……杀了我！！"

"难道……你被人操纵了吗？你被那个和你一起的男人操纵了吗？！"

"他……他不是人类……他是斯巴达的儿子，一半是人一半是恶魔的怪物……是的，他利用我对黑骑士的仰慕和崇敬，控制我的心智，操纵我犯下可怕的罪行……他说只有我彻底抛弃人性，才有可能成为完全的恶魔……！！"

"斯巴达？！我以为那只是一个传说……你以前经常对我讲起的故事……"手枪当啷落地，女孩失神地跪倒在他的身侧。

"不，玛丽，斯巴达的确存在过……在上古的时代，他亲手封印了连接魔界与人类世界的大门——就是这座塔！"发黑的污血从阿卡汉姆嘴角缓缓渗出，他一度恢复神智的双眼再次转为盲人般的死灰色，"那个怪物，那个叫维吉尔的半魔正在前方的祭堂里……他马上就会打开那个封印，令我们的世界再度陷入混沌和杀戮之中……！你必须……阻止他……"

"我？！可是……"

"如果……我的灵魂终有一天能脱离地狱，或许还有机会见到你母亲……向她道歉……"他吃力地朝空中伸出双臂，像一个即将坠落的人想抓住什么东西。

"不，父亲，等等！！"她泪流满面地大喊道，"我该怎样做？！告诉我该怎样做才能救你？！"

"……没人能救我……你又叫我……父……亲……"

他的动作像凝固一般静止了一秒，双臂终于无力地垂落。

女孩一动不动地对他凝视良久，终于抬手合上那双眼睛。

"……维吉尔……"她充满恨意地自言自语道，起身向敞开的石门后的黑暗而去。

脚步声渐渐远去。

阿卡汉姆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知从哪一处缝隙钻进来的风吹动他的衣袂。一切看上去没有变化，也不会变化。

但那双颜色相异的眼睛已经再次睁开。狰狞的笑容在他僵尸般的面孔上悄然绽放。

MISSION 11

Luce e Ombra (Part II)

"看来封印没有解开哦。"

将维吉尔从幻像中唤回的，是但丁的声音。

没有无尽的时间轮回，没有渺无人烟的荒原，更没有令人胆寒的太古异兽，他仍然身处于片刻之前的那个房间，不曾挪动半分，可是却冷汗淋漓，惊魂未定。

“嗯？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吗？！”但丁揶揄地笑道，“我从不知道你是站着睡觉的。”

“闭嘴！”维吉尔喝道。他努力忍住再次窥探那个圆孔的冲动，为自己从未在人前如此失态而感到万分羞耻。

“看起来你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一切，不过封印依旧没有打开。如何，现在可以把从我这儿偷走的东西还回来了吧？”但丁故意走向维吉尔身边，伸手去拍他的肩膀，“还是你想再玩一次？”

寒光如同闪电划破黑暗！

人类的眼睛根本无法捕捉刚刚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缕银发在但丁方才站立的地方飘动，他本人已经后跃至数米之外。

阎魔刀不知何时已经出鞘。维吉尔换作双手握刀，刀刃朝上，缓缓提升至与双目水平——他摆出剑道中“中段午青眼”的姿势。

不再是此前在塔顶上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样的架势表明他真的打算与对手一决高下。

“哦，你认真了，我喜欢这样。”但丁笑道。

维吉尔散发出的战意仿佛化成肉眼可见的气流，令他的银发与蓝衣无风自动。

“这才带劲！”但丁吹了一记口哨，“不过你知道怎样更有趣吗？”

他骤然化身为烈焰簇拥的魔人。

维吉尔的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一道青色的霹雳划过，他也显出魔化的形态，青蓝色电流沿着经脉与血管的走向在他的皮肤上驰骋。

他轻轻地抬一抬下巴。

——Come on.

两人同时引刀跃前，在身后留下一苍一红两道残影！

在短短一秒内他们互击数十下，兵刃相交，在昏暗的室内迸出金色的星火。

双方擦身而过！

但丁的左颊被维吉尔划破，后者的衣服上多出三处裂口。

但丁用手背将血抹去，伤口已然愈合，他快速转身。

与此同时，维吉尔的手、肘、肩呈一完美的直线，已先其一步以西洋剑术姿势刺来——阎魔刀比“反逆”稍长，他可以比但丁少移动一步。

仅仅是百分之一秒的优势，阎魔刀的刀尖已触及但丁胸口处的衣襟！

在那下面不到10厘米处便是他的心脏！

阎魔刀刺穿但丁的红衣，却无法继续深入，刀尖被某种坚硬的物体卡住！

维吉尔动作滞怠了刹那，但丁以左手出拳，将他重重击飞出去！

“……你！！”维吉尔落地时双眼冒出怒火，他看见了方才阻碍自己的东西——竟然是电吉背带上的金属扣绊。

“哇哦，宝贝儿，你还真救了我一命。”但丁拍拍背上的吉他。

维吉尔从喉间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飞速逼近。

但丁正面迎着他跃出。两刀相触的瞬间，维吉尔猛然改变方向——完全是凭借魔人本身的高速，他绕到对手右侧发动进攻！

仓促间但丁以白像牙抵挡他的劈砍，枪身在眨眼间多出许多条深浅不一的刀痕。

维吉尔横刀斩向但丁握枪的手腕。

但丁放开手枪，“反逆”换到了

左手。

两人同时斩中对方！

维吉尔左肩与胸部中刀，但丁的额头与面颊再次受创，右上臂连衣带肉被削去大片！

两人一同借助攻击的反作用力分别跃开，但立刻又同时扑向对手。

魔人超强的生命力令他们的伤口迅速愈合，但新的伤口又在不断增多。

赤雨四溅。

血腥味刺激着他们亢奋的神经，彼此的斗志都被激发至最高。

连形态都开始发生变化——但丁的脊背上生出蜥蜴般的椎刺，维吉尔的肩部与肘部关节长出弯刀一般的骨板。

体内一半的恶魔的血液在沸腾，两人完全忘了自己是谁，为什么而战。

他们已经变成两只仅存原始战斗本能的野兽。

MISSION 12

The Judgment Day （Part I）

在冲进祭堂的刹那，黑发女孩端起火箭筒准备迎接想像中即将到来的攻击。

然而眼前所见令她目瞪口呆。

整个房间的墙壁、地面与屋顶上密布网状刀痕与巨大的凹陷，血点喷溅得到处都是，仿佛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杀。

然而实际上却只有两个精疲力竭的人正在房间两端对峙。

维吉尔以长刀拄地单膝跪倒，但丁背靠着墙壁大口地喘息着。

他们的外形在恶魔与人类之间快速转换——由于体力的大量消耗，双方都无法长时间保持魔化的状态。

——这是杀死他的绝好机会！

女孩略一迟疑，立即朝维吉尔开火！

火箭弹拖着一道白烟向他飞去，维吉尔挥刀将其拨开。

火箭弹击中墙壁，近距离的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十分强大，令他立身不稳，朝后倒去。

女孩疾步赶上，挥动开山刀攻击维吉尔的右侧——他的右臂被但丁重创，伤口深可见骨。

维吉尔勉力调整身体，用左手持刀格挡，但速度已大大减缓。

她趁对方尚未恢复平衡时用腿将维吉尔扫倒，自身跃起双手握刀直刺而下。

一击就可以贯穿他的心脏！

火星爆起！开山刀的刀尖在“反逆”的剑刃上迸裂——但丁赶上，伸剑替维吉尔挡下这一击。

维吉尔迅速回刀斩向女孩的脖颈！

鲜血四溅！

但丁单手捉住了阎魔刀，将它停止在距离目标毫发之遥。

“滚开！”

“住手！”

“少管闲事！！”

三人同时喊道，随即又同时怔住。

“你刚才叫我不要管你的家事，现在又来插手我的？！”但丁最先打破僵局，将女孩与维吉尔一齐推开。

“他陷害我的父亲！”她还要扑上去，维吉尔正待拔刀，但丁横身二人之间，一个耳光把女孩打得踉跄后退。

“……你！！”

“他跟你说了什么？是那些‘受

到操纵’的鬼话么？”维吉尔冷笑道，“而你还真的相信了他？”

“他以前一直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直到你的出现！”

“……愚蠢的女孩。”但丁摇头。

“只有接受邪恶，才会被邪恶掌控。”维吉尔站起身，纳刀回鞘，“无端地追求力量，只会变成力量的傀儡……”

后面一句话，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女孩一愣，目光惶然在面前二人间轮流移动。

“太棒了，各位，太棒了！！”鼓掌声突然在房间内响起，三人都吃一惊——四下除了他们，并不见半个人影。

“虽然这些是我一手策划，而你们也很卖力地照办，但是如此精彩的三方大战的确是出人意料！！”小丑幸灾乐祸的公鸭嗓子在房间里回响。

但丁举枪开火，一只渡鸦黑色的尸体从半空落下。

“什么人？！”维吉尔摆出“居合”的姿势蓄势待发。

“是那该死的小丑！！”从头顶传来震耳欲聋的拍翅声，仿佛有一只隐形的巨鸟在室内盘旋。

“小丑？！”

振翅声猛然改变方向俯冲直下，朝地面三人袭来！

但丁飞跃以“大上段”之姿双手持刀向敌人劈下。

女孩接连开火，三发火箭弹先后射出。

维吉尔直到最后一刻方使出他的“居合”，强劲的剑气以扇形在他面前的空间扩散开来，即便是钢铁也会被斩为两段！

而此刻三人也同时看清了来者的真面目……

渡鸦！！成千上万的黑色鸟儿组成一只巨型的怪物迎面扑来，无数猩红色的光点在其中闪烁——那是它们贪婪的双目！！

下一瞬间，但丁被直接弹飞，落地后双手还在颤动——“反逆”砍中了一层极其坚硬的东西，震得他双臂发麻。

三发火箭弹悉数消失在漆黑的鸟群之中，没有半点动静传出。

维吉尔竟然被席卷飞上半空，猛甩在一旁的石壁上，砸出一个半圆形凹陷。

重击令他喷出一口鲜血。

“这是你刚才所做的报应，傲慢却愚蠢的半魔。”冰冷的声音响起，枯槁瘦削的身形宛如浮出水面一般，从骚动的鸦群中渐渐现形。

“……这是……怎么回事？！”女孩的面孔瞬间血色尽褪，“父亲？！”

“好姑娘，好女儿，纯洁、天真、不防备他人，像极了你的母亲。”

“无耻的骗子……呃！！”开山刀还未拔出便被阿卡汉姆一脚踩住，另一只脚重重踏在她的咽喉上，来回碾压。

“放开她！”女孩的脸在窒息的痛苦下扭曲。但丁拔剑砍去，维吉尔紧随其上，却突然失去目标——阿卡汉姆已携女孩浮上半空。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竟然在乎她了？！”他的声音在小丑和自身死气沉沉的语气间来回变化，仿佛有两个人在轮流开口，“可悲啊，真是可悲啊，看到斯巴达高贵的血统被这样两个低贱的杂种污染——既不是人类，也不是恶魔，既是人类中的异族，又是恶魔里的鼠辈。”

“哦哦，气得脸都白了——想杀我吗？如果你们哥俩儿不是那样热衷于内讧，互相把对方咬得遍体鳞伤，这时候我早就变成碎纸片了，不是吗？！”连他的笑声都在不断变换嗓音，听起来极其诡异，叫人毛骨悚然，“无奈，半魔们太低估人类了——我精心策划了一切，我的计谋和智慧让你们三个大笨蛋最终能来到这里，我将会得到无上的力量，成为称霸两个世界的新神！！”

“封印没有解开，阿卡汉姆，你的方法错了！”维吉尔咬牙切齿道。

“没解开，哼哼，白痴，那是因为我有所保留！”他抓住女孩飞到圆孔上方，开山刀森然的锋刃抵住了她的下巴。

“别这样看着我，玛丽，”他对被扼住颈子、正对自己怒目而视的女孩说道，“就要去见你亲爱的母亲了，难道不开心吗？”

“两只吊坠合成的‘钥匙’、来自斯巴达的血，你一定在奇怪还需要什么吧，维吉尔？”刀尖划破她的皮肤，滴落的猩红色在黑暗中竟然如此触目，“特门尼古是人类与魔鬼二者的邪恶结晶，为了封印它，自然必须要有两种力量的献祭。”

随着女孩鲜血的滴入，圆孔中传出一种奇怪的液体沸腾的声音——一股血的喷泉从其中涌出，流入四周密集的放射状蚀刻沟槽之中。

“于是，两千年前，斯巴达在这里放弃了不老不死的恶魔之力。但同时，一个人类出身的女祭司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哦，玛丽，玛丽，我可爱的、无知的女孩，那个牺牲的女人就是你的先祖，也是你母亲的先祖。你的体内流淌着她的血——将这强大封印开启的最后一把钥匙！！”

“……不……要……”他掌中的女孩忽然吃力地低语道。

“哦，哦，甜心，害怕了？求饶了？放心，爹地不会现在就杀了你的，瞧，只是需要一点点血而已。但是之后，在封印解开之后，可就不一定了哟～哇啊！！”

女孩鼓起全部力量以肘尖猛击他的腹部，阿卡汉姆不由放开了压制她的手臂。

“我是说……，”着地后她努力调整呼吸，“不要再叫我‘玛丽’！！去死吧！！”

仿佛一个暗号，但丁与维吉尔同时变身发动进攻！

女孩将火箭筒倒转发射炮弹，自己借助强劲的后坐力飞跃至半空！

三人的武器一齐贯穿了阿卡汉姆的身体！

没有血……只有无数黑羽飘落……

阿卡汉姆异色的双瞳猛然放大。

他左颊上的暗色胎记再度蠢蠢欲动，太阳穴上爆出青筋，灰白色的皮肤下隐约透出蛛网般的紫色静脉……

从圆孔中不断涌出的血水灌注到房间的每一条沟槽之中，仿佛无数细细的红线在地面上缓缓延伸。

魔塔在微微震动——从地下传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红线”像有生命的触须般爬上了雕刻着怪兽的墙壁，那些浅浮雕的眼眸忽然一齐化作不祥的赤色光点……

塔身的摇撼从轻微到剧烈，墙体开始分崩离析。怪兽挣脱了石壁的束缚，呼啸而出！

阿卡汉姆突然狂笑，爆发出的气将但丁、维吉尔与女孩同时震飞。

怪兽们捉住他的身体腾空而起，迎着如雨般坠落的大小石块，向塔顶飞去，狂笑声渐渐远去，但依旧隐约可闻。

地面徒然下陷、开裂，从地下喷出夹杂着火星的热流。

但丁立足不稳，仰面跌入其中一处裂口之中。

千钧一发之际，一只胳膊忽然伸出，拽住他的右臂——是那个黑发女孩。片刻之前阿卡汉姆在她颈子上留下的伤口仍在不断出血，血珠滴落在但丁的脸上。

“谢了。”重新爬上地面后但丁说。

“我们扯平。”她撕破衬衫包裹脖子上的伤处，“另外一个哪儿去了？”

两人环顾却不见维吉尔的身影。

——难道……

但丁低头看着脚下深渊中沸腾的金红色岩浆，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

屋顶尽数坍塌，落石也渐渐稀疏。女孩仰首估计一下距离，用弩箭发射出带着勾爪的登山索。

“你要去？”但丁问道。

“当然，”她冷冷地答道，“我要结束这一切。”

“虽然我不喜欢打击别人，不过你赢的几率很小。”

“我曾经有机会阻止他，但是我没有……”

“你非要把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吗？”

“他是我父亲！”泪水夺眶而出，她忽然遏制不住颤抖，“被至亲愚弄和背叛的感觉，你这个恶魔有可能理解吗？！”

“嗨！封印这座塔的是我父亲，想把封印解开的是我兄弟，你想告诉我这一切只和你一个人有关，还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家人？！”但丁从她手中夺下绳索，“我一个人去就够了，人类小女孩只会碍……”

“……走开！”格洛克手枪指着但丁的右太阳穴，“不要逼我！十年来，我被无止境的噩梦困扰着，我的灵魂没有一天不在尖叫、告诉我必须亲手了结他可悲而可鄙的生命。从他夺走了我的母亲的那一天开始，复仇就是我人生的全部。我必须去，无论代价与结果如何！！”

但丁突然紧握她的手指，迫使手枪开火！

子弹射进了他的头颅，一蓬热血飞溅到女孩的脸上！

“……！！”

“等你能玩这种把戏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左右活动着脖子，颈椎喀喀作响，“才有‘资格’加入大人的行列。现在，除了去送死，只会叫坏蛋得逞、世界毁灭。懂吗，小妹妹？

她冷笑：“看来这就是所谓‘要想过去，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喽？”

“我知道，枪对于你们来说作用不大。”她的手枪和火箭筒都被丢弃在了地上，“所以另外那个家伙才不用枪——只有斩下头颅，或者刺穿心脏，才能杀死一个恶魔，对不对？”

但丁微笑着耸耸双肩，也将黑檀木与白像牙丢下。

“很好，我原本就没打算让任何一个恶魔活下来。”女孩拔出开山刀，刀口上仍沾有自己的鲜血。

MISSION 13

The Judgment Day （Part II）

Take a look at the sky just before you die,

it’s the last time he will.

最后一次将濒死的目光投向血红的天幕。

Blackened roar, massive roar fills the crumbling sky,

Shattered goal fill his soul with a ruthless cry.

黑暗的咆哮响彻行将倾覆的天空，化为死骇与亡魂刺骨的哭号。

Stranger now, are his eyes, to this mystery.

He hears the silence so loud.

这份神秘在眼中如此异样，耳畔的死寂却振聋发聩。

Crack of dawn, all is gone except the will to be;

Now they see what will be, blinded eyes to see.

黎明破碎，一切都行将逝去，

除了终焉，映射在羔羊们已盲的眸中。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ime marches on.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丧钟为谁而鸣，时间即将逝去，

丧钟为谁而鸣……

阿卡汉姆陶醉地吟唱着阴森的诗句，踏上塔顶的祭坛——将他带来此地怪兽们此时已和脚下的城市一道，在包围魔塔的龙卷之中化为齑粉。

霹雳撕裂天幕，血红色的云层漩涡仿佛一只巨大的独眼，在塔顶上方蠢蠢欲动。

“来吧，让丧钟响起，让这个世界再度为之战栗吧！我听见七罪的颂歌——暴食、色欲、贪婪、嫉妒、怠惰、愤怒与自负，用来自深渊的邪念敲响这混沌之钟吧，经过了漫长的两千年，通往魔界的大门终将再度开启！！”

七座龙形雕塑如获新生，振翅飞起，带着七口大钟在波奇云诡的天空下引吭长鸣，震耳欲聋的钟声响彻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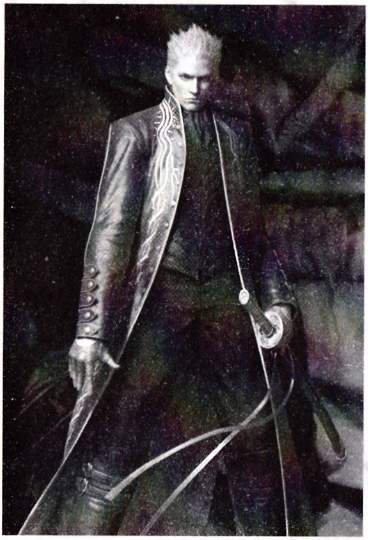
一道赤色光柱从云海漩涡中射出，将阿卡汉姆所立之处变成一片火海。

他却在放声狂笑，仿佛丝毫感觉不到烈焰烧灼的痛苦。

熊熊烈火中他的身体慢慢被吞噬。

——黑暗在我心中睁开了双眼。

这是身为人类的阿卡汉姆最后一个



有意识的念头。

与此同时，塔底。

但丁并不打算真地伤害那个人类女孩。

——只要将她逼退就好。

他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于是在下手时留了情。可是很快就发现对方并不简单。

尽管没有奈温的异能、刻耳伯洛司的力量和维吉尔的高速，她的动作却令人惊异地透出严谨、优美和矫捷——每一块肌肉的运动都恰到好处，既能达到目的，又节省自己的体力。

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她身为人类，要面对强于自身数倍的恶魔，不知经历过怎样严酷的修行。

速度远逊于但丁，兵刃长度也不及后者一半，她看上去处于绝对下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丁打算速战速决，以凌厉的攻势打消女孩的战意，让她知道没有胜算。可是他的出剑被巧妙的卸去了力道——女孩的动作在他看来既缓慢又笨拙，但却可以成功的令他的攻击落空。

这是中国古武术中的“太极”之道，专门用于以弱对强的战斗，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可惜但丁并不知道这些。

时间一长，但丁开始焦躁，难免出现破绽——仅仅是很小的一点，却逃不过她的眼睛。

转守为攻，她突然发动攻势！

——机会只有一次，被他逃过就不可能再得！！

她闭上双目，完全让身体多年艰苦训练得来的战斗本能驱使自己，电光石火般挥动开山刀连击八次！

剑道中的“八重樱”！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力道，八刀在三秒内全部斩出，如同一团银色的光影！这是但丁平生所见的人类的最高速度，再快一点的话他们的肌肉纤维就无法承受，势必令自身受创！

但与恶魔比起来还是逊色得多，但丁可以清晰地看见攻击的轨迹。八次攻击被他用“反逆”一一化解——他也开始领悟太极柔术的理念。

最后一下，但丁猛然发力，她的开山刀顿时脱手飞出！

女孩面不改色——她知道那八次攻击很难奏效，最后时刻更是自行放弃，任凭但丁将刀击落。

前八刀仅仅是虚招，所起的作用只有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尽可能地拉近与对手的距离。

因为她的最后绝技只有在很近的距离下才能使用。

原本持刀的右手此刻已经并指成掌——日本剑道中传说的秘技“无刃斩”。

手掌相比于身体的力矩较之开山刀更短，因此力量虽然不及，但速度可以更快，加上她的半指手套边缘缀满了极细小的纯钢锯齿，劈砍之时，完全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

那只右手划过一道残影，毒蛇般袭向但丁的胸膛——势必要将他的心脏一分为二！

高速带起的强大风压将二人的衣、发吹起。

此刻她忘记了一切，脑海中完全是一片空阔的澄净。

……

…………

一秒仿佛漫长如一个世纪。

他们的动作同时停止，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在她的意识回到身体内的刹那，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听见自己在剧烈地大口喘息的声音。

——我输了。

她的体力消耗极大，颈子上的伤口又开始出血，渗透了从衬衫上撕下来的白色布条。

血珠滴下，落在“反逆”光可鉴人的剑刃上——但丁的大剑停在距离她咽喉一指之遥，而她的掌缘已经触及前者胸口的皮肤。

“很好，但是，还是不够快。”但丁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帮我个忙好吗，”她忽然开口，“请解脱我的父亲……”

“我还以为你想自己做呢。”看着敌意从那双颜色不同的眼睛中逐渐褪去，但丁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放松。

“……不，我做不到……我追逐着他，十年了……有过很多机会下手，但是我仍然做不到……”

“我答应你。”

“谢谢。”她微笑着说，但丁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上有笑容。

她突然引颈迎向“反逆”的剑锋。

没有想像中冰冷的切割感和剧烈的痛楚，她整个人突然向反方向飞出，最终撞在身后的残垣断壁上。

大惊之下，但丁下意识地化身为魔人，捉住她的后襟将她抛出！

“你他妈的想干什么？！”他怒不可遏的吼叫起来，却忘了自己仍然是魔化状态，所发出的不过是一些人类听不懂的咆哮。

女孩软软地滚落在地——撞击的震动令她失去了知觉。

但丁深吸一口气，敛起魔人形态，走上前去摸她的脉搏——均匀、平稳，她没有受伤。

他端详着女孩的脸——那张面庞显得如此安详，好像睡着了一样。

但丁突然发现她有雀斑，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像个兄长一样抚摩女孩的黑色短发。

“好好休息一会吧，玛丽。”

阿卡汉姆，或者那个曾经自称阿卡汉姆的生物，被灼热的洪流席卷着，在逆转的时间漩涡中盘旋。从高度开化的都市到蒙昧野蛮的荒原，从史前的冰川到火山活跃的山脉，他在流淌着黑血的河流中沐浴，向穿透紫色毒雾的清冷月光低吼，吼声令人毛骨悚然。

他不再是人类，而是一个从未有人见过的怪物，在高高耸立的特门尼古塔上夜观天像、膜拜极恶的古神。他没有五官，没有四肢、没有灵魂，只有源源不断的、纯粹的力量疯狂地涌入他的躯干。

这与他想像的大相径庭，他开始尖叫，叫声中充满恐惧与痛苦。

但是一切都不可能停止了。

女孩仿佛听见了来自父亲的遥远的呼救声，她打了一个冷战猛地惊醒。

但丁已经不在了，她的手枪、火箭筒和刀也全都不见了。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回想起昏倒之前自己企图做的事情。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把我完全缴械的么？”她自嘲地笑道，同时也感到可怕的孤独。没有武器，没有目标，她平生第一次因为无助而觉得恐惧。

女孩退缩到废墟的一角，双手抱膝

缩成一团。

很冷，她不禁颤抖起来。

一件蓝色的外衣忽然落在她身上——被烧焦了多处，带着一股糊味。

她茫然抬头，面前没有半个人影。

头顶上方漆黑与猩红交织的天空下，一个苍色身影疾速向悬浮在高空中的塔顶祭坛飞去。

女孩笑了，同时泪如泉涌，她感觉到外衣上残留的体温。

MISSION 14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这个……就是‘斯巴达’？！”

但丁化身魔人飞上浮在空中的圆形祭坛，赫然发现一个庞大丑陋的怪物正在那里挣扎、嚎叫、扭动着身体——如果那一大团无首无尾、没有固定形态、像巨型原生质一样的玩意儿能叫做身体的话。

“令人作呕！”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魔化的维吉尔不知何时也出现在那里，苍蓝色双目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厌恶，“斯巴达的力量太强大，根本不是他那样一个普通人类可能承受得了的。”

“天哪，吓了我一跳！如果我们的老爹是这副德行，我还不如立刻死了好了。”但丁咋舌，“看上去好像一个……倒过来的马桶！”

“不过，这个样子很适合他，不是吗？”

“说得没错。”

怪物咆哮着用无数长满棘刺的触手向他们抽来，二人在空中上下翻飞，轻易把它们一一斩断。但是怪物仍在不断变形，一会儿像只巨大的海胆伸出无数尖刺，一会儿像个炮台，朝他们不断发射从自己身体上扯下来的肉团。

“普通攻击伤不了它！”维吉尔对但丁喊道，“这东西是所谓的‘毋伯·萨斯拉’——一切的源头和一切的尽头，魔界最原始最古老的生命形态，必须破坏他的核心部分才能置其于死地！”

“哇哦，瞧瞧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博学睿智了？如果你之前稍稍用用那个聪明的脑子……”

“闭嘴，但丁！你不会认为它会成为今天的主角吧？！”

“有道理，速战速决！”

他们飞临祭坛正对的两侧，同时将手中武器对准怪物直线掷去！

破风之声呼啸而起，怪物感觉到了危险，本能的将外层身体硬化，形成一个昆虫般的甲壳，试图以此抵挡即将到来的冲击。

阎魔刀与“反逆”触到了它身体的表面，一连串鲜明的火花不断爆起。

但丁与维吉尔不是简单将武器掷出，两把刀都在以自身剑刃为轴心高速旋转——等于是两只无坚不摧的钻头！！怪物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阎魔刀与“反逆”已经对穿了它的身体！

二人在相对的两端接住属于对方的武器。

一阵令人生厌的黏稠的摩擦与撕裂声响起，它开始剧烈的膨胀收缩。

与此同时，盘旋于天空的七条龙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纷纷坠落。血红色天空中巨大的漩涡不知何时开始旋转，越来越快，将龙的尸体和祭坛上脱落的碎石吸了进去。

◎丧钟为谁而鸣◎

怪物绝望的嘶鸣被轰响的风声掩盖。在它停止挣扎之前，身体就已经被强大的吸力撕扯得支离破碎，最终悉数被漩涡中心的黑暗吞噬。

“看，那个！！”但丁猛地发现了在龙卷中飞速旋转的两个小小的赤色光点，立刻尾随追去，维吉尔也毫不犹豫地跟上。

在强大的吸力下但丁努力控制身体，终于抓住属于他的吊坠。回头，维吉尔也拿到了另外一个。

圆形祭坛本身也开始倾斜、移动，缓缓地向着漩涡中心而去。

两人收敛魔人形态落在满目疮痍的祭坛上。

“那里是……”他们互相将对方的武器丢还，但丁朝漩涡偏一偏脑袋，“魔界？”

“我想是的——我们父亲的故乡。”维吉尔凝目望去，语气中掩盖不住一丝神往，“快要关闭了，因为钥匙又被一分为二。”

“你就那么想成为斯巴达吗？”但丁嗤鼻道，“难道是因为你心里很清楚——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他？”

维吉尔的眉毛立了起来，突然面露杀机。

“那时，你在这里问我的问题，我也始终很好奇——如同镜像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彼此这样地不同？”

“因为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维吉尔傲然答道，“我需要力量，但不是盲目的力量。我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为何而生！因此，我必须了解我的父亲，了解他为何做出那样的选择！”

随着与漩涡距离的不断接近，祭坛的旋转越来越快，自身也开始土崩瓦解。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维吉尔，但是你不能去那里！”但丁在震耳欲聋的狂风中喊道。

“为什么？就因为你没有这个胆量？”他冷笑着朝但丁勾勾食指与中指，“想试试阻止我？”

后者怒吼一声企图冲上去，却被迎面飞来的数块巨石减慢了脚步——维吉尔用阎魔刀斩下石块朝他抛来。

巨石一分为二，但丁的视野里出现的是维吉尔疾速远去的背影——他变身魔人投身于漩涡引起的龙卷风中，向魔界的入口飞去！

但丁化身的烈火魔人如同一道红色霹雳划破昏沉的天空，他以从未有过的高速追向维吉尔消失的方向。

——就要追到了！！

他伸手去抓维吉尔的脚踝。

弧形寒光闪过，阎魔刀再次划破了他的手掌，维吉尔奋力一脚踢在他肩上，将他推出龙卷之外！

“维吉尔！！”

祭坛与兄长化为漩涡中心的小小黑点，龙卷风呈漏斗状急遽缩小，最后完全被吸入漩涡之中。厚重的云层缓慢地旋转数周，也渐渐平息下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丁孑然一身悬浮于天地之间，脚下是被夷为平地的城市的废墟，头顶是逐渐呈现出金黄色的天幕。

他看起来如此地形单影只。

太阳再次出现于地平线上——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了。

MISSION 15

Devil May Cry

“玛丽……”

女孩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的景像，不由得惊恐地后退了半步。

一团紫黑色的肉块长着半张阿卡汉姆的面孔，正在她脚边的地上拼命翻滚、挣扎，不时发出尖细的哀号声。

“……救救我！！救救我！！”

她眼中的神情从惶惑到不解，从不解到愤怒，最后却化为一个仿佛透明的微笑。

“我会救你的，父亲。”

她搬起身边一块破碎石板的一角。

肉块仍然在扭动、尖叫，吐出的只有一些意义不明的呓语。

“只是……别再叫我玛丽了……她已经死了！”

石板被高举，然后猛地砸下！

尖叫声戛然而止，一滩腥臭的黑血从石板下缓缓洇出。

女孩对着那里凝视半晌，好像有一股力量让她无法转开目光。

最终她脱力地跌坐于地，那双奇异的眸子中映出曙色初开的万里青空。

她哈哈大笑，转而又开始抽泣。

“这是第几次又哭又笑了？”她自言自语道，“我一定是疯了……一定是疯了……但是……似乎还活着……”

“天哪，你怎么还在这儿？！”

坐在废墟上女孩转过头，看见但丁大摇大摆地朝她走来。

“你把我的宝贝们都拿走了。”她摊开双手，“借用它们可是要付钱的。”

但丁把手枪、火箭筒和开山刀一一交还，但始终不正眼看她。

“嗨……我说，你的眼睛怎么了？”她突然凑近盯着他，“你哭了吗？”

“胡扯！”但丁一把将她推了个趔趄，“……恶魔从不会流泪。”

他半是对她，半是对自己嘟囔道。

“我明白了。不过也有例外吧？”她微笑道，“想走吗？我可以用机车载你一程。”

“听起来不错！”但丁飞身跳上她的大红色哈雷机车，“Let's go，Mary！！”

女孩猛地催动引擎，抬起前轮，像一匹发怒的烈马，一下把坐在后面的但丁掀翻在地！

“该死的，你干什么？！”

“我不叫玛丽！！”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

“那你他妈的叫什么？！”

“我还没想好————！！”

说话间她已经飞跃一道坍塌的墙壁，消失在但丁的视野中。

“疯女人！！”但丁从地上一跃而起，恼怒地拍打着外套上的尘土。

金色光芒铺洒在阒寂无人的废墟上，但丁跳上附近的一处双层楼房塌掉一半的阳台，眺望着面前的残垣断壁。

“一切归零……又要开始找地方了，”他皱着眉头道，“不过，‘Devil May Cry’听起来是个很棒的名字。”

是的，恶魔也会流泪。

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

只是，你永远不会知道。

（全文完）

CHRONO TRIGGER
クロノ・トリガー

超时空之钥

（上）

文/周行文　编/翔月



克鲁诺

勇敢善良，性格坚毅的少年，热血又富有责任心，拥有剑术天赋和天之力，是一个为了朋友愿意付出自己全部力量的人。



玛露

顽皮任性但本性善良的女孩子，拥有独特的身分，身上戴有传家之宝的项链，似乎非常信任克鲁诺。



露卡

克鲁诺从小到大的好友，喜欢钻研科技的发明家，理论派高手，内心深处似乎有一段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卡加鲁

四百年前的有名剑士，原名为格雷，因魔王的诅咒而变成了青蛙，重感情，拥有强烈的骑士精神。



罗博

未来工厂的机器人，为自己拥有人类的智慧而感到苦恼的家伙，颇为有趣，常会说些能让人深思的话出来。



艾拉

原始人部落的酋长之一，心直口快的女强人，拥有强健的体魄和豪爽的个性，是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魔王

中世界人魔大战的罪魁祸首，常年隐匿在城堡之中，对于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是人类过去四百年里最大的敌人。

0

时间是什么？

时间无影无踪，时间亘古不变；时间是最长的琴弦，时间是最短的歌谣。时间宛如流水，时间犹似飘云。时间屹立在飘渺的宇宙中，时间停留在延绵繁衍的物种里。

时间像是浓浓淡淡的笔墨，以百感杂陈的滋味，写下带着淡淡忧伤的聚散与悲欢。

这颗星球的在何时诞生？生命之初的世界是怎样一番景象？种族世代的更迭在哪一刻完成？在延续着梦想的年代里，存在过什么样的人和事？

万物生长，冬去春来。年年岁岁里都诞生了怎样的欢笑与泪水？

历史的真相藏匿在哪些角落？婉转流传的歌谣里，又有多少真实和虚假？

当时光流过了日月星辰的交替，当岁月更迭了风霜雨雪的变幻。当温暖的风吹过大地，当英雄的故事不再寂寞。当一切都从头开始诉说，当因果之律缓缓摆动。意外的开端改变了命运，命运的契机又衍生出无穷的变化。

一切都仿佛偶然，一切又犹如必然。

年轻的眼眸眺望远方，望见了朝阳，也望见了壮美的山峦。

匆忙的脚步踏过山谷的绿意，踏过风雪和荒漠，踏过久远的太古，也踏过荒芜的未来。

在悠久广袤的时间长河里，毅立出不屈的精神。

珍贵的记忆被存放在时间尽头，仿佛梦中诞生的悲喜与苦乐。昏黄路灯下，睡梦中的老人以混浊的双眼凝视一切，眼前点点星光中融入了开始与终末，最初与最后。无数的记忆里，只有这一段包容着一声欢笑一声叹息。犹如永不完结之终焉，一次次上演。

那些点滴已用爱铭刻在青空上。

想起一切的一切，老人从鼻息里发出满足的鼾声，再度沉沉睡去，任由背后的时间流转成一个完美的圆，首尾相衔，不分先后与彼此。

1

天刚蒙蒙亮，阳光开始撒向大地。嘹亮的钟声准时响彻晴空，荡开白云朵朵。伴随着轻快的礼炮声，解开绳索的气球飘向了遥远的天空深处。白鸽和海鸥穿梭在缤纷里，声音充满了欢愉。海面的风吹过屋顶，温柔地抚起悬挂在门口的彩旗，许多欢声笑语从散落的民居里飘出，酒吧里聚满了人，互相倾谈着，祝贺着。啤酒杯在吧台上排成长长的纵列，从其他大陆过来的怪物钢琴师弹起了华丽欢乐的乐章。靠近盛典举行地的特鲁斯村从清晨开始，便已经在用情绪表达着对庆典的欢迎。

酒吧对面的民居二楼上，犹在睡梦中的少年在床上翻了个身，下意识地想要故意忽略楼下轻声的呼唤，却很快失败了。

“克鲁诺，克鲁诺……”

母亲的呼唤由远及近，顺着楼梯攀升而上。红发少年在床上无意识地蜷缩着自己的身体，本能地想要避开呼唤的追击，却在下一秒钟被窗外洒进来的阳光照得彻底清醒过来。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你还要继续睡吗？今天可是王国的建国千年祭，不去参加可是个遗憾哦。”

拉开窗帘，母亲随手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杂物，转身下楼去了。在阳光和母亲呼唤的双重刺激下，少年克鲁诺终于清醒过来，他爬下床，拉合窗帘，跟着母亲的脚步下了楼。

“叫你起床是因为你好像已经跟人约好了一起去莉妮广场吧？”母亲走下楼开始弄早餐，“露卡今天有新发明在广场上展出，你不是答应人家要去捧场吗？”

克鲁诺一拍头，想起了自己跟露卡的约定，随手抹了一把脸就想冲出门。

“等等，等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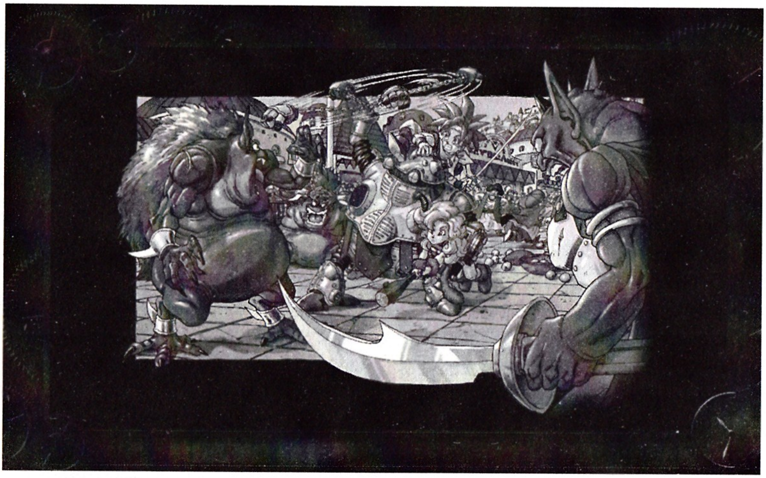
母亲叫住了克鲁诺，递给他一个小口袋：“出去玩的话，不带钱也不好，拿着吧。”

虽然只有寥寥两百元，克鲁诺还是因为母亲的慷慨小小感动了一下，然后才飞奔着出了门。

身为特鲁斯村惟一一位铁匠的女儿，跟克鲁诺一起长大的邻居露卡是个跟普通孩子格格不入的姑娘，平时关注的都是些钢铁和科技类的东西，因此朋友的数量也很有限。这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对露卡父女都抱着一种看笑话般的态度。

克鲁诺从小便认识露卡，两人关系能够一直保持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克鲁诺对露卡总是不断失败的研究十分宽容的缘故。

不管是什么新发明，露卡有了新的试验总要让克鲁诺去给自己打气。千年祭的前一天晚上，露卡去克鲁诺家做客，顺便提起了关于在千年祭时展出新发明的事，克鲁



诺则一如既往地为露卡打气。

“一定要加油啊……”

“可惜千年祭的好展位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露卡喝着克鲁诺母亲泡的茶，神情略显黯淡地说，“我们只能在广场最深处找一个地方展示。”

“没关系，我一定会去给你打气的。”

“真的？”露卡抬起头，露出一丝笑容，“那么你要说话算话哟……”

跑进广场的克鲁诺想起来，母亲当时一定是听到了自己跟露卡的对话，这才在早上提醒自己。刚才去露卡家找她，发现这对父女已经去了将要举行千年祭的莉妮广场。露卡的母亲拉拉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等候着露卡父女的归来。

“露卡啊，她已经去了广场，听说这次是世纪大发明呢……”

仍显得很年轻的拉拉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只是她坐在椅子上并没有站起来。克鲁诺知道这是很多年前的一次意外造成的，他朝拉拉点点头，转身奔向莉妮广场。

莉妮广场是嘉鲁迪亚王国最大的广场，据说是为了纪念四百多年前一位名叫莉尼的美丽王后而建，而王后则是因敬佩当年打败魔王又销声匿迹的勇者才提议兴建的。广场因位于中央的那座用以证明国王对王后爱意的莉妮钟而得名。

莉妮广场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仍历久弥新，虽然不曾见过那位王妃的相貌，但偶尔听人说起的时候，克鲁诺也会悠然神往。四百年前正是人类在人魔大战中获胜的年代，守护王家的骑士们以王妃莉妮和嘉鲁迪亚王的名义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伴随着勇者的传说，最终换回了今日的和平。在莉妮广场上举行建国千年祭的庆典，显然也很符合民众对本国历史的认同。

克鲁诺走进广场的瞬间，差点没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们组成了欢乐的海洋，那些活泼的孩童们三三两两组成游戏的圈子，蹦跳雀跃着，稍微年长一些的人们则互相交谈，漫步在各种摊位前流连忘返。整座广场中到处都回荡着小贩的吆喝声、孩童的打闹声、以及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和欢笑声。

“露卡应该是在广场的最里面吧……”想到自己可能赶不上露卡展示发明的时间，克鲁诺脚下如风，穿过喷水广场，穿过拥挤着人群的贩卖区，想以最快速度赶到露卡和她的父亲塔班面前。

意外总会在焦急的时刻发生，飞奔中的克鲁诺并未看到眼前和自己同样匆忙的身影。

“嘭”的一声巨响，毫无征兆地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克鲁诺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力弹翻在地上。少年尚未来得及抬起头看清楚眼前的状况，背后的莉妮大钟已在微风中响起了象征着未来与希望的钟声，此时距王国千年祭晚会开始还有十二个小时。到了夜里钟声再度响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嘉鲁迪亚王国最热闹欢乐的时刻。

被撞得头脑发胀的克鲁诺并没有想到这些关于时间的问题，身体颇为结实的少年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有些娇气的惊呼，在跌倒的同时想要努力抬头看清眼前的状况，对面撞到克鲁诺的人却已经先爬起来跑到他的身边，蹲下询问道：“你没事吧？”

摇摇头，红发少年从草地上坐起来，看见一个金发扎着马尾的女孩。身穿白衣便装的女孩双眸透出一股活泼的气息，瞳孔里流露出一股真诚的担忧：“对不起，我不该跑得那么匆忙……”

“没什么。”克鲁诺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目光却穿过女孩的身体，看到了在

不远处的草地上熠熠生辉的一样东西。

“啊，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女孩也站起来，又向前走了几步，“哎？哪里去了……”

克鲁诺顺着闪耀着晨曦反光的位置又向前走了几步，低头在草地上捡起一条样式颇为古老的宝石项链。回头看了看正在左顾右盼的女孩，红发少年似乎明白她是在寻找什么了。

“你在找这个东西吗？”

项链坠上的红宝石从少年手中垂落下来，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克鲁诺注意到除了宝石部分之外，项链的其他部分也都带着仿佛千锤百炼般的磨痕。

“啊……”少女望着克鲁诺手中的项链，掩口轻轻惊呼道，“就是这个……虽然已经很旧了，不过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还给我吗？”

克鲁诺笑了笑，把项链递到少女手上。

“耶，真高兴！太谢谢你了！”金发女孩显得非常激动，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比刚才大了一些，“你真是个好人……不如我们一起在逛逛这个庆典如何？”

“我叫玛露，请多关照。”

好像并不担心克鲁诺会拒绝一样，玛露飞快地自报了姓名，拉着克鲁诺的手就离开了莉妮钟塔附近。周围少数几个对两人相撞侧目的人见没有热闹可看，也纷纷寻找自己的乐子去了。

并不太擅长与女孩相处的克鲁诺被玛露拖到了贩卖区，玛露好像对什么都很有兴趣似的左顾右看，有些不太清楚自己立场的红发少年只能站在旁边陪同。

清新的海风不时吹过广场，无数的彩色旗帜在空中飘扬。玛露兴奋地跟小贩讨价还价，找各种游戏玩，克鲁诺跟在后面，差一点就忘了自己答应露卡的事。当两人穿过贩卖区回到喷水广场的时候，一个坐在喷水池边上的少年与朋友的谈话让克鲁诺一拍脑袋。

“听说露卡又发明了新玩意呢……”

“哈哈，露卡发明的东西，不出问题的好像很少哟。”

“我得去里面看露卡的新发明。”克鲁诺随即对身边的玛露说道，“我答应过她的。”

“新发明？”玛露脸上始终带着对一切都好奇的神色，“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我也要去！”

如果只是单纯穿过人群不游玩的话，并不是太麻烦的事。两人跑过游乐区和展示区，终于在广场的最深处看到了露卡和她的父亲塔班。看到围观的人群还在议论，克鲁诺松了口气——看这样子，新发明的展示还没有开始。

尽管隔着挺远的，露卡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克鲁诺，举起手朝着少年打招呼。

“克鲁诺你来了呀？谢谢你这么守信。”

露卡是个身材有些削瘦的大眼睛女孩，和周围女孩相比，她最大的特色就是戴着父亲特制的眼镜。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习惯毁了女孩的视力，却让她拥有了远超同龄人的知识和自信。就像现在即使站在人群中央被无数的目光围观，露卡也未表现出丝毫的慌乱焦急。

“露卡你好，我是玛露。”

两个女生互相对视了一眼，很快就开始叽叽喳喳起来，倒把克鲁诺晾在了一边。少年只能转而关注仍在低头工作的玛露父亲，他是国内最出名的铁匠，他的祖先曾因铸造莉妮钟而使家族名声大振。在随后的岁月里，塔班家的人一直以铁匠为职，这一代则是喜欢钻研稀奇古怪发明的塔班和露卡父女。

“仪器的最后调整已经完毕。”一直低头工作的塔班站起来，对还在跟玛露闲聊的露卡说，“可以邀请大家来亲身体验了。”

“这到底是什么？”克鲁诺忍不住问道，眼前的机器样子很奇怪，由两个电子平台构成，两个平台中间摆放着无数复杂的仪器，克鲁诺看不懂其中奥妙，只是依稀觉得很高深。

露卡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喏……这东西应该被称为超级空间转移器——大家看，如果一个人站在仪器的左边，启动中间的机器，就会产生奇妙的现象，人会被转移到另外一边哦。”

露卡的声音不大，却足够令整个广场都能听见她的话。围观的人群顿时陷入一片议论之中，塔班父女在特鲁斯村名气颇大，可惜并不都是好名声。露卡的发明时常有些小失败和爆炸之类，因此眼前这番解说并未能消除人们往日脑海中的印象。人群之中发出了一阵犹豫的嘈杂之后，没有人敢向前踏进一步。

“这种时候需要一个人来验证伟大的发明……”露卡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发出闪闪的光，“克鲁诺，你来试试吧？”

红发少年挠挠头，快步走上左边的电子平台。目送克鲁诺走上平台的玛露拍着手高声为他打气：“克鲁诺好样的，要加油呀！”

“好，现在就开始神奇的表演时刻了。”露卡扶了扶眼镜，举起右手高声宣布，“开始供电！”

蹲在仪器正前方的塔班嘿了一声，双手开始摇动发电装置。传送器的仪表在塔班的动作下开始慢慢指向高位。电流的声音透过器械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畔，人群里的议论声因这一幕开始渐渐消失，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清晰可闻。

玛露双手掩住胸口，瞪大了漂亮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克鲁诺。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克鲁诺周围的空气仿佛被一股魔力扭曲了一般，红发少年的身体在众人的视野里逐渐变得模糊，最终淡去不见。一层微弱得仿佛薄雾般的光芒荡漾在平台上，随着不知名的力量向着另一侧的平台缓缓飘去。

平台上的克鲁诺则彻底消失了。

手持摇把的塔班更加用力地摇动发电机，喊着号子让整个机器的运作达到巅峰。随着能量在机器中发挥作用，飘向另一侧平台上的光芒渐渐凝炼成一个人形的轮廓。

不过区区数秒钟的时间，克鲁诺便出现在了另一侧的平台上！

人群中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完成了空间转移的克鲁诺对着大家握紧拳头，表示自己状态极好。直到数秒钟后，人群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太棒了，我也要试试！”玛露看见克鲁诺没事，高兴地跳起来，“露卡姐姐，我也来试试好吗？”

“玛露看起来好像很眼熟呢……”露卡扶着眼镜，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把玛露

领到了原本克鲁诺所站的平台上。

“再展示一次吧！”

人群中热情的声音倒是不少，不过除了玛露之外，竟然没有人敢上前尝试。

“那好，我们开始了！”

露卡朝自己的父亲挥了挥手，开始发动机器，嗡嗡的鸣动声很快响起来。

空间转移器和电流交错的声音让人群再度恢复了安静，无数双眼睛盯着站在平台上的漂亮女孩。一时间除了塔班用力摇晃发电机把手的声音外，整个广场深处全都陷入一种奇妙的宁静之中。

克鲁诺扬起头，也望向站在传送平台上的玛露，他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对劲，这种预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少年有了冲过去把玛露拖回来的冲动。

克鲁诺的想法尚未来得及实践，天空便忽然暗了下来。

几乎是毫无征兆的，眼前的一切都像步入黑夜，阴影一下子笼罩了所有人的视野，让人来不及慌乱。站在平台上的玛露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状况，胸前的那条旧项链便开始向着天空发出熠熠灿光，少女的动作在这光芒中一下凝固住了。

没有任何乌云遮蔽的天空中，一道光芒斜斜落下，直中目瞪口呆的玛露胸口，也击中了正在能源巅峰状态的空间转移器。

哗啦啦一声巨响，双手还放在摇把上不知所措的塔班被机器释放的电流击中，整个人浑身一抖后退了几步。

机器周围火花四溅，天空中闪过一条隐约可见的缝隙。

克鲁诺想要冲过去，却已经来不及了。玛露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中化作点点星光，融入半空中隐隐浮现的裂缝里。时空转移器溢出的电光将克鲁诺挡了回去，少年只能眼睁睁看着玛露的身体融入裂缝之中消失不见。

天空中的光芒在玛露消失的同时也不见了，昏暗了片刻的天色亮起来。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只留下错愕惊讶的人群和玛露胸前那条仿佛久经沧桑的项链。

“消失了……”

“太，太可怕了……”

惊愕了片刻，人群发出心有余悸的议论。露卡父女则完全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还是离远一点好……”

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本来聚集了不少人的空间转移器前，人们三三两两地开始散去。发生了少女消失这种可怕的事，没有人愿意继续在这里逗留。克鲁诺回头看了看离去的人群，想要安慰一下露卡，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只留下一条项链的转移器平台，露卡无力地坐到了地上。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刚才好像那条项链有些奇怪。”克鲁诺鼓足勇气走上平台，捡起玛露留下的项链。

“克鲁诺，你快下来！”露卡急得大叫。

“不，我决定了。”克鲁诺抬头看了一眼刚才玛露消失的方向，把项链握在手中，“露卡，再传送一次吧。”

“可是可是……”露卡依然不肯站起来，“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会被转移到哪里去，这怎么行……”

克鲁诺摇摇头。

“玛露是我带到这里的，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少年的口气坚定而不见丝毫退缩，一旦下定决心，他总是会将自己的行为贯彻始终。

露卡看着克鲁诺，半晌没有说话。小广场上一片寂静。

“好吧……”过了片刻，露卡低下头，慢慢从地上站起来，“既然你这么决定了，就去做吧。我要留在这里研究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追上你……”

克鲁诺点点头，站到平台上。

“真是个让人信赖的小伙子。”站在机器前的塔班大声赞叹道，“那么咱们再来一次？”

塔班的喊声让人精神一振，克鲁诺以眼神回答了这个问题。露卡有些感动地看着克鲁诺站在平台上，朝着玛露消失的方向挥手：“好吧……那么我们……再来一次！”

空无一人的广场上再度响起机器的嗡鸣声，克鲁诺低头将玛露留下的项链缠在手上，看着自己的身体在视线里慢慢消失。

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光晕之中一样，克鲁诺眼前的视野渐渐模糊了。身体再度进入刚才被传送时的虚无状态，他能感觉到四周景物也随着视线的消失而逐渐模糊，直到完全看不见为止。除了内心之中的坚定，少年身上并无他物。

就好像露卡猜想的那样，克鲁诺手中紧握的那条项链是让空间转移器发生异状的根本原因。在露卡的角度看过去，一阵光芒闪烁后，克鲁诺和玛露一样被转移到了空中若隐若现的裂缝中。

……

即使很多年以后，克鲁诺也会时常想起这一天。在莉妮广场深处发生的这一幕，是一切命运之律摆动的开端。就在那之后，时间和空间的广袤深邃吞噬了以往所有的常识。少年开始试着用另外的角度去理解人生，超越常人之心。

永恒的时光，浩瀚的世界，变迁的国度和历史……当一切扑面而来时，除了面对，似乎也别无选择。

2

眼前的一切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交织着光晕与色彩的视野渐渐衍生出了整个世界，克鲁诺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狭长的走廊，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在体会着光和能量淌过时的感觉，却又出奇得平静从容。

好像世界一如既往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有自己而已。

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一样的漫长，又好像只是瞬间的梦境一样短暂。无数的热与光仿佛无处不在，无数的影像在脑海中掠过。

这种感觉如此奇特，以至于克鲁诺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华艳的色彩在良久之后归于沉寂，克鲁诺宛如混沌的知觉瞬间清晰起来。眼前的景色随着支离破碎的光影交织成完整的图画，少年的身体在空中突兀地出现，重重跌落在青草地上。

运动神经发达的少年在落下的瞬间清醒过来，稳稳站在草地上。清新的风吹过来，带来不同于往日的清香。

——这是什么地方？

带着疑惑，克鲁诺四处打量着自己出现的地方。周围茂密的枝叶仍然如同在嘉鲁迪亚常见的林木一样，只是看上去都不甚高大。大概是深秋季节的缘故，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的收获味道。那些泛红的叶子在阳光下美丽夺目，时不时响起的鸟叫声也让人感觉心旷神怡。

克鲁诺犹在四处张望中，周围的草丛里忽然响起沙沙的响动。几个圆头圆脑的脸孔钻了出来，目光犹疑地盯向克鲁诺。

“这，这是……”

虽然并没有亲眼见过，克鲁诺还是能认出眼前这些身材矮小的家伙并非人类，而是在数百年前与人类一战中败北的魔族。魔族历代以魔王为尊，曾向由人类统治的嘉鲁迪亚王国发起过大规模的战争，历经数年的惨烈争伐，败北后隐居在一隅岛国。

“是人类，人类！”

几个魔族小鬼发出刺耳的尖叫，将克鲁诺围在中央，张开双臂，似乎打算立刻动手。

“人类和魔族不是已经在四百年前缔结了和平条约吗？他们为什么还要动手……”

克鲁诺的心中刚刚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靠近他的一个矮个子魔族已经一头撞了过来。少年一侧身避开一击，拔起自己跟伙伴们做游戏时用的木剑，一剑敲在去势未消的小魔族后脑上。

咣当一声，小魔族扑倒在地，昏了过去。

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也有和魔族战斗的一天，克鲁诺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似乎在朝同一个地方翻涌。持剑退了两步之后，他拉开自己和另外两只魔族少年之间的距离，随时准备好要与对方过招。

那两名魔族似乎并未想到克鲁诺居然身手不错，惊讶之下交叉着扑向克鲁诺，似乎打算从两个角度封杀克鲁诺的闪躲可能。

红发少年纵身一跃而起，以木剑刺中了其中一名魔族，回身一脚踹在另一名魔族少年的胸口，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

看着昏倒在地上的三名魔族少年，克鲁诺心中有着无数的疑问想要解决。左右张望了一下，他决定先离开这个地方。

走出被密林围绕的草地，克鲁诺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小山的山腰处。从这里向下看去，熟悉又陌生的广阔景象让他后退了几步，差点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天空中乌云遮蔽了阳光，阴霾的大地上坐落着稀稀落落的村庄，一切看起来那样熟悉，不远处高高耸立的城堡又是皇家独一无二的证明。以城堡为参照，那熟悉的森林和旷野，那些海岸线上的曲折痕迹，都好像是未经洗磨的原石一般，散发出一股浑然天成的味道。

“这，这里是嘉鲁迪亚？”

回头看了看刚才跟魔族动手的草地，克鲁诺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有些不敢相信地朝着小路走下去。一路上无数的魔族在山腰间游荡，让他变得更加不知所措。

山脚下是一座似曾相识村庄，克鲁诺揉揉自己的眼睛，发现旅馆的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子。

“托鲁斯旅馆”……

和自己故乡的托鲁斯村一样，旅馆一楼是个小型酒吧。一群人围坐在吧台前，聊着不是那么轻松的话题喝着酒。这些人身穿嘉鲁迪亚的传统服装，每个人的打扮都带着一股过去时代的古风。衣着相对而言比较奇特的克鲁诺一出现在酒吧里，立即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位小哥，你是别处来的旅行者？”站在酒吧门口，一名身穿嘉鲁迪亚王国盔甲的士兵和善地问克鲁诺，“最近嘉鲁迪亚可不怎么太平……哦哦，你居然带着剑，那我就放心了。”

克鲁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别在腰间的木剑，因为色泽的关系，这把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把金属剑。对于这种情况，少年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并没有多作解释。

“你从哪里来？”

“一个也是叫托鲁斯村的地方。”克鲁诺的脑海中闪过一种可能，他感觉到无限的震惊，但还是回答了士兵的问题。

“哦？居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叫托鲁斯村的地方吗？”那位士兵笑了笑，“不好意思，刚才你进来的一瞬间我还以为你是魔族的奸细呢，不过魔族奸细里可以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哈哈，请随便坐吧，这里欢迎除了魔族之外的一切外来者。”

面对这位士兵热情的招呼，克鲁诺也无从拒绝。只是少年脑海中仍盘旋着那个极为可怕的猜测，他有些不敢相信地摇摇头，坐了下来。

“现在是乱世啊，懂得一点剑术总是好的……”士兵又看了一眼克鲁诺腰间的木剑，低声嘟囔道，“最近日子不是很太平……本来就在打仗，王后殿下又失踪了，唉，如果不是今天刚在后山被发现，大家也许会担心死吧……”

“王后失踪了？”

克鲁诺没敢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心中盘旋的那个猜测越来越强烈，少年有些激动地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平静一下心情，却看见一个背着旅行包裹的青年从门外走进来。

“我就说那家修道院一定有问题！”长发青年一走进来就开始自言自语地嘟囔，“拿酒来……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跟克鲁诺聊天的士兵笑了笑，接道：“托马，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喜欢喝酒的旅行者。”

“可是我敢打赌，那间修道院的家伙们并不正常。”接过招待递来的酒杯，名为托马的年轻旅行者继续抱怨道，“那些家伙祈祷的方式太古怪了，看上去就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

“喂喂，王后都已经回来了，现在这种时候更重要的是如何抵抗魔王的军队吧？”酒吧里有人也喝了不少酒，叫嚷着不满托马的说法，“你如果有心情，不如去参加抵抗魔族的军队。”

托马没有回话，想来是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低头继续喝着闷酒。克鲁诺站在一旁

看着这一幕，不禁感到手指冰凉，扭头想要离开酒馆。

“喂，红头发的小子！”那名啰嗦的士兵好像终于注意到了克鲁诺腰间那把剑的问题，“现在这么动荡，我看你还是拿把真剑出门比较好。”

3

玛露坐在窗口，眺望远方的蔼蔼云雾，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即使活泼如昔的女孩，这一刻心中也有着无数的疑问和困惑。

嘉鲁迪亚帝国……明明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城市，看上去却仿佛时光倒退了几百年一样。那些身穿古代铠甲的士兵，和父王手下的卫队一样闪烁着忠诚的目光。只是这些人找到自己的时候，却在叫着另外一个名字。

——莉妮王后。

时空转移器发生异变之后，玛露的意识随着视线渐渐模糊也一同陷入迷惘之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昏倒在一片绯红的森林中的草地上，远处有人高声呼喊着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名字，随后惊喜地跑向自己。

意识渐渐清晰了，眼前的士兵们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纷纷说着自己有些听不懂的语言，依稀是家庭教师老先生曾经教过自己的古语口音。

慢慢的，玛露听懂了这些人的话。

“找到王后了，找到王后了！”

欣喜的士兵们簇拥着玛露回到王宫，那间曾经是玛露最熟悉的宫殿里，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

相貌英伟的国王拥过来给了玛露最结实的拥抱，当看到怀中女孩惊恐的表情之后，有些无措地后退了几步。

“啊，爱妃，你怎么了？”

“爱妃……”

在心中怀疑着这个词的真正涵义，玛露想起自己平时面对父王的伎俩，摇摇头用娇嗔的口气轻声叹息道：“啊……不知道，我头好沉，想要休息一下。”

这一招果然管用。正值壮年的国王对这位“爱妃”的呵护让人称道，立即挥挥手招来侍女。

“你们带王后回寝宫休息。”

嘉鲁迪亚的王宫对玛露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虽然只是穿着便装，玛露在侍女面前依然表现出了应有的王家气派。她凝敛表情，跟着两名侍女走过长长的楼梯台阶，尽管心中全都是奇怪的问号，玛露依然保持着尽可能的平静。

“王后，您的珊瑚头饰不见了？”

“啊……不知道在哪里弄丢了。”

“那您的衣服怎么也换了？”

“唔……这样的衣服穿起来比较方便。”

侍女们显然与王后极为熟悉，随口问起诸多不妥之处，玛露都用各种方式尽量推

脱着，随后再度使用了终极的赖皮绝招：“呜……我的头好疼，先回去休息一下吧，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嘻嘻，王后这次回来感觉更年轻了呢。”靠近玛露的一位侍女低声笑道，“虽然王后一直都很年轻……真是让人羡慕啊。”

玛露笑了笑没有说话，在侍女的陪伴下换上了宫廷的正装。雪白的王家礼服只有在重要的庆典时刻才会使用，玛露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里平时都要穿成这个样子，但也没有过多发问。

一个让人颤抖的念头闪过少女心头，玛露关上房门，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窗外。

“我究竟来了哪里，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坐了多久，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玛露顺着窗口向下看去，她那双抓着手帕的手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

一个火红色的身影出现在嘉鲁迪亚王城的门口，身穿熟悉的服装，一脸英气的少年站在皇宫门口，目光有些彷徨也有些犹疑，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起身提起裙摆，玛露撞开房门朝着大厅飞快地跑去。身后的侍女想要追赶“莉妮王后”的脚步，却怎么也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玛露越跑越远。

“喂喂，小子，你居然带着剑来王宫，难道是魔族的奸细？”

玛露赶到皇宫门口的时候，守卫士兵正对红发少年剑拔弩张，气氛异常紧张。红发少年显然并不清楚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既无法解释也不愿逃走，只是与士兵僵持在那里。

看到这一幕，玛露的心中感觉异常温暖。

“你们都退下。”

试着用自己一生最威严的嗓音说出命令，玛露以曾经被教导过的端庄步伐走下台阶，目光温柔又威严地望向几个士兵。

“这位是我尊贵的客人，我在外面的时候曾经受过他的照顾，请让他进来吧。”

守卫的士兵们听见王后的命令，纷纷将手中的剑撤回，气氛顿时得到缓解。红发少年有些惊奇地看了一眼玛露，很识趣地没有说什么，而是跟着玛露进了皇宫。

“先跟我来吧。”

知道自己的身分是莉妮王后而非玛露的少女，在士兵面前保持了尽可能的威严，带着红发少年穿过皇宫来到顶楼的房间。

“你们先退下吧。”

到达寝宫之后，以最无所谓的态度吩咐了一句，玛露站到了靠窗口的位置，看着侍女们纷纷离开房间，心中则是越来越激动。

侍女离开的房间里寂静无比，连呼吸都轻微可闻。玛露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望着这个追随自己而来的少年，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克鲁诺……你认得我吧？是我啊……”

在托鲁斯村买了剑后误闯皇宫的克鲁诺吃了一惊，虽然这位王后与玛露相貌实在太过相似，但刚才在皇宫门口的一幕表现让他实在无法把眼前的这个人与那个欢快活泼的女孩联系在一起。

“真的没看出来吗？嘻嘻……”

这一刻的真实表现才是玛露应有的神情，克鲁诺松了口气，也表现得颇为激动。

“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玛露叹了口气，“我忽然就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些人都叫我莉妮王后，但你知道，我并不是……好多人让我穿上这样的衣服，待在这里。”

“没事了……”克鲁诺尽量安慰着玛露，“我们离开这里好了。”

“嗯……”玛露低下头，“其实克鲁诺，我心里很高兴。”

“什么？”

玛露看着眼前的男孩，心中涌动着一股柔软的感觉，低头轻声说道：“虽然……虽然只是在千年祭上玩了一会，只是刚刚认识，克鲁诺还是追着我来了这里，这真让我高兴……”

玛露展现出来的温柔让克鲁诺一时间有些害羞，少年挠了挠：“没，没什么吧。”

“嘻……其实我心里也想着呢，克鲁诺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找我的。”玛露笑着把目光挪向窗外，“我就这样坐在这里想着，你就真的来了，实在是太好了…”

扬起头看着脸红的玛露，这时的克鲁诺能感觉到女孩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欢乐和感动。

“克鲁诺，我一直有件事没有告诉你，现在我想告诉你……”

玛露的话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天空忽然再度暗了下来。

“克鲁诺，我的心脏会好像要裂开一样难受……”

悚然一惊的克鲁诺伸手去抓玛露，却能感觉到手指间的触感渐渐变弱，少女的身体仿佛在飞速地消散一般，那双手指间柔软的手臂，在顷刻间化成了空气中的点点光芒和烟雾，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我好像要消失了……救救我，克鲁诺……”

留下几乎是最后呼喊的少女，就这样再次消失在空气中，克鲁诺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却无能为力。

寝宫的大门紧闭着，没有人察觉到这一切。克鲁诺在房间里苦苦等候了一会，依然没有等到玛露再度出现。虽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少年也知道此刻在皇宫里继续耽搁并没有什么好处。

抓紧手中的项链，克鲁诺独自一人走出了皇宫。

随后，克鲁诺听见一声呼唤。

4

“克鲁诺，克鲁诺！”

虽然此时没有阳光洒落，眼镜依然反射出足够的光芒，提醒克鲁诺眼前来人到底是谁。身材颀长的天才少女露卡站在皇宫门口的一棵树后，激动地向少年招着手。一

时间竟让克鲁诺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你果然来了这里。”

“露卡你怎么来了？”

“我，我要不是为了调整空间转移器的性能，也不会这么晚来了。”露卡显然也经过了不少奔波，此时有些气喘吁吁，“克鲁诺你知道跟你一起玩的那个女孩玛露是谁吗？”

“不就是玛露吗？”克鲁诺对这些并不在意。

“你，你真是个笨蛋啊……”露卡敲了好友头一记，“我一直觉得玛露的容貌好像很熟悉，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她是嘉鲁迪亚三十三世的独生女玛露迪亚公主！”

“什，什么？！”

“没错，就是嘉鲁迪亚公主！”露卡扶了扶眼镜，从喘息中恢复过来，“你知道现在麻烦有多大了吧？你刚才看见那个女孩了吗？”

“消失了……”

“什么，消失了？”露卡对这个消息似乎显得并不是十分惊奇，“果然……克鲁诺，你知道为什么吗？”

“多少能猜到一点吧……”克鲁诺回头看了看身后并不显得如何古旧的皇宫，“这里是嘉鲁迪亚？”

“答对了。”露卡点点头，“这里就是嘉鲁迪亚，只不过并不是我们所在的那个时代，而是更加古老的时代。”

“我们……穿越了时空？”

露卡照旧扶着眼镜笑了笑：“真是聪明啊。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玛露迪亚公主在哪里？刚才她还在王宫里吗？”

“嗯，被当成了她的祖先莉妮王后，后来就在房间里消失了。”

“嗯，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一下。”露卡低头在地上用木棍画了一个圆形，对克鲁诺解释道，“我们所在的时代往前几百年，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了。刚才来的时候我也听到人们议论莉妮王后和国王要铸造莉妮大钟什么的，那么大约就可以确定，现在的时间应该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四百年前，也就是王国历六百年左右。”

“人魔大战的年代？”

露卡点点头，继续画了一个圆，在两个圆形中间画了一条线。

“没错，所以这位莉妮王后应该是玛露迪亚公主的祖先，她的后代繁衍到了嘉鲁迪亚三十三世那一代，生出的孩子就是玛露迪亚公主。”

“嗯，我知道了。”

“在历史上，莉妮王后确实出现过失踪的麻烦，不过后来因为卫队的搜索被救了出来，这在嘉鲁迪亚历史上有过记载。”露卡继续解释着，“但是现在玛露迪亚公主来到了这个时代，看样子似乎也被当成了失踪的莉妮王后，结果卫队的搜查就中止了。”

克鲁诺立即想到了结果，吓了一跳。

“真正的莉妮王后被遗忘了，结果可能会被魔族所杀？”

“是啊……”露卡无奈地叹了口气，“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上就不会再有莉妮王后，嘉鲁迪亚王也不会有后代，自然更不会有玛露迪亚公主的存在了。所以她才会

在房间里消失，因为历史已经被改变了。”

“所以我们把历史改写回去吧。”克鲁诺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声音很淡定，“如果能够及时救回莉妮王后，玛露迪亚公主大概也会得救吧？”

“理论上是这样……”露卡有些为难地看了看身后的森林，“但是克鲁诺，现在是魔族横行的时代，我们真的能做到吗？”

克鲁诺拔出了腰间的剑，剑锋上的光在林荫里依然闪耀，光芒掠过露卡的视线，仿佛克鲁诺此刻的意志。

“我们要对朋友负责，不是吗？”

露卡看着自己的儿时朋友，好像从未认识过这个人一样点点头，跟着克鲁诺离开了王家皇城脚下的森林。

克鲁诺站在能够眺望到平原上大部分景色的位置，对露卡说：“在来王城之前，我打听了一下，如今魔族军队已经占领了半个嘉鲁迪亚，这里的平原地区基本上还算安全，我们只要去寻找奇怪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克鲁诺举目远眺，“最近王城西侧的马纳利亚修道院有点奇怪，这也是在酒馆听一个叫托马的旅行家说的。”

“嘿，现在好像忽然变成了值得信赖的人呢。”露卡笑着顺克鲁诺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在一片嫩林的包围中，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矗立其中。表面看上去，似乎与别处的修道院并无二致。

“在我们的时代，并没有那个修道院。”露卡顺着克鲁诺的思路若有所思，“要不要去看看？”

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推开修道院厚重的大门，礼拜堂里的灰尘呛得露卡一阵咳嗽。天花板上的彩绘玻璃迎着室外的淡淡光线，显得圣洁又美丽。几个衣着整齐的修女坐在长椅上，低头似乎正在祷告。一名牧师坐在管风琴前，低头忘情地弹奏着唱诗的配乐。

“看样子也没什么奇怪的嘛……”

露卡的话还没说完，天空中飘过的流云在此时露出一丝缝隙，阳光透过彩绘玻璃洒在猩红的地毯上，竟然反射出炫目的光芒。走在前头的克鲁诺蹲下身去，捡起了一样东西。

“珊瑚发饰，还有嘉鲁迪亚王家的徽章标记……”

“哎哟，居然被人发现了？”

拖着长长的尾音，低头坐在管风琴前的牧师站起身来，转身面对克鲁诺和露卡，露出一口森森的白牙笑容：“你们倒是很有效率嘛，居然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王国卫队的人，但既然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别想走出这里了！”

“什么？”

克鲁诺拔剑护住露卡，看着静坐在长椅上的修女们纷纷站起来。扬起头的这些人面目里都透着一股刻骨的敌意，一股死亡的味道迅速弥散在礼拜堂中。

“这种时候，你想说什么呢？”露卡面对这么多可怕的敌人，有些惨淡地笑了笑，从腰间抽出了一把自制的手枪。

“为了玛露迪亚公主。”

“为了安全回去吧……”

两个人嘴里说出不一样的台词，动作却同样精准迅速。克鲁诺一剑斩向正在悄悄逼近自己的牧师，瞬间刺破了对方的伪装。魔族的厚重身躯自外套中飞出，滚落在地上，几滴鲜血融入猩红地毯之中。

克鲁诺的动作简单干脆，让几名魔族大吃一惊。那名中剑的牧师尚未来得及跃起，已被露卡一枪射中要害，呜呼一声死去了。

“小心保护自己。”

低声对露卡丢下一句关怀的话语，克鲁诺扬剑横斩，逼退了几名想要围攻自己的魔族。

从未真正体验过真正战斗的少年，在这一刻心中激动又平静。既为自己能够亲身与魔族战斗激动，也因对自己平时对剑术的理解而平静。所有少年儿童时代的梦想这一刻在手中得以实现，带来的感觉却像是呼吸一样平静如常。

守护朋友的心情，超越了激动和紧张。

人类能够屹立在这片大陆上，并不是因为科技和武力超越了魔族，而是因为意志远胜于其他物种。

避开一名魔族的利爪，克鲁诺将手中的剑刺入对方胸口，随即后退了几步，拉开自己和其余魔族的距离。

转眼间两名同伴被打败，围攻克鲁诺的魔族蛇女们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有些怯意地与克鲁诺同时后退着。

这样的举动给了克鲁诺动手的上好时机，少年以脚蹬背后的台阶，飞身扑向两名装扮成修女的蛇女，一剑划过两名魔族胸口！

礼拜堂再一次寂静下来。

露卡见战斗结束了，终于喘了一口气一样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啊……吓死我了，这些东西好可怕……”

“你没事吧……”

克鲁诺的话音未落，天花板上竟又掉落一只蛇女，显然是已经在穹顶藏匿了多时。魔族的蛇女正落在露卡面前，举起利爪就要扑向露卡，远在十几步外的克鲁诺显然来不及相救，露卡尖叫一声，用双臂护住了自己的眼睛……

最凶险的时刻，一道剑光从门外激射而入，仿佛穿越了时间一般，在克鲁诺和露卡的眼前一闪而过，下一秒钟已经没入蛇女的胸口。

“即便战斗结束之时，也不可轻敌大意！”

有些奇怪的声音自礼拜堂门外传来，克鲁诺望了一眼门外，先跑过去扶起惊魂未定的露卡，又看了看那把插在蛇女胸口的宝剑。这把宝剑不知以什么铸成，竟比克鲁诺在自己时代看过的许多宝剑更为锋利明亮。光华的剑身丝毫不见血迹沾染，剑柄上铭有奇怪的古代文字。

礼拜堂的大门被推开，一个矮小的身影走了进来。

门外的光照在这个影子上，让克鲁诺和露卡一时间都无法看清他的面貌。两人只是依稀觉得这人的身材很矮小，但动作异常敏捷，只是几步就走到了克鲁诺和露卡面前，将那把利剑从蛇女的尸体上拔起。

“克……克鲁诺……”露卡最先看清了对方的面貌，瞬间变得口吃无比，“我，我看到什么了……”

正在低头想着自己临敌缺乏经验的少年闻言抬头，愕然发现自己眼前正站在一只巨大的……青蛙。

5

明明是人类的行走姿势，又长着一张青蛙脸，甚至双腮还有鼓起的气囊，眼前这个不知该称为人还是怪物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剑士，似乎并不怎么在意露卡表现出的惊惧态度，随手将剑身上的血珠甩开，径直走向礼拜堂中央的祭坛。

“尔等专事亵渎神圣之事。”

克鲁诺看见对方拔剑甩剑的动作，立即知道来者一定是位剑术高手，立即将手按在剑柄上严阵以待，小心翼翼地再次将露卡护在身后。

看似颇为强壮的青蛙扭头看了露卡一眼，女孩立即像是触了电一般浑身一抖，颤声在克鲁诺耳畔叫苦。

“我，我最怕青蛙了……好，好吓人……”

“尔等，也是来寻王后踪迹的？”

青蛙的古语说得十分地道，手持利剑的神态更像是一名骑士，而非一只青蛙。克鲁诺看见对方将剑锋朝下竖立，知道对方并不打算与自己动手，也将放在剑柄上的手慢慢收回。

“是的。”

“此处乃魔族聚居之巢，异常凶险。”青蛙看了一眼四散的蛇女尸体，“汝等欲寻王后，可否让吾加入？”

“不，不要吧……克鲁诺……”露卡可怜兮兮地看着克鲁诺，“你你你知道我的……我我我对青蛙最没办法了……”

克鲁诺对这位青蛙剑士倒是颇有好感，毕竟刚才如果不是他出手的话，露卡可能已经受了重伤或是遭遇不测。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同行，从内心深处少年也是开心和期待的。

“露卡不要怕……他只是想要帮咱们找回王后罢了。”

露卡慢慢从地上站起来，看向青蛙的眼神依然带着一丝犹疑：“你，你是谁……叫，叫什么？”

“唤吾卡加鲁即可。”青蛙剑士倒是不拘小节，“即汝等口中青蛙之意，愿与吾同行否？”

克鲁诺拍了拍露卡的肩膀：“一起吧，有这样强大的剑士帮忙，我们会顺利很多。”

既然克鲁诺开口了，露卡也没有办法拒绝。最重要的是卡加鲁看起来模样虽然有些怪，脾气却还不错，而且对这周围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很熟悉。正如克鲁诺所说，有这样一个人同行，凶险会减少很多。

“他一定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克鲁诺低声对露卡解释道，“我想从他身上学一点经验，这样也许就能变得更强。”

露卡考虑的显然是另外的事："唔……既然这间教堂有问题，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它们应该还有更隐秘的藏身之处？"

"不知道……"克鲁诺站在一把管风琴前，轻轻按动上面的按键，"如果问一下刚才那个假牧师，说不定会有收获。"

意外的运气总是这样得来的，克鲁诺按下管风琴的琴键之后，不远处墙角竟然传来一阵隆隆声。三人的目光顺着声响的方向看过去，赫然发现一堵墙壁的砖瓦缓缓分向两侧，露出一扇雕着恶魔脸孔的木门。

"藏身之处？"克鲁诺有些错愕地看了看露卡。

"藏身之处！"露卡扶了扶眼镜，居然走在了最前面，"能够有机会挽救一位王后和一位公主，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啊……"

木门被推开后，一阵令人窒息的霉气扑面而来，三人掩着鼻子冲入密室。

密室里的庞大和复杂让卡加鲁吃了一惊。

"如此结构和规模，魔族必已经营良久！"卡加鲁一剑斩飞一只扑来的吸血蝙蝠，有些气愤地喊道，"王国内必有内奸也！"

克鲁诺点点头，跟在卡加鲁的身后，一边观察着青蛙剑士的身手，一边小心保护着露卡。

卡加鲁的话在不久之后从猜测变成了现实。

尽管密室里魔族守卫众多，但三人合力也完全不在话下。随着搜索的深入，克鲁诺越来越能感觉到王后的性命应处在十分凶险的边缘。最终三人推开密室深处的大门，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说着疯狂的话。

"准备好了吗，莉妮王后？向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隔着祭坛正在躲避对方的莉妮王后听见门后的声响，倒退了几步回头看见三人，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欣喜又激动。

"卡加鲁！"

被叫做卡加鲁的青蛙一个箭步冲过去，将莉妮王后挡在了自己身后："王后，请回避一下，我来教训这个家伙。"

"你，你小心一点……"王后迅速退到门口，把整个房间的空间都留给了卡加鲁和克鲁诺他们。

站在祭坛后的矮个子老者冷笑了一声："卡加鲁？看来你还没吃够苦头，竟然会找到这里来。"

伴着冷笑声的话语在老者口中渐渐变了音调，成为像是怒吼一样的喊声，昭示了他的身分。

克鲁诺认得眼前这个人就是在王宫曾经见过的嘉鲁迪亚王国首席大臣。自己初入王宫的时候，这位大臣的表现就有些奇怪，如今终于是找到了答案。

"你这个家伙！"

卡加鲁和克鲁诺同时拔剑，对准了大臣。

"今天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放弃希望吧！"

大臣的嗓音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腔调，他的身体也随着自己的高呼慢慢膨胀。华丽的宫廷服装被撑破了，露出甲壳一样的身体，握着权杖的双手也慢慢幻化成其原本的模样，布满了锋利的爪刃和厚厚的鳞片。片刻之间，原本慈眉善目的老者，已然变

成一个身躯巨大的怪物。

克鲁诺毫不客气，扬起剑朝着这个冒充大臣的怪物一剑刺去。剑光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重重落在冒牌大臣的胸口。卡加鲁也不甘示弱，飞身举着利剑扎向假大臣。两道剑光在空中交错成一个完美的十字，剑锋与假大臣幻化成的怪物硬壳摩擦，激出无数火花。

“啊，烫烫烫……”

中了两剑都未感疼痛的怪物被火花溅到身体，浑身颤抖了一下，随即将整个身体蜷缩进甲壳里，朝着克鲁诺的方向飞撞而去。

来不及收剑的克鲁诺丢开佩剑，以双手抵住巨大的怪物甲壳，整个身体被强大的压力压得不住后退。这个决定简单干脆，却异常有效。假大臣在空中落下的伎俩并未奏效，整个身体都因克鲁诺的拼死抵抗无法伸展开，给了另外两人进攻自己的机会。

“我来试试！”

手持利剑的卡加鲁举剑落在怪物的背部甲壳上，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除了一声吃痛之外，假大臣依旧朝着克鲁诺竭尽全力地压制着。

“这，这东西应该怕火！”

在一旁冷眼旁观的露卡扶了扶眼镜，随手丢出一样东西。

克鲁诺此时已没有心情观察露卡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卡加鲁自然也不会懂。只有露卡自己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这位冒牌大臣被击中后的表演。

露卡丢出的炸弹在下一秒钟已幻化成一团火焰，隔着皮肤渗入了怪物的身体，让那只怪物痛叫了一声。原本打算竭力隐藏的四肢，也在这一刻暴露出来。

克鲁诺顿时觉得浑身一轻，一个翻滚从地上拾起自己的剑。

“弱点！”

露卡甚至扶着眼睛站在原地没有动，只是将一只手指向了怪物的脖颈处。明显柔软过其他部位的皮肤看上去颜色淡黄，像是被什么染料抹过的肥肉。两道剑光在这一刻又一次升起，划过了怪物的弱点位置。

克鲁诺自己都没想到，和卡加鲁之间的合作竟然这么轻松愉快。

拥有巨大身躯的怪物轰然一声倒在地上，克鲁诺心有余悸地将佩剑放回原位，偷偷看了真正的莉妮王后一眼。这位王后看上去比玛露成熟不少，尽管身处险境，神情之中依然带着一股强烈的自信和矜持。想到这样极具贵族气质的女子，最后竟有了玛露那么调皮的一个后代，少年忍不住偷偷笑了笑。

卡加鲁踏着怪物的尸体走过来，半跪到王后面前。

“卡加鲁救驾来迟，请王后责罚。”

“卡加鲁，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不用这样……”

露卡在旁边有些不自然地扶了扶眼镜：“那个……咱们是不是该先回去再说？”

带着被绑架的真正王后，众人回到了王城。克鲁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嘉鲁迪亚王解释这一切，不过幸好国王也没有强迫众人给他什么解释。在深爱莉妮王后的嘉鲁迪亚王看来，只要王后能够平安归来，一切都不必知道得太过详细。

“那个女孩只是跟王后长得很像？”国王看到王后归来，笑容满面，“真是奇妙的巧合，太让人意外了。”

“感情真的很好呢……”露卡偷偷对克鲁诺吐槽。

留下卡加鲁和王后跟大家互诉衷肠，克鲁诺和露卡回到玛露消失的地方，看见少女果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哪里，只是脸上一片茫然。

“呀？克鲁诺，露卡！”看到克鲁诺推门进来，露卡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不知道刚才我是怎么了？但我感觉到了，一定又是克鲁诺救了我吧？”

“这个……让露卡给你解释吧。”

三人席地而坐，露卡开始为玛露讲述关于穿越时空之后带来的诸多麻烦，虽然也不是很明白，不过玛露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莉妮王后是我的祖先？”

“对，现在的嘉鲁迪亚王也是。”

“唔，要告诉他们，感情一定要好啊，不然就没有我了。”玛露站起来想要跑出去，不过很快又坐下了，“那个那个……克鲁诺，我没告诉你真相，你不会生气吧？”

“当然不会。”克鲁诺笑了笑，“我们是朋友嘛。”

“耶！我就知道克鲁诺最好了！”玛露兴奋得抱了少年一下，随即自己先脸红起来。

“好了，现在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还是露卡第一个站起来，“为了不更多地改变历史，我们接触的人和事越少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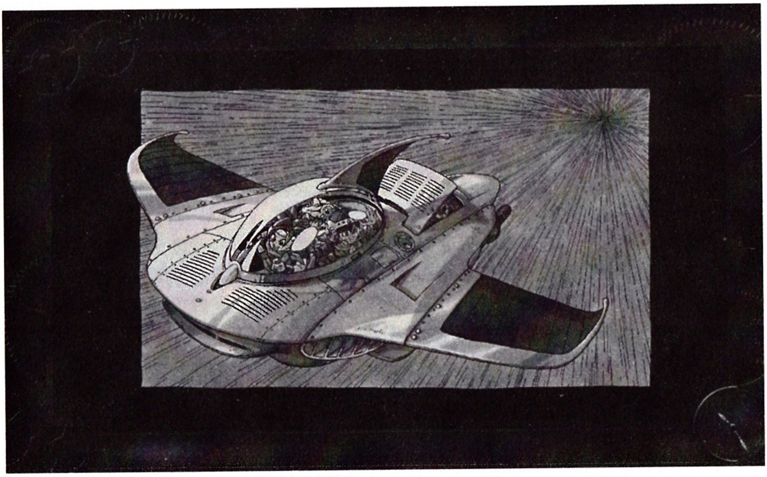
“应该从哪里回去呢？”

“嗯，这是个好问题。”露卡咧嘴笑了笑，“因为穿越时空的地点只能在空间不够稳定的缝隙进行，我们从哪里来的，就要在哪里回去。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发明了能够随时触发时空转移的工具，你们看！”

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一把权杖一样的东西，露卡得意地笑了笑：“嘿嘿嘿，看见没有？这就是天才少女的真正实力……”

“……”

“那么，大家向国王告辞去吧。”



嘉鲁迪亚王想要挽留三人，但也没有强迫他们留下。在跟国王和王后告辞之后，三人在王宫门口发现了背着利刃的卡加鲁。独自一人站在王宫门口的角落里，青蛙孤独的背影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寂寥。

“汝等也欲离开？”

“是啊……卡加鲁，你为什么不去王宫里接受封赏呢？”玛露对这个刚见面的青蛙剑士很有好感，“王后和国王明明都很高兴。”

“未能保护王后，无颜愧对王上。”卡加鲁摇摇头，叹了口气，“克鲁诺，汝剑术超群，他日若有机缘，再来与吾较量罢。”

说完，卡加鲁转身跃入林中，几个飞跃之后便不知所踪。

看着卡加鲁消失的背影，克鲁诺想起自己的时代此刻恐怕也因公主逃离王宫而乱成一团了吧？无奈地笑了笑，克鲁诺目送着卡加鲁远去，在心中对这位让人尊敬的剑士告别后，跟着两位好朋友奔向本应是莉妮广场方位的托鲁斯后山。

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克鲁诺并未意识到自己到底会被卷入什么样的曲折当中。少年想着家中的猫咪，想着母亲的亲手做的菜，想着热闹的千年祭广场，匆匆上路了。

6

再度穿越时空时，之前的体验并非没有帮助，至少这一次大家都很镇定。眼前漂浮着无数光影碎片的时候，克鲁诺感觉不到自己抓着两个朋友的手，却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四百年前所见的诸多景色从眼前一一掠过。

不管怎么说，当眼前的一切都恢复平静之后，三人已经回到了空无一人的莉妮广场深处。

就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一样。

“克鲁诺，现在没事了。”露卡第无数次扶了扶眼镜，“你和玛露去玩吧，我在这里再修改一下空间转移器，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不可以改进。”

“好啊，克鲁诺，我们再去玩一会吧！”虽然刚从危险里侥幸逃脱，玛露依然精力十足，“还有还有，等一下克鲁诺送我回家好不好？我想带你去现在的王城看看呢……”

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克鲁诺自然不会反驳玛露的请求。点点头，少年陪着玛露向露卡道别。

外侧广场上依旧人声鼎沸，没有人发现已经失踪了多时的克鲁诺和玛露又出现在这里，所有人依旧在为千年祭的热闹和欢乐激动着。经过了四百年时空的交错之后再看这座广场，克鲁诺和露卡都多少生出一些唏嘘的感慨。曾是魔族聚居的后山被改造成这样，想必也是那位嘉鲁迪亚王的功劳吧？

“克鲁诺，不如先送我回家吧？”不知为什么，现在再看到这欢乐的广场，想起那个曾经人魔大战的时代，开朗的玛露也不太想继续玩下去了。

怀着相似心情的克鲁诺跟着玛露离开了莉妮广场。在广场入口处，两人回头看了一眼莉妮大钟，心中都是百般滋味不知如何说起。

四百年间嘉鲁迪亚王国的改变并不太多，人魔大战之后的多数时间里，国家只是在致力于恢复生机和活力。对比过去的那个时空里，如今的大多数景物并没有改变，只是曾经被魔族占领的许多土地已归还给了人类。

嘉鲁迪亚森林还是老样子，和四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克鲁诺和玛露穿过森林来到王宫门口，发现整个王城的入口都静悄悄的，没有了守卫的士兵。

“喂，不会吧不会吧？”玛露一脸黑线地看着空无一人的王宫门口，“刚从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回来，这里怎么也变成这样了？我回来啦——有没有人？”

回答她的只有回声。

玛露回头朝克鲁诺一摊手：“算了，我们先进去吧。”

克鲁诺无所谓地点点头，跟着玛露走了进去。

当克鲁诺的脚刚刚踏入王宫大厅时，空寂的大厅里忽然扑出无数卫兵，身穿现代制服的皇家卫队们争先恐后地冲向少年，将他的身体重重压住。其中一名士兵缓缓举起手中的警棍，对准挣扎不已的克鲁诺后脑重重一击。

红发少年并非不想反抗，然而意识到自己腰畔揣着的是金属武器后，克鲁诺只是望了一眼玛露，露出一丝笑容后，就被士兵打昏了过去。

玛露捂住自己的嘴，想要哭叫却差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不！”

终于爆发出来的公主扑过去想要抱住克鲁诺，却被士兵们强行架开了。留着长长胡须的首席大臣自猩红地毯的深处缓缓走出来，看着克鲁诺被士兵们拖走，寒声说道：“诱拐我国公主，这样的人必须接受裁判所的审判！”

士兵们抬着克鲁诺走向监狱，玛露则被侍女们围绕着带回自己的寝宫，任凭如何哭闹也没有人理会。

“你们，给我看住那个家伙，他要接受审判。”

首席大臣站在空荡荡的王宫里冷笑了一声，转身前往王座之间，开始向嘉鲁迪亚三十三世国王禀报公主归来的消息。

王国的刑讯裁判所始建于四百年前，也就是人魔大战胜利之后。据说是因为当时的嘉鲁迪亚首席大臣被魔族绑架，被救回的大臣在盛怒下建议嘉鲁迪亚王兴建刑讯裁判所，用于审判违抗王国律法的家伙。步入现代之后，裁判所依旧以其他形式存在，由数名最高法官为受审者定罪。

但这并非重点，重点是这间首席大臣祖上兴建起来的裁判所真正掌权的人只有首席大臣而已。看似民主的国家里拥有这样一个机构，也的确是一件奇妙的事。

陷入昏迷的克鲁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陷入了多大的麻烦之中，当他再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拽到了裁判所的审判席。和当年的马纳利亚修道院一样，这里也刻着华丽的雕花彩绘穹顶。

双手被绑在受审席位上后，克鲁诺尝试着挣扎了一下。时代的进步果然很明显，捆着自己的东西无论如何用力也无法挣脱。

留着花白胡子的大臣站在法庭中央，高举手中的权杖，正在喊话。

“听着，都给我听着！今天临时召开特别审判席，为的就是维护王家的尊严和权力，大家请打起精神！”

法庭上依旧议论纷纷，不过大多数人的目光还是被大臣的话吸引过来了，看着这

位嘉鲁迪亚王朝里权力仅次于国王的老者。

克鲁诺的目光掠过观众席，没有看到玛露和露卡。面对此时此刻的情景，少年也有一些无奈，而那位正在声嘶力竭的大臣，似乎并不打算给他辩解的机会。

“如无异议，现在开始审判！”

大多数坐在裁判所的人都是被大臣强行召来的，对这位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的老者多少有些畏惧。所有人都知道首席大臣阁下是整个嘉鲁迪亚最推崇古典思维的人，因此也多少了解大臣阁下举行这次审判的目的。

“克鲁诺，托鲁斯村住民，十六岁，罪名是诱拐公主！”大臣中气十足地宣布了审判开始，“现在证人发言。”

公审看上去只是一个必要程序而已，克鲁诺站在受审席位上看着一个个千年祭上见过自己的人被拖出来发言，心中涌起了奇妙而荒谬的感觉。这些人所说的都是事实，却又被串联起来说成了自己阴谋绑架公主的各种伏笔。这样的情景，让少年心中难免有些愤怒。

证人的发言很快结束，到了宣判的时刻，站在一旁听审的大臣好像已经亟不可待了，拼命朝主审法官的席位使眼色。

“诸位，现在该宣布是否有罪了。”

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七人看了一眼首席大臣，有几个人脸上露出不忍的神色。

“无罪。”

“有罪。”

“无罪。”

“无罪。”

……

七个人按照顺序轮番宣布了对克鲁诺的审判结果，恰恰是无罪多于有罪。

“看来没事了……”

克鲁诺本来已经松了一口气，孰料首席大臣又一次跳上了法庭中央，高举权杖大声宣布道：“虽然结果有些出乎意料，但克鲁诺诱拐公主的事实不容忽视。为了嘉鲁迪亚法律的公正，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和名誉，我决定特别宣布赐予克鲁诺死刑，明日执行！”

本该满心欢喜的克鲁诺感觉眼前一黑，被两名士兵架着离开了裁判所。

嘉鲁迪亚王国监狱是裁判所的衍生产物，也建立于数百年前。监狱位于嘉鲁迪亚王城东侧，与王城之间以独木桥相连，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塔状建筑。越是即将受刑的犯人，越被关押在底层饱受折磨，是整个嘉鲁迪亚王国里最黑暗的所在。

克鲁诺被丢进来的时候，悠闲的监狱长正在低头翻看今天的囚犯资料。

“十六岁的小家伙？”监狱长抬头看了一眼被士兵们架着的克鲁诺，“诱拐公主？真有的你……给我关到最里面的牢房去！”

没有任何反抗，克鲁诺被丢进牢房。守卫们在走廊里三三两两的开始聊天，国家机构的严密运转让这些身在其中的人们多少有些松懈。监狱长看了几眼囚犯的资料，将之丢在桌上。

“明天行刑？真是够快的。”

跌坐在牢房里的克鲁诺猛然抬起头，看了一眼牢房外的走廊。

明知道自己无罪却被冤枉的感觉实在不怎么好，少年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因为曾经到过数百年前而有了少许的改变，他只是想要尝试着抗争一下。

就好像四百年前，人们面对魔族一样。

静坐了一会，门外的警卫似乎走了一批，监狱长也到了楼上，整个走廊只剩下一名狱卒。克鲁诺摸了摸腰间已经不存在的佩剑，蹭到门口开始敲门。

拍打铁栅栏的声音在空寂的走廊里响起，分外刺耳。

狱卒有些憎恶地看了克鲁诺的方向一眼，没有理会，继续慢慢向前踱着步子。

克鲁诺不依不饶地继续拍打着铁栏杆，声音足以让人厌烦。

“混蛋，你这家伙……”

狱卒似乎终于被激怒了，只见他转身冲过来掏出钥匙打开牢房大门，一脚踹在克鲁诺的胸口。

机会就在这一刻来临！

克鲁诺挨了狱卒一脚，身体猛地向后蜷缩了一下，在狱卒看来是异常不耐打的表现。愤怒中的狱卒向前走了一步，又朝着克鲁诺的身上踢出一脚，却被克鲁诺反手拉住小腿，扯翻在地。

与四百年前的魔族相比，现代的士兵们实在太弱了……

没有任何犹豫的少年一脚踏中狱卒胸口，拔起他腰间的佩剑和钥匙，在狱卒昏迷的同时冲出牢房的最底层。

佩剑外面包裹着木质剑鞘，这正是克鲁诺所需要的。

走上楼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剑击晕两名正在闲聊的狱卒，克鲁诺很快冲到了死囚监狱的出口处。

“啊！”

坐在门口的监狱长看到克鲁诺持剑自死囚牢房冲出来，顿时被吓得不轻。经历过真正战斗的少年此时散发出强大的气场，让监狱长甚至连反抗的勇气都无法鼓起，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转身跑向楼梯，口中乱叫着。

“有囚犯逃走了，快来人呐……”

喊声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一样，陡然中断了，克鲁诺仰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自楼梯上跑下来。

“克鲁诺，你没事吧？”一身风尘的露卡出现在克鲁诺面前，一只脚还踩着刚从楼梯上被踢下来的监狱长，“我听说你被判了死刑？那些家伙太过分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克鲁诺没有多说什么感激的话语，以他和露卡的交情，女孩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出奇。想像一下如果是露卡出了这样的事，自己恐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吧？

也许是之前那一段经历影响了两人的心情，现在从两个人的角度来看，惹怒这个国家的士兵们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嘉鲁迪亚王国监狱的出口只有一座狭窄的独桥，傍晚强烈的风刮过桥面，让走在上面的人免不了心生惧意。然而想要离开王国监狱必须经过这里。正当克鲁诺和露卡在冲破守卫的阻挠，终于踏上这座独桥之际，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远处响了起来。

“嘿，想要逃走，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在裁判所里曾经让克鲁诺难忘的声音代表着嘉鲁迪亚王国最有权势的大臣的

到来，花白胡子的老者狂笑着站在独桥的另一端，挥手呼唤道：“来，把最新研究出来的武器火龙战车推出来！”

随着大臣的呼喊，几名士兵从城堡里推着一架龙骨型的机械慢慢逼近克鲁诺，彻底将桥中央堵住了。

“这是什么……”面对没见过的东西，克鲁诺难免有些慌张，后退了几步。

“不用害怕。”露卡站在克鲁诺身后很冷静地分析道，“无非是机械武器罢了，齿轮做动的大型机械，没有什么威胁。”

“真的？”

“不骗你。”

得到专业人士露卡的肯定之后，克鲁诺丢掉剑鞘，朝着火龙战车猛扑过去。

迎着夕阳，少年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剑，剑身上荡漾起火红的光。这一幕直到很多年之后，依然铭记在两人的心中。

7

火龙战车的弱点异常明显，在克鲁诺的猛烈攻击下内部很快开始出现损坏，最终落得个炸成碎片的下场。克鲁诺和露卡也趁着爆炸的混乱逃离了嘉鲁迪亚王国监狱。

越过独桥，克鲁诺听到了一声呼唤。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熟悉的纤细身影映入少年眼中。

“克鲁诺，克鲁诺，这一次该我来救你了……”

依然穿着便装的玛露迪亚公主，大家熟悉的那个活泼的玛露，就站在城堡入口的位置，对着少年微笑。

“哎呀呀，看样子是来晚了，你们难道已经打败了火龙战车？”

玛露虽然只是笑嘻嘻的样子，却让克鲁诺异常的感动。就好像自己曾经为了玛露不惜穿越时空一样，此时的玛露也做出了和自己一样的选择。

这样彼此信任守护的心情，让克鲁诺心中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嗯，我们先离开这里吧。”露卡看了看周围，“王城的守卫太多，我们不可能战胜他们……先想办法逃离这里。”

王城的守卫几乎全部出动了，看来势要将克鲁诺和玛露拿下。三人飞快地跑过宫殿，跑过谒见之间，跑出王城，跑入嘉鲁迪亚森林。背后跟随着无数的呼喊声和脚步声，铺天盖地一般仿佛要将整个森林包围。

“朝那个方向走。”

大概是经常在嘉鲁迪亚森林玩耍的缘故，玛露对这里的一切异常熟悉。在玛露的指引下，三个人钻进一片并不怎么开阔的空地，周围有一人多高的灌木挡着，士兵们似乎并未立即发现三人的踪迹，仍在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呼——呼——”

惊魂未定的三人瘫倒在草地上喘息着，克鲁诺最先恢复了体力，目光随即投向空地中央一道狭小的裂缝。

“那是什么？”

受到克鲁诺的声音指引，玛露和露卡也注意到了这条裂缝。就好像时空转移器异变后留下的痕迹一样，淡淡的缝隙在空中飘荡着，仿佛亘古以来就存在着一般。看到这样的存在，玛露有些兴奋地爬了起来。

“这就是时空门吧？”

“嗯……是的。”虽然并不愿意承认，露卡还是坦然道，“就好像你去过的那个时空门一样，只要用时空钥匙触发，就能穿越时空。”

玛露眼睛一亮：“哎？那我们干脆就进去算了，反正现在那些人还在抓克鲁诺。”

“不行啊……”露卡摇摇头，“你也不知道进去之后会是什么时代，面对完全未知的状况，太危险了，而且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任性的公主嘟起嘴：“哼，我才不管呢，只要能跟克鲁诺在一起，就算是去哪里我都不管。”

这样直白的宣言让露卡愣了一下，很快睿智的少女就笑了，目光中带着促狭的意味。

“原来是这样……那，那好吧，我考虑考虑。”

露卡还没来得及考虑，三人面前的灌木已被人用手拨开。首席大臣带着十几名士兵将三人团团围住，胡子被火龙战车爆炸熏黑的老头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可笑。

“他们都在这里，抓住他们！”

这样的情况下显然是没有时间考虑了。露卡转身甩动手中的时空转换器，瞬间开启了时空之门。三人立即被吸入时空缝隙之中，凭空消失在大臣和众士兵的眼前。

这一幕虽然已经发生过一次，却没有多少人亲眼目睹。大臣和骑士团长看着公主殿下和两个平民消失在空气中，惊得完全不知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情。所有目睹了这一幕的士兵们也愣在原地，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足足愣了半晌，首席大臣干涩地下令道：“先，先回去吧……去禀告国王陛下。”

克鲁诺此时无缘见到首席大臣的窘状，那种穿越时空的破碎感再一次席卷了三人。在陷入时空隧道的瞬间，克鲁诺心中生出一股荒谬的感觉，偶然的遭遇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是命运的安排吗？

随着大家已经适应的时空隧道走到尽头，眼前的景物又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从空中跌落的三人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冰冷，低头看到脚下的金属地板，露卡愣了一下。

“这么大量地使用金属，这是哪里？”

三人所处的空间显然是在一间小屋之中，只是小屋的四壁全部由金属构成，昏暗的灯光下，依稀能触碰到金属地面上的斑斑锈迹。随着眼睛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光线，三人眼中的小屋四壁结构也慢慢清晰起来。

露卡最先站起了身。

“这里的结构很复杂，看来文明很发达。”

“啊……那些讨厌的家伙没有跟过来吧？”玛露倒是惊魂未定地回头看了几眼，发现没有人跟过来之后才松了口气，“不管这里是哪里，总还是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吧？”

“不知道……”露卡摇摇头，左右观察了一番，也没有什么完满的结论。

“要不要出去看看？”

“好啊。”

三人推开小屋的门，眼前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

映入眼中的世界仿佛被火焰灼烧过的焦土一般，地面露出漆黑污浊的颜色，空中没有太阳，无数的乌云彻底遮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冷风在空中盘旋呼号，寸草不生的土地上只有枯萎的树干稀稀落落，河水也和土地一样，结着漆黑的冰……就连所见的建筑，多半也像被什么强大的武器毁坏了一样，只残留下一部分。

“天……”玛露倒吸了一口冷气，后退几步回到房间里，“这，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个样子？”

“不知道，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露卡的声音有些颤抖，也跟着退了回去，两个女孩面对眼前的景象，内心显然一时间无法接受。

三人的目光交织在一处，谁都没有先说话。眼前的景象极大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也让三个年轻的旅行者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如此互相张望了良久，最终克鲁诺举起手来轻声问道：“那个……你们还好吧？”

“不太好……”露卡从门缝里往外看去，那个冰冷如废土的世界依然鲜明地存在于她的眼前。

“我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是吧？”克鲁诺试着把露卡引会正轨，“如果想要离开这里又不被大臣他们抓到，只有先离开这个房间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出发吧。”克鲁诺推开门，让门外的风雪吹进来，吹在自己的脸上，“如果不去找找看，也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觉得呢？”

大概是被克鲁诺的情绪感染了，玛露举起手来振臂高呼：“没错，我们出发吧！”

玛露看了看外面的世界，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是对的，克鲁诺。”

“如果不去寻找，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三人并肩走进乌云蔽日的荒芜世界里，开始朝着不知名的远方前进。

8

“你们来自哪里？”

半毁坏状态的圆顶型建筑里，昏黄眼珠的老者裹着残破的皮革，坐在角落里打量着三个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出去外面走动了，残存的人口靠着为数不多的口粮生活，初次见到衣着如此光鲜的外人来访，许多年轻的幸存者也惊奇地不住望向这里。

“我们……”露卡斟酌了一下词句，“那个我们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请问现在是什么年代？”

“现在……？”老者慢慢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片茫然，“现在是什么时候？如果按照以前的历法计算，现在应该是新历两千三百年左右吧……”

“未来一千三百年后？”玛露掩住嘴，回头看了一眼克鲁诺。

“这是我们的未来？”克鲁诺也有些不敢相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老者叹息一声，“从我被生下来开始，这个世界已经是这样了……外面的岁月不知道流逝了多少年，它一直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想要看更详细的记录，恐怕只能去地下监控室看看。”

“地下监控室？”

“就在我们脚下……”老者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金属地板，无奈地解释道，“远方的朋友，你们看来并不清楚这里的状况。我们为了保护希望，留下了种子和食物在地下室，用防卫机器人保护着。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机器也和人类一样不能不老不死，它们发生了故障，将所有进入其中的生物都当成了敌人。”

玛露看着一个个饿得垂头丧气的儿童，拍了拍克鲁诺的肩膀。

“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去试试吧。”克鲁诺握紧手中的剑，“人类应该还有希望。”

老者吃惊地看着这几个外来者：“你们疯了吗？那里的机器人十分可怕。”

“我们知道。”玛露揽着克鲁诺的肩膀，做出一副轻松的姿态，“不过我们也很可怕哟，老伯。”

三人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并没有说谎。

地下室里的防卫机器人虽然巨大，本质上却和火龙战车没有太大区别。三人很快摆平了它，得以进入储藏室。在储藏室里的深处，他们看到了不少种子和食物，还有一台似乎保存了大量记录的机器，无数的显示屏布满了整个房间。

“监视者到底是谁？”露卡站在仪器前摆弄着这些对她来说过于超前的科技，看到所谓监视者的字样不禁有些疑惑，“难道他是来监视时空门的？”

随着电力的缓慢恢复，仪器纷纷被打开了。露卡以手中的时空钥匙为参考，很快搜索到了时空门的出现记录。

“这个时代的科技确实很发达，即使荒芜了……”露卡手指向屏幕，上方闪烁红点的位置是在东北部城市附近的建筑里，“这里就是时空门所在的位置，想要离开这个时代，看来只有朝那个方向出发了。”

“虽然并不知道通向哪里吗？”

“对……”露卡有些烦恼地摇摇头，“我们无法控制时空门，只能一个一个尝试它都通向什么地方。”

“耶？这个是什么？”

站在一旁无聊的玛露偶然碰到了一个红色按钮，背后的显示屏在瞬间亮了起来。

“吓，小心一些，不要乱动……”

露卡小声警告了玛露一声后，三人围在显示屏前看着屏幕上的景象。繁荣的未来城市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着，拍摄者大概是以高空角度俯视着大地，能够看到很清晰的城市上空画面。人们在城市里忙碌着，许多能量罩将城市和外界隔绝开来，以防止病毒和气候的恶性影响。

屏幕左下角显示着时间，是新历1999年。从克鲁诺所在的时代算起来，还有近千年的时间人类才会进化到如此文明的程度。

不知过了多久，平静的大地开始微微颤动。天空投向地面的阳光消失了，大地中央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这，这是地震？”

露卡万分震惊地看着屏幕自言自语，显然是想到了一种最为可怕的可能。

大地上的裂缝缓缓张开，露出滚烫的熔岩，灼热的气流让拍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像是整个大地被扭曲了一般。

地面的伤痕渐渐扩散，最终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空洞。一只布满了尖刺的甲壳状生物缓缓浮出地面，它巨大得仿佛一座城市一般，在大地上缓慢地推进着。

“拉沃斯……”

屏幕右下方出现了小小的文字，但很快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不会集中在文字上了。巨大的尖刺怪兽在大地上移动了几步后停住脚步，浑身的尖刺铠甲纷纷指向天际。

下一秒钟，无数的光和火焰从天而降，恐怖的景象顿时让人类世界成为了地狱。天空中落下的无数魔法尖刺仿佛一枚枚炸弹，打在城市里，打在旷野上，打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死亡像是吹过的飓风，席卷整个世界。

没有惨叫也没有反抗，拉沃斯的影像在攻击发起后不久就消失了，应该是拍摄设备也受到了毁坏。这一段恐怖的录像戛然而止，却很好地说明了众人心中的疑问。

“这是……世界的未来？”看完录像，玛露一屁股坐在地上，“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后的结局？”

“应该是吧……”露卡扶着控制台，汗水和眼泪混在脸上也顾不得抹去，“曾有预言说起过1999年的世界毁灭之日，没想到居然会成为现实。”

“我们是惟一提前知道世界要毁灭的人吗？”克鲁诺及时，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好像是的。”

克鲁诺看了看两个朋友：“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改变未来？”玛露从沮丧中恢复过来，“咱们去改变未来？”

“也好……”露卡松开扶着仪器的双手，晃了晃才站稳，“如果未来并不是那么美好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变它呢？”

好像从克鲁诺的建议中得到了力量一样，露卡缓了缓站直身体，口气开始变得坚定：“如果想要改变未来，就要知道未来的真相。这个叫拉沃斯的家伙……从哪里来，在什么时代开始出现，是我们第一个要寻找的目标。”

“这个时代的讯息太少了……”克鲁诺看着电源已经开始枯竭的仪器，摇头说道，“我们只有利用时空门回到过去，从最早的时代开始预防。”

“那就只能去那边的时空门了……”露卡一摊手，“咱们来时的时空门一定有卫兵看守，去碰碰运气吧。”

三人回到地面的时候，眼珠昏浊的老者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们。

“你们……活着回来了？”

“这是地下室的种子。”克鲁诺把重要的东西交给老者，“寻找合适的土壤让它发芽吧，有了种子就有希望。”

老者激动得站了起来：“太，太感谢你们了，远方的朋友……这，这是希望啊！”

所有幸存者的后裔听见老者的话都围拢过来，发出了激动和赞叹之声。克鲁诺摆摆手，三人很快从幸存者的废墟里走了出来。

“看看那边。”克鲁诺指着远方已经没有灯火的城市废墟，“我们穿过那里，就能看到回去的希望了。”

夜风很冷，三个好朋友整了整衣裳，开始义无反顾地朝着改变未来的方向前行。

9

名为肖恩的老人指点给克鲁诺的方向果然没错，在城市废墟的东北方向有着更多的废弃文明遗址。这些场面越多越能让三个人想起人类文明的辉煌只是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人类文明以这样的方式终结，对于任何人来说恐怕都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能够改变未来吗？”走着走着，玛露毕竟不是那么坚定，对自己所做的事产生了疑问。

“不知道。”克鲁诺回答，“但总要是去试试，不是吗？”

想起克鲁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跟随自己前往四百年前的经历，玛露的脸红了。

“嗯，只要跟克鲁诺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应该可以成功！”

露卡叹了口气：“哎，公主殿下就不能平静一会吗……”

说话间，三人已经来到了地下监控设备指示的工厂门口。在被称为普罗米的巨大工厂废墟里，大部分钢铁结构的建筑被炸得七零八落，只有入口尚保存完好。三人亦步亦趋地进入到内部，却发现进入深处通向时空门的大门被紧锁着。

“这里好像是制造机器人的工厂……”露卡扶了扶眼镜，对于科技的天赋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被她发挥，“如果想要资料，只能从机器人的身上寻找了。”

“啊？”克鲁诺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招，“机器人……”

“嘻，千年祭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机器人嘛。”露卡难得地狡猾一笑，“如果只是改造的话，我应该还算拿手。”

既然决定了，三人开始在工厂里以改造为目标搜索废旧的机器人。

“这一台恐怕是整个工厂惟一的机器人了。”看到一台米黄色外壳的圆筒形机器人之后，露卡就再也不愿意走了，“我就改造它吧。”

改造的工作复杂又漫长，克鲁诺只好跟玛露在一旁闲聊打发时间。若不是工厂里原本就有足够工具的话，露卡的工作说不定要持续数日才能完成。对于这两人来说，露卡的大多数行为都只能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

“露卡有热爱的东西，真好呢。”玛露在一旁羡慕着，“我也有喜欢的事做就好了。”

“我们现在不是要去阻止世界毁灭吗？”

“啊……”想起录像上的惨状，玛露脸色又变了变，“太可怕了，我们一定不要让这个世界变成那样子。”

“所以还有很多事要做啊。”克鲁诺安慰公主殿下，“等玛露修好机器人，我们尽快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吧。”

露卡的动作比想像中快。没多久那个圆滚滚的机器人就站起来了，自己在地上走了两步之后，转头对露卡说道：“谢谢你！”

“吓？会自己说话？”三人都吃了一惊，机器人只会按照人设定的程序行动，像这样有着自主表达能力的机器人还是第一次见到。

三个人里最激动的还是露卡，研究了这么多年机器人，终于见到真正的人工智能了……

“请，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R66—Y型。"机器人回答道，"请问你叫什么？谢谢你修好了我。"

"不用谢，我叫露卡。"女孩的脸简直就要贴在机器人的身上了，显然是对对方异常有兴趣，"你的名字太麻烦了，不介意我就叫你罗博吧？"

"当然没问题，我也觉得自己的名字麻烦了些。"罗博的声音清晰，思路也很顺畅，明显和其他的机器人不太一样。

"太，太棒了！"露卡有些激动地抱了罗博一下，"有生之年能看见这样的机器人，我已一生无憾了！"

"好吧好吧，我们现在先说些重要的问题。"克鲁诺阻止了露卡的继续激动，"罗博，你对这个工厂还有这片区域了解吗？能不能帮我们打开普罗米里面的电子门？"

"这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罗博的机械眼一闪一闪，表现出了它有趣的一面，"如果只是带路当然没问题，不过那扇门现在应该是因为动力系统损坏才打不开，我们可以想点其他的办法解决。"

罗博的话让众人大为兴奋。

"北部工厂的备用能源系统应该还完好无损。"罗博站在原地开始活动腿脚，"我们过去把那东西打开，这扇门大概就能打开了。"

众人照着罗博的话，一同前往北部另一间废弃工厂。

同样惨烈的景象一再出现在眼前，克鲁诺感觉心中总像有火在燃烧一样。想起在屏幕上看到的死亡瞬间，那个让全世界为之颤抖的拉沃斯到底是什么东西？

"工厂的外部电源几乎不能用了，罗博可以用它来补充能源。"露卡察看了一下工厂的线路后下了结论，"除非进入里面最深处启动应急能源开关，否则咱们无法打开那扇锁着的电子门。"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给罗博充电，整个工厂的电力系统都停止了。走廊两旁的灯暗下去，只留下路面上的灯光依旧照着交错复杂的通道。

"电梯肯定没法走了，我们要通过一个制造区才能到达最后目的地。"罗博对露卡说，"还有，谢谢你帮我充电，我觉得自己可以再运行几百年。"

露卡拍了拍罗博有些岁月磨痕的外壳，笑了笑没说话。

越过狭长的同道，备用能源的开关就在最深处。

"我过去开吧。"罗博转动头部看了看左右，对克鲁诺说，"这条走廊有些危险……"

罗博的话还没说完，走廊的天花板上落下一台外貌跟罗博没有太大区别的机器人，一拳将罗博打到了走廊中央。随即陆续有数台机器人纷纷从空中落下来，不由分说地开始殴打罗博。

机械相交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黑暗中无数金属相撞的火花四溅飞射。机器人不会发出痛苦的呻吟，只是这一幕在克鲁诺等人看来，又分外痛苦。

"我，我不是一个，我有同伴啊……"

罗博的声音断断续续，很快被殴打的声音掩盖住了。那些看上去和罗博一样机械人对这个"同类"的排斥可见一斑。

"克鲁诺……"露卡看着这一幕，双手忍不住颤抖起来，"它们，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对罗博啊……它们可是同类啊……"

“我不知道。”克鲁诺也发火了，举起手中的剑，“不过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去帮罗博？”

“不……克鲁诺，它们是我的……同伴……”

罗博的声音已经连不上，整个头部已经瘪成奇怪的形状，身上也全都是各种被殴打的痕迹。围攻罗博的机器人仍没有停止的意思，好像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克鲁诺手按剑柄，一脸怒容地看着这些机器人。

慢慢的，罗博的声音消失了，电子眼的灯光也灭下去。刚才还欢声笑语的机器人此刻变成了一团废铁，在自己同伴的手中飞来飞去，像是要随时被丢到垃圾场里一样。

“我忍不住了！”露卡咬牙掏出电磁枪，“克鲁诺，你要帮我吗？”

这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克鲁诺以比露卡更快的速度冲过去，一剑切开踹着罗博的机器人背后电缆，那台机器人立刻如一堆废铁一样瘫倒在地上。随后克鲁诺一脚踢飞另外一台打算拳殴罗博头部的机器人，手中钢剑划过了机器人的手臂连接处。

电光在黑暗的走廊里闪过，机器人的一条手臂飞出十几步远，被露卡一脚踏在脚下，电磁枪射击时发出的光照亮了整个走廊。

罗博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克鲁诺和露卡再无顾忌，顷刻间将围殴罗博的机器人全部击溃。

踢翻最后一台顽抗的机器人，克鲁诺冲到备用能源启动开关的地方，一拳砸在开关上。

“我们走。”

拖着已经坏掉的罗博，一行人回到了普罗米，那里的电子门果然已经被打开了。一道时空裂缝在幽暗的房间里闪闪发光，仿佛在召唤着众人尽早离开这个已失去希望的世界。

“露卡……能修好罗博吗？”玛露看着遍体鳞伤的罗博，忍不住流下眼泪。

“以这里的工具应该没问题。”露卡也抹了抹有些发酸的鼻子，“只是你们可能要等我一些时间。”

“没关系，多久我们都等。”

克鲁诺点上篝火给两名女孩取暖，坐在一旁等候露卡修好罗博，露卡也抱着双腿好奇地看着露卡工作。

漫长凄苦的夜晚，就这样静静过去了。虽然看不见朝阳，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还是迎来了新的一天。

10

时空通道打开前的瞬间，克鲁诺总会生出无尽的遐想。毕竟每一次穿越时空，眼前的景致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面对的人和事都仿佛被重新推翻了一般，展现出让人不曾触碰又必须欣然接受的一面。

四百年前的王后失踪。

回到自己所在时代的冤案。

逃走后面临的末世景象。

这一次会面对什么？

就好像梦总会醒来一样，无数画面的碎片罗列成眼前从模糊到清晰的景致，却依然是虚空一片。众人从空中缓缓跌落，落在了一个像是街角站台一样的所在。

没有光也没有水，凭空出现的石板路面上，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头戴礼帽的老者打着轻轻的呼噜，仿佛犹在睡梦中回味。一扇篱笆小门半掩在老者身后不远处，一切都安静极了，没有声音也没有话语，一切都犹如静止了一般。

三个人以及一台机器从台阶上走下来，靠近睡梦中的老人。

“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看起来不像我们的世界？”玛露弯下腰去看沉睡的老人，低声嘟囔道，“这个老爷爷是谁啊？怎么看起来好像睡了很久的样子……”

“我，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露卡再一次扶了扶眼镜，“罗博，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年代吗？”

“不知道。”罗博飞快地转动头部表示摇头，“看上去这里不像我们生存的那个世界。”

“你们……”

一声悠长的叹息中，沉睡中的老者缓缓抬起头来，目光扫过这个三人和一台机器的组合。

“这里很久没有客人了……你们是穿越时空来到这里的吧？”

众人大惊，迄今为止知道自己穿越时空的人只有他们自己而已，却被眼前这个老者一语道破天机，随即面面相觑地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用担心，这里并非你们的那个世界……”老者好像总也睡不醒似的，打了个呵欠继续说道，“你们一定是穿越时间过了头，才来到这里的。”

“那……这里到底是哪儿？”玛露看着这个慈眉善目的老者，怎么也不觉得害怕，“这里好奇怪哦，老爷爷。”

老者笑了笑：“这里是时间的尽头啊，小姑娘。”

“时间的尽头？”

“对，时间无形无影，无始无终。只有这里才是时间真正的尽头，时间始于这里，终于此方。”老者低声说道，“这里并不存在于任何世界，是时间休憩和开始之处。你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恐怕是因为穿越时空人数过多的缘故。”

“那那……我们可以回去吗？”玛露听到之后显然吓着了，连忙追问。

“当然可以。”老者抬起手臂，有气无力地指着远处的小型广场，“你们走过的时代，都会在时间的尽头留下痕迹。若是想要回到原来的时代，寻找合适的时空之门开启就是了。”

“可是……”玛露有些难为情地挠挠头，“您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老者指着自己愣了一下，慢慢的头又低下了，“我也不记得了……好困，我要再睡一会了……”

看着老者就这么当众睡着，克鲁诺知道就算追问也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四人组小队围在一起开始商量下一步的打算。

“接下来怎么办？先回我们的时代？”克鲁诺征求玛露和露卡的意见。罗博倒是无所谓，一路上跟露卡叽叽喳喳聊天的它已经从被同伴遗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了。机

器人也不在乎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在哪个时空里都是一样的。

“还是先回去看看再说吧。”露卡想了一下，做出决定，“不知道误会能不能澄清，不过你现在肯定已经是越狱的通缉犯了。”

“哈哈……”克鲁诺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想起来还真吓人啊，我居然也有勇气越狱了。”

不管怎么说，大家肯定是要回去的。既然下定决心，看靠在路灯下的老者已经睡着，大家蹑手蹑脚朝着有时空门的小广场过去，才没走几步就被醒来的老者给叫住了。

“喂……你们等一下，那边那扇门里有个家伙，你们去见见它吧。”

克鲁诺疑惑地看着老者所指的那扇半掩的木门，想了想推门走了进去。

木门后面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不过依然是个小型广场罢了。一个看似孱弱无比的小怪物站在广场中央，看见克鲁诺等人进来，高兴得跳了起来。

“终于有人来了，终于有人来了，要较量吗？”

“较量？”克鲁诺看了一眼身材矮小的青蛙型小怪物，“我们真的要较量吗？”

“来嘛来嘛，试试总没关系吧？”

想起那名沉睡老者刚才说话的语气似乎颇为凝重，克鲁诺犹豫了一下，拔出剑对准青蛙型小怪物。

“开始吗？”

“开始吧。”

小怪物话音未落，人影已闪至克鲁诺身后，矮小的身躯凌空轻轻跃起，纤细的四肢中带起无限强大的力量，微微推向克鲁诺的后背。身手敏捷的红发少年尚未来得及转身，整个人已被轰飞出去。整个过程甚至连一秒钟都不到。

“你很弱。”小怪物站在广场中央看着克鲁诺，声音陡然洪亮起来，“我的名字是战神，你所见的外形只是汝等软弱内心的投影而已。想要变得强大吗？”

看着这个身材微型的“战神”，克鲁诺的眼神明亮起来。

“想！”

“唔，这还不错，至少心足够坚强。”战神缓缓浮上空中，“现在我将教你们如何使用已经失传的‘魔法’。切记，魔法就是心生出来的力量，如果心足够坚强，魔法的力量也就越发强大。”

在战神嘹亮的话语声中，克鲁诺感到一阵热量像是要冲破自己的头顶一般。脑海中竟隐隐浮现出许多未曾见过的画面，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少年照着被烙印在记忆中的隐约手势高高扬起了自己的双手。

天空中一道电光垂直落下，打在战神的头顶。

“这就是你的魔法，克鲁诺。”战神被电光击中，凛然的声音也未改变，“你拥有天之属性，是心智坚毅者，希望你在将来的道路上越来越坚强，直到超越一切。”

居高临下的战神，以它独有的骄傲姿态为每个人赐予了一样魔法。

“去吧，孩子们。当你们的心变得更强大之后，就能看见真正的我了。”

克鲁诺朝着此刻只有怪物外表的战神深深一躬，带着朋友们离开了小广场。

11

“拉沃斯是我们魔族的神……”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魔族仰头看着持剑的少年，即将来临的死亡并不能让它感到丝毫的惧怕，将死魔族其实心里有些奇怪，眼前的少年很多地方极像多年前传说中曾与魔族大战的某个勇者。

——难道他是勇者的后裔？

当眼前的红发少年问出“拉沃斯”这个已经消失无数岁月的词之后，魔神哈克兰似乎已经淡忘了的，那些关于过往的记忆都随着海岸上的潮水一同涌了出来。

四百年前人魔一战中，魔族战败后退居到土地面积极小的村落里繁衍生息，数百年来随着人类科技不断进步，魔族的复兴变得越来越没有希望。

经过无数岁月的流逝，魔族中的许多人渐渐知道了四百年前的真相，魔王大人在某一日的神秘失踪才是导致魔族溃败的最根本原因。随之而来的失败中，有人口口相传下来了一个词。

“拉沃斯……”

相传只要将拉沃斯复活，魔族统治的时代必将再度来临。这个传说由数百年前流传至今，哈克兰已经渐渐忘记了这曾经让魔族为之颤抖的秘密。

如今这一切都苏醒了，却是在自己即将死去的一刻。

片刻之前，在时间尽头徜徉的克鲁诺三人经过小广场时空门后果然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可惜时空门出现的地点和猜测中的不太一样，将三人送到了魔族聚居的岛屿上。

为了寻找离开的办法，三人只能按照潮汐和水流的方向寻找到了这个通往托鲁斯村附近海岸的海底洞窟，却遇到了强大的魔族后裔哈克兰。

突然出现在魔族土地上的人类惹怒了哈克兰，它将这视为人类对魔族的又一次挑衅，双方在靠近海岸线的海底洞窟中相遇了，不由分说地展开了激斗。

“没想到，人类至今仍有如此强大的剑士……”哈克兰咳出一口淡蓝色的血液，看着红发飘扬的少年，惨笑道，“虽然失败了……还是很痛快，真是怀念那个能畅快战斗的年代……”

“战斗的最终结果只有毁灭。”看过了世界毁灭影像的克鲁诺却不这么认为，“拉沃斯是最终将毁灭这个世界，不管是人类还是魔族，都将会在数百年后被他彻底毁灭。”

“毁灭……咳咳，也没什么不好……”哈克兰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人类的小子……你，你要是想知道拉沃斯的来历，大概只能去问魔王大人本人了……哈哈，可惜……魔王大人已经失踪了四百年……”

说完话，哈克兰在一阵急促的呼吸后停止了活动，他的眼神在瞬间涣散，身体随之僵硬起来。

“它死了……”克鲁诺有些惆怅地放下剑，“它是一名强大的勇士，即便是魔族也值得尊敬。”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露卡问克鲁诺，“难道要回到四百年前去找魔王？”

“嗯，我就是那么想的。”

“现在那个时代正在进行人魔大战哎……”

克鲁诺回首一笑：“我们又不是没经历过更可怕的事。”

想起未来世界的焦土，想起那些饥饿的孩童，想起几乎没有希望的土壤，想起浑身散发着失落和痛苦的老者，露卡沉默了。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能够回到四百年前的时空之门只有一条路了吧？”玛露猜测道，“就是我第一次进入的那扇时空之门。”

“没错，”克鲁诺低头看了看脚下的水流，“不过现在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大概要靠着这股水流冲过去，你们能够屏住呼吸吗？”

“这点小事，比起跟魔族战斗来说算什么！”玛露笑着抓紧克鲁诺的手臂，“反正还有克鲁诺跟我在一起，不是吗？”

露卡苦笑着摇摇头，这位任性的公主看来对克鲁诺大有情意，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强大的水流将三人冲向海岸的对面，漫长湍急的水流中克鲁诺紧紧抓着两个女孩的手臂，三人在水流里听到了海鸥的叫声和远处的欢歌笑语。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再度听到这样的声音，不由得让人精神一振。

“真好，回来了！”

“啊啊，终于回来了！”

哪怕会被海水呛到，露卡和玛露还是争先恐后地发出了感慨。

水流终于穿过了海岸，把三人甩在托鲁斯海港旁的沙滩上。湿漉漉的沙滩上，克鲁诺挣扎着站起来，眼前的阳光好像还和昨天一样，天空中飘舞着庆祝千年祭的气球，自己好像还是在王国千年祭这漫长的一天里徜徉一样，这种感觉真是奇妙。

“我们快去广场，现在的时间应该是我们已经使用过空间转移器之后。”露卡的身上也湿漉漉的，却兴奋地挥着手，“那里是惟一能够通向四百年前的时空之门，我们从那里就能前往魔王所在的时代！”

阳光中，三个年轻的身影朝着莉妮广场奔跑，脚下的沙滩上留下了串串脚印。

莉妮广场里依旧是一片热闹，没有人在意三个身上有些湿漉漉的年轻人。克鲁诺首当其冲跑到广场深处，果然在两个空间转移器中央，时空之门的裂缝在空中若隐若现。

“我们动身吧！”露卡不顾劳累，兴奋地大喊，“为了世界的和平！”

“为了人类的未来！”

“嗯，一起加油！”

兴奋的喊声响彻天空，久久回荡在阳光下，也回荡在许多时代里。

12

暮色下的嘉鲁迪亚王城和离去时没有任何变化，圆型的城墙上士兵数量却明显减少了，大概是由于大战将近的缘故。因为之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系，克鲁诺一行在王城周围畅通无阻，士兵们大都认得这个救回了王后的少年勇士。

“勇士，你回来了？”

嘉鲁迪亚王城的大厅里，嘉鲁迪亚王正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看到克

鲁诺等人出现，立刻表现得喜出望外。

"前线怎么了？"克鲁诺本想询问魔王的下落，但看到嘉鲁迪亚王的样子，于是暂时忍住了。

嘉鲁迪亚王叹了口气："前线的塞纳桥才刚刚修好，魔族就大举进攻过来了。如今骑士团长正在桥上拼死抵抗，倘若这一次无法抵挡住魔族的进攻，人类的末日恐怕就要到了。"

"不会是这个时候的……"克鲁诺没有过多安慰这位陛下，转身小跑出了宫殿，"我去前线看看，陛下请放心。"

看着克鲁诺远去的背影，嘉鲁迪亚王微微松了口气，在王后的搀扶下坐回到王座上。

从王城到塞纳桥的路程并不算远，因此嘉鲁迪亚王才会说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如果塞纳桥失守的话，王城近在咫尺，嘉鲁迪亚王国恐怕再难抵挡任何魔族的攻势。

一行人赶到塞纳桥旁的时候，太阳已快要落下去了。阳光洒在粼粼的河水上，映出一片灿烂的橘红色光芒。

"什么人？"有守卫在桥畔的士兵大声喝住了克鲁诺一行的脚步。

克鲁诺扬起手："奉嘉鲁迪亚王之名，前来协助前线防卫的志愿兵！"

"我认得他。"身穿金色甲胄的骑士团长走过来阻止了士兵的警戒，"这位是曾经解救过莉妮王后的英雄，大家不用过于敏感。"

克鲁诺自然记得这位曾担心过莉妮王后的骑士团长。年轻的骑士团长脸上露出深深的疲惫，显然在之前的战斗里已经耗费了太多的心神。

看到克鲁诺前来支援，骑士团长长出了一口气："你们来得真是及时，不知道魔族下一波进攻会在何时开始。现在大家都是饿着肚子在打仗，真是不容易……"

塞纳桥两旁的营地里，不少受伤的士兵在接受治疗。许多拿着武器的士兵看起来有气无力，显然是很久没有进食的缘故。克鲁诺站在桥头，感觉到了战争的残酷，桥上鲜血的味道顺着傍晚的风，在鼻息间缓缓流动。

"敌人实在太强大，如果勇者萨伊拉斯还在就好了……"骑士团长有些丧气地叹息道，"受伤的士兵们已经太多，现在食物补给又跟不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只有以死殉国了……"

"别说这样的傻话！"玛露在旁边有些不高兴地叫道，"如果想要死的话很容易，可是要为了祖国和亲人们活下去，这才是真正拥有勇气的人！"

"队长，魔族来袭！"

士兵的一声报告打断了众人的谈话，克鲁诺拔剑第一个冲了过去。塞纳桥上处处血迹斑驳，不远处的数名骑士显然受了不轻的伤，正在挣扎着抵抗魔族军队的进攻，而最让人恐惧的是魔族竟以尸骨和骷髅为士兵，朝着人类的阵地不断发起进攻。

"怕吗？"克鲁诺挡在了受伤的骑士身前，回头淡淡看了朋友们一眼。

"怕……不过没关系！"

露卡掏出火焰枪，朝着蠕动的骷髅一枪射去，大团的火焰吞没了骷髅，也让其余的魔族吓得立即后退几步。克鲁诺趁机飞身逼近敌人，一刀斩向一具显然已被魔族控制的尸体。

尸体被克鲁诺一剑斩断，露出了在其背后对这些尸骨们施法的魔法师。

"比奈加！"跟着克鲁诺脚步跑来骑士团长在看到那名魔法师后，叫出了一个咬牙切齿的名字，"你这个卑鄙的家伙，居然利用战士的尸骨！"

克鲁诺毫不留情地一剑劈向那名魔族法师，却被他连滚带爬地躲开，退回到了魔

族战线之中。在数名魔族的围绕下，名为比奈加的魔法师桀桀笑道：“人类，你们终于有机会见识到恐怖的力量了，是否会惊讶和恐惧啊你们？”

随着比奈加的召唤，一道黑色的雾气罩住了塞纳桥中央的骨骸。黑雾之中骨骸立时分解成无数的碎片。碎片在空中飞舞着渐渐组成了新的轮廓，一个巨大的人形怪物出现在众人面前。

“颤抖吧，恐惧吧，人类！”比奈加狂笑道，“这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

“不过是个物质重组的简单魔法罢了，没什么可怕的。”看见这么恐怖的一幕，露卡居然还有心情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问题，“只要找到弱点反复攻击，一定可以打败它！”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少士兵都退缩了，桥中央只剩下克鲁诺等人和骑士团长。

少年并不在乎此时有多少人愿意与自己同行，只要伙伴们都在就足够了。

在时间尽头领悟了水魔法的玛露和领悟了火魔法的露卡，站在克鲁诺背后无比自信地开始时吟唱各自擅长的魔法。即使是四百年前，能够使用魔法的人也非常少见，这一幕让所有的士兵都惊呆了。

天空中缓缓降下巨大的冰块和火球，交错着飞向尸骨堆积成的巨大怪兽。即便是夕阳的光芒，此刻也被这样的瑰丽景象所遮蔽。由数个士兵臂骨组成怪物手臂在瞬间被烧灼成了漆黑的颜色，接着又被彻底地冻住了。

人类阵营的士兵们发出阵阵欢呼。

水火交融之际，克鲁诺迎着夕阳高高跃起，整个人在夕阳的映衬下仿佛一道剪影般，带着凌厉的剑光垂直落下，在怪物的胸口撕裂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人类怎么可能会魔法！”站在远处的比奈加吃了一惊，拼命操纵怪物朝两名女孩扑过去。

可惜比奈加忽略了同样站在桥上的骑士团长，无数持剑的士兵此时已经涌了上来，将怪物团团围住。

“这家伙并不可怕，大家上！”

战斗结束得比想像中更快，眼见自己的魔法已经不能占得上风，比奈加转身以风魔法控制着身体飘走了。大批的魔族军队见比奈加逃走了，也纷纷做鸟兽状散去。原本凝结着绝望气息的塞纳桥前，难得地恢复了一丝平静。

“你真是神赐给我们的勇者。”骑士团长握着克鲁诺的手，激动得全身颤抖，“有你这样的勇者在，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魔王的军队。”

“事实上，我这次来就是想要去打败魔王。”被人称为勇者，克鲁诺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我不知道魔王城在哪里，有人知道吗？”

“魔王城的路，在十几年前被封住了。”骑士团长低下头，叹了口气，“自从勇者萨伊拉斯失踪之后，这世间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挑战魔王了。前往魔王城的路也被巨石封死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惟一的办法是找到萨伊拉斯当年用过的圣剑……”说起这个，骑士团长的遗憾就更大了，“可惜能够使用圣剑的人并不多，如果卡加鲁大人还在的话，也许还能够……”

“卡加鲁？”克鲁诺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矫健身影，“青蛙？”

“唔……听说他已经隐居了。”骑士团长无奈地解释道，“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找不到他。卡加鲁大人的剑术和当年的萨伊拉斯大人如出一辙，如果是他的

话，也许能够驾驭圣剑。”

“我们去找卡加鲁吧。”克鲁诺想起那个剑术超群的青蛙，心中一阵激动，“如果卡加鲁能够帮助我们的话，也许就能打败魔王了！”

“那只能祝你们好运了。”骑士团长让士兵给克鲁诺让开一条通路，以便他们越过塞纳桥，“我要留在这里布置新的战线，一直到打败魔王军为止。”

“魔族一定无法战胜人类。”

克鲁诺朝着骑士团长紧握了一下拳头，转身朝着塞纳桥南端的平原跑去。少年和朋友们的身影在地面上拖曳出长长的影子，很快融入地平线之中。骑士团长望着克鲁诺消失的方向，矗立良久。

这一刻，他仿佛看见了历史，看见了未来，也看见了希望。

13

卡加鲁的隐居生活似乎并不怎么隐秘。在延绵的山脉尽头，尽管魔族军队已经踏过了这片土地，这里的人们依旧要照常生活着。只是平日里不见什么人出门，各个村庄的住户大门都紧锁着，只有酒店还在无奈的开门营业。

在这里，克鲁诺碰到了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旅行家托马。自从莉妮王后失踪事件后，克鲁诺忙着奔走于各个时空，难得有时间闲下来听人说说传闻什么的。在酒吧里看到这位年轻的托马先生，克鲁诺立即有了兴趣。

“唔……你是那个，那个救了莉妮王后的人？”托马的记忆力倒是不错，“真是太高兴了，能在这里碰到你。你来做什么？”

“我找一个叫卡加鲁的人。”克鲁诺说完立即知道自己说错了，“不，不是找人，是找一个叫卡加鲁的家伙。”

“没听说过。”托马依旧喜欢喝酒，灌下满满一杯酒后打了个嗝，“我是来找一种传说中的锻造材料的……听说北面的森林有些古怪，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不过我觉得传说中的东西不会在那种显眼的地方啦……”

“不，我们只是找人。”

在酒吧喝多了的托马很快自己一个人蹒跚着回到旅馆去了，看着这个充满了活力的背影，克鲁诺有些胡乱地想到，自己所在的时代里，这位托马先生怕是已经死去数百年了。如果自己带着美酒去他的墓地祭奠他，恐怕这位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很高兴吧？

摇摇头驱散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克鲁诺带着朋友们在村中打听了一番，果然不少人都觉得村北的森林有些奇怪。克鲁诺顺着村民的指引，很轻易地就找到了卡加鲁所谓隐居的地下室。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你住在这里啊。”克鲁诺看着这位剑术超群的……青蛙，笑了笑，“这样的隐居生活，可不怎么有趣。”

卡加鲁有些不好意思：“总归要吃饭，去村里买东西什么的……难免会被人看到。”

跟克鲁诺接触过一段时间后，似乎卡加鲁的古语用得也不多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罗博也发出了电子仪器一样的笑声。

“好吧，我们不是来叙旧的。”克鲁诺看着卡加鲁，“你也知道外面现在变成什

么样子了，你这样隐居在这里，心里觉得安宁吗？”

“我已经不是王国骑士了”卡加鲁尽量用克鲁诺能够听懂的语言表达着，“现在王国骑士团也能抵挡得住魔族的军队，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人不像人的家伙去帮忙。”

“那么你对打败魔王也没有兴趣？”

克鲁诺看似不经意的话让卡加鲁浑身一抖，缓缓转身的青蛙望着克鲁诺的双眼，从这眼神中克鲁诺看到了痛苦和挣扎。

“魔王……很强大。”

“再强大也可以被打败。”克鲁诺很执着，“魔族在嘉鲁迪亚施虐，你真的不愿意为这个国家出一份力？”

“非不愿也，实不能也。”说到激动的部分，卡加鲁的古语又冒出来了，“欲破魔王之力，需圣剑格兰利昂之力。如今圣剑已损，已无人可抗魔王。”

“圣剑格兰利昂？”露卡对历史典籍往往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是不是勇者萨伊拉斯曾经用过的那把剑？传说剑身附有精灵的灵魂，能够破除一切邪恶之力。”

克鲁诺看了站在角落里沉默不语的卡加鲁一眼：“那么我们去找圣剑吧，带回来给卡加鲁。”

卡加鲁猛然抬头，看着克鲁诺等人鱼贯爬出地下室，嘴角抽动了几下，终于还是没有说话。

“克鲁诺，你为什么不继续劝他？”离开卡加鲁隐居的地下室，玛露有些不解地追问道。

“他现在的心情并不适合战斗。”克鲁诺站在森林的入口处眺望远方，根据露卡的记忆，曾经有记载在附近的德纳波罗山深处藏有圣剑格兰利昂的剑刃部分，后被人取走不知所踪。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取走圣剑的人恐怕只能是克鲁诺一行了。

“原来就是我们取走了圣剑格兰利昂吗？”站在山脚下，仰望这座袒露着褐黄色岩层的山脉，露卡喃喃自语道，“原来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奇怪了。”

无论怎样感慨，该做的还是一定要做。

踏上山顶最深处的洞窟中，阳光透过洞窟穹顶的一方孔洞洒落在石坛中央，圣剑格兰利昂就插在石坛上。

格兰利昂如其名所述的一般，融入了格兰和利昂两个精灵的灵魂。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克鲁诺站在圣剑的安放处与两名精灵的灵魂进行了剑术交锋。

剑光交错在山顶的石洞里，无论两精灵如何变化，克鲁诺总是能够找到对方的破绽加以攻击。这让两个精灵的灵魂大为惊奇。

“为什么你总能找到我们的破绽？”

“我已经答应了卡加鲁，必须把圣剑带回去。”

得到这样的答复，两个精灵的灵魂似乎非常满意。

“我们一直在期待意志坚定之人前来带走我们，如今已经等到，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必要了。”格兰和利昂对克鲁诺说，“带着圣剑离开吧，去斩断这世间一切的邪恶与恐惧，鼓足勇气，带上信心。”

灵魂再度融入剑身之中，克鲁诺抓起圣剑兴匆匆奔下德纳波罗山，再次来到卡加鲁的住处。

“我拿到格兰利昂了。”少年举起圣剑向青蛙展示，“这样应该可以打败魔王了吧？”

卡加鲁没有激动，只是将手中的剑柄丢给克鲁诺。少年接过剑柄低头辨认，看到

了上面写着的一个淡淡名字。

“这是格兰利昂的剑柄，如果想要真正使用格兰利昂，必须将剑身和剑柄融为一体。”卡加鲁淡淡叙述着艰难的事实，“能够修好这把剑的人，恐怕已经不存在了吧？”

“博修？”

以放大镜仔细辨认剑柄上的文字，露卡有些吃惊地张大了嘴。

“什么？”克鲁诺和玛露听到这个名字，也诧异得不知所措。

“喂……博修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吗？”露卡低头拉过克鲁诺，小声讨论着，“听说是个很会制作武器的家伙，但是为什么圣剑格兰利昂上会有他的名字？”

“只有一种解释了。”克鲁诺挠了挠头，“博修在我们的时代造了这把剑，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流落到了古代，成为古代人的圣剑。”

“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应该有人也进行过时间穿越？”露卡偷偷看了卡加鲁一眼，“不会是卡加鲁，难道是之前拿着圣剑的那个萨伊拉斯？”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还是先回去问问博修吧。”

疲于奔波的克鲁诺又拿着剑柄和剑身回到了新历六百年的时空裂缝，以时间的尽头为第二个起点，来到了博修的家中。

博修的住所位于魔族村落不远处的平原上，孤零零的一间别墅被无数绿色植物环绕在中央，推开别墅的大门，能看见无数的阳光透过穹顶玻璃洒落在书房和客厅里，许多凌乱的书籍散落在桌面上。一名相貌有些威严的老者正坐在桌前低头摆弄什么，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老者抬起头。

“年轻的孩子们，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您是博修阁下吧？”玛露身为嘉鲁迪亚的公主，对于这种场合很好地把握住了分寸，“我是嘉鲁迪亚的公主玛露迪亚，现在有件事想要请您帮忙。”

博修微微一笑：“不必客气，请说吧。”

玛露让克鲁诺把圣剑格兰利昂和剑柄呈上桌面：“这是您的作品吗？”

看到格兰利昂，博修原本平和微笑的面容微微怔了片刻，随即迅速恢复过来。

“认得认得，这的确是我的作品，怎么现在坏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想问问您是否可以修理这把剑。”

望着自己的作品，博修陷入了沉思之中：“不好意思，制作格兰利昂的年代太过久远，我对修理一事没有太大把握，惟一的可能就是去寻找一种制造格兰利昂的材料。”

“材料？”

“对。”博修肯定地点点头，“这种材料年代太过久远，以至于现在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如果是在千万年以前的话，还随处可见。”

“远古时代就有？”

“肯定有。”

克鲁诺对着博修笑了笑：“没关系，我们知道了。如果拿到材料后，能麻烦您帮我们修理这把格兰利昂吗？”

“没有问题。”博修朝着玛露深深鞠躬，“更何况是您这最美丽公主殿下的吩咐。”

“那接下来怎么办？”玛露对博修微笑着私下低声问克鲁诺。

红发少年挠挠头：“我记得在时间的尽头有一个通往史前文明的入口，我们不如去那里试试运气？”

克鲁诺的建议总是难以拒绝的，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大家向博修告辞之后，

一同离开了新历六百年的时空，回到了时间尽头。

时间尽头的那盏街灯依旧昏黄，老人也还在打瞌睡。克鲁诺又一次提着剑去找战神挑战。这一次战神已经幻化成了更加强大的存在，仿佛一头原始时代的巨兽一样身着兽皮站在小广场中央嚎叫。克鲁诺看见战神，二话不说提剑就冲了上去。

不到两个回合后，红发少年又一次被战神踩在脚下。

“不仅仅是经验，力量也需要提高。”战神一脚把克鲁诺踢出小广场，“去继续修炼吧。”

“我会回来的！”克鲁诺举着自己的剑，对着小广场的那扇木门比划了半天，最终还是放弃了。

“那么我们现在出发到史前时代？”露卡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年数变化器，“如果想要找到博修所说的那种红色锻造材料，只有那个时代有可能了。”

“出发吧！”

时间尽头的广场上，几个年轻的声音打破了这里长久以来的的沉静。仿佛美梦中被惊醒了一般，一直垂头瞌睡的老者猛然抬头，却只看见几个身影消失在星光点点的时空门附近。

何时是因，何时是果？

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想到命运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者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继续沉沉睡去了。

14

“这，这是谁设的时空门出口！”

出现在史前六千五百万年的玛露，只来得及发出这一声娇嗔的抱怨，身体已顺着山崖重重跌落下去。幸好下面有身手敏捷的克鲁诺接着，否则公主殿下的娇躯很有可能被摔得不轻。

天空中飞舞着巨大的翼龙，活火山在远处冒着滚滚浓烟，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小型恐龙。宽厚的叶子在烈日下挺拔翠绿，空气清新得让人想要不停地呼吸。

这样美好的一个世界，惟一的遗憾就是时空门出口设定得像是要谋杀一样。

山崖不算太高，克鲁诺在空中急忙调整姿势，终于稳稳落在地上，同时张开双臂接住了玛露殿下。旁边的露卡被罗博接住，四个人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降落在这片上古时代的土地上了。

“这里的气候真是炎热。”露卡每到一个时代，必然会做出短暂的评论，“应该是恐龙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最后几年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居然会让强大的恐龙在这个世界上灭绝……”

“露卡，小心！”

兀自发表着讲演的露卡面前已经围上了不少恐龙人，这些恐龙人都以强烈的敌意的眼神注视着不速之客们。克鲁诺刚拉开露卡，一枚毒箭已经顺着露卡刚才站立的位置扎到了地上。

看来动手交战已不可避免。

克鲁诺拔出长剑，在积极的闪避和进攻中体会着时间尽头里那位战神的强大和可怕。

和不断变幻外形的战神相比，这些恐龙人只是普通的小角色。克鲁诺很快放倒了第一批，可第二批又如潮水一样奔涌过来，再度将众人包围起来。

克鲁诺抬头看了一眼山崖边缘，在狭长的山路上，两侧山崖上全是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恐龙人。

“这，这好像不太好办……”

被如潮水一般的恐龙人包围，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怎么样。即使现在想要逃走，时空之门也远在山崖的顶端根本无法靠近。众人只能鼓起勇气各自掏出武器继续与恐龙人战斗。

这样的战斗很容易疲倦。

就在克鲁诺的手有点握不住刀的时候，天上传来一声呼啸。

好像受到了强烈的诅咒一样，包围克鲁诺的恐龙人们听到这声呼啸，纷纷脸色大变想要逃走。

但是却已经来不及了。

天空中划过一尾翼龙，一名满头金发的美女从翼龙翅膀上飞降下来，她身穿古代原住民的兽皮围裙，随手朝身边的一个恐龙人轻轻一拍，那名恐龙人的半截身体便立即陷入到了土壤里。

力大无穷的金发女性在人群中手脚并用，只要收到她一拳一脚的恐龙人不是昏迷就是被打飞到再也爬不回来的地方，一时间惨叫声遍布整个山谷。

“恐龙人，都滚开！”女子喊着克鲁诺听不懂的话，还是罗博给他做的翻译。

片刻之后，恐龙人们崩溃了，大部分恐龙人选择了逃走，只有少量仍留在原地，也都是被女子打昏的。

“你很强！”金发女子看了克鲁诺一样，以双手敲击地面，整个大地都随之颤抖，“跟着我，一起走，愿意吗？”

克鲁诺点点头：“嗯，你也很强，谢谢。”

“我叫艾拉，是这个，部落的，首领！”女子仰天吼了一声，叫声回荡在山谷里，“恐龙人，很坏！”

克鲁诺一脸黑线，显然这位叫艾拉的原住民女性只是对恐龙人反感罢了，没想到居然救了大家的命。即使这样，克鲁诺依然很感谢艾拉，跟随艾拉回到了她所在的部落。

原始部落的热闹超过了克鲁诺的想像，少年没想到在数千万年前居然也有这么多人快乐地生活着。男男女女们身穿兽皮围在篝火前传递着欢声笑语，年轻人围在广场周围跳着充满节奏的原始舞蹈。

“要参加，我们的，宴会吗？”艾拉站在广场中央，立即有无数年轻人对她膜拜地行礼。显然作为最强大的那个人，艾拉在部落里受到了绝对的尊敬。

“好啊。”克鲁诺也很喜欢这个直爽的金发美女，“不过我们想要找一样东西，你们这里有吗？”

“是什么，东西？”

“一种发红色光的石头。”克鲁诺给艾拉解释博修告诉自己的东西，“据说在这里应该有不少，你见过吗？”

“辉虹石，这里有。”艾拉说出了让大家都很吃惊的话，“你们要，都拿去，明天！”

玛露听到了一蹦老高：“太好了！这样中世纪就有救了！”

艾拉自然是听不懂玛露说什么的，克鲁诺也没有过多解释。大家在广场上兴奋地看这看那，一直到晚上宴会开始。原始人的宴会丰盛程度也让克鲁诺这个现代人咋舌不已，在广场上搭建起来的巨大石台上，数百人围着石台起舞，祭司们站在石台上疯狂敲打着乐器，欢乐的声音响彻大地。

"感觉跟千年祭差不多啊……"

"人类这几千万年就没怎么进步嘛……"

玛露和露卡小口喝着艾拉部落准备的酒，互相闲聊着。罗博一个人静静坐在篝火前，转动着电子眼珠四处观察周围的状况。克鲁诺一个人走到艾拉身边，看着女子一口喝光一坛酒的壮举，佩服不已。

"要喝酒，吗？"

虽然在故乡还没到可以饮酒的年纪，克鲁诺还是不由分说地拿起一坛酒，跟艾拉面对面坐下一口灌进去。艾拉对克鲁诺这样的举动高兴不已，也一口气喝光了一坛酒。

原始人的酿酒技术自然不比现代，克鲁诺喝光了一坛之后感觉不错，又仰头喝掉了一坛。艾拉兴奋地叫了一声，也跟着喝光了一坛。

两人无意间开始比拼酒量，无数的酒碗和酒坛被搬到两人身边，克鲁诺感受着这个时代的热情和欢乐，一口接一口地喝着，一直到身体没了知觉……

拼酒的最终结果是两人都瘫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艾拉打着酒嗝满足地拍拍肚皮："你很好，辉虹石，送给你！"

"谢谢！"

说完这两个字，今天已经喝了大概一生酒量总和克鲁诺头一歪，彻底昏睡过去。

这一睡就到第二天的中午。

一醒过来，克鲁诺便发现整个宴会现场一片狼藉，地上布满了奇怪的脚印，好像被人洗劫过一样。挠挠还有些隐隐作痛的头，少年转身叫醒了露卡和玛露，两名少女也被醒来的景象吓了一跳。

"这这这这，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克鲁诺按着额头，感觉有些难过，"好像是有什么人趁乱来偷东西了，你们检查一下身上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露卡大惊失色："天！时空门的钥匙不见了！"

克鲁诺一拍头："快去找艾拉。"

三个人冲进酋长帐篷的时候，艾拉还在熟睡中。这种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克鲁诺用力摇了摇女酋长，醒过来的艾拉看见克鲁诺，兴奋得大叫："再来比，喝酒！"

"喂喂……"玛露看到这位奔放的姐姐免不了有些头疼，"昨天好像有人来了这里，偷走了很多东西？"

"小偷吗？"艾拉一下子完全清醒了，"恐龙人？"

一行人带着艾拉赶到广场察看地上的脚印，大大小小的脚印对于艾拉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女酋长仰天吼了一声："恐龙人，胆小鬼！"

"真的是恐龙人干的？"克鲁诺想起自己初到这里时的遭遇，"恐龙人对人类这么有敌意？"

"恐龙人，很坏！"

艾拉重复了一句自己说过的话，高举着手冲出了广场，克鲁诺只能跟着。

"恐龙人，藏在，这里！"艾拉指着旷野远处的森林，"我们去，要东西！"

跟着这样强势的女酋长，克鲁诺当然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新历600年的战况紧急，自己如果不跟随艾拉过去抢会时空门的钥匙，也许就来不及让卡加鲁恢复信心了。

跟在艾拉的身后，一行人奔跑在原始的旷野上。天与地此时在视野里没有明显的界限，褐红色的火山与天空连绵成一片。少年少女们心中带着梦想，带着希望，带着信念，奔向自己选择的远方。

15

慈祥的老者坐在玻璃窗旁，借着窗外的阳光，看到手中的石头发出熠熠光彩，眼神中流露出惊奇和喜悦，甚至一双有力的手都在随之颤抖。

克鲁诺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待老者做出结论。

“没错没错，这就是辉虹石！”博修有些激动地咳嗽了一下，“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这东西了……没想到啊，居然会被你们找到了。有了这东西，只要一会就能修好格兰利昂。既然命运选择了你们拥有格兰利昂，我也会遵从命运的指示。”

说完老者拿着格兰利昂的剑刃和剑柄走进了地下室，克鲁诺犹豫了一下，没有跟过去。窗外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很舒服，少年和朋友们难得在这奔波之余享受片刻的休憩和安宁。

数小时前，一行人还身在史前六千五百万年的世界里。若非恐龙人之王阿吉拉偷走了时空门钥匙，恐怕大家还能早一点赶到博修的小屋。

与恐龙人之王的战斗持续了很久，越过恐龙人聚居的巨大洞穴，不仅找回了时空门钥匙，还帮艾拉教训了卑鄙的恐龙人。在艾拉依依不舍的道别声中，大家回到了自己所在的时代。

一切都是为了寻找魔王，摸清拉沃斯的底细……

时光在午后的宁静中悄悄溜走，不知过了多久，博修才从地下室走上来，手中拿着一柄崭新的宝剑。

“完成了。”博修看着这几个让自己惊奇不已的孩子，“你们拿着这东西去吧，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们会的，谢谢您。”

郑重地接过博修手中的格兰利昂，虽然很想知道眼前这位老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强大的圣剑，克鲁诺还是没有问出口。三人带着圣剑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新历600年的时空，来到卡加鲁家中。

“卡加鲁！”克鲁诺从入口一跃而下，站到了依然气色不佳的青蛙面前，“你还在这里啊。”

“圣剑无法修复，想要打倒魔王……”卡加鲁犹在重复着他那番说辞。

玛露有些不高兴地把圣剑插在地上，嘟囔道：“那你也要转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啊。”

一个转身，卡加鲁看见了克鲁诺身前的圣剑。格兰利昂独有的力量弥散在空气里，让人的血液都为之沸腾。一时间青蛙有些呆住了，他抬头看了克鲁诺一眼：“你去修圣剑了？”

“我说过，会让你重拾信心。”

“谢谢你……”青蛙的话音有些颤抖，“我一定会重拾信心，和你们一起讨伐魔王！”

夜已经很深了，大家就地在卡加鲁的住所休息。奔波了一路的年轻人都睡着了，只留下卡加鲁一人独自站在圣剑格兰利昂前，心中翻涌着对往昔的回忆。抚摸着圣剑千锤百炼的剑刃，卡加鲁眼前再度浮现出了多年前的一幕。

“我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那时萨伊拉斯还在世，我受到他的感召加入了王家的骑士团，成为一名见习骑士。”卡加鲁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克鲁诺，像是要说给他听，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大约那个时候，魔族也变得异常强大起来，我和萨伊拉斯奉命去通向魔王城所在的山脉讨伐魔族。”

“魔王和他的军师比奈加早就埋伏在山腰，我们受到伏击，根本没有机会还手，魔王太强大了……”

“为了救我，萨伊拉斯被魔王和比奈加打落山崖，我自己也受了重伤。当我从山底的小溪中爬起来的时候，水面倒映出来的影子让我几乎疯掉了。”

“被魔王诅咒的我，变成了一只青蛙……”

“从那时开始，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只是做为一只青蛙活着。如今，十年过去了……”

“萨伊拉斯已经死了，我还活着。”

“我要活下去，我要连萨伊拉斯的份一起活下去。”

“我要打败魔王！”

新一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了，阳光照散了乌云，大地上充满生机。在四百年后应是一片荒漠的利诺平原上，闪耀着金色阳光的草原异常美丽。卡加鲁和克鲁诺并肩走出隐居的森林，望着远方。

“出发吗？”克鲁诺问卡加鲁。

“出发吧。”卡加鲁看了一眼腰畔的圣剑，“通往魔王城的路就在前方不远的山



上，十年前那里被封闭了之后，没有人敢去打开它。”

“现在有了。”克鲁诺举起剑，“我们走！”

靠近东海岸的魔岩窟看上去只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山，山脚下的岩石紧紧依附在一起。卡加鲁站在这里抚摸着岩壁，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好友萨伊拉斯。

从小就饱受欺负的他，若非遇到萨伊拉斯这样充满勇气的朋友，也许一生都不会改变。

当初加入骑士团，两人也曾站在塞纳桥上眺望远方，为了忠诚与荣誉暗暗发誓。

岁月变迁，萨伊拉斯已经死去十年了，如今的自己，还能不能完成当年的誓言呢？

高举起手中的圣剑，勇气在卡加鲁的心中激荡起来。

“吾名为格雷，魔王，昔日恩怨，今日了断吧！”

伴随着卡加鲁的呐喊，圣剑格兰利昂的力量被激发出来，剑光自地面腾空而起，穿破了天际，一道耀眼的光辉在格兰利昂周围流动，随着卡加鲁自下而上的纵情一剑，山脚下的岩石开始缓缓断裂。

这是克鲁诺一生所见过最有气魄的剑法，在卡加鲁的手中，圣剑轻易切开了封闭多年的岩石掩护，露出漆黑的魔岩窟通道。

“走吧，去魔王城！”

并不在意身后惊奇崇拜的目光，收起圣剑的卡加鲁首当其冲，踏入了魔岩窟之中。

激动的并非卡加鲁一人，克鲁诺扭头看了看玛露和露卡，还有跟在两人后面的罗博，双手握紧了剑跟进去。

从未有过这样的想像，即使是在梦中。以至于这一刻看起来如此的不真实，让人激动得不知所措。

面对历史上最恐怖的魔王，克鲁诺从内心深处竟无一丝颤抖。

——来吧，魔王，你只是通向拉沃斯真相的道路。

——来吧，可怕的未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

——为了自己，为了朋友，为了人类，为了所有重要的人，羁绊的心，永远的爱，不变的信念。

16

克鲁诺并不能确认此时通往魔王城的海底洞窟是否就是自己在原来时代与哈克兰大战的地点。毕竟四百年的岁月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惟一不变的似乎也只有人类和魔族的关系。尽管之后和平的局面比四百年前好了不少。

“魔族本身并不算强大，只有在魔王出现后，这一族才迅速壮大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卡加鲁回忆着自己所知的历史，用学来的现代语给克鲁诺补课，“如果不是魔王出现，人类军队不会溃退成眼下这样。”

“也就是说，如果打败了魔王，魔族军队自然就会败退？”克鲁诺想曾与自己交手的魔族哈克兰，“曾经有个魔族也这么说过。”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克鲁诺你到底是来自何方呢？”卡加鲁对克鲁诺的来历也很好奇，“你并非嘉鲁迪亚人吧？”

“这个真不太好解释……”克鲁诺挠挠头，“等打败魔王，我带你去我的时代看

一看吧。”

“你的时代？”

“嗯。”克鲁诺看着远方延绵漆黑的洞窟，听着墙壁上传来潮汐拍打海岸的声音，有些出神地说道，“也许未来并不是很美好，但却是个足够和平的时代。”

卡加鲁对克鲁诺的话半懂不懂，也就不再追问了。

“魔王善防守，只让负责的军师领兵作战。”卡加鲁再度提起大家即将面对的敌人，“这家伙的力量超级强大，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魔法了，只有魔王会使用威力巨大的魔法。”

“魔法……”克鲁诺沉吟了一下，“卡加鲁，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可以说给你听。魔法也许并非是一种延绵至今的力量，它只是心灵信念的体现。如果心足够坚韧强大，魔法的力量也就会更强大。”

“也就是说，魔王有着比所有人更强大坚韧的心？”卡加鲁尝试着理解克鲁诺的话，“这样的敌人，也许人类只要一个就足够了。”

“历经岁月变迁，人也会变得坚强。”想起在被毁灭的未来世界里，那些保护着希望种子的幸存者，克鲁诺有些感慨，“虽然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最终都会变得坚强吧？”

卡加鲁没想到克鲁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些惊讶也有些惭愧：“对不起，过去的几年里我太沉寂了，忘记了应走的方向。”

两人的交谈当夜色出现在眼前之际戛然而止，穿过了可以聆听潮汐的魔岩窟之后，一座独岛上阴森的城堡沐浴在月光下。孤独的石兽枯坐在城堡最顶端，张开蝙蝠一般的双翼居高临下俯瞰着城堡前的一切，古老的城堡里散发出阵阵让人心悸的阴冷气息。

玛露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好，好可怕，这就是魔王城？”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卡加鲁毫无惧色地看着城堡，“我们进去吧，魔王就在里面了。”

一路上层出不穷的魔族并未让克鲁诺产生任何气馁的想法，自从见识了艾拉的强大之后，少年心中隐隐有着一个梦想，梦想自己将来有一天也能成为像艾拉和卡加鲁这样强大的人。这一刻站在魔王城外，克鲁诺的双手已没有了第一次战斗时的激动和颤抖。他走到城堡门口，轻轻推开城堡的大门。

城堡里没有灯火，黑暗中隐隐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克鲁诺有些意外地举起手中的剑。

“比奈加？”

“嘿嘿，就是我，居然敢闯入魔王大人的城堡，你们的死期到了。”

“胆小鬼，敢来比试吗？”

“拥有智慧的大人物才不屑与无名小卒交手。”比奈加不屑道，“你们就等着消失在这座城堡里吧！”

双方的口舌并没有逞上太久，卡加鲁举起了手中的圣剑格兰利昂，刹那间城堡的入口被圣剑的光芒照得亮如白昼，比奈加的声音立刻变得无比惊恐。

“圣剑！你们拿到了圣剑！”

“魔王，我是剑士格雷，你还记得我吗？现在为被你杀死的萨伊拉斯付出代价吧！”

卡加鲁的声音响彻整个魔王城，惊飞了无数黑暗中的蝙蝠。圣剑的光刺破了比奈

加放出的黑色浓雾，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被照亮的城堡大厅里响起，这是克鲁诺第一次听到魔王的声音，嘶哑的声音仿佛经过了无数年孤寂的浸泡一样，让人足以产生浑身发冷的感觉。

“格雷？是那个曾与萨伊拉斯一起的无名小卒吗？”

“魔王大人！”出现在大厅尽头的比奈加高声献媚道，“您不必亲自出手，这些小事交给属下去做就可以了。”

“不，让他们进来。”

魔王的声音坚定果断，不容置疑。

“但，但是……”

虽然只是犹疑了一下，比奈加还是没敢违抗魔王的命令，转身退回走廊，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要过去吗？”卡加鲁看了克鲁诺一眼，“可能是敌人的陷阱，你要想清楚。”

“你是一定要去的吧？”克鲁诺看了青蛙剑士一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在后面有什么关系？”

“魔王很强大。”

“我知道，你也很强大。”

克鲁诺的目光随着比奈加背影的消失，那条路上的灯火随着比奈加的消失，一盏盏亮了起来。

“走吧，去面对他，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真实的一切！”克鲁诺鼓励卡加鲁，“想一想，圣剑在你手中！”

卡加鲁的眼睛因克鲁诺的话渐渐亮了起来，手中的圣剑在空中挥动了一下。

“好，我们去。”

幽暗深长的走廊仿佛伸向不见底的深渊一般，即使有无数盏灯火的照亮，依然看不清前路。克鲁诺和卡加鲁持剑在前面开路，顺着灯火的方向一步步向前走着，终于在城堡的地下室祭坛中央看见了一个削瘦的身影。

“欢迎诸位！”

沙哑的嗓音在地下室里回荡，一阵没来由的风吹过，吹灭了亮起的盏盏烛火。那个有些削瘦的背影缓缓转过身来，露出一张苍白无比的面容。

这是克鲁诺第一次见到魔王，却并非魔王第一次见到克鲁诺。

未完待续



【前情提要】

科特和他的学生显然遇到了远超预计的麻烦，神秘外星生物留下的“哨兵”有着惊人的战斗力和应变能力，单凭他们现在的兵力根本束手无策。但哈尔茜博士的到达无疑为深陷困境的科特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斯巴达战士学员带去了新的生机，她那非凡的头脑丝毫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反而变得更加冷静、机敏。经过与人工智能的一番斗智，哈尔茜成功地向UNSC的军舰发送了求救信号。根据她的判断，只有斯巴达战士才能解救这个基地，许多的斯巴达战士。

【主要人物介绍】

科特：斯巴达051号战士，由于其出色的应变能力而被艾克森选中，成为斯巴达III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理查德·拉什：黄昏号巡洋舰的舰长。带领着手下的舰队悄悄跟踪着袭击地球的圣约人军舰。

弗罗·曼塔魁少校：果敢的圣约人精英战士指挥官，杀死塔诺后取而代之，成为坚不可摧号的新舰长。

哈尔茜博士：主导前两次斯巴达计划的科学家，岁月的流逝似乎对她那天才般的大脑没有丝毫影响。

佛瑞德：机智勇敢的斯巴达战士，蓝色分队的小队长。带领两名队友执行着一项危险至极的任务。

第二十二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440时，
迁跃断层空间-未知矢量，
UNSC的巡洋舰黄昏号上

杨上尉坐在显示屏前，理查德·拉什司令在他的身后来回踱步，观察着屏幕上的变化，时刻关注着黄昏号的传感器是否能感应到哪怕一点点的钛离子。

杨上尉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有些坐不住了："长官，已经过了十五分钟。我打算去调试一下集尘器和校准器。"

"再等一下。"拉什说道。

"是，长官。"杨慢慢舒展开了皱紧的眉毛，他紧张的时候往往会习惯性地皱起眉头来。

时钟又嗒嗒嗒地走过了五分钟。

"精确的计时"在迁跃断层空间中是矛盾的，在这样的空间里，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同了。拉什仍然坚持着他对时间的感觉——他还是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并没有失去理智——他一定没有走错路，虽然那艘他们跟着的圣约领航舰留下的踪迹实在是太不明显——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当然，UNSC的驱逐舰琥珀衣者号也一样。

屏幕上亮起了一点火花。

"找到一个了！"杨上尉兴奋的叫起来，"聚积分光器锁定了一个名为钛-50的离子。跟UNSC的军用面板材料是一致的。应该是我们的一员，长官。"

"非常好。"拉什司令高兴得直拍杨的肩膀，嘱咐他，"继续观察。"然后他离开了屏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拉什心神不定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其实这把交椅以前是格拉塞斯舰长的。不过现在他回地球去接受六个月的化疗。六个月之后这场战争可能都已经结束了。

他系上了安全带。不管怎样他现在已经是总指挥，不过还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其实。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差事，因为他所进行的一切工作要不然就是竹篮打水，要不然就是纯粹的自杀行为。

当时，在圣约领航舰离开新蒙巴萨时，琥珀衣者号就进入了它的迁跃断层空间裂口，巡洋舰黄昏号也就在附近，完全可以开展行动了。他们是UNSC的四艘可以给跃迁断层空间电容器充电的军舰中的一艘，速度快得足以在大气层跃迁产生超压力回环之前就完成空间转换。

米兰达·凯斯是舰队里最有魄力的指挥官，她竟然勇敢到愿意独自去追踪圣约人。她到底是匹夫之勇，还是想继承她父亲的衣钵，继续将那种传奇式的荣耀延续下去？

拉什从来不知道生活在父母的光环和荣誉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的父亲是摇篮号上的一名焊接工……至少在摇篮号被剑鱼星座撞毁之前是。他父亲一直以来就希望成为一名英雄，而现在是自己实现他愿望的时候了。

黄昏号有两艘护航舰，敬畏号和巴黎号，还有一艘轻巡洋舰，珊瑚海。它模拟出了近似圣约军舰的航向矢量。希望借此找出它们的目的地是何处，也可以帮助琥珀衣者号趁早把敌舰送进地狱。

在尾随圣约军舰的途中，黄昏号的踪迹有一回差点就被圣约人发现了。于是他们被迫提速了好几次，有几回差点超出了UNSC军舰速率的最大变化率。还好最后幸运地突围，相信下次再也不会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出现了。

从技术上来说，"加速度"和"速率"

是两个错误的术语。他们无法计算在十一维的迁跃断层空间中的速度变化，但是拉什司令从来不为那么抽象的东西动脑子。他把这些复杂的东西全都推给了他的海军军官们。

之所以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从技术上讲是因为圣约舰队在几何空间中点对点的行驶速度要比他们的舰队快得多。这是圣约人在战略上拥有的又一优势。

拉什司令观察了一下在舰桥上的军官。朱利安·沃特斯上尉挨着他旁边坐着，扫描着引擎上的输出情况，担心地皱起了眉头。NAV那儿坐着的是贝坦妮·德拉诺上尉，她有些昏昏欲睡的样子。她的血管中流淌着沉着冷静的液体，但很遗憾，在这个迁跃断层空间中，这种面对灾难的平静显得有点浪费了。在传感空间站中坐着乔·杨上尉；这位最年轻的军官在四年之间目睹的战斗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看到的还要多，他也因此忍受了不少煎熬。再看引擎空间站，里面坐着翔·周少校，他正和其他三名技术人员在共同执行着一项任务。

他们每个人都要轮到两次班，这样的无尽等待让他们开始感到筋疲力尽了。

黄昏号是在圣约人撞击地球的旋转运程中被抓住的。像这样的船舰一般有90名船员在上面工作。但现在他们只能用43名工作人员来完成同样工作量。

而且是独自完成。

敬畏号、巴黎号，还有珊瑚海号，这三艘战舰在它们那硕大无比的引擎的推动下率先赶到了迁跃断层空间中的前方轨道。他们早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超越了COM的极限。

“传感器采样数据发生关联，长官。”杨说道。

一幅曲线表出现在拉什司令面前的显示器上，自行的测绘其自身离子轨道频率和暂时的分布空间。呈现出幂律的衰退。

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个离子，划出的轨迹像液氦一样的冰冷。这意味着，琥珀衣者已经不在黄昏号周围，也许它已经离开了迁跃断层空间。

“准备跳转。”拉什命令道。

他的军官们振作起精神，准备将黄昏号驶入星际真空层中——或者驶进他们知道的某一星球中。已经没有时间检测航道了。

拉什司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大黄蜂爆雷扔掉。”他指示沃特斯上校。

“长官？”沃特斯为难的问道。

“马上就做。输入爆炸代码，发送到地面。”

沃特斯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点点头，“遵命，长官。明白了。”

中级舰桥军官们互相交换了眼色，但是他们都意识到核武器已经保不住了。因为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保证他们的秘密行动不被发现，迁跃断层空间中的核武器爆炸后放出的切伦柯夫放射线可以蒙蔽圣约军舰的视线。

“爆雷已经被投下了。”沃特斯低声回应道。

“现将外部动力全部关闭。” 拉什命令道，“锁定离格折流板。重新检测一遍节气闸引擎，全力筹划传感器部署。”

手忙脚乱中，船员们终于使得黄昏号进入了隐形状态。

绿色的状态灯在拉什司令的状态显示板上亮了起来。

“进行跳转。”他下令。

“预备。”德拉诺上尉在她的海军空间站发出口令。

“同指挥中心的周少校步调一致。四，三，二——启动。”

行星在前视屏上闪烁着。太阳在左边

熊熊燃烧着。

“新航向为(0, 3, 0) (0, 3, 0)”拉什司令命令道，“刚好成直角。”

“遵命，长官。”德拉诺回答，“进入新确定的方向。”

在跳转出口处改变轨道，以防止船舰现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巡游舰上待了七个年头，拉什明白这种级别的船舰是UNSC舰队里速度最慢的，最难控制，并且装备也是最差的军舰。隐形成了他们惟一的防御方式了。

杨上尉的显示器上出现了波状信号：“发现新情况！”杨大呼，“不是我们的兄弟舰。看样子来者不善，至少有一百多艘！”

德拉挪从NAV工作站里伸出了脖子，定睛看了看，又迅速缩回自己的座位上：“信号从附近的第四个行星中传过来。”她说道，“放大同时提高右舷摄像头视角。”

中心屏幕转移到了右舷，图案顿时放大到了一千倍。

成千上万艘圣约船舰驶来，是超级圣约舰队基地，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在轨道上移动的城市……引导这一切的是一个如月球一般大小的巨大环形体。

在那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里，拉什的思维已经完全凝固了。他像动物一样全无思考能力，脑子里只有两个词——战斗，还是逃跑……而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逃跑的意识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维空间。

他努力地把那个想法从自己脑子里赶出去。

“杨。”他有气无力地喊着杨的名字。

杨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圣约战舰，也丝毫没有反应。

“杨！”

“是的，长官。”杨使劲儿的摇了摇头，清醒过来，“我在这儿，长官。”

“好，再一次检查军舰的传感器。一定要完完全全保证我们已经完全隐身。完全地！”

“检查完毕，长官。”

“德拉挪。” 拉什司令继续喊道，“我们以2.4速度单位的最低速度驶向那边的小行星地带。”

“遵命，长官。”德拉挪在的手不停地抖着，但还是锁定了新航向。

“没有发现琥珀衣者的轨迹。”沃特斯一边瞪起双眼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边说道。

“检测出千倍的能量辐射。”杨说道，声音出奇得平静，“他们有可能已经追踪到了我们方位，长官。”

“准备全速前进。” 拉什司令下令。

舰桥的军官们都绷紧了神经。

“长官。”沃特斯说道，“我发现这个区间有武器在放电，因为发现定向等离子，还有能量发射器。不过目标并没有对准我们。”

拉什不停地放大前视屏，直到圣约舰队的图像都模糊不清了为止。星星点点的火光和长矛一般的光电在黑暗中不停的交叉飞跃。

拉什司令低语道，“该死的，他们到底在进攻谁？”

佛罗·曼塔魁抽出他随身携带的佩枪，朝塔诺舰长的后脑勺开了一枪。

水晶刺“擦”的一声插进了舰长的头颅，炸得血肉模糊——四射的鲜血，迸裂的脑浆，还有细碎的的颅骨碎片顿时铺满了整个指挥台。

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大叛变行为。什么样的精英战士少校才敢违抗一个曾率领两支军队大胜了七场辉煌战役的舰长的命令？谁敢公然杀害这支舰队里声望最高的

巡洋舰的高级军官?

佛罗是怎么样做出这一切的?

在这之前塔诺·伊安拉瑞确实已经丧失了理智。实际上,宗教狂热在大部分场合里都值得赞扬的,而当它几乎杀害了坚不可摧号上的所有船员并且摧毁了整个种族的时侯已经不再如此。

佛罗迈过这具尸体,迈过这昔日朋友的身躯,迈过这昔日船舰的指挥官,然后举起了自己的武器。

这个U型剑桥好像忽然变小了似的,蓝白色的灯光似乎比刚才更加刺眼,他无法理解全息控制台上出现的影像图标所代表的意义。佛罗眨了眨他模糊的双眼,仔细地看着眼前的军官们。

精英战士是来自广受尊重的德恩迪军团的——乌诺·罗梭纳伊负责操作,扎斯·杰格伊负责航行。此时此刻,他们都被这突然发生的巨变震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四肢僵硬。只有通信/传感空间站的耶格·彼得诺伊向他理解地点点头。

但是与死去的舰长关系不错的,负责坚不可摧号上紧急安全系统的一对猎人的神情分外紧张。随后,全副武装的保卫人员朝佛罗少校所在的位置行进了两大步,地面发出震耳欲聋响声。他们愤怒地挥动着手上的武器。一直以来,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护舰长,现在,任务的失败将使他们把全部的仇恨和复仇心理都对准胆大妄为的刺杀者。

事实上,负责安全保卫的帕鲁特·希达·康纳和瓦鲁纳·希达·约特诺这一对战士对佛罗来说一直是个谜。他曾目睹他们丧心病狂地徒手将敌人撕扯成碎片,随后又大抒诗性,背诵出成篇的战争诗史。但又有谁真正看过眼前的猎人是什么样子?在他们包得严严实实的盔甲后面,蠕动着令人作恶的像蛆一样的油滑皮肉——像佛罗遭遇过的异性种族中名叫格式塔生物群体的那帮家伙一样。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是战无不胜的——至少对于佛罗的武器来说,战胜它们是不可能的。猎人的盔甲即使在没有任何刻意防备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抵挡住多重等离子射束。

佛罗面无惧色,高大的身体伫立在原地,毫无悔意。

两个猎人战士盯着他,他们的盔甲在不停的抖动着。当这种生物的脉搏在协调地跳动着时,就会产生一种类似次声波的隆隆声,只能感觉到他们在说着什么,而无法真正的听到。

"安乐死。"他们俩出人意料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是您让舰长尊严地在荣誉中死去,现在请您接替这一职位。"

佛罗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自己已经获得了这两个强大战士的支持。他已经成了坚不可摧号巡洋舰上的最高统帅,现在只有他才能率领这帮人,也只他才能把他们带向战场。

"有没有人对这决定有疑意?"佛罗高声问着眼前的诸位舰桥军官。

他们一个一个面面相觑。

耶格,船上最德高望重的军官走向前去。他惟一可骄傲的就是他在一场战斗中瞎掉的左眼。他也一直拒绝对这只眼睛进行修复。

"塔诺自始致终都显示出了他对军队的虔诚。"耶格说道,"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的推理不再那么的有力和正确。对此我深表遗憾,对于这个决定我觉得还是必要的……舰长。"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佛罗成为了大家信任舰长。拥有无上的荣耀,同时也担当起了军舰上所有的责任。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塔诺——整个指挥

中心都溅满了他的鲜血——他将一只手放在这个曾经的舰长的肩膀上，作了一个道别的手势。

“把他抬走吧。”佛罗对其他将士轻声低语道。

耶格咕哝了一声，三个步兵就走了进来，把塔诺抬出舰桥，随后又回来了，想用海绵拭掉地上的血迹。

佛罗示意其中的一个步兵：“让他的鲜血留在这里吧。”

步兵们急忙离开了。

这些斑斑点点的血迹会永远保存在佛罗的灵魂中；同样也会永远留在甲板上，警示着人们不要忘记为了生存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佛罗随后盯着中央全息阅读器，看着”坚不可摧”号的外面混乱拥挤的局面。第二舰队”同等纯净“处于一片混乱当中。一百多艘军舰胡乱地朝不同的方向驶着——互相碰撞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远处先驱者的光环建筑带着银色光环——那是散发着不祥意味的东西，也是眼前这惊心动魄的动乱的源泉。

就是这个使得刚刚死去的舰长神经错乱的。他属于一个极其边缘的宗教组织——忏悔的提督，他相信所有先驱者创造出的生物都是极其神圣的，甚至认为寄生于光晕的洪魔也是如此。他一度信誓旦旦地阐言先驱者创造出的生物具有极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他认为他们有责任去保护甚至拥护他。他居然迷信到下令让坚不可摧号靠近光晕圈，以便可以让洪魔疾病蔓延到船上。

然而只要佛罗还有一口气在，这样的事情就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洪魔必须马上被清除，这才是当务之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了。

坚不可摧号在空间中战栗着不断前行。

“现在左侧舱门的防护层受到等离子射束攻击。”位于OPS操作台面前的乌诺·罗梭纳伊报告。他紧张的声音透露了他对战争的毫无经验，“虽然打偏了，不过防护层还是破裂了。”

船体再一次出现震荡。

“舰尾防护层又遭到攻击。”乌诺报告：“不过当前依旧能够保持平衡。”

"将前进速度减缓至三分之一。”佛罗说，“保持右舷防护层。”然后他转向负责NAV的扎斯，“追踪刚才的攻击来源，确定目标！”

“追踪完毕，长官。”扎斯回答道，“目标确定成功。一共两个。”

两艘全息护航舰——黑暗号和黄昏之疚号———由阿尔法鬼面兽贾甘特姆指挥，出现在甲板上空，看样子准备向他们全速驶来。

这是佛罗另外一大困扰。

由于逝去的先知造成的混战，精英战士和鬼面兽那来源已久的仇恨已经升级到互相残杀的地步了。

这一对护航舰合二为一，加速着飞来。它们的舰壳侧线开始闪光，两束等离子齐射形成的拱弧逼近坚不可摧号。

“先将军舰主力炮火朝两点钟方向和七点钟方向全力进攻。”佛罗叫喊着。

”正在进行。”扎斯回答，军舰外有一颗颗的星球略过全息观测显示屏，“长官，前方有立法者号挡在我们之间。”

“立法者号上全面部署着侧向防护层。”佛罗咆哮着，“我们的进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这两艘双子护航舰又分开了，以此躲避敌人的军舰和他们的等离子射束。在巨大的航空母舰影子的隐蔽作用下，它们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

“第四和第七线加大火力。”佛罗命令

道，“一旦看到那两架护航舰从航空母舰的阴影中浮出就立马发起进攻。把引擎动力转移到舱前发射器，同时做好防御攻击的准备。根据最后确定的轨道来决定攻击目标。”

乌诺点点头，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阿尔法鬼面兽舰长虽然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家伙，但是作战效率却很高。佛罗根本无法伤害到他军舰上的任何一个人。

立法者号护盾的边缘防护层发出了微弱的光芒，受到等离子光波的攻击后，放射出一束一束炽热的光束，将等离子的威力削弱了——受到的攻击并没有什么作用。防护层的功能太强劲了。

鬼面兽护航舰出现了，两艘护航舰重叠着，出现在航空母舰的阴影下。

“全面开火。”佛罗下令。当等离子射束从他们的船舱侧线不断涌出，在一片漆黑的夜空中向着远方形成两束强烈的光流时，舰桥上的灯光也就黯淡了下去。

“检测到反定向信号！”耶格大声喊着，“它们企图破坏我们的定位攻击。”

等离子的粒子来回穿梭，在他们和鬼面兽的护卫舰之间扩散成为无数个点形成信号，这样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才是要攻击的目标。佛罗从未料想到他们竟然有这种功能。这种技术一定是偷来的，不会错……就因为是这样他们才根本不知道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调整程序，以便锁住他们的信号。”佛罗说道。

“遵命。”耶格回答。他的双手在运算器上飞快的移动着，演算着运算法则，“新信号锁定复位。”他说道。

他们的等离子不再像刚才一样了，而是聚集在一起——并且不断加速。

鬼面兽护卫舰转了过来，正好在他们等离子光束的射程里。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次注定失败的转向，而且速度远远不够快。

护航舰辐射出巨大的热量，第一波的攻击被防护层电离成了气体。第二波的攻击打中了舰体，防护层的外壳，传感器和覆盖层的装甲合金都开始融化。

“动力发射器开火。”佛罗下令，“正对靶心。”

“遵命，长官。”乌诺回复，“发射器准备完毕——发射。”

为了刚才的攻击，坚不可摧号上的能量几乎被耗干，舰桥上的灯转换成紫外线光进行最后的挣扎。光线强大得照亮了整个战场。黑暗号在一瞬间完全僵在原地：因为它被射穿了整个船体。先是军舰上的甲板被炸成了碎片，随后，舰腹，舰尾的等离子线圈也灰飞烟灭，整艘护航舰已不复存在。

鬼面兽护卫舰——黄昏之疚号竟然毫发无伤地存活了下来，继续朝他们驶去。

“如果想再次使用动力发射器。”扎斯说道，“就必须再等十五秒钟，这样引擎才承受得住。”

十五秒钟在这样一场不分胜负的太空大战中犹如一生那么漫长。

“给六翼天使十四号发射器减压。”佛罗吼道，“将在辅助性线圈里形成的等离子扩散到舰身的侧面。”

“等离子转移成功。”乌诺回复，他的脸已经涨成了紫色，“现在开始紧急减压。”

当发射器释放能量时，整艘军舰剧烈颤动起来。舰舱中的空气突然变得异常稀薄，他们转向刚才没有打中的那艘护航舰去，准备再次攻击。眼看着坚不可摧号的侧线已经开始发亮了。

黄昏之疚号的引擎也在发亮，说明它要加速了。只见它转变方向，躲进附近的一

艘驱逐舰后面，隐蔽了起来。

面对无比强大火力袭击，它不得不选择撤退……

佛罗很怀疑鬼面兽的舰长贾甘特姆刚才是否真的在被毁掉黑暗号上，刚才的一切会不会只是一个圈套而已。

航空母舰立法者号调转了方向，激光器也启动了，开始修复护航舰。在刚才一支驱逐舰还没有被攻击的危险状况下，几支激光打向护航舰，防护层被烘得滚烫。

“重新启动电线圈。”乌诺指示。

“以此处为原点，新航线方向，脱离舰队，不要在攻击的时候误伤了我们的兄弟舰。”

坚不可摧号调转航向，加速前进，并飞到了离舰队300公里的前方。路上也碰到几艘军舰在互相开火，但大多数也只是迷失了航向，不清楚应采取什么行动所致。

他们的指挥官——先知，已经不在了；有些人说它离开去了格雷特·菲米。甚至有谣言说它早在很久之前就跟鬼面兽达成了协议。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就面临着更可怕的威胁。

光晕的全息光弧出现在主屏幕上。四艘驱逐舰近距离地排列在一起，与船的龙骨形成直角，同时瞄准了上百只小型船舰——魅影号，幽灵号，甚至还有女妖号——他们都试图从光晕发出的光弧中逃出来。这几艘驱逐舰朝他们发出等离子光束和激光炮，将它们一起毁灭。然而，试图逃跑的船舰实在是太多了。

不能让任何船舰离开那个地方。如果有一艘单独的洪魔感染体船舰能够跳转到跃迁断层空间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一切就都晚了。洪魔造成的巨大灾难将永远无



法挽救。

“给我接通一个船舰通讯频道。”他告诉耶格，“使用先知的原始频率。”

“成功获取信号。”耶格答复，“船舰无线电准备完毕。”

佛罗传达指示：“本人是佛罗·曼塔魁，坚不可摧号的现任舰长。再次向所有第二舰队同等纯净的忠诚船舰致敬。弟兄们，当务之急，我们必须从迷失中走出来，同时必须停止对他人依赖。现在，我们神圣的古老文明遭到了光晕的污染。我们必须这种可怕的污染吞噬我们之前，将其尽数毁灭。”

“扎斯。”他命令道，“把我们现在的方位坐标发送给舰队。”他凑到全息屏幕上方，搜寻光晕圈上许多幽灵号顺利脱身的部位，“我们必须在他们和其中任何一艘驱逐舰接触之前阻止他们。”

“遵命，长官。我们所在的坐标已送达。”

大多数船舰行动迟缓，航向不明，毫无头绪，只是被动地遭受着一波波等离子和激光炮的攻击。

在如此具有毁灭性的炮火齐发下，小一点的飞船立马燃烧起来——只剩下在火焰中飘零的残骸。

“不要接近目标。”佛罗在舰队广播上下令，“否则疫病将会蔓延开来。”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控制台。

随后佛罗又对身边的一对猎人战士低声吩咐了几句，“清扫一下舰舱，继续巡逻，除非我交给你们新的任务。发现舰壳上有任何的破损就立刻向我报告，不论是多不起眼的破损。有任何战士的死亡也要立刻报告，因为他们都有可能附带着洪魔感染体。”

两位名叫希达猎人点了点头，笨重地迈过舰桥，双手弯曲着不停摇摆，似乎对这个任务充满信心。

“乌诺。”佛罗又叫到，“设置好自爆程序。我们必须准备好，为一切的可能作打算。”

乌诺点点头，他的胃紧张地蠕动着，但还是马上着手设置等离子电圈自爆模式。

“准备完毕。”他答复道。

“其中有一艘靠近光环的驱逐舰在呼叫我们。”耶格说道，“是狂喜弧光号。”

虽然有静电噼里啪啦的干扰着，但传来的低吟声还是可以听清楚的：“这是狂喜弧光号的舰长。我们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千万不要让它们得逞，千万不要成为它们的工具。我将不会——”

信号中止了。

狂喜弧光号向行星方向驶去，随后继续掉头朝光晕里的其他三艘驱逐舰驶去。他已经接触到了一艘兄弟舰，能量盾防护层发出微光，频率也匹配上了。然后，那架已经被洪魔病菌感染的军舰释放出成群浮游着的球状体电波形式，包裹住了狂喜弧光号。

佛罗通过广播说道：“重新瞄准。毁掉那些船只。”

随后佛罗又命令乌诺：“准备发射，瞄准目标。”

“目标瞄准完毕。”乌诺报告。

佛罗毫不犹豫地下令：“发射！”

等离子射束和激光波从附近几十艘船舰上齐射而出，火光染红了那两艘被感染的军舰。驱逐舰的甲板轰然倒塌——碎片一直扩散到船尾引擎舱——随后，舰体在一轮白色光波中爆炸，随后立马冷却成烟状残留物。

“还有新目标。”佛罗对乌诺说，示意还有其他两艘驱逐舰也在光晕附近，“全舰队继续瞄准新目标。”

乌诺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点头同意了：“目标已经锁定，准备发射，长官。”

最后的这两艘驱逐舰同他们的感染体离得太近了。此时此刻不能允许出一点岔子，不能让一个洪魔感染体逃离。

"长官。"耶格说道，站得更加笔挺，"目标驱逐舰正在驱散他们的防护层。"

佛罗点点头，他现在已经完全地具备一名高贵舰长的架势了。

"向全舰队下达命令。"他低声说道，"全部的等离子发射器，全部的激光发射器，集体向着目标发射。"

等离子发射器已经全面启动，从坚不可摧号开始，整个舰队中密集的发射出等离子射束。激光发射器更是无休止地开火，火光中的船舰外壳被完全剥落。激光炮一发接一发的攻击吞没了目标，连空气好像也燃烧了起来，等离子则是闪电般横冲直撞，密度大得简直让人心惊胆战，任何被这样的火力当作目标的船舰都一定会彻底消失。

"第二轮预备。"佛罗下令，"把他们烧成灰烬。"

又是一轮密集的等离子射束攻击，已经处于毁灭边缘的船舰纷纷旋转着，被抛进了光晕圈，被光晕的引力牢牢地困住。这里成了他们永远的坟墓。

"坚不可摧号，后退！"佛罗下令，"以三万公里的航速后退！"

佛罗在舰队通讯器上试图与一对猎人战士联系："请你们回复巡逻的结果。"

帕鲁特说道："没有监测到任何裂口。所有的船舰都已检查完毕。没有任何感染存在。"

佛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们应该还有生存下来希望。

"发现黄昏之疚号，长官。"耶格说道，"中途还有其他两艘鬼面兽护卫舰。他们的侧边火力线还冒着烟。"

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但总算已经没有了新的隐患，他们接下来要对付的只是过去的旧帐了。佛罗凝视着屏幕，凝视着自己的舰队。是的，就在今天，他们迫不得已地向很多以前并肩作战的船舰开了火。

"准备向迁跃断层空间跳转。"佛罗下达命令。

"遵命，长官。"耶格低语道，"我们要离开这场战斗了吗？"

"待在这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是愚蠢疯狂的行为。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了。我们要密切留意来自帝国司令官希坦·贾·瓦丁尼的传召。我们必须警告他们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关于鬼面兽和该死的洪魔。"

"迁跃断层空间的矩阵在剧烈变动着。"扎斯报告。他摇了摇头，自己也很疑惑不解，"在YED－4维度监测到不规则物体……原因尚未确定，长官。"

"那么我们能安全转换空间吗？"佛罗问道。

"目前尚无明确答案，长官。"

迁跃断层空间里并没有出现不规则物体的先例，现在出现的异常情况是不是这个神秘的光环引起的？已经没有时间深入调查了，这次他们不得不冒一次险。

"确定航线，执行空间转换。"佛罗告诉他，"向着赛利亚星系，'喜悦'前哨站前进。"

UNSC的巡游舰黄昏号徘徊在第四号行星卫星的阴影中。

舰桥上异常得安静，拉什司令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这里，每一个屏幕上都显示着圣约舰队之间血腥的战争，他们每个人都全程目睹了这场战争。

来自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最后一幕的音乐不停地在他的脑子里演奏着——诸神的黄昏、世界毁灭、世界终末之地……

一直到这茫茫宇宙的尽头。

"确认是否所有的摄像头都已经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拉什司令下令。

德拉诺再次检查了一遍她的工作站："确认完毕，长官。"她低声回应。

"长官。"杨上尉说到，"遵照指示，电容器充电完毕，确认通向迁跃断层空间的矢量安全，检测已经完成。"

拉什司令和沃特斯少校紧紧地盯着显示屏，看着圣约船舰自相残杀。

"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该死的冲突。"沃特斯说道，"至少他们并没有盯上我们。"

"长官。"杨问道，"您觉得他们那边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的情况只有一种。"拉什答道，"就是圣约内战。"

第五部

蓝色分队

第二十三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550时，
太阳系，地球，加勒比海域，
古巴海岸附近。

蓝色分队的斯巴达104，058和043号战士正坐在鹈鹕战机的"血碟"上越洋而过，喷气机在海面上激起了好几米高的浪花。由于船尾的水面浮动装置曾经遭到了一颗等离子弹的攻击，船尾的舱盖被拉下了一点。佛瑞德兴奋地看着水面上的浪花，觉得在水上航行比在水下行驶爽快太多了。

在过去的两周里，蓝色分队展开了一系列对抗地球外轨道上的圣约人军舰的行动。在他们用哈沃克的核武器解决掉一个圣约人的洞穴基地后，他们又被派到安塔迪克的伊瑞布斯山，从那一后，他们就一直漂浮在尤卡坦半岛的海面上。圣约人的军队一直在海底搜索，关于他们是在找他们所谓的圣迹还是什么地质标本，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一旦圣约人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控制整个地球，灭绝对于他们而言是"害虫"的人类。

蓝色分队必须阻止这两个计划。

佛瑞德俯瞰整个海洋，心想着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将圣约人限制在海港里。他看着鹈鹕战机波纹起伏的地板：那上面凝结着一块一块暗红色的花纹，因此被戏称为"血碟"。今天看来又会有英勇的战士牺牲了。

他的抬头显示器上出现了古巴岛的边缘。佛瑞德作了个深呼吸让心平静下来：他们现在离第三个目标——百层轨道升降机已经很近了。

已经有不少消息报道圣约人入侵了这个设备……那是在和COE指挥中心失去联系之前了。

佛瑞德离开了座位，琳达和威廉也站起身来，投入战斗的时间就要到了。

琳达打开了他们从墨西哥城的塞刚铎·泰拉基地取得的一个箱子，那里面是一把崭新的SRS99C狙击来福枪。她小心地把枪取出来，擦拭了每个部件，又上了一些石墨润滑剂，很专业地调整了枪的射击精度。接着，她又检查了枪上的N向瞄准镜，并拿出一把精巧的螺丝刀拧紧了上面的螺丝。

威廉则打开弹药箱，将裂解弹和装甲弹分类放好，开始给枪上膛。

佛瑞德打开了一个"运卵箱"，将里面的裂解手榴弹和震荡手榴弹分装进了三个背包里。

他还找到了一个海军情报局的资料

板，于是将其打开查看。那里面是最新的圣约语翻译模板以及海军情报局用来入侵和反入侵的电脑软件，这都是科塔娜提供的更新资料，于是他也将这个资料板甩进了背包中。

劳拉·坦那军士控制着飞行器。同时她的长官吉姆·希金斯下士则在摆弄着通讯系统，想要分辨出哪些通讯来源于宇宙，哪些是陆军。坦那嚼着那种违禁的烟草口香糖，并吹了一个黑色的泡泡，其实，在飞船的军士中，这种零食很流行。

"原来……"坦那对希金斯说道，"那些该死的圣约战舰在大气中进行跃迁空间转换的时候，琥珀衣者号就跟在它们的后面！新蒙巴萨就是这样被攻陷的。我不知道那些下颌裂开的怪物到底在追踪什么，但是它们找到之后确实就没有再逗留——这就是我听说的。当时中心通讯频道是联系不上的，他们总是出状况。"

佛瑞德注意着琳达和威廉的动作。

琳达用手做了个"侧切"的动作，示意他"保持冷静"。

现在他们没有精力去在意总体战略，能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要保证轨道升降机的安全，并同时打赢这场战争。

佛瑞德密切注视着前方的古巴海岸：那里有很大的拍岸浪和白色的沙滩。

鹈鹕战机在丛林的上空呼啸而过。在约五十公里的远方有一条从地面直通云端的线：那就是UNSC的轨道升降机，当地人也称呼它为The Tallo Negro del Maiz，就是"黑玉米茎杆"的意思。

它的存在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虽然陈旧，却也是地球上惟一可用的几个重型升降机。在过去的两周里，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核装置被运送到了古巴。近期的战争已经耗空了UNSC的核储备，这些老式低产的炸弹是他们惟一剩下的东西了。

坦那军士还在继续说："然后圣约舰队就开始攻破轨道防卫了。情况变得很糟糕，主要冲突是和二号，七号以及十六号舰队造成的。"

"……只要等离子武器没有释放就好。"希金斯回答。

坦那停止嚼动嘴里的口香糖："当时前面真是舰影重重，还有那些女妖战机。天啊——"她抬起了头，向上看去。

佛瑞德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在轨道升降机的上方，飘过了一片薄云，还有两个小黑点——每一个都是足有1.5公里长的圣约军舰——它们进入了轨道。

"它们他妈的在这里做什么？"坦那低声私语。

圣约人在轨道上的军事力量让这次的任务复杂化了。这样一来他们在地面上的军力就有了对应的空中支援以及重兵器和重军火。

但他们并不需要用升降机来传送装备啊，只需要将这些军舰停下再使用重力电波传送就可以了。何必要到这里来？这样一来，蓝色分队就必须要再靠近他们一些以了解他们的真实动机了。

佛瑞德看到了雷达反馈出来的信息："这儿有个地方是女妖巡逻机发现不到的。"于是他说出自己的要求，"就把我们在这里放下吧，我们可以走过去。"

"这可是你说的。"坦那有些疑惑。她先是一阵加速，然后将战机停在一片棕榈树上。

"斯巴达战士们，准备好即使降落。"她将战机转向，冲进了丛林里，"如果你们需要返回就随时报告。蓝色分队，祝你们好运。"

佛瑞德·琳达和威廉拿好了自己的装备，从离地面六米高的鹈鹕战机后舱口跳

到了沙滩上。

战机随后疾速飞远了。

佛瑞德指示东北面为前进方向，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穿过这片热带树林，步入了“黑玉米茎杆”投下的巨大影子里。

在离升降机半公里处，丛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凝土和沥青的地面，一些仓库，还有高高的起重机。

佛瑞德听到了圣甲虫踩在平地上发出的钝响，随后他就看见那只庞然大物正扑向一个仓库，几下就把钢制的墙壁推倒，如果捅破纸张那样轻易。

“这可是个麻烦。”他对着通讯器嘟囔道。

“也是个机会。”威廉反驳。

琳达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她只是将自己的新狙击枪用棕色和绿色的布仔细地包起来——这样能更好地隐蔽，然后匍匐在丛林地上，对着瞄准镜观察目标。

“UNSC的全体成员卧倒。没有检测到任何热量信息。目前发现六……不，十二个圣约人正四人一组地走来……拿着运输袋，但没有精英战士，都是鬼面兽。”

佛瑞德想起了在不屈导师号上和穿着雷神锤盔甲的约翰搏斗过的那只鬼面兽，长得就像大猩猩一样……它还差点打赢。虽然它的实力比不过圣约猎人，但猎人一般只会同时出现两个。

“它们要去哪？”佛瑞德问。

琳达变换了一下视角：“它们要去升降机。它们有一辆攀爬车，已经装了不少东西了。”

“转换到中子探测器试试。”佛瑞德建议。

琳达在她的瞄准器上摆弄了几下，转换后，她说：“经过检测，它们的运输袋里有热量辐射。”

“会是核武器吗？圣约人是不用核武器的。他们对使用‘异教徒’的武器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威廉说道。

他说得没错，佛瑞德就曾经见过那样的精英战士，他们即使两手空空没有武器了，也不愿意使用他们脚下那些UNSC战士掉下的狙击枪，而宁愿死掉。

但鬼面兽怎么能和自命不凡的精英战士相提并论呢？

“预计还需要十分钟那辆攀爬车才会被装满。”琳达说。

佛瑞德想要快速地思考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却是徒劳。眼下一定不能卤莽行动，最好能够智取，否则不能让队员们去冒这个险。

“我们对付这一打鬼面兽还是不成问题的吧？”威廉很自信，“琳达可以在后面使用狙击枪，我们就干脆上前去一下干掉一个。”

“那样的话速度会比较慢，它们就有时间呼叫后援。而在我们赶到之前这辆攀爬车早就升上去了。”佛瑞德立即否定了这种想法。

琳达在不断地向四周来回巡视：“我发现它们的停车场了。那里面有疣猪车，有卡车，还有一辆油罐卡车。”

佛瑞德和威廉互相交换了个眼色。

“它们的这些装备也太土了吧。”佛瑞德嘟囔着，“不过对我们来说倒是有利的。琳达，现在开始挖洞。威廉，你去把那只圣甲虫引到那个油罐卡车那儿去。我去看着那辆攀爬车。听到响声后，你们就来和我会合。”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想起了这些怪物的凶猛，“它们有榴弹枪，如果近身肉搏的话，他们太难打倒了，最好是能在远距离朝它们的头部射击。”

“收到。”威廉回应。

琳达的状态灯也显示绿色，表示她收到指令。她正聚精会神地瞄准呢，看来和

她手里的枪已经达到了禅宗里“忘我”的境界，人枪合一了。

佛瑞德向威廉点点头后，二人就沿着丛林的边缘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分头行动了。佛瑞德在离琳达约一公里远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将状态灯设置成绿色，表示一切顺利。

过了一会儿，威廉的绿色状态灯也亮起来了。

佛瑞德又检查了一遍他的手枪和子弹闸，准备继续奔跑着向目的地进发。

一支由三个鬼面兽组成的巡逻队正在他们的基地边缘来回视察。他们还挺精明的，专门走在阴影处，还来回张望，对异常情况十分敏感。

远处忽然发出了三声闷响——随后就是三股鲜血喷涌而出——那三个鬼面兽的右眼都被精准无比地打中了，随之遭殃的还有连着脸颊的那块肉。

枪击过后，琳达那一边也没有发出警报，看来这附近应该是没有其他的敌人了。于是，琳达决定再占据一个高一点的位置以获得更好的视野。

接下来该佛瑞德行动了。

他迅速跑向圣约人的基地，在一个仓库的角落处蹲下——好险！差一点点就撞上一个迎面而来的鬼面兽。

那只鬼面兽浑然不觉地就从他的身边跨了过去，它的肌肉厚且硬，身上的皮肉很像河马。

佛瑞德不假思索地开枪了，正中它的身体中心。

然而鬼面兽似乎根本没受伤，反而发疯似的向他冲来。

佛瑞德却不慌不忙地挺直身子站在鬼面兽攻来的方位，趁着鬼面兽冲过来的当儿把枪反了过来，向它的颈脖戳去，一下子就戳进了它的嘴里。

鬼面兽吃了亏，蹒跚着不断后退，呻吟不已。

佛瑞德则把枪里弹闸残留的子弹全部射进了它张开的大嘴里。鬼面兽的嘴含混不清，连牙都被它自己咬烂了。它又向佛瑞德逼近了两步……随后便倒地不起。

佛瑞德则立刻给自己的MA5B手枪上膛，让自己平静下来。随后，他取走了那只鬼面兽的榴弹枪。

其实刚才自己的动态追踪器应该是能检测到这只鬼面兽的。难道是因为最近曾在海水里泡过，一直处于冷冻状态导致自己的雷神锤盔甲失灵了吗？

佛瑞德试了一下自己的追踪器：它确实可以运行，而且还显示出有5个敌人现在正朝他的方向走来。

这下就更棘手了。

他听见了柴油机的隆隆声，还模模糊糊地看见远处那个八轮的油罐卡车正驶过大门处的警卫室。

该是威廉行动的时候了。

佛瑞德紧帖着墙面移动，在下一个角落处，他就看见那只足有五十米高的圣甲虫，浑身都着火了——而油罐坦克就在它的“脚”下，已经被踩得粉碎。

圣甲虫身上的壳都被烧得裂开了，向外渗出了蓝白色的血浆，随后火势蔓延到它脚下公路的沥青，把周围建筑的外壁几乎全部烤化。

这时，威廉的状态灯亮起了绿色。

佛瑞德随即朝着正前方的轨道升降机走去。

整个升降装置是修在一个高塔上的，纳米金属丝制成的电缆从一百米到上千米不等，连接着排成一队的升降舱。

那些升降舱一般是通过有纤维货舱的起重机轨来装载的。但今天，只有三个鬼面兽负责往里面填装货物，再将东西用绳子

固定好，放进塑料泡沫，防止碰撞。

佛瑞德摇了摇头——它们好像生怕一个不小心那些核弹就会爆炸一样。其实，就算真的在里面引爆了一个炸弹，装着核武器的特制箱子也不会有丝毫破损。如果没有爆炸机密代码的话，那些核武器不可能造成任何威胁。

那些鬼面兽走进了升降舱，并准备将门关上。

佛瑞德立刻向威廉和琳达打亮了绿色状态灯：他不能再等了，必须现在就去阻止那些鬼面兽，如果等他们沿着轨道升上去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

他把来福枪挂在肩膀上，拿起了刚刚的战利品榴弹枪，向着升降机发射了两枚榴弹。

随后他迅速跑向升降舱那扇正在慢慢关闭的门口。

刚刚打进去的榴弹爆炸了。

佛瑞德立刻跳起来，身体扭成一团，擦着门从仅剩的狭小缝隙中挤了进去。

落地后，他迅速站起身来，看到了三只鬼面兽脸上异常惊讶的表情。他端平了枪，二话不说就朝其中一只的脸上开了一枪。

佛瑞德转过身，朝背后那只正冲向自己的鬼面兽的天庭又打了一枪。

鬼面兽将佛瑞德扑倒在地，两只拳头打下来就像锤击，佛瑞德也被吓到了，他的盾牌此刻也派不上用场。

它的伤口在往外流血，血迹凝结在脸上，甚为可怖。而且，它似乎此时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中枪，接着，就倒在了佛瑞德身上，一动也不动。

最后一只鬼面兽把同伴的尸体拖开，用榴弹枪对准佛瑞德的头盔。

佛瑞德的来福枪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震脱了，他当时惟一想到的就是如何摆脱那两只锤子般的拳头，以致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

而现在，眼前的这只鬼面兽仿佛在微笑，似乎已经胜券在握。

接着响起两声枪鸣。

枪鸣过后，仅剩的这只鬼面兽先是身体僵直，双眼瞪大，随后就倒在了地板上，



血从脑门上的一对弹孔里喷涌而出。

两个身影从微张的门口闪了进来。

是威廉和琳达，威廉径直走向了升降舱的手动操作装置，琳达的枪口还冒着缕缕青烟。

“我们来得很及时吧？”琳达一边说着，一边又向每只鬼面兽补上一枪，“它们死了，现在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让这个升降舱运行起来。”

佛瑞德这下才感到自己回过神来了。

现在的升降舱里可以说是一片狼藉。榴弹的碎片满地都是，有些还插进了墙壁里，还有一大把未使用过的圆锥形芬利斯核弹头散落在地上。

佛瑞德没有放松警惕，他走到门口观望外面的情况。

又有三架鬼魂坦克碾着道路向这边开来了，空中还有数架女妖战机在盘旋。

“这儿……”佛瑞德打开自己的随身背包，将海军情报局的资料板递给威廉。

威廉将入侵程序安装到了升降机的操作程序上：“你们得耐心等等，我现在已经是以最大速度在安装了。”

不一会儿，引擎开始运作了，发出的阵阵噪声回荡在升降舱中。

“注意了——要抓好！”威廉提醒道，然后他按下了启动键。

升降舱产生了向上的加速度，摇摇晃晃地往上升了。佛瑞德，琳达和威廉都被这突然的摇晃震得跌倒在地。

佛瑞德干脆滚到门边，靠在门上观察外面的动向：已经慢慢地离开地面了，那些鬼魂坦克现在看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

他们会向轨道连线开火吗？或者集合好兵力搭另外一架升降舱尾随其后？

“威廉……”佛瑞德有些不放心了。

“我正在操作呢。” 威廉已经站到了操作装置的旁边了，“已经连接到轨道了。而且调整了各个轨道连线的先后顺序，这样他们想追也追不上我们了。”

琳达也在门口，不过她看上去比较轻松的样子。她安装好了一个小型的圆盘式卫星天线，看起来就像朵玫瑰花蕾一样。她向佛瑞德报告：“现在已经可以和UNSC进行网络对话。”

“架设好连接司令部的设备。”佛瑞德指示，“告诉他们现在我们需要低轨道逃逸装置。而且还要在那些圣约人的军舰追上我们之前逃逸的，速度够快的飞船。”

“先等等，现在舰队指挥部有指示。”琳达转身对着佛瑞德说，“胡德长官在开罗空间站，他有话要说。”

胡德长官那永远沉稳自信的嗓音通过通讯器传了过来：“蓝色分队，现在向我报告你们的最新情况。”

“长官。”佛瑞德报告道，“圣约人在轨道升降机附近的兵力会在封存的核弹被运输到舰队之后出现。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些芬利斯核弹头，正乘坐升降机前往低轨道。地上有一整队的鬼面兽，它们还有鬼魂坦克和女妖战机作后援。”

说到这，佛瑞德下意识地向远处的天空看去。

远处有点点的火花和发射时闪现的火线，划出的长长烟尘伴着下方的一阵阵爆炸和等离子攻击，UNSC的军舰被破坏的外壳在大火依稀可辨。同一轨道上还有圣约人的军舰——比佛瑞德想像得要多——总共有几十架。

他赶紧放大自己的望远镜倍率，想看得更清楚。

“在任性休眠者空间站附近的升降机终点有两架圣约驱逐舰！”佛瑞德向胡德长官报告。

“我会派一架巡航舰去帮助你们脱离

困境的，你们要准备好。”胡德长官的声音有一点不明显的迟疑，然后低声说道，“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接到了一条来自哈尔茜博士的信息，现在有了新任务。”

佛瑞德，琳达和威廉面面相觑。

“这条信息里是由科塔娜指定的转送信号通过跃迁空间传来的，后来跃迁空间检查站的德谟克特利还鉴别了信息的真伪性。如果你们能亲耳听到或亲眼看到这条信息，就会更了解现在的情况的，先输入加密代码37。”

佛瑞德想起了自己所知的加密代码，37号是和密码“披着狼皮的羊”相对应的。

他打出了这个密码，然后告诉长官：“准备接收。”

科塔娜的信息显示了出来。

在对抗光晕以及洪魔的战争中，斯巴达战士已经听说了科塔娜在威胁下的自我牺牲。约翰当时就是和她并肩作战的。只要提到他在先驱者战舰上的英勇事迹，就无须多言了。毫无疑问，现在胡德长官肯定是要让他们去做后援。

接下来出现的信息却是哈尔茜博士发送的，她介绍了一番新发现的先驱者科技，还有利用这些科技去打击圣约人和洪魔的可能性。

佛瑞德又看了一遍这则信息：里面没有提到凯丽。他的眼神定在了最后一行字：发送给斯巴达战士。

他现在知道为什么哈尔茜博士会冒着违反使命的风险离他们而去了。她肯定是在致远星的遗迹里发现了些线索，或许就是在那个外星人的蓝色水晶里发现的。如果真的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冒这个风险倒也值得。真的像她所说找到了新的科技的话，那整场战争的局势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佛瑞德向着队员们耸耸肩，举起手，掌心向下，表示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琳达点了点头，威廉则直接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同。

“长官，我们明白了。”佛瑞德对着通讯器回答，“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更换任务的准备，不过如果要到达那个奥尼克斯星球即使搭乘最快的UNSC巡洋舰也需要至少几周的时间。”

“我们尽量做到最好就行了。驿马快舰已经准备好了，它们很快就会到达你们的所在位置。我也会加派后援的。”

佛瑞德靠在升降舱的门上。外面刚才还是蓝色的天空现在已经慢慢地暗了下来，在这里虽然也能看到许多星星，但已经不再是底层大气层中看到的能够闪烁眨眼的星星了。科特又看了看那中层轨道上的圆形的圣约驱逐舰……它们的速度已经是任何人类的军舰无法赶上的了。

“长官。”佛瑞德忽然想起了什么，“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不过我需要使用这些芬利斯核弹头的加密代码。”

第二十四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420时，
太阳系，地球，
UNSC百层轨道升降机附近的中层轨道。

佛瑞德、琳达和威廉停留在小飞船炮塔的底部，蜷缩着身体，使自己占的体积尽量小。比起圣约人战舰上那些威力惊人的炮塔，他们躲着的这一个也实在太小了，空间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个疣猪车那么大，藏着三个斯巴达战士已经很勉强了。

不过只要没有武器向这边开火，他们的伟大计划就可以成功了……

两架圣约的驱逐舰在黑暗中漂浮，他们光滑的外壳看起来并不像太空船，却更

像一种深海的生物。十二支六翼天使战船和一些航天飞机与它们的主舰成特定角度排列。

佛瑞德迅速地向其他两人点了点头。

他们已经有了详尽的计划，虽然还不确定能否成功，但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三个斯巴达战士，来对决约一百个鬼面兽，以及两艘已经做好合力作战准备的圣约军舰，这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计划了。

UNSC的轻巡洋舰查隆斯号曾经来过，但绝不是因为它大胆地想来敌军的基地晃一遭。事实上，是这艘轻巡洋舰的行驶方向出了些差错，于是引起了圣约军的军舰的注意。也正是趁着这个空挡，他们三个才得以从升降舱中逃出。

当两架圣约降落舰被派来来收集芬利斯核弹头时，佛瑞德，琳达和维就在它们靠近的时候，秘密地潜入其中的一架小型飞船里。如果他们的好运气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他们应该可以借助这个飞船离开。

但“幸运”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现在他们的上方就放置着12个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芬利斯核弹头。

“真像是个小型的世界末日决战场，够残酷的。”威廉是这么形容的。他们所在的降落舰正向着一架驱逐舰平稳地加速飞行，快要靠近时，驱逐舰上一个开放的航天飞船出口在他们前方张开。

当这艘降落舰飞向它的姐妹舰时，他们还看见了其他的航天飞船。此时，驱逐舰的外壳闪出了强光，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随后，周围出现了人工的重力场，他们能感到自己在被拉向那个出口。

他们成功进入了驱逐舰。

三个斯巴达战士从小飞船的底部滚了出来，匍匐着爬出了船舱。佛瑞德和琳达分别躲到了降落舰壳两边的叉形物体附近，威廉则跳到了小飞船顶上。

十个豺狼人和二十个步兵站到了出口处，正好在降落舰的中心部位。这里也重力场的导入口。降落舰在这里停下是为了方便那些圣约士兵是来卸载他们刚刚偷得的赃物的。

蓝队的队员们集体开火了。

三个豺狼战士顷刻倒下，但剩下的那些秃头的家伙顶着防护盾，一直向后退。

步兵分散了，威廉对准他们一个劲地开火——又倒下了六个。威廉击爆了他们其中一个手上的沼气棒，沼气池随之爆炸，形成了一个大火球，火势蔓延到了另外一些步兵的身上。

佛瑞德和琳达联合向穿着红色盔甲的豺狼人领袖开火。他的盔甲闪烁着微光，但却无力抵挡，整个地碎开了，可以穿透盔甲的弹药打进了它的身体，疼得它到处乱跳。

两个豺狼人见状，尖叫着向佛瑞德投掷出了已经拉开线的等离子手榴弹。

琳达瞄准它们，一枪一个，利落地解决掉了这两个家伙。

等离子手榴弹爆炸了，冲出了一股炽热的电离气流，豺狼人和斯巴达战士的能量盾牌都在不停地闪光，吸收着能量。

同时，一队豺狼人再次向威廉开火，他躲开了子弹，但却被逼得连连退后。

一个等离子形成的火焰烧焦了佛瑞德身边的船壳，但他已经无暇理会了，而是专心瞄准那对正在攻击威廉的豺狼人。他快速拿出他的MA5B来福枪，并调至自动攻击状态。那边的琳达也向着它们开火，两人合力消灭了那两个豺狼人。

最后剩下的四个豺狼人疯狂地用等离子手枪向佛瑞德和琳达射击 。

琳达向佛瑞德示意，随后握起一个拳头，又猛地一抽。

佛瑞德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后，退到

了船舱的另一面，将一个拉开的手榴弹放在地上。

他重新给手枪装满子弹，在心里默数了两下，接着就听到两声爆炸，可以感觉到整个船舱都在震动。

佛瑞德又借着这个机会干掉了甲板旁一个受伤的豺狼人。

然后，他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但现在除了斯巴达战士还站着外，就没有其他的活物了。这个巨大的圣约军驱逐舰的飞船港口现在空空如也，只有豺狼人和步兵的尸体，还有满地的鲜血。

佛瑞德向琳达做了个手势，然后又指了指船上的核武器，他们必须要把这些核武器的雷管拆掉。琳达会意地点了点头，走向了那堆芬利斯核弹头。

佛瑞德大步穿过了几扇压力门，站在了最里面的控制面板前。

凭他们三个斯巴达战士的力量不可能夺取一艘圣约军军舰，起码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蓝色分队现在确实有三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第一，他们是以出其不意的状态出现的。要多么有想像力的圣约人舰长才能想像到有现在有三个人类登陆了，并且还有可能俘获他们的军舰？

第二，蓝色分队以前也潜入过圣约人的战舰，战舰上的主要布局和基本操作他们都了然于心。

最后的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圣约人是一个墨守成规，不思改变的种族；虽然它们的技术要比USNC先进几个世纪，但这也让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意识，而依赖于旧有的规矩，他们擅长的是模仿而不是发明。比方说以前约翰队长就曾经拿下过优势正义号。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UNSC的军舰上，他们一定会颁布新的安全法令，并且贯彻到每一架军舰，每一只飞船，来保证不会有第二次的疏忽存在。圣约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佛瑞德就是在打赌，他用自己的命去赌圣约人的思维方式：圣约人是不会想到他们这种计划的。

他拿出了海军情报局的资料版重新上载了最新的圣约人语言翻译软件，并将其安装到控制面板上。随着翻译软件嵌入主程序，紫色的亮光也一直在屏幕上闪烁，最后终于入侵了圣约军军舰的系统。

他成功地进入系统了，顺利得就好像科塔娜现在就在身边指导他一样……只不过少了她烦人的唠叨。

佛瑞德搜索着主舰的信息时发现了一个圣约军舰发出的警报，内容大致是说卸载核武器的分队和总部失去了联系，一队鬼面兽组成的队伍已经被派出前来侦查发生了什么问题，大概已经快到这儿了。

威廉和琳达现在正躲在降落舰的驾驶舱里。佛瑞德希望自己也可以尽快去与他们会合。他们正在启动一艘小飞船，它慢慢地升起、旋转，然后飞到了那些核武器的上面，盖住了它们。这些核武器是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所必需的东西，绝不能被发现。

佛瑞德又回到了资料板的界面，在他们的行踪被整艘驱逐舰的圣约人发现之前，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搜索了整个降落舰系统，最后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图标：绕着两个对称的圆点环绕一圈的箭头记号，表示的是加压的氧分子。约翰曾经给他们展示过这种图标了。随后，佛瑞德找到了降落舰上的每一处防水壁，将它们全部推开。然后将每扇压力门也露出一条小缝。如果安全防御全部撤掉的话，海军情报局的黑客软件就可以侵入了。他又更改了船上的生命舱设置，将水压装置移开，这样就没有东西可以压紧气塞了。



他将自己的红色，琥珀色的和绿色的状态灯同时点亮，这是给威廉和琳达的信号，示意自己已经开始倒数。

随着绿光的熄灭，佛瑞德紧紧抱着资料板，抓牢了墙上的把手。

随着琥珀色灯的熄灭，他解除了航空港的能量盾防护层，放出了紧急生命舱，拔出了气塞。

红灯也要熄灭了……此时佛瑞德按下了总体释放键。

一连串巨大的冲击狠狠地敲击着驱逐舰的外壳。航空港的能量盾防护罩完全消失了。

一阵飓风刮向佛瑞德，并同时刮起吹起了货物舱，他们的身体，工具，小的维修船，还有豺狼人和步兵的尸体。

他使劲地抓住把手，这跟金属棒的一侧已经弯曲，被风刮了下来，眼看着就撑不住了。还好，飓风忽然间平息了下来，所有的空气已经被排出，释放到了宇宙之中。

佛瑞德重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空气存量。他们刚才在完全不能呼吸的轨道升降机上战斗了很长时间，现在他的雷神锤盔甲里储存的空气估计只够七分钟用的了。

他重新翻阅资料板，检查了所有的走廊和房间，都没有发现任何气压的迹象。这艘降落舰已经变成了一艘幽灵飞船，除非那些圣约人还穿着增压服。

威廉和琳达前来与他会合。

佛瑞德向门传送了些能量，门滑开了。

蓝色分队集体进入了走廊，很快就来到了舰桥。六具窒息而死的鬼面兽尸体倒在 地上。虽然它们身强力壮，但也是需要呼吸的，没有空气自然就活不下去。

佛瑞德停在了另外一串压力门前，进入了门内的控制面板。琳达则半蹲在他身边，用肩上扛着的狙击枪瞄准门的中央。威廉站在对面，双手都拿着手榴弹，随时准备投出去。

佛瑞德将头贴紧防水壁，仔细地听着

里面的动静，他逐渐调高他听觉传感器的分辨率，但仍然什么也没有听到。

随后，他直接按下按钮，把门打开。

椭圆形的船桥空空如也，除了一个圣约猎人。它还抓着司令控制台的栏杆，非常不可思议。在那八厘米厚的盔甲里，它那油滑的身体已经滑出来了一部分，一动不动地垂在甲板上。

三个斯巴达战士检查了一下生命舱的舱口，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敌人线索。佛瑞德看到了船外广袤的宇宙，闪烁的星星，还看到了另外的一架圣约驱逐舰正向着他们的方向开过来。

他走上司令控制台，将资料板放置在中转站上进行下一步操作。佛瑞德不得不动作快点，但也不能太快。现在太着急可能引起系统错误，那只会花费他们更多的时间。他必须集中精力处理那些语言矩阵，数字和图像。

威廉倚着一个生命舱的窗户向外张望，然后在通讯器上报告："发现有另外的驱逐舰前来。"

佛瑞德已经进入了资料板的存储器，得到了跃迁空间转换的解决方案。这是海军开罗总部的军官提供的。他现在希望圣约军军舰上的系统也可以识别他们输入的人类数字构成的指令，否则他们就麻烦了，会被困在这儿。

琳达和威廉在开着门的舱口旁集合，琳达凝视着陪伴自己的光学狙击枪准镜，说道："一万公里，很快就到了。"

"启动芬利斯核弹头。"佛瑞德下达了命令。

"收到。"

现在到了他们计划中最需要靠运气的部分，也是最难出现幸运的部分了。圣约军的驱逐舰会将已经被激活的核弹头运走吗？他们会发现雷管已经启动了吗？

"确认信号已经封锁了。"琳达报告。

"好的，现在赶快来吧。"佛瑞德面对着数据台喃喃地说。

司令台的表面开始发光，全息的几何图形在它上方漂浮。一个控制操作的翻译图像出现在了资料板上。

佛瑞德握住了进行跃迁空间的球状控制器，将它旋转了一下。它的状态栏闪动着深蓝色，提示输入命令，于是佛瑞德紧接出输入了相应的指令。

球桩控制器停止了旋转，一束白色矢量向命令台上微微闪动的星星射去。绽开了金色的火光，要开始进行跃迁空间的转换了。

"两秒倒数。"他告诉琳达，"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威廉抓着门口，把水压装置拖了过去，推回原处。

船桥处的主要全息监视器闪动着，画面上显示出正在接近的驱逐舰。而警报显示器也着重强调了驱逐舰侧边辐射出热量的等离子光束。

"两秒倒数结束。"琳达说，"准备好接受命令，全部的六颗芬利斯核弹已经启动完成。"

"就是现在！"佛瑞德果断地按下了跳转键。

一点动静也没有。

紧接着，周围黑色的空间在转瞬之后变成了一片纯白。

胡德长官正坐在开罗空间站的指挥桌向外看，并没有理会那刺耳的紧急警报。

圣约军的驱逐舰已经移动到等离子炮最佳的攻击区域，胡德多么希望斯巴达战士们所在的那艘驱逐舰的能量盾防护层可以抵挡住至少一波攻击，这样蓝色分队便可以获得足够的行动时间。

斯巴达104号的计划确实创意十足，然而从胡德丰富的经验看来，那无疑是自杀式的行动，如果不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无法实施。凯瑟琳·哈尔茜博士曾经很有信心地告诉过他，斯巴达战士总是要证明不可能的事也是可能的，并以此为己任。但现在呢？

圣约军军舰的等离子射线变红了，冲击波形成后随即发射。与此同时，敌人的驱逐舰也瞬间覆盖上了能量盾防护罩，它的外壳开始发亮。接着，随着军舰上那些被偷的核武器设备爆炸后，它便消失了。而开罗站的所有显示屏上只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白光圆环，里面满是不停翻滚、缠绕的黄色火焰以及红色的蘑菇云。

任性休眠者空间站也被淹没在一片火焰之中，刚才还高耸着的“黑玉米茎杆”现在已经倒塌了。

而被斯巴达战士控制了的另外一艘驱逐舰没有一点信息。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否成功，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胡德长官更愿意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那些不可能的任务，他自言自语道：“祝福你们成功，蓝色分队。”

第二十五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440时。
跃迁断层空间，
被控制的圣约驱逐舰血腥幽灵上。

佛瑞德站在血腥幽灵的舰桥上，空气混合着猎人的血液的特殊味道，闻起来就像是被烧焦的塑料。

他把一小块儿量子玻璃镜擦干净，又把它放回了传感器上。接着他重新穿上雷神锤盔甲的肩甲，‘啪嗒’一声扣上了。当时就是因为这块玻璃镜片在海里的时候被海盐覆盖了起来，导致他的行动传感器失灵……然后在回到哈瓦那这一路的战斗中差点要了他的命。

琳达将一个水壶递给佛瑞德，又特地晃晃里面的东西以引起他的注意。佛瑞德接过来，打开面罩，痛快地品尝了里面那些十分解渴的非循环再生水。

现在，在飞船上的这三个人已经是最后幸存的斯巴达战士了么？佛瑞德不知道约翰是不是已经死了……还有凯丽……在哈尔茜博士传出的信息中上对凯丽只字未提。在UNSC疆界外执行任务的灰色分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消失一年多了。但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这些忧虑说出来，生怕会挫伤蓝色分队战士的士气。但是这一次，这种完全不能确定的怀疑感正吞噬着佛瑞德的自信。他确实怀疑约翰、凯丽和其他的斯巴达战士是否还活着。

琳达用手指戳了戳佛瑞德的手臂，暂时赶走了他心里的这些念头。接着她又轻拍放在他身边的子弹形的芬利斯核弹头。

“还记得起义军基地吗？”

他们带了一个芬利斯核弹头过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佛瑞德并不认为这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最好将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在内。

“什么起义军基地？”威廉翻过身来，醒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佛瑞德说，“金牛座双子星系的起义军声称他们有核武器可以交易。蓝队被派去和他们交涉，但结果那是个陷阱。”他摇摇头，“如果不是因为科特及时反应了过来，我们可能全都会没命。”

琳达把水壶举了起来：“为了缺席的老朋友，干杯。”她轻声说，啜了一口水。

她将水壶又递给威廉，威廉接过后大

口喝了下去。

一个红色的八面体闪过圣约指挥控制台。它向指挥台表面射出琥珀色的光线，那上面的全息几何图形发生了变化。

斯巴达战士们都扣下了面罩。

佛瑞德迅速向控制台方向跑过去，一把握住调节装置，但那些装置都不听指挥，似乎它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难道这条飞船上仍然有圣约人的家伙活着？并且还试图重新夺回控制权？

译文在他的数据簿上滚动出现："血腥幽灵自动运行……系统活动……全面作战……留意开战……警告……跃迁断层空间异常……侦察到YED-4维度……原因：单一后果。"

"这下麻烦了。"科特对琳达和威廉小声说道。

琳达紧紧地靠在武器库上，双手打开面罩："加热等离子射线。"她说，"激光电容器开始充电。"

威廉站在NAV库边："我们大约距离奥尼克斯星球十六光年。"他开口说到，"没有恒星体系或其他大的天体在附近。跃迁断层空间矩阵呈螺旋形分布。"

佛瑞德轻叩一个六边形——那是跃迁断层空间矩阵的重新初始化命令装置。它闪了一下，然后光芒消失。

"我们正在进入常规空间。"他说，"站稳了。"

有星星在舰桥上的全息阅读器上闪烁，同时出现的还有四艘圣约人的军舰。

有三艘小军舰在追逐一只较大的军舰。检测出小军舰的吨位约是血腥幽灵的三分之二。大军舰有他们的两倍左右。这些飞船流线型的外形让佛瑞德想起鲨鱼追捕鲸鱼的情景。

当那三艘小军舰撞上那艘大军舰的防护层时，它们的舰身表面有等离子射束被发射出来。

"我想，我们之所以会从跃迁断层空间里出来是因为碰上了有些不寻常的东西。"佛瑞德犹豫了一下，"或者……这是血腥幽灵对一个遇难信号做出的反应……我也不确定。"

"是从哪艘船发出的？"琳达问，"我们最先锁定哪一艘？"

中心的全息阅读器图像消失了，一个被物化的鬼面兽出现在他们面前，灰蓝色的皮肤，像大猩猩一样的脑袋，一双血红的透露着凶狠神色的眼睛。他说话的声音是一系列的咕噜声和嘶嘶的声音。

译文从佛瑞德的数码便签簿上跳出来："弟兄们，搞分裂的家伙正在这里。最终，我们将碾碎这个低级的种族。我们将不会再屈服于——"

这个鬼面兽四处打量着舰桥，眨眨眼，然后怒气冲冲地盯着佛瑞德，发出了嘶嘶的声响，紧接着消失不见了。

翻译器上只出现了一个单词："魔鬼。"

一只较小的军舰掉转头来冲着他们。天蓝色的半球体在琳达的武器控制台上方闪耀。

"它正在瞄准我们。"琳达说。

"那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佛瑞德嘟哝着，"瞄准那艘小军舰。威廉，将最有可能的跃迁空间至奥尼克斯星球的转换向量给我。"

佛瑞德可不想掺和进这种一对一的战斗。他没有当过舰长。如果现在他所在的是一艘UNSC的军舰，上面有他能掌握的控制器，熟知的航天学知识，战术和武器操作系统，那他定会有所作为的。而在血腥幽灵上，他根本不了解该如何作战。逃跑应该是最现实的选择了。

"我正在试图把你要的东西找出来。"

威廉来来回回地在满是符号的薄片和在他眼前闪来闪去的圣约数据之间找来找去。

“计算出了和目标之间的距离。”琳达宣布，“准备等离子发射。”

“再等一会儿吧。”佛瑞德对琳达说道，“我们最好不要参与战斗。”

“圣约的护航舰已进入射程。”琳达报告，“等离子射线加热。发射！”

在中央显示屏上，他们看到有两条深红色的射线从那边的军舰发射出来，划了一条弧线转向他们的方向。有一些圆圈在在这些射线的上方‘噼啪’地响着，这些圆圈随即变成了三维的半球体。

全息透视图在向后拉，将护航舰，等离子，还有他们所在军舰的相对位置显示了出来。那些半透明的半球体正处在等离子放射的中央，与血腥幽灵的方位是重叠着的。

“我想是这些半球体是一种检测工具。”琳达说道，“它们能显示出那些军舰能在多远处操纵等离子射束并保证射击精准度。他们盯上我们了。”

“后退。”佛瑞德向威廉命令道。

“是的……”威廉在寻找着应该操作哪一个控制装置。最后他抓住一个橙色的箭头然后向后拉，“正在全面后退。”

“这恐怕还不够。”琳达有些担心。

琳达将双手放在自己的控制器上，接着有一对半球体出现在星空中：“那是我们的开火目标。”她小声说到，她的声音很冷静，冷得像是液化氮的温度，佛瑞德意识到她已经又进入到禅宗“忘我”的状态了。

佛瑞德看着他的控制台：“距离等离子攻击还有十三秒。”他的两只手紧紧握住控制台的边缘。

“跃迁空间向量计算完毕。”威廉说，“电容器会在二十三秒钟内充电完毕。”

琳达对她的控制器作了轻微的调整，然后向前弹出手指：“等离子已发射。”

舰桥的光线暗淡下来。在主要的全息图像上显示出血腥幽灵的影像，它的侧边线向外展开，等离子射线在发射出去后加速散开，但是方向不是冲着敌军护卫舰，而是冲着正在全速向他们的位置接近的等离子射束。

领头的半球体出现在琳达的等离子射线范围内。她双手一扭，转变方向。

两边同时发射出的等离子射束就这么一来一回。

敌人也要改变他们的攻击方向了。

佛瑞德知道她要做什么了：这是以毒攻毒，以火攻火。但一条等离子射线若以这样的速率撞上另一条，那就像是要往大气层外发射一颗子弹一样。

琳达在这种“忘我”状态下进行的行为慢了下来。

等离子射束就这样一发跟着一发。敌人开始改变了他们的等离子射出的方向。

琳达迅速的将双手合拢在一起，两条血腥幽灵的等离子闪电都绕着敌军的等离子流盘旋，越来越紧，越来越快，最后合在一起。

三条线最终合成一个小点，然后一起爆发，火光和巨响划破黑夜，渐渐褪成一片红雾。

“完成了。”琳达舒了一口气。

“另一条等离子闪电仍在跟踪，两秒钟后撞击。”

“防护层呢？”佛瑞德问道。

“处于工作状态。”威廉说，“啊，不……已经关闭了。”

全息阅读器迸发出的红色火花落在舰桥上。

在船舱下面，船身开始颤栗。

“所有系统的能量都已告急。”威廉告知佛瑞德，“跃迁空间电容器已经充了百

分九十八……试图变更航程。”

“开始转换吧。”佛瑞德下达命令，“在我们失去更多能量之前。”

能量不足的军舰进行跃迁空间转换在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UNSC做过两次测试。两次都成功地转换……转换成了原子。

佛瑞德希望圣约人的科技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长官！”威廉回应着，点击了一个控制器。

敌军的军舰和众多星球都在显示屏上消失了。

斯巴达战士们静静地站着；佛瑞德也摒住呼吸，不确定他们是否会爆炸。

显示屏上一片漆黑，周围也陷入一片沉默之中。

然后，跃迁空间的参数出现在了威廉的控制台上！

“我们成功了！”这时候威廉总算松了一口气。

佛瑞德也松了一口气：“干得漂亮！”他赞许道，然后寂静无声地站在一边，像是在让自己平静下来，细细地整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惊奇了，和他们从前的逻辑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到底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琳达问。

“我们之前在跃迁断层空间里。”他回答，“然后一艘在常规空间里战斗的军舰向我们发出了遇难信号，然后我们这艘军舰就开始自己行动了。”

琳达点点头，她的一只手还很紧张，不自然地弯曲着。

“那又怎么样？”威廉接了话，“圣约人可以向跃迁断层空间里发送信号，我们也可以啊。”

“但是在常规空间里我们是接收不到那些信号的。”琳达又补充。

“所以，圣约人也许已经听到了科塔娜和哈尔茜博士发送的信息。”佛瑞德对大家说，“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佛罗舰长抓住命令台的栏杆，吼叫着：“现在！所有推进器向新轨道一八零乘以零零零推进。转向引擎和防护层均为能量发射装置供能。”

“正在转向新轨道。”扎斯回答。

坚不可摧号开始旋转——推进器不停地将它向前推进——但是现在，他们遭遇了追击护航舰组。

站在操作台上的乌诺叫了出来：“发射装置已经启动，长官。瞄准完毕。”

“等我的命令。”

佛罗犹豫了，仿佛听见自己的三声心跳——第一声，为了信念，第二声，为了圣约人的大家庭，第三声，为了荣誉——这是圣约人一直以来强调的价值观。

领头的护航舰向他们发射激光。

“装甲区的一号和腹侧三号遭到破坏。” 耶格的声音里有着绝对的平静。

“待着别动。”佛罗说道。

他能感觉到年轻的队员们都在注视着他。或许他们和他一样也都在想，他是不是疯了？

“等他们再靠近一点。”佛罗解释到，“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等着……等着……”

两艘护航舰，黎明的忏悔和幽灵的图象填满了整个全息显示屏，屏幕上一片模糊，他们的侧边线正在发亮，酝酿着下一轮的攻击。

一个独立的，寻常的能量发射装置没有足够的威力摧毁一艘圣约的军舰——它也许可以让防护层暂时失效，但也必须要紧跟着一道等离子射束的攻击才能让防护层完全失去功能。

这也算是个很成熟的作战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操作人员是效命于鬼面兽护航舰的。他们会轮班交替地利用等离子进行有效攻击，还可以给自己的护航舰组提供交互的能量盾防护罩。然后他们可以将火力并在一起。如果他们不出什么差错的话。坚不可摧号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是标准的圣约人的战术思考。但是，近来一系列发生的事情已经让佛罗对所谓的“标准”产生了怀疑。没错，他将进行的会是一场赌博，但是在佛罗看来，这是惟一能取胜的选择了。

“现在！”佛罗掷地有声，“开火！”

负荷过高的能量发射装置一阵战栗，这种战栗整架坚不可摧号上的圣约人都能感觉到。

他们所有的能量——防护罩，引擎，跃迁空间电容器储备——聚成一股能量，通过发射装置发出最后一击。

星际空间的黑暗被一道强光划开。

幽灵号的防护罩像燃烧了起来。随着强光的穿透，它的外壳也剥落了，泛着阵阵泡沫。护航舰沿对角被切割成两半，从腹部前方到背部———直切断到它右舷的等离子射线发射处。火焰在舰体表面燃烧，然后到达了主旋筒。舰艉分段爆炸了，中段和前段也在一片火焰中摇摇欲坠，吐出滚滚浓烟。

“所有武器系统均已失效。”乌诺凝视着这场毁灭。

“没有能量可供操作了。”扎斯很紧张，“推进器都进入待命状态。”

另一艘的鬼面兽护航舰不停的转向，他的引擎锥体在逃跑的过程中不停地闪烁。在目睹了姐妹舰的命运之后，黎明的忏悔已经不敢再独自面对他们了。

正如佛罗所希望的那样：鬼面兽总是不加思考就迅速行动。他们很凶猛，这倒没错，可是还不至于自取灭亡。

他只期望这架鬼面兽护航舰的舰长没有时间来全面检测坚不可摧号，来评估他们的对手现在的真正价值。

“修复正在进行。”耶格宣布，“所有人员均各自就位。预计七十循环后可将等离子射线准备完毕。”

“重点修复旋筒和跃迁断层电容器。”佛罗命令到。

“很明智的指挥，长官。”扎斯说，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佛罗轻轻一哼。

明智？其实绝望才是最接近事实的答案。但是佛罗决不会在他的下属面前透露自己绝望的情绪。但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既羞耻又厌恶的感觉堵住了佛罗的喉咙。为了赢，他赌上了一切。也许只有塔诺才感觉到了这一点吧！执行每一次使命时，所有弟兄的性命都在自己的手上，而自己却还是不得不冒险。佛罗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做这个舰长。

他仔细观察了中央显示器。鬼面兽护航舰已经朝着他所在战斗群的第三艘军舰飞去，那是曾经和血腥幽灵交战过的军舰。

他们已经在中途截获了敌军发出的信号，也知道血腥幽灵已经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这真是令人讨厌的新发现。

“扎斯。”佛罗咆哮道，“在幽灵号转换空间的时候你是否跟踪了？”

“是的，长官。”扎斯并不否认，然后再检查了他的控制台，“在那个向量上只有一个恒星系统。”

佛罗咬着牙，握紧双手。好了，接下来至少可以找到血腥幽灵并将其摧毁：“准备跳跃。我们必须向弟兄们发出警告……关于这一切的警告。”

第二十六章

军历2552年11月3日1520时，
跃迁断层空间中，
被控制的圣约驱逐舰血腥幽灵上。

血腥幽灵号燃烧着。有一记来自圣约护航舰的重击直接击中了它的等离子辅助攻击区，猩红色的火焰不断涌动着。

熊熊大火使得修复工作完全没有了可操作性。佛瑞德无法找到既能熄灭大火又能不关闭主要等离子线圈，同时还可以让他们退出迁跃空间的办法——因此他们只能任其燃烧。

紫色的舰壳合金慢慢融化，融液从舱尾渗透出来，随之殆尽的还有一些动力支持设备和传感器网点。

血腥幽灵号只能支撑最后的几分钟了，但是佛瑞德希望它能撑下去，也隐约觉得这几分钟够他们用的了。

威廉的手在NAV控制台上不停的来回操作："三秒钟之内将返回常规空间。"他倒数到："2、1——预备。"

行星闪烁在中央显示器上。佛瑞德不停移动着血腥幽灵上的镜头，通过摄录下的画面可以看到军舰侧面上烧出的洞口，以及赤裸裸的暴露在外的喷射着等离子的管道——这些地方的缝隙足足有两个甲板那么宽。

一个旋转着的行星随即出现在了显示屏上。

威廉的空间跳转出乎意料得精确，现在他们距离奥尼克斯的地方有只有十万公里了："奥尼克斯"在英语里就是缟玛瑙，是一种蓝白相间的宝石。

"看上去是一个可居住星球。"佛瑞德谈论道。

"检测一下那上面的水源，氧气和氮气的比例。"琳达说道。

"还有，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军舰"，佛瑞德问到，"整个区域都要检查到。"

琳达俯身凑到圣约传感器上："没有等离子信号。雷达也没显示侧面影像。"她说道，"他们没有跟踪我们。"

"只是目前而已。"威廉补充道。

"那我就要好好把握这个幸运的喘息的机会。"佛瑞德说道，"然后再好好想想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尽管如此，佛瑞德并没有松懈下来。他必须一个人担负起带领这支蓝色分队和指挥这艘军舰的使命。尽管他之前在基础航天中心接受过培训，学到很多船舰之间作战的战略，但这些是远远的不够的，这跟拿着一个简单的医疗包进行一个复杂的脑部手术是一个道理。越早回到地面，对他们来说境况就会越有利，因为只有在地面上，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战斗。

他并不是特别清楚圣约人现在是否在搞内战，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偷取了人类的核武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希望他们现在最好都忙得不可开交。圣约舰长很可能已经发现他们，那圣约人就绝对会不允许一艘载着人类的圣约军舰长时间游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有来自地面的信号。"琳达说。控制台上访的显示器上有一条条的线条在闪动，"是UNSC的E–Band。"

"把这个信号接到扩音器上。"佛瑞德说道。

在传来一阵"嗞嗞"和"砰砰"的声音后，四周又变得寂静无声。随后嗞嗞声又重复响了几下，最后又陷入无声状态。

"那是一个线圈状信号。"林大说道，"不要挂断，把频率变慢。"

噪音中夹杂着一系列的吡哔声。

“再慢一点。”威廉示意她。

三声长长的哔哔声传来，接着三声短一点的音，紧接着又是三声长的音。过了一会儿工夫，同样的信号重复了一遍：“不是‘SOS’求救信号。”琳达断言，“肯定是‘OSO’。”

“信号来源？”佛瑞德问道。

琳达又看着控制器：“有多个来源。”她说道，“这些来源随意绕转着。看来是有人试图逃避我们要对信号做的三角测量。”

“如果‘SOS’求救信号是表示遇上了麻烦。”威廉说到，“那么‘OSO’又意味着什么呢？是警告吗？那为什么哈尔茜博士为什么要先传一个表示遇到麻烦的信号过来，然后由警告我们离开呢？”

“这个信号每隔十二秒钟重复一次。”林大说道，“先出现二十七个单位，然后停止两秒钟，接着又传来一个一百一十八个单位的。”

“二十七乘一百一十八？”佛瑞德思考着，“纬度和经度吗？”

“是哪个方向传来的？”威廉问道，“北部还是南部？东部还是西部？这些随意排列的信息源头有没有匹配之处？”他慢慢靠近琳达的指挥台。

“那儿。”她说道，“北纬二十七度，东经一百一十八度。”

佛瑞德通告他们：“根据那些坐标设置航线。让我们来一个漂亮而又简单的轨道外攻击。我们准备……”

“等一下。”琳达阻止道，“我正在试着获取联系，等一下……重新调整。”她的手在控制台面飞快地跳跃着，“高轨道上出现多个未知轮廓。它们都太小了，圣约人的军舰似乎无法探测到这样小的东西。目前这些轮廓在中央屏幕上显示三米长。”

佛瑞德来到全息显示器旁。

在他面前漂浮着的是一个简单的结构体：三根圆柱形的横梁平行排列着。从尾部看去它们形成的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中间呈现出一个球状体，直径约四分之一米。横梁是由一种粗糙不光滑银色合金制成。图形分辨率不够高，只能看清楚一个漩涡状的图案混合在合金里边。这个圆球发出阴暗的红光，好像从里到外都在燃烧着似的。圆球和横梁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相连。上面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发光的能量区。

“这是一个炸弹？”佛瑞德问，“是哈尔茜博士的最新技术？”

“但没有监测到任何放射性物质。”琳达报告。

“人造卫星？”威廉又猜测道。

“我读取到当前行进轨道上有2423个此类物体。”琳达说，“存在这么多的障碍物对于通讯网络的正常运行是非常不利的。等一下，它们正冲出轨道。”

随着她双手的跳动，琳达把观测点调到了中央的储存罐和奥尼克斯星球之上，血腥幽灵在这茫茫宇宙里散发着紫色的光，就像一道小小的横线。

“增加图像分辨率。”她说道。

一群朦胧的红色圆点成群结队地浮现在黑暗的空间中，并缓慢地向他们飘来。

“启动防护层！”佛瑞德对着威廉大吼一声。

“回复确认，现在所有装备已经准备好了。”威廉再一次核查了所有的控制板，“没有差错。已经全部待命中。”

“如果那些家伙不是核武器的话。”佛瑞德告知他们，“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厉害到穿透圣约军舰的防护层了。”

佛瑞德仔细观察着全息屏幕，注视着慢慢向他们靠近的敌人，就像是在观赏着潮汐的涌来，同时佛瑞德回忆起了德加在他小时候给他上的一堂课：常有成群的水



母随着潮汐来到澳大利亚海岸。只要被这无脊椎生物蜇一下，就会导致组织坏死和全身瘫痪。几百支水母的杀伤力是无法想像的。

他心里一动。

"威廉，我们撤退。"他下令。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琳达预感到。

摄像头的倍率放大了，整个屏幕都显示着那些无人航行器的细节。它们是一行一行的，一行里有七个

摄像头这时拉远了一点，显示出了它们运动的大体趋势。只见有七行堆起来形成一个被拉长的三角体，这一共四十九个飞行体中央的圆球都在发出炙热的红光。

"现在无法转航！"佛瑞德大呼，"启动防护层里为紧急情况备用的能量。"

甲板倾斜了。

"答复，确定无法转航。"威廉惊呼。

一阵金黄色的冲击波淹没了屏幕上的图像。

血腥幽灵的震动声回荡着，好像被一个大锤子重击了一下。人工地心引力失去了作用，佛瑞德紧紧地抓着栏杆。

"右舷被击打中了。"威廉报告，"防护层被毁坏。"

佛瑞德的手在控制台上操作着，随后屏幕上显示出了血腥幽灵的图像。蓝色舱体上裂开的弹坑燃烧着，发出白色的火光。水晶电子设备噼啪直响，另外还有几条等离子发射线路喷涌着火花。当船调头时，佛瑞德看见被打穿的洞的深度足可以贯穿五块甲板，现在已经一直延伸到舱门那边了。

"主体等离子压力为零。"威廉报告，"循环至燃料电池，迁跃断层空间电容器没有停止充电。我们还有足够的能量进行跳转。"

琳达看了看威廉，然后又朝佛瑞德点

点头。

佛瑞德观察到有更多的外来无人航行器形成了三角形状。要是单打独斗，它们肯定没有一架可以抵挡得住圣约军舰的攻击，但是现在联合在一起的它们足以将血腥幽灵撞得粉碎。

“我们并没有摆脱掉它们。”佛瑞德嘟哝道，“现在反而离它们更近了。威廉，马上给我一个在北纬27度，东经118度，海拔15000米坐标处的跳转方案。”

“准备好了。”威廉说道，他紧盯着出现在控制台上的圣约数学公式。

“琳达，进行规避！”佛瑞德命令。

琳达的手好像已经和全息控制器融为了一体，血腥幽灵向后倾斜，并且不断加速，使得整个船舱由于重压发出咻咻的声音。

但这些微小的外星无人航行器竟然轻而易举地追踪到了他们的行动，立马包围了他们。

圣约船舰本可完成极为精确的跃迁空间的跳转。但是越来越破烂的血腥幽灵船舱能在瞬间压力由零变成每平方厘米一千克的变化中生存下来吗？而且这仅仅考虑了大气的变化。他们在空气中行驶的速率会对舰体的边缘施加更大的压力。

“航线已经开始确定。”威廉报告，“目前只有一个第二次序近似值。但是跳转系统是接受这样的数值的。一分钟内我会得到一个更高次序的检索。”

“就跟着你的思路走。”佛瑞德命令道，“琳达，把引擎的能量加到最大。把威廉的确定方案传达到整个NAV系统，然后开始一个三十秒钟的倒数计时。”

“完成。”她说道。

“行动起来，蓝色分队。”佛瑞德通告他们，“我们现在准备弃船。”

这一天，在这个被丛林占据的半岛上天气极好。水晶般透亮的深蓝色天空中斑斑驳驳地点缀着棉花球一般的高积云层。刹那间，昆虫嗡鸣着，飞鸟的叫声刹那间没有了声响，数百只红翼金刚鹦鹉由于头顶上的强大爆炸声从林子中惊恐地飞窜而起。

十五公里长的浓缩水汽渍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一个巨大的火球染红了空中所有的云彩——血腥幽灵犹如一颗子弹般向前冲过去。

音爆在驱逐舰首激起层层波纹。六边形装甲金属板急促的震荡着，脱落着，露出骨架。一阵静电流不停地在船和天际之间回流着。

血腥幽灵内部，更是火光冲天，船尾，每一块甲板被烧得滚烫滚烫的，摇曳着的火魔和油腻的黑烟幕充斥着所有的空间。

船像前伏冲着，船首开始不断地振颤，蔓延至整个船体。

这艘一度让人望而生畏的圣约船舰，现在成了一团废墟，一堆弹块，一颗陨落的流星，在空中留下孤寂一道轨线：一条分割着星星表面的抛物线。

几十个无人航行器冲击着云层留下旋转的漩涡，紧接着又有上百只出现在空中，飞快地追了上来。

当驱逐舰坠落了一百米时，巨大的热量点着了这个丛林，留下了一道酷热的轨迹。来自瓦解的船舰的残骸如降雨般撒落在树林中，摔成了碎片。

那些无人航行器越来越接近，并且开始向着这艘军舰射击。

血腥幽灵的舰身在不停地旋转，舰体的一些部件大块大块地垂直掉落到地面，接着飞行引擎开始彻底燃烧。

而那些脱落的部件还有着一定的动力，在触地之前还在飞动，随后便一块块地散布在了树林里。

三个从一个叉子形状的飞船上出现的物体灵活的移动着，飞快的融入了这片大丛林，消失不见了。

佛瑞德眼睁睁地看着血腥幽灵的碎片掉落在地面上。他眼前的这块土地由于巨大的冲击力而颤栗着。

无人航行器在已经要支撑不住的驱逐舰之后加速飞行着，整个天空乌鸦鸦一片，挤满了它们的身影。

一束刺目的光线穿透丛林，洒下一条长长的暗影。巨大的冲击波粉碎着周围的岩石，燃烧着植被，吞噬着树木，将灌木丛夷平。

血腥幽灵终于着陆了。

北面约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等离子燃料形成的墙面直插天空，将头顶上的云层都分开了。

佛瑞德开启了自己的状态灯接收设备，观察着队友的情况。

琳达的状态灯发着绿光，但是威廉的状态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黑色，随后散发出琥珀色。

佛瑞德的电波传感器上出现了一个闪动，在两点钟方向，接着一切又恢复正常，难道这又是另一个故障？

这时，琳达的灯光也变成了琥珀色。

是的。看来不是故障，是真正的麻烦到来了。

佛瑞德给自己的步枪上了膛，密切注视着这片区域里的动向。琳达也迅速做好了狙击准备。威廉则拿出武器准备瞄准一切可能出现的敌人。

难道那些无人航行器那么快地发现了他们？或者是圣约已经追踪到了他们？

在他的抬头显示器上，一个单频的安全通讯系统投入使用了。他的头盔扬声器在静电中嗞嗞作响，随即，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响起来了。

是凯丽在低声说："捉迷藏结束了，都出来吧。"

第二十七章

圣约战时年历 49时间单位 第七周期，
赛利亚星系，
喜悦世界的轨道，
航空母舰卓越号上。

步兵卡瓦萨斯知道自己在圣约人的航空母舰卓越号上是什么地位：他无非是给声名显赫的精英战士军官们提靴子的罢了。他只在军舰上做着清洗打扫的工作，还得在隐蔽处待着。除非被问话，否则不能主动说半句话。

他还有其他的职责，比如负责维护贮藏甲板K的夹层。用来开采人类要塞致远星的工具就被存放在贮藏甲板K的夹层里。挖掘器，土质的传输器，可携带的微型能量发射器，等离子燃料电池，全部都整齐地排列着。

他接到上级的命令，负责在那里修理改装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艰巨庞大的任务，需要整支K甲板全体工作人员六个月的时间。这工作虽然压力比较大……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卡瓦萨斯在次甲板K层昏暗的走廊里蹒跚着，惊叹这无比宽广的空间和温暖的气氛。虽然已经在圣约军队里工作了七年，他还是情不自禁为这里巨大的供热量而感到吃惊。经历了童年严寒的蹂躏，眼睁睁地看着他家人在冰冷中死去，热量对他来说永远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珍贵含义。

他看见一小拨工人正在用石头玩着游戏，他们将一块一块的石头放在地上的充满划痕的格子里面排列起来。他们大笑着，用装着有机压缩物的小器皿和声频晶体作

为抵押物来打赌。

卡瓦萨斯也加入了他们，玩了一会，输了几桶甲醛，得到了一个古旧的BBC文件夹。他和那些工人们互相祝福后告了别，又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晨间巡视。今天可是很适合显摆的时间。

他慢慢地走向第三储存室，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

卡瓦萨斯曾无意听见有一个精英战士说到在这个储藏室里放置着一些苯。苯对肺脏来说简直是宝贵的金子！他叹了一口气，回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呼吸到那种神圣的芬芳所体会到的欢愉。

尽管他如此地向往，结果还是放慢了脚步；第三储藏室是一个阴冷的地方，只有技师能出入自如，因为这里到处充斥着活跃的等离子粒子。

长得像豆荚一样的有触须的技师从来不跟自己说话。是的，有时自己和其他的步兵也会帮这些技师修理一些东西……这帮技师经常把东西拆坏了以后不管不顾。他早已知道，最好不要碰到这些家伙，他们还不如精英战士，起码精英战士会珍惜自己的服务。

但卡瓦萨斯还是冒险进入了这个昏暗的房间。

只有偶尔从等离子线圈中散发出的热量能够提供一些诡异的蓝光。这些阴影里漂浮着技师和别人说话时发出的啾啾的超声波。

今晚这些声音好像有了更强的目的性，一直在空气中移动着，三三两两地飘入储藏室深处。

他紧紧地跟着其中的一个技师，进入一个圆形的密室，密室顶有一个滴着散发绿色萤光冷却剂的散热器。一台机器高大地矗立在密室当中：机器的高度足足有他蹲下时身高的五倍，它横截面的大小需要



三十个步兵手牵手才能抱得过来。

几十个技师围绕在这个庞然大物周围，他们的触须轻轻地，无比敬畏地触碰着这个物体的表面——它全是由银子制成的，这在圣约世界里非常罕见——圣约的设备大多数是由合金制成的。卡瓦萨斯也被这个闪闪发光的物体吸引过去了。他也想去触摸它，甚至把它带走。

物体的这一侧还刻着让人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图象，他用手一个个指着，努力想看懂。尽管他们部族曾经接受过听和描述外星信息的训练，但是他们却不被允许接受阅读技能的培训。

一共有四个图象。第一个是三条首位互相连接一起的线。第二个是一个凹进去的圆点。第三个是一个是由两条同长的直线组成的夹角。最后一个标记是同样一个夹角，但和第三个的开口方向是反着的，并且角内有一条和三角底部平行的线。

…N…O…V…A.

物体的另一边有更多的技师聚集，于是卡瓦萨斯轻轻地挤过去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有趣。

是平放在甲板上的一个黑色的箱子。

技师肯定是忘记把仪表板从那个圆柱物体中拿出来了：缠绕着的电线从那里边探出来一直延伸到这个箱子里。

箱子里面装有闪着红色、蓝色和绿色光芒的灯和很多按钮。

他蹲下身子，轻轻碰了碰其中的一个按钮。

有声音从箱子里面传了出来：一组令人疑惑的啧啧声，砰砰声，隆隆声，这一切惹得卡瓦萨斯直发笑。这是一个一个珍贵的外星转换器。不，应该说是财富更为确切。他或许可以拿这个来换他曾听说过的，在甲板M上十分罕见的《假如世界改变》。

声音停了下来，于是他又抬手碰了碰这个按钮。令他满心欢喜的噪音马上又响了起来。

他有些紧张，准备破解这些声音。像所有他以前听的人类信息一样，他可以理解很多单词，但却不知道这些单词连起来的意思。而且这个声音中还有似弦声一样响声。

他又仔细地听了听，努力想要捕捉其中的意思。

"……我是丹弗斯·维特康姆副司令，暂时掌管UNSC致远星军事基地。你们这些可能在收听的圣约败类们，你们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向你们那该死的异教徒的神祈祷……"

"我们被我们所最信任的人背叛了。"希坦·贾·瓦丁尼，这位联合舰队的司令和指挥官雷鸣般的声音响了起来。他挥舞着双拳，大叫道，"我们被我们先知背叛了"

这个精英战士站起来足有三米多高，穿着覆盖有金色象形文字的，先驱者们神圣而古老的银色盔甲。在这个超级航空母舰卓越号的操纵室里，希坦的图像被全息放大，因此他以三十米的高度伫立在他们面前。图像复制功能使他的脸朝四个方向同时在人群当中呈现开来。

现在的希坦看起来，简直和神祉毫无二致。

佛罗舰长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传奇般的指挥官——他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被打败过。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任务中失过手，不管任务多么艰巨，或遇上什么难题，他的指挥永远都是正确的。

但这位司令惟一的缺点就是他的威信太高了，他说话的份量甚至超过了先知。因为这个原因他甚至曾经被流放到大圣约帝国的边界。

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原来特殊正

义舰队的最高指挥官被先知派遣去实行一个所谓的“光荣使命”，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希坦将精英战士中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召集到了喜悦世界上来。佛罗认为，他是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了。

佛罗是从两百架目前在轨道上的军舰舰长中召集的三十位代表之一，他们现在都在听希坦的演说。

“我，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相信我们的长官和他们神圣的圣约。”希坦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在银色场馆圆顶上空回荡着，“但难道我们就应该被蒙蔽而去相信一个充满谎言的圣约吗？”

希坦停顿了一下。他站在人群的中央扫视着整个房间。这里面站着的三十个舰长和他们的护卫们好似被这本来可以容纳三千人的空旷房间吞噬了一般。

没有人敢说话。

“他们给所有的精英战士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和野蛮的鬼面兽结成了联盟。”说道。他高傲的挺着他的头，嘴巴张着，没有继续说话。屏幕上也显示着四张张着的嘴巴。接着他仰望着头顶，眼睛里燃烧着要打破陈规旧俗的决绝和新的希望，“一个伟大的组织等待着我们。这个牢不可破的圣约联合契约已经四分五裂。已经到了忍耐的尽头，到了时代的尽头，最后的决战已经到来。”

空旷的房间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在过去的任何时候这些话都是对神灵最大程度的亵渎，然而在今天这个时刻，它们已经成了真理。

希坦举起一只手，那些不和之声立刻就被镇压了下去。

“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决定，是向命运屈服还是反抗到底。而我自己，我选择战斗。”他将双手伸向他的听众们，“我呼吁你们加入我的队伍。让这陈旧的形势退出历史，和我一起战斗吧。我们一起可以铸造一个更好的联盟——宇宙中一个全新的圣约。”

精英战士舰长们大声欢呼着他们的赞同和拥护。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共鸣，但是先知们也曾经说过这些诱人的话语。塔诺也曾经说过这些话，这些话有危险的副产品，那就是能给人洗脑，改变人的信仰，这一切足以蒙蔽人的理智。

单单是激动人心的话语本身是无法对现状有任何改变的，因此佛罗并不表态，只是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希坦看见这个手势非常惊讶。他转过身，定定地盯着佛罗。

“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舰长？”

整个场馆陷入一阵坟墓般的死寂。佛罗能清楚地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那你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众神之第二指环战役的英雄，第二舰队同等纯净的实际统帅。”希坦向佛罗挥挥手，示意让他站到讲坛的中间，这已经是这位地位如此尊贵的人物做出的史无前例的和最慷慨的让步了。

听到这充满敬意的话和自己的名字放在一起，佛罗倒是吃了一惊：难道希坦知道了发生的一切？知道了自己是谁也知道了自己做的事？当然，他的智囊团有一个罗马军团那么多。而且，他确实聪明，有什么方法能比赞扬更有效地消除不和的意见呢？

然而，佛罗经历过背叛和争斗，经历过将领的更新换代，他比谁都明白沉默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在某种意志的驱使下，他走上前去，虽然现在看来在希坦面前屈服才是最保险的选择，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这种想法。

佛罗使出了全身的力量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完了那段距离。

他站在讲坛的中心，他的图像也被全息屏幕放大了，使他的身影如太阳神般巨大，屹立在人群中。

“我同意您说的话。”佛罗说道，“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摧毁鬼面兽，并摧毁任何与之联盟的力量。但是如果光晕上的病毒扩散出来的话，胜利对我们来说根本一文不值。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必须要保持整个星系不受污染。”

人群中零零散散地响起了表示赞同的声音。

希坦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同时他也作了一个不太显眼的手势，示意佛罗可以下来了。

佛罗迅速地朝这位司令鞠了一躬，退向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成功地掩饰了内心的颤抖和惊恐，他没有让别人看出来其实他此刻正为自己还能够保留着性命而大感欣慰。

希坦又重新出现在了台上。

“你的话语充满了智慧，佛罗舰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和鬼面兽阿尔法领导层签署休战协议的原因。”

一声惊呼从台下聚集的人群中传出。

“当然我不对他们提出的和平建议抱有任何幻想。”希坦说道，“因此我们必须开始部署我们自己的埋伏——就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是占优势的。在我们成功斩除了鬼面兽阿尔法部族之后，我们就可以根除病毒从光晕中逃逸出来的可能性。”

“至于怎么完成这项任务。”希坦继续说道，“我现在有请圣贤帕拉·阿莫罗来宣布这项新的计划。”

希坦的身影在屏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年老的精英战士的面容。帕拉在很早之前是悔恨先知的顾问。他虽然年事已高，但泛白的眼睛中闪烁着的智慧光芒却是无法遮挡的。

“现在我们面临了最让我们困扰的智慧力量。”帕拉的语气里透露着厌恶，“人类用他们魔鬼般的力量发动了一场浩劫，摧毁了第一个被发现的神圣光晕。他们又找到了第二个，而且显然已经发现了另一个先驱者制造的世界。他们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这番话让佛罗心烦意乱，他曾亲眼目睹血腥幽灵号被人类占领，尽管极不情愿，他还是得承认现在这位圣贤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在这里。”帕拉说道，“我将播放一段被我们截获并翻译过来的，由人类传送的信息。”

于是，人类的尖叫声开始穿梭在空气中，很快翻译器便遮蔽住了人类无力粗鲁的语言，佛罗仔细聆听着，好像是关于第二个光环遗址的报道。

“我们所知的名为洪魔的寄生病毒群已经污染了整个构造……并试图逃逸……未知的同等智力……现在呼叫舰队指挥部向光晕三角区发射新星炸弹。”

随后，空气中出现了一些他看不懂的标志，但很快便转换成了他们所能读懂的信息：“派遣精锐队伍去奥尼克斯星球探索科技资源，派遣斯巴达战士。”

这句话的附近展开了一幅自带的天体图像。

看到这一切，每位舰长的神情都十分愤慨。

佛罗努力想把这些与魔鬼般的人类的话语从先贤的演讲中抽离出来……斯巴达战士……提到这帮家伙，他就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希坦的影像又在台中央出现了：“我们不能在战术上也不能在战略上忽视这等异

类。我们也将到那个世界去，到奥尼克斯星球上去，去保护这些神圣的史前文明。它们在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战斗中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希坦那被全息影像拉长了的手指向佛罗：“你，佛罗·曼塔魁舰长，现在任命你为佛罗·纳·曼塔魁舰队长。率领新的作战队伍前往奥尼克斯星球。要不惜任何代价摧毁那些魔鬼，将他们获得的一切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统统夺走。”

佛罗单膝跪地，接受任命。

“正如您所言。”他说到，“我的使命是神圣的，我的鲜血是纯洁的。我不会辜负众望。”

佛罗在心里默默地思索，他怀疑之所以让自己来承担这种“光荣”，是因为希坦希望他带着自己那“智慧的话语”远离，远离他的权威，远离那一致赞同的呼声。不过，即使这样又如何？那自己就放手大胆地去安吧。他会完成任务的。他会光荣而归的。

卡瓦萨斯敲打着黑盒子里的按钮，听着来自人类的声音。他已经差不多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不论是对他来说，还对整个圣约种族来说，这声音里传达的是威胁，是报复的决心。

声音扭曲着，放缓了，渐渐停止了。这个盒子也失去了能量。

其中一个一直观察着一切的技师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狠狠地震着卡瓦萨斯的头骨。这个家伙朝他放出电流，用触须抽打着他，向他手里的盒子抓来。使出浑身力气将箱子从卡瓦萨斯的怀中抢了过来。

其他的技师也聚集了过来，想从自己的同伴手里夺取那个盒子，据为己有。

他们到底有没有听懂刚才人类说的话？他们到底明白不明白危难已经近在咫尺了？

越来越多的技师包围着他，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一个个影子随着他们兴奋的身躯晃动着，每个人身上都有六只眼睛死盯着前面能发出人类声音的黑盒子。

这些技师拿着箱子跑回刚才那个巨大的银色物体附近，跑回那个仪表盘——箱子就是从那个地方取出来的。里面有各色的电线，刚好和盒子里面的一一对应。

技师把那些电线绕在一块儿：细小的火花飞舞着。红色信号在盒子的显示器上闪烁着，然后，盒子里再次发出声响。

确实跟他们的本质相符，虽然技师总是蓄意破坏好好的东西，但有时候倒也能将一些玩意修好。

一大帮技师紧紧地围绕着这个盒子，他们的触须蠕动着，两眼放光。

盒子里的声音再次回响起来——这一回，大声而清晰：

“这是一个新星炸弹的原型，有九个熔接弹头被包裹在在普通的锂壳里边。当引爆的时候，其中的溶解物质就会被浓缩成中子星的密度，高热原子核反应能量就会增长上百倍。我是丹弗斯·维特康姆副司令，暂时掌管UNSC致远星军事基地。你们这些可能在收听的圣约败类们，你们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向你们那该死的异教徒的神祈祷。”

卡瓦萨斯从这一大帮技师中间挤过去。他必须拿到那个盒子，抽出那些电线。

一道无比炫目的光束袭来，辐射出的热量也是如此强烈，比他从前所见的都要更……

这是一支由十八艘驱逐舰组成的大规模的战斗队伍，还有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在喜悦世界在高处轨道上集合，包围住了他们的旗舰坚不可摧号，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圆圈。



它们发着蓝白色的光芒，消失在迁跃空间中。

几秒钟之后，维特康姆副司令的策略——投放UNSC原型新星炸弹到圣约后援军中的计划最终实行了：一团巨大的燃烧火星出现在了喜悦世界和它的卫星之间。

在星球黑暗一侧的每一艘毫无防备的军舰瞬间就消失了。

行星周围的大气翻腾着，螺旋形状的微粒照亮了星球的整个北极和南极，并形成了蓝绿色的幕布漂浮着在星球的上空。接着，高热原子核反应高压波蔓延开来，撞击着这一热层，周围的空气被烧成了橘黄色，体积不停地在被压缩，这些燃着的空气落到地面，烧焦了近四分之一面积的土地。

邻近的小卫星玛尔赫姆崩裂着，散落成无数片岩石碎片，化作阵阵烟尘。

超压能量慢慢衰减，风以三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呼啸着掠过喜悦世界的表面，湮没了城市、刮动了潮汐、侵袭着海岸。

圣约教派——存在了几千年了神圣种族开始土崩瓦解，他们的末日真正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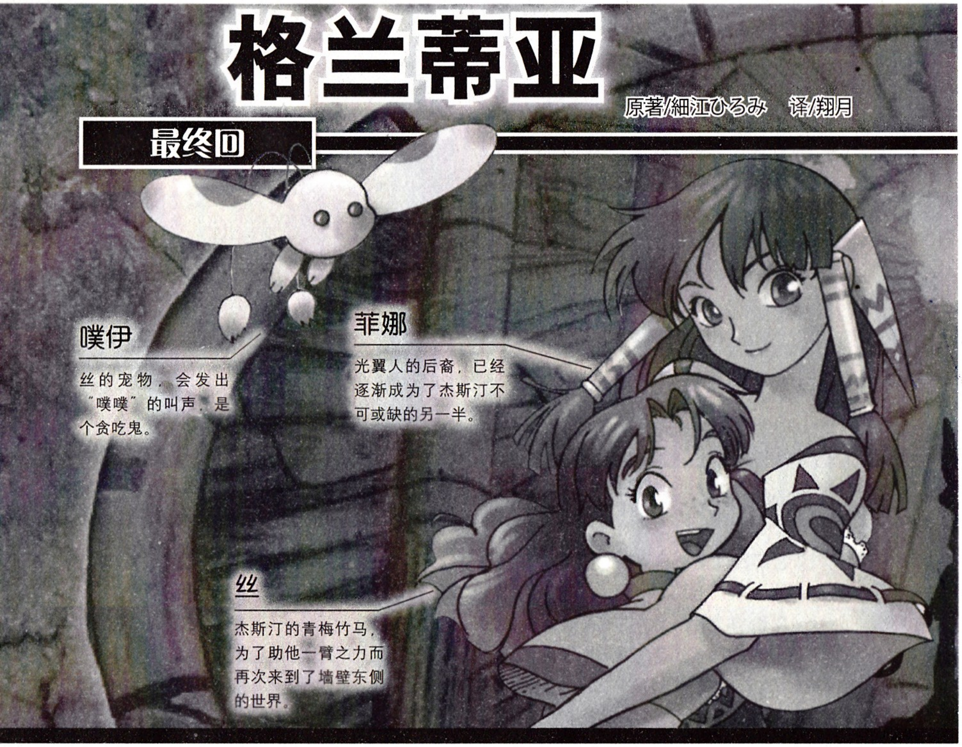
（未完待续）



格兰蒂亚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最终回





玲

菲娜的姐姐，同样也是光翼人的后裔。



丽蒂

阿伦特掌管知识的神官，杰斯汀整个冒险旅程的起头人。



缪林大佐

隶属私人部队“加雷尔”的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试图阻止父亲巴鲁的野心。



加顿

戴托村最强的骑士，为人刚正不阿，非常注重情义。











巴鲁

加雷尔军的最高司令官，其执迷不悟导致了盖亚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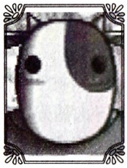
莱姆

鲁克村的少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米露妲

莱努村的女战士，千锤百炼的身体十分强壮。



达琳

米露妲的丈夫，莱努三贤者之一。



前情提要

这是一个被一座高耸入云的墙壁——“世界尽头”一分为二的世界，住在墙壁东西两侧的人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很多人都认为那座墙壁就是真正的世界尽头。

住在世界西侧的少年杰斯汀，自幼便梦想成为一名大冒险家。他在迷之少女丽蒂的指引下，与如同妹妹一样的邻居丝一起展开了寻找东方未知之地“阿伦特”的壮阔冒险。途中，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少女菲娜，在经历过一番波折之后，三人一起踏上了旅程。一路东行的他们在某座遗迹中得知，阿伦特仍然在遥远的东方，若想找到阿伦特首先必须翻越“世界尽头”——这座并非世界真正尽头的墙壁才行。下定决心的三人在历尽艰难之后，终于凭借自身的力量成功地登上了世界尽头之巅，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东方世界。然而，他们却没想到，一场事关整个世界存亡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盖亚——精灵石在人类内心的映射下幻化而成的怪物。在古代曾经几乎毁灭世界的它，今天又在人类巴鲁的贪欲下再次复活。虽然成功地找到了阿伦特，但此刻的杰斯汀已经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打倒盖亚、拯救世界。可是，随着在与盖亚的对峙中败北、随着玲的献身、随着菲娜的离去，接踵而来的打击让天性乐观好强的杰斯汀一度对自己、对这个逐渐石化的世界失去了希望。

但是，不要忘记，你的朋友们——丝、莱姆、基多、加顿、拉普、米露妲、达琳、丽蒂……大家仍然在你的身边，精灵的指引也一直与你同在。大家一起同心协力，难道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吗？去吧！杰斯汀，再次燃起心中的希望，去开拓出新的世界吧！

接上期

加顿站起身来向广场走去。

发生了什么事吗？——正当杰斯汀看向广场的时候，后背突然被人使劲地推了一下。

“丽蒂，开场词已经准备好了吧？来，开始吧。杰斯汀，你站到正中间去。”

不明所以的杰斯汀被基多从后面推着站到了广场的正中央。

丝、莱姆、加顿、拉普、米露妲和达琳，还有基多——杰斯汀的朋友们纷纷围在了他的四周。

住在吉鲁巴顿中的各个种族、各种各样的人们则围在他们一行人的周围。

丽蒂开始静静地念起了开场词。

“遥远的往昔，在精灵石被独占、被击碎之时，所有的调和也随之碎裂了。人类与精灵不再交流、世界与精灵不再交流、世界与人类不再交流。然后，就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消失了。各个种族之间开始分开生活，大家都将自己封闭在了自己的世界之中。但是，在今天，人们正在渐渐地取回这些曾经失去的羁绊——通过杰斯汀敞开的心扉、通过超越种族结交朋友的力量。我是安吉尔的后裔、阿伦特的丽蒂，在这里，我承认自己是杰斯汀的朋友。”

丽蒂话音未落，丝便马上迫不及待地接着喊道：“我是帕姆的丝！我当然也是杰斯汀的朋友！还是他的战友、同伴、妹妹兼监护人！”

“噗噗！”

“还有噗伊也是一样！”

接下来是莱姆。

“我是鲁克村的莱姆！我当然也是杰斯汀的同伴了！还有鲁克的长老大人也好想再见见他！在我出外冒险的时候，长老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如果在哪里见到杰斯汀的话，一定要告诉他，我以及鲁克村的所有人都很怀念他’之类的话，真是烦死人啦！”

除杰斯汀以外的其他人似乎都已经为这个仪式作好了准备。

杰斯汀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继续述说着。

“我是戴托的骑士加顿。在此，我对天地精灵发誓，我加顿一生一世都将是杰斯汀的朋友。”

“我是拉普。我算是杰的朋友啦，不过啊，这仅限于他那边也把我当作是他朋友的期间！还有，我既不打算回卡普，更不会去当什么卡普的长老！所以我只是拉普！明白没？”

“好了好了、拉普君，那只是一些旁枝末节的事情，不必介意。”站在一旁的基多说道。

“不是说参加这个仪式的都得是各个种族的长老么。”

“那指的是在人们的调和崩坏之前、那个无论谁都是朋友的时代。对现在来说，是否是真正的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我可是因为看中了杰的为人所以才会跟他成为朋友的！不要拿我跟你们这些随便抓个人过来就套近乎的家伙混为一谈！”

“嗯？你是这么认为的吗？我觉得你对我们的看法似乎是错误的呢。不过……算啦算啦。好，下一个该谁了？”

达琳首先接过话继续道：“我是莱努的贤者达琳，这位是我的妻子米露妲。杰斯汀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孩子，我和内人都非常喜欢他，甚至打算在我们两人的孩子诞生之后，如果是男孩的话也给他取名叫杰斯汀。”

达琳刚一说完，拉普便“噗”的一声笑翻在地，嘴里还一边喊着“牛阿杰、牛阿杰！”……

……总之，基多对其表示无视，继续述说致词。

“我是吉鲁巴顿的基多，我在此起誓，我既是杰斯汀的朋友，也是他共同行动的伙伴。即便在商品交易上我不会因友情而特别给他打折，但我所说的都是真心话。好的，杰斯汀，最后该你了。”

“我？”

“对你来说，我们是你的什么？”

“这种事还用得着问吗？”

“那么，现在就以你的真心向精灵发誓吧。”

刚才，杰斯汀一面想着这项仪式有什么意义，一面听着每一个人的宣誓，大家那真挚的话语，不禁让他感到心中泛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暖流。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起誓道：“我是冒险家杰斯汀。生于帕姆，现在正在巡回世界旅行中。我在帕姆与丝相遇，丝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我，是我无可代替的妹妹、监护人、朋友，以及伙伴。我在艾伦西亚遇到了莱姆，我们一起经历过一场危险的大冒险。莱姆与我一样都是冒险家，他是我的朋友以及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伴。在我跟菲娜、丝，还有噗伊翻越分隔世界的墙壁之后，最初见到的人便是基多。在一片森林之中，他突然出现并向我们推销商品，当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他在帮助我，基多愿意做我的朋友，我

真的感到非常高兴。”

“这也是因为你愿意认我这个朋友嘛。”

“呵呵，是呢。之后，我在戴托村中遇到了加顿。加顿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真正男子汉，所以，能够得到加顿的认可，让我感到十分自豪。我在卡普的附近，第一次见到了拉普和米露妲。乍看之下，拉普那乱来的一面，简直就好像映在镜子中的另一个我一样。但是，其实拉普比我要温柔得多、也成熟得多。对变成石头的卡普居民，拉普比谁都要更加上心。我，非常高兴能与这样的拉普成为朋友。”

“少在那说一些让人屁眼儿发痒的奉承话了！”

“哪有，我说这些话的态度可是认真的。然后是米露妲，她的功夫很厉害，虽说发怒的时候有点可怕，但平时散发着温柔气息的她，与我的妈妈十分相像。在第一次看到达琳、看到莱努的成年男子的时候，嘿嘿！说真的、吓了一大跳！可是通过与达琳的交谈，他那渊博的知识却令我感到更加吃惊。不过，最让我感到钦佩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达琳和米露妲之间那种深厚的夫妻感情。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对男女互相亲热这种事持蔑视态度呢，但看到他们两人能够堂堂正正地在别人面前做到那种地步，我不禁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成年男女啊……我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所以不大清楚，但如果爸爸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他们两人能够是一对像达琳和米露妲那样、关系亲密的夫妻。冈茨的家里就经常发生夫妻大战，以致于每次父母争吵的时候冈茨都会带着弟弟离开家门……我可不希望生在那样的家庭里呢。不过，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在达琳和米露妲之间的，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所以，他们如果用我的名字给自己的小孩起名的话，我会真的有一种那就是我弟弟一般的感觉呢。嗯，以后我摆出一副成熟的脸来，偶尔以叔叔的名义去看望那孩子似乎也不错呢。嘿嘿嘿！我这到底是在胡说些什么呢！总之，达琳和米露妲对我来说，也是两位无可代替且值得尊敬的重要朋友！最后是丽蒂，当初正是因为有丽蒂的指引，这场漫长的冒险才会开始的。我想见到丽蒂、我想去阿伦特看看，最初仅仅只是以此为目的进行的冒险，之后却因冒险途中出现的加雷尔军、盖亚什么的而变得有些奇怪，不过，能够与我一直希望见到的人见面，我真的很高兴，而且还能够跟她成为朋友、伙伴……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除了他们之外，我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朋友。从今以后，我还会再结交到更多更多的新朋友。我想去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到过的地方去看看，我还想认识更多仍然没有接触过的人。但是……这其中只有菲娜是特别的，不只是现在，即使在遥远的未来这一点也永远都不会改变。然而，菲娜她，现在却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世界……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活下去。她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世界便会成为盖亚的囊中之物。盖亚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不管是我，还是大家。不仅如此，它甚至连大地、大海、天空，以及草木、动物……总之，世间所有的一切它都不需要。因为盖亚没有任何需要的东西，所以它会将一切都变成石头。在只有盖亚存在的世界中，任何新的生命都不会出现、任何新的事物都不会兴起……大家，请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

办才好？”

“快去帮助菲娜不就好了么。”拉普说。

“打倒盖亚，拯救世界就行了。”加顿说。

“不过杰斯汀要是因此死了可不行哦。”丝说。

“嗯，那样便没有意义了，在所有的意义上。”丽蒂说。

“不错，夫妻两人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是最好的。”达琳说。

“我也会来帮忙！”莱姆说。

然后，基多静静地说出了下面这几个字——

“精灵的指引。”

“精灵的指引？”

那应该是一句惯用语。

不过，在迄今为止的冒险中，杰斯汀已经知道了精灵的确实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要怎么做？”

“事实上，精灵的指引无论何时都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人类却在不知不觉中不再去看它们了。说不定，精灵石其实是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就好像莫基族，正因为我们平时总是与金钱打交道，所以我们才比其他人更加清楚金钱的恐怖。价值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但金钱却会将所有事物的价值全都换算成金额。即便如此我们之所以依然会使用金钱，无非是因为它的便利性。与此相同，精灵石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东西。可是本来不为任何人所有的精灵，却会因为精灵石的存在而变成什么人的所有物。就好像当不为任何人所有的大地被划上线条之时，农田或房屋便有了界限，这样做虽然变得便利了，但大地也因此而变成了人们的所有物。当人们仅以价格看待事物时，便会因此而看不到事物的真正价值。人们变得无法再看到精灵的指引是与此同样的道理。不过，杰斯汀，如果是你的话，应该可以跳出这个枷锁，作为一个翻越世界尽头的你、作为一个超越种族的界限，结交到这么多好朋友的你……去吧，门扉应该已经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杰斯汀环视着周围的世界——脚下的地面、头顶上方的天空，以及环绕在自己周围的朋友们……

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

因为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会对我以帮助的朋友们存在。

因为不管去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互相扶持的好朋友。

风依然在吹拂着。

我也仍然可以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我还没有放弃。

只要我还拥有朋友。

……就在这时。

那宛如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发生的事一样，但却没有任何不和谐的感觉，理所当然一般地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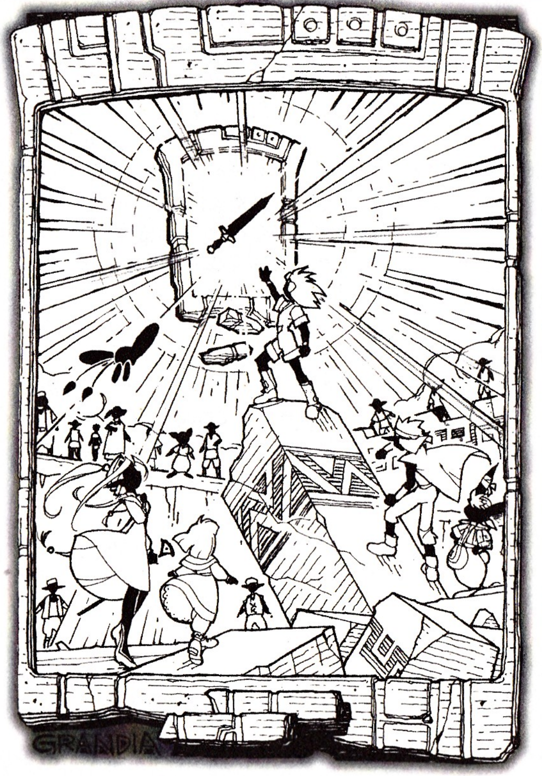
一扇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的、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门。

那并不是像雨月之塔中那样的光之门，而是一扇具有物质存在感的真正门扉。

在日后杰斯汀才发现，这扇门与自己家中、自己房间的门非常相似。

杰斯汀就跟打开一扇普通的门一样极其平常、自然地打开了这扇门扉。

他仿佛正身处梦中做这件事一般，对发生在眼前的这些不可思议之事完全



没有任何疑问。

只不过，当日后仿佛已经清醒的他在被问道“那时为什么没有疑问”时，杰斯汀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不过，这正是精灵的指引，就好像小孩子们喜欢玩耍不需要理由一样。杰斯汀也只能说他当时只是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伸手打开了那扇门而已。

只不过，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看到了那扇门以及打开那扇门的杰斯汀，这同时也是那并不是一场梦的证据。

而且在那之后，杰斯汀的朋友们和其他的人们都跟着他纷纷进入了那扇门之中。

门的里侧是一个不分上下左右的空间。

不过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那应该是一个广场，杰斯汀正和大家一起站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广场之中。

在雨月之塔中从天梯上跌落下去的时候，直到与地面相撞回过神来之前，似乎也曾经在这里待过。

杰斯汀感到，这里除了自己和大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存在。

不，这样说其实是不正确的。

那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存在，实际上它一直以来无论何时都与世间的一切共存在一起。

不管是在石子之中，还是在微风中、烈火中、清水中……

不管是在自身之中，还是在大家中、绿草中、动物中……

不管是在桌子之中，还是在椅子中、料理中，甚至是在莉莉发动托盘攻击的托盘之中……

就连曾经降落在雨月之山上的毒之雨中，它也一样存在着。

平时虽然察觉不到，但它其实就像空气一样，总是存在于我们的周围。

它的名字叫精灵。

在被盖亚石化的世界中，没有精灵的存在。

不，应该说正是因为盖亚夺走了精灵，世界才会被石化。

现在，杰斯汀正沉浸在精灵之中。

精灵问道。

“你所寻求的是什么？”

“我在出外冒险之前，一直都希望能够去那些自己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去见识见识那些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物、去认识更多更多的人、去向那些自己还没有做过的事情挑战，同时还希望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哪一方面都能够成为第一。去那些还没有被描绘在地图上的地方冒险，在那里留下我的名字；去见一些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然后向别人洋洋自夸；成功完成艰难的冒险，被大家称赞‘好厉害’、‘了不起’……嘿嘿嘿！即使是现在，我也仍然抱有这样的想法。不过话虽如此，若现在让我‘唰’的一下子便去到一个谁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就算我成为了在那里留下名字的第一人，我也一点儿都不会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不但没有切实经历过冒险的实感，也失去了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第一时的那种感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菲娜她不在我的身边。所以，不用帮我实现什么愿望，而且我也知道，对现在的我来说，即便是精灵也不是任何愿望都能够帮我实现的。不过、我想要未来。我的梦想由我自己来实现，要不然我根本不会觉得高兴。为了实现梦想，我想要把握未来。没有见过的事物，一定是在今后才能够见到的；没有去过的地方，也一定是在今后才能够去到的。这，就是未来吧？但是，我并不想自己一个人去见证未来。而且，也不会有仅仅我一个人的未来。就好像我以后还会与至今没有见过面的某个人相遇一样，那的确是我的未来，但它同时也是那个人的未来。不过，我也并不希望与大家一起去见证同一个未来。即使大家的梦想都与我的梦想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如果相同的话反而会很无聊呢。而且我相信，大家之中一定也存在与我拥有相同梦想的人，我们会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努力，说不定还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仅仅只是想一想我都会觉得兴奋呢。然而，若要实现这些梦想，却必须拥有未来才行。现在，盖亚正企图从我们所有人的手中将这个未来夺走。所以我，必须去把未来给夺回来才行，还有……菲娜。菲娜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我甚至觉得，在世界上这么多人之中，菲娜也许是惟一一个能与我共享未来的人。因此，我所寻求的，是未来。”

“那样的话，则必须从盖亚那里把未来夺回来。”

“嗯。可是我却找不到能够做到这件事的方法。剩下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挑战盖亚失败，玲为了给我们争取时间而死去了，现在菲娜也走了。然而我却仍然没有找到夺回未来的方法。”

“你已经找到那个方法了。”

“哎？”

“把你的愿望映射在精灵石上。”

“但是，能够操纵精灵石的不是只有双子光翼人吗？”

“在调和之后的双子光翼人之间，精灵石会变得更加安定。但是，只要是有思想的人，无论是谁都可以将自己的心映射在精灵石上。”

“啊，是这样啊。的确，连巴鲁都能够使用精灵石呢。那么，只要我代

替巴鲁成为精灵石的所有者的话……不对……凭我是不行的，就算是菲娜也不行。因为无论任何人都拥有愿望，所以不可以让精灵石仅仅反映一己之私。”

“不错。任何人都拥有成为精灵石所有者的权利。不过，若它的所有者是一个期望平静、安稳的人，也许的确可以为世界带来暂时的和平。但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还是难以逃脱变成现在这种惨状的命运。”

“那么到底该如何是好啊。为什么安吉尔文明要制作精灵石这种东西呢！”

“为了得到力量。每一个精灵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但若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却将是无法估量的巨大。正是因为这巨大的力量，安吉尔奢华的文明才得以开花结果。当这些集合起来的力量被特定的思想掌握时，世界将会按照其意志变化成任何样子。”

“稍等一下。我刚才感觉到了，除了被盖亚变成石头的东西外，世上的任何事物里都寄宿着精灵。如果说精灵的力量是一种能够让愿望得以实现的力量，那么岂不是与大家都拥有精灵石一样吗？或者说，精灵石不管是否存在都无所谓了？”

“正是如此。但人类通过精灵石却可以将精灵的力量据为己有。”

“若是那样的话，精灵石什么的还是不要存在的好。”

“这就是你的愿望吗？”

“不错。并不是仅仅将精灵石击碎，而是让它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怎么样？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那并不是你真正的愿望。而且，我们也无法将支配我们的精灵石消除。不过，我们可以将消除它的手段赐给你。这也算是我们能够提供给你的仅有的帮助。”

听罢，杰斯汀满足地笑了。

“嘿嘿！谢谢！那样就足够了！直到刚才为止，我还在为到底应该怎么做而困惑不堪呢。只要知道方法就没问题了，我一定会漂亮地完成这件事给你们看的！”

“我们无论何时都将与你同在。接受精灵指引的你、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能够结交到你们这些朋友，我也十分高兴，以后也请多多关照。”

“那么，收下这个吧。”

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开始在杰斯汀的手中集结。

“什么？”

“消除精灵石的力量。它的力量可以与精灵石相互抵消。形状极其用法，将会根据你的意志来决定。”

精灵话音未落，杰斯汀手中的光芒已经开始迅速伸长，逐渐形成了剑的样子。

那是一把闪烁着光辉的白色长剑。

在看到这把剑的瞬间，杰斯汀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精灵石在自己酷酷地挥剑一砍之下化成光芒消失殆尽的样子。

于是他忍不住放声大笑。

“哈哈哈！手握精灵之剑的勇者杰斯汀诞生！”

精灵也跟着笑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又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狂妄至极的话时，杰斯汀不禁又条件反射般的回想起了以前被母亲莉莉取笑时的情景，然而，这次他却不可思议地没有感到任何排斥反应。

“谢谢！现在可以让我立刻回到原来的地方吗？我必须尽快赶到盖亚的所

在之处，要不然菲娜就……”

“我们可以将你和你希望与自己同行的人瞬间送到盖亚的附近，好吧，与你同去的人都有谁？”

杰斯汀环视四周。

他的朋友们以及吉鲁巴顿的人们都在注视着杰斯汀。

“大家！为了救助菲娜，请大家借给我力量！”

朋友们纷纷表示同意。

首先是丝和莱姆。

“喂！杰斯汀！这次可不准丢下我哦！我没问题的！因为我和莱姆一起在与冈茨的胜负对决中都取得了全胜呢！”

“噗噗噗！”

“我也一定要去帮忙！”

“嘿嘿嘿！”

与冈茨的胜负对决？这个……应该不管怎样丝都会取胜的吧。因为冈茨可是有“迷上了丝”这个弱点呢。

不过这个暂且不论，丝和莱姆到底在帕姆都做过一些如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接下来是基多和加顿。

“我当然也要与你一起去了，杰斯汀。虽说吉鲁巴顿现在乱七八糟的，但我即使赌上莫基族的名誉也一定会把大家的装备准备齐全。精灵先生，可以把行李帮我们一起送过去吗？”

“可以。”

“我以戴托骑士加顿之名起誓，我一定会与你共同战斗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可以让菲娜就这样平白无故地牺牲。”

然后是拉普。

“杰！你该不会认为我会说‘我不去’的吧！”

“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事呢！就算你说你不去，我也会拉着你硬让你跟我一起去的。”

然后是米露妲和达琳。

“当然要去了，不管是我还是达琳都会去。为了我和达琳的孩子，为了给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身为妈妈的我不好好努力怎么行呢。而且，我们还都等着抱抱杰斯汀和菲娜的孩子呢。”

“嘿嘿嘿！”

杰斯汀隔着帽子噌噌地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虽说现在的他已经由男孩成长为了一名少年，但不管怎么说到底仍然不是一个能够对自己和菲娜的孩子做出想象的大人。

最后是丽蒂。

“我当然也会与你一起同去。长年以来，我一直在阿伦特上眺望着人类的繁衍、世界的变迁，并为此其时而喜悦、时而悲伤……尽管大部分都是令人悲伤的事，而我却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近乎批判地对其作着记录……这种事，我已经……厌倦了。我想，现在差不多也该是自己作为一名历史人物登场的时候了，就算我所扮演的只是一名注定会被后世所遗忘的小小角色……”

语毕，丽蒂脸上露出了一副顽皮的表情。

“等我们成功打倒盖亚之后，我会回到阿伦特自己记录下来的，拯救世界的勇者杰斯汀以及他的伙伴们的名字，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名字啦。”

“嘿嘿嘿！”

杰斯汀希望成为英雄的愿望，已经得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共同认可。

这的确应该是一件好事。

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去否定他的这种心情吗？有这个必要吗？

而且，现在集结在这里的，是一群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种族，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救出菲娜、打倒盖亚、拯救世界而决心与杰斯汀生死与共的人们。

将大家成功牵系在一起的，正是拥有冒险心和英雄愿望的自己，若世界也能因此而获得拯救的话，那么我可真是太厉害了——想到这里，杰斯汀兴奋地大喊一声：“好——的！这次姑且就由我们来拯救世界好了！”

此刻的他完全忘记了昨天夜里还在躺达琳和米露妲的中间哭鼻子等事情，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好像已经成功拯救了世界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正是由于杰斯汀具有这种乐观向上的性格，当初才会“妄想”着要翻越世界尽头的吧……

对杰斯汀的这句狂言，如果菲娜在这里则必定会说出的那句话，现在从丝的口中略显调侃似地说了出来。

“唉，杰斯汀还是一个那么轻浮的人呐，大家可不能放任他不管哦。”

“噗噗。”

噗伊就好像是在说“不错不错”一样连连表示同意。

“嘿嘿嘿嘿！”

杰斯汀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杰斯汀和他的同伴们，还有一直在旁边注视着他们的吉鲁巴顿的人们，都一起笑了起来。

在这个世界末日逼近的时刻，在这片化为废墟的家园上，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的人们由此而取回了笑脸。

第二十七章　盖亚

在杰斯汀和他的同伴们迅速做好准备之后，精灵在一瞬间便将他们传送到了盖亚的脚下。

覆盖在头顶上的，是盖亚那巨大的身躯投射下来的影子。在玲的攻击下停止了活动的它，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再次展开攻击的迹象。

环视四周，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一直延伸至地平线的灰色世界——被石化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残留着一个孤孤单单的黑色斑点，那是加雷尔军的那艘空中战舰。

空中战舰面向盖亚的那一半已经变成了石头。

被石化的这一半说明了盖亚即便是已经停止了活动，但这里仍然是属于它支配范围内的地盘。与此同时，没有被石化的另一半则说明了盖亚的支配仍不完全，以及空中战舰到达这里还是不久之前的事。

战舰上除了已经被石化的人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乘务员的身影。

杰斯汀凭着精灵的指引，觉察到了眼前的情况所代表的含义。

“看来菲娜和缪林已经先我们一步

乘坐这艘战舰来到这里了，我们必须再快点才行。”

语毕，杰斯汀和他的同伴们顺着一条也许是菲娜和缪林刚刚走过的道路快步向盖亚接近。

因为菲娜拥有光翼人的力量，所以他们两人应该还没有被石化。

就像得到精灵保护的杰斯汀他们暂时不会变成石头一样。

若盖亚完全复活的话，到那时光翼人的力量、精灵的力量还能够为他们防止石化多久呢？这一点谁也不清楚。

还有，距离盖亚完全复活还剩多少时间这一点也是一样扑朔迷离。

但是杰斯汀可以感觉到，现在似乎还没到必须马上全力猛冲的紧急关头。

虽然这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直感，但现在除了相信精灵的指引展开行动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

其实精灵说得话并非十分明确，就像吉鲁巴顿出现那扇门时，它们在门的对面所说的那些话一样。

不过杰斯汀能够明白。

片刻之后，杰斯汀他们来到了为了侵蚀天空而竭其所能向高空伸展躯体的盖亚的根部。

它的根部有一部分就好像被虫子啃过一样出现了一个洞穴。

洞穴之中似乎拥有非常宽广的空间。

“这个洞穴一定是菲娜打开的，他们应该是通过这个洞向盖亚的中心部去了，精灵石似乎就在那里。”

加顿以及达琳和米露妲夫妻撑开那个洞穴，帮助大家穿过洞穴进入了盖亚的内部。

体格相对较大的他们三人配合得非常不错。

说不定加顿在进行修行之旅的时候就已经与达琳他们相识了。

盖亚的内部就好像丝瓜做的清洁球一样稀稀拉拉的拥有很多空隙。

而且这些纵横交错的网眼简直宛如血管一样，静静地脉动着。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撕裂扯掉了，那应该是菲娜和缪林通过这里时留下的痕迹。

杰斯汀等人一边扩展着这个空隙，一边向盖亚的体内深处走去。

“呀！”

“噗！”

有一撮被扯断的丝网突然缠住了丝的脚。

“丝！不要紧吧！”

不过，在杰斯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莱姆已经将那撮丝网剥离开来，用力扔到了一面像墙壁一样的组织上。而下一个瞬间，它就被丝的弓箭刺穿，固定在墙上停止了活动。

这一连串的动作就像流水一般，一气呵成。

“不要紧！刚才只是稍微大意了一点！”

“噗噗！”

“不错不错，以后这种事就交给我好了。”

虽然不知道丝和莱姆是否做过什么特训，但两人似乎非常“情投意合”。

可是，盖亚的下一轮攻击却是从周围一齐伸展过来的触手。

众人立刻围成圆型方阵，各自用自己的武器击退了不少猖狂的触手。

然而，在触手们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中，不仅仅是从四周、甚至从脚下的地板上、头顶的天花板中也全面伸展了过来，仅凭他们手中的武器根本无法做到完全的防御。

这时发挥作用的，是杰斯汀刚刚得到的精灵之剑。

只见杰斯汀在把剑高高举起之后，剑身立刻散放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辉，在这片光芒的照耀下，所有的触手都眼看着急剧收缩，并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不仅如此，就连墙壁、天花板等也向后退去，为他们让开了道路。

“嘿嘿嘿嘿嘿！”

这是杰斯汀为“我真是太帅了”感到大悦而发出的欢喜之声。

虽说若没有这几声失态的大笑才是真的叫帅……

这时，有一根触手突然从众人的头顶上方垂了下来，迅速地从杰斯汀的手里夺走了精灵之剑，并立刻带着剑向上方逃去。

“啊！不好！”

“挡下它！”

米露妲在刹那之间一下子抓住了拉普的衣领，迅猛地将他向触手逃走的方向扔了出去。

“突然间干什么！你这坨臭——狗屎——！”

在飞翔的途中拉普放声大骂道。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空中轻巧地一扭身子，单臂抱住了触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自己手中的短剑砍掉了触手握着精灵之剑的先端部分。

然而掉落下来的精灵之剑却剑尖朝下直冲杰斯汀飞去，不过在剑尖即将刺到杰斯汀之前，加顿一把在空中握住了精灵之剑的剑柄。

另一方面，拉普在空中像猫一样一翻身体，接着以达琳的后背作踏台猛力一蹬，最后以面向米露妲的姿势漂亮地着陆了。

“混球！你把我当什么了！”

由于拉普不会说通用语言，因此对除了本族语之外只懂通用语言的米露妲来说，她并不知道拉普在吼什么。不过，虽然不知道这句话的具体内容，但从现在的这种状况来看，她也大体猜到了拉普的意思。

于是米露妲笑嘻嘻地这样说道：“可是，在我们这些人中，身体轻便、同时又拥有实力把剑夺回来的，不是只有你嘛。谢谢了哦，能那么完美地配合我的突发奇想。”

杰斯汀从加顿手里接过精灵之剑，一边不好意思地隔着帽子挠了挠脑袋，一边表示道谢。

“嘿嘿嘿！多谢。还有、拉普，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如果不是你那么迅猛果断，剑也许就会被夺走了。”

拉普把脸转向一边，挖起了鼻孔。

“切！太不像样了！杰！别忘了，我们现在可是在敌人的内部！绝对不能再这么大意了！”

“抱歉抱歉。”

拉普的“挖鼻孔”还有“切！”这种态度，绝对是与杰斯汀的“嘿嘿嘿”相类似的一种表现，这应该已经是没有错的了。

因为受到了别人的称赞，所以他正在害羞呢。

基多则嘎吱嘎吱地从一个大背包里抽出来一根虽然很细但却非常结实的绳索。

“我看不如这样吧，用绳索将杰斯汀和精灵之剑绑在一起，如何？”

“啊，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愧是智慧之都吉鲁巴顿的长老。”

听到丽蒂赞口表示同意，杰斯汀禁不住发出了一声悲鸣。

不管再怎么样，这对勇者来说实在

是太丢人了。

“拜托、饶了我——”

“我看，还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这样做也许可以对防止精灵之剑的丢失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却会致使杰斯汀的行动变得迟缓，特别到了紧要的时刻则更是致命伤。虽说的确也有将剑与细锁链连接在一起，以便可以把剑自由地投掷和收回，以及固定在手腕上这样的战斗方法，不过那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掌握的武技。”

“那么就遵循加顿的意见吧，因为这毕竟是战斗专家的意见嘛。”

看起来基多已经打算放弃了，可是丽蒂却露出一副好像感到很可惜似的样子。

“我还是觉得这样做要比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丢了最重要的武器要好一些……”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再让精灵之剑被敌人夺走了！”

看到杰斯汀如此信誓旦旦，丽蒂也不再多说什么。稍稍安定片刻后，众人一个跟着一个地继续向盖亚的更深处走去。

他们时而轻声互相交谈，时而击退袭击而来的盖亚碎片。

越是可以生死与共的同伴，越是能够缔结坚固的羁绊。

一路上，虽然也有数次被敌人逼入绝境的情况发生，但正是这一次次艰难的试炼才使得众人之间的团结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杰斯汀一行人终于追上了菲娜和缪林。

刚一看到菲娜的身影，杰斯汀便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并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菲娜！太好了！终于赶上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虽然这句大人味儿十足的台词与杰斯汀的年龄不太相符，但这却是他的真心话。

此刻的菲娜看起来非常憔悴。

若不是为了能够来到这里而一直在使用光翼人的力量，那么她也不会变得如此虚弱不堪。

然而，杰斯汀的突然出现却令菲娜心头不由得燃起了一丝怒火。

是因为他的到来使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无用功吗？或者是因为这样重大的责任却必须由自己承担起来的命运？

疲惫的菲娜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杰斯汀，你为什么来了！如果你不来这里，说不定还有能够活下去的希望，为什么……”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来救你的了！托大家的福，我找到可以拯救菲娜的方法了！这所有的一切，全都多亏了大家的帮助！”

菲娜在看到继杰斯汀之后赶来的人们后，不禁睁大了眼睛。

“丝！连噗伊也……我、这是在做梦吗？”

“这不是梦。我们大家全都为了拯救菲娜而集结起来了。”

“不行！”

喊出这句话的人，是缪林。

看他的样子，前几天脚上受的伤似乎又恶化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杰斯汀等人才能够追上他们。

缪林的眼睛下方爬上了黑眼圈，疲

劳的程度似乎比菲娜还要厉害。

“什么啊，什么跟什么不行啊。”

“没有光翼人的牺牲便无法拯救世界！虽说只靠一个光翼人的牺牲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是在盖亚因玲的牺牲而停止活动的这期间的话，或许……”

“天，你还在说这些事情啊。我就是因为找到了即使不用牺牲光翼人也能够拯救世界的方法才会到这里来的。”

杰斯汀边说边得意洋洋地举起精灵之剑亮在缪林面前。

“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从精灵那儿得到的精灵之剑，使用它就可以将精灵石消除掉。”

“你说……消除？”

“没错，精灵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就算我们的身体之中、就算再小的石子之中也都寄宿着精灵。因为精灵的力量我们才能生存下去，精灵的指引还有精灵的惠泽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能够将精灵的力量集合起来并为所欲为加以使用的，即是精灵石。集合起来的力量非常巨大，安吉尔文明就是依靠这种力量才得以繁盛一时。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让某个人为己所用的力量，安吉尔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又要再次发生，因此，那种东西还是不要存在的好。即便没有精灵石，精灵也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并会借给我们力量。若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不仅会又惹得某个贪心的家伙将精灵的力量据为己有，还会给偶然生为光翼人的人们带来痛苦。所以……”

缪林突然一声大喊打断了杰斯汀的话。

“你说谎！”

“谁说谎了！”

“若那样的话，玲的牺牲算是什么！玲到底为了什么才会死去！”

“你这家伙真是什么都不明白！玲可不是为了让菲娜或是你也选择牺牲才会死的！她的希望是什么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她是为了让菲娜、你、我、还有大家找到一条能够共同生存下去的道路、她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找到这条道路的时间才会选择一个人牺牲的啊！所以、所以我们要守护好大家的生命，绝对不能再让任何一个人因盖亚而死去，这才是对献出自己生命的玲应该作出的回答吧！”

“稍等一下，杰斯汀，还有缪林先生也是。”

听到菲娜静静说出的这句话，杰斯汀和缪林也都暂时安静了下来。

“杰斯汀，我、我相信你。呵呵，想着一个人来设法解决这件事的我，真是个笨蛋呢。”

“我才是笨蛋呢。没有菲娜在的世界，明明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时，拉普以不容分说的口气对正在自称笨蛋的两人投来了怒吼。

“没错！你们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大笨蛋！现在是在这里为自己身为笨蛋骄傲自夸的时候么？用你们引以为傲的笨脑袋好好想想！”

“嘿嘿嘿！拉普说得没错。”

“啊哈哈！的确是呢。杰斯汀，我也来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不、不对，应该是请让我帮忙。”

当菲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杰斯汀手中的精灵之剑就好像为两人祝福一样，突然喷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光芒。

在菲娜选择了与自己同行之后，杰斯汀面向缪林伸出了一只手。

“一起、去吧。”

“我拒绝！精灵之类的只不过是迷信而已！用精灵之剑消除精灵石？一派胡言！”

没想到缪林竟会这样说，就连杰斯汀也不禁因他那颗头脑里的顽固思想而呆住了。

“你既然相信精灵石、光翼人，还有盖亚，那么为什么不相信精灵之剑呢？真奇怪。”

“我们这一行人，既没有光翼人的帮助也没有一个人持有精灵石的碎片，但我们仍然来到了这里而且没有被石化，我认为，这应该足以证明精灵的祝福是真实存在的这件事了。”

可惜的是，基多所说的这句话缪林却并听不懂。

基多眯起眼睛考虑了一会儿。

“嗯，这样吧。先不管这个人是否与我们同行，首先帮他治疗一下他的脚伤怎么样？这点时间现在应该还是有的，不然的话看他这个样子估计是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成呢。杰斯汀，你跟他说一下，我要帮他治伤了，让他老实点别动。”

杰斯汀在基多的话中加入了自己的意见，然后给缪林翻译了出来。

“若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话那便没办法了，不过接下来菲娜会与我们同行，缪林大人您老儿一个人留在这里既没意义也没意思吧？算啦，基多要帮你治疗伤口，这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不需要！”

“如果你乱踢蹬，我可要让大家一起上按住你了。治疗之后，你愿一个人回去也好，愿跟我们同行也好，全都随便你。”

缪林环视了一圈这个大杂烩一般的团体。

就算自己受伤了，但若是像杰斯汀这种程度的小毛孩子，要推开他们还是绝对有自信的。

但是，若加上后面那几个大块头，在这么一群人的控制下如果还要反抗的话，必定将成为一件非常难堪的事。

缪林似乎已经做好了觉悟，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基多开始“沙沙沙”地从行李中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

然后他剪开缪林的裤脚、清洗伤口、涂抹药品、包扎绷带，最后缠上夹板用以固定。

处理完毕后，基多拿出一颗小小的果实递到了缪林的面前。

“好了，把这个吃下去吧。”

杰斯汀在看到那颗果实后，差一点没笑出来，只见他拼命地忍耐着说：“唔嘿……吃了吧，那个是特效药。”

缪林刚把那颗果实送入口中，脸上便立刻露出一副好像咬烂了一条毛毛虫一般的表情。

“呃、什么、这是。”

缪林略显平静的表情显然没有达到杰斯汀的期望，于是他稍显遗憾地问道：“难道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感想吗？例如特别难吃啦、特别涩口啦之类的。”

基多如平时那般仰视着杰斯汀说道：“这颗果实应该可以帮助这个人更好地完成在今后他需要完成的使命，而且我认为他的使命会为大家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也是托福于精灵的指引呢。”

在基多说话的途中，缪林的眼睛眼看着越睁越大。

"你是怎么学会我们的语言的！"

基多从正面注视着仍然坐在地上的缪林。

"并不是我学会了你们的语言。刚才给你吃的那个果实叫做交流之果，是一种可以让你听懂其他语言的神奇果实。也就是说，现在的你虽然无法自动学会说这些语言，但是却已经可以理解世上的任何语言了。"

"这是魔法吗？"

"从它是古代技术产品之一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正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果实，每个种族能够分得一两颗也已经是非常勉强的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因杰斯汀而集结起来的我们这一行人之中，虽说也有长老或下任长老，但大家基本上都是吃过这种果实的人呢。这大概也是精灵的指引吧。不过话虽如此，语言相通并不代表着一定会成为朋友，由此你应该也可以看出杰斯汀的品德了。"

语毕，基多又以非常理所当然的语气添加了一句。

"来，走吧。"

"我……！"

基多目不转睛地盯着缪林的脸说道："光翼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杰斯汀消除精灵石的那一刻也会与精灵石一起云消雾散。但是，作为一名交流之果的使用者，他的任务在那之后才真正开始，而你正是他们其中重要的一位。为了重建劫难过后的未来，你必须作为你所属种族的代表加入到拯救世界的行列，并成为为人所景仰的英雄。这就是你应该担负起来的使命。"

缪林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基多的脸。

片刻之后，他以一副无比认真的表情这样问道："世界、真的能够被拯救吗？"

"嗯，在玲争取来的这段时间内，杰斯汀会做到的。即便是为了拯救菲娜，他也必须得做到。"

"即使你这么说，但我却无法成为我们种族的代表。我……"

基多打断了缪林的话。

"这件事并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再更加信赖仰慕你的人们一些吧。"

缪林慢慢地站起身来。

"明白了，我跟你们一起去。不过，我有话要说在前头，我之所去是为了找到玲想要指示给我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从刚才开始，菲娜就一直在注视着缪林。

"谢谢你，缪林先生。相信这也是姐姐她所最希望看到的。"

就这样，在菲娜和缪林两人加入队伍后，杰斯汀一行人继续以盖亚的中心为目标向前踏出了脚步。

即使菲娜没有发挥光翼人的力量，缪林也没有变成石头。由此来看，精灵的祝福似乎也顺利地惠及到了缪林。

通过周围变得越来越强力而且频繁的干扰，杰斯汀他们便可以知道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盖亚的核心了。

只不过，比起这些干扰来，还是杰斯汀他们更加强大一些。

缪林虽然拖着脚行动并不灵活，但他仍然一边与众人共同战斗一边不断地前进。

为了拯救世界这个共同的目的、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盖亚、为了共同对抗这些不断出现的障碍，缪林和杰斯汀等

人之间也渐渐地产生了默契。

小小的丝和莱姆也努力地战斗着，两人之间的互相合作依然天衣无缝。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会导致米露妲进入愤怒状态的危急情况。

米露妲如果万一在这里发作了，估计势必会引起一场大混乱吧。

当然，达琳同在队伍里对防止米露妲的爆发也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终于，一行人来到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广阔房间之中。

在房子的中央，一个还残留着巴鲁面影的怪物与地面共生在一起。

“那个东西由我来打倒。虽然变成了那样的怪物，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你们不要出手。”

“太乱来了，缪林。而且你还受伤了。”

加顿从后方把手按在了杰斯汀的肩膀上。

“让他去吧。但是，这位大人，当你的膝盖与地面接触之时，我们将会作为帮手全员加入战斗。”

不过，这时的菲娜已经准备好了鞭子，狠狠地盯着巴鲁化成的怪物。

“我不会在这里干等的，我要代替不在这里的姐姐实现她的愿望。缪林先生，你还不明白吗？你还不明白姐姐她最大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吗？姐姐她，一直都希望能够得到缪林先生的信赖。所以，即使当缪林先生想让她牺牲自己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但是姐姐真正所期望的，其实是成为缪林先生的搭档，成为与你互相帮助、互相分担喜悦与责任的同伴啊。缪林先生总是孤独一人，不管对谁都不会敞开心扉。虽然我们在一起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却能够深深地了解到这一点。而且姐姐也是这样。身为光翼人的这个事实甚至把我也从姐姐的心中剔除了出来，让姐姐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让姐姐她甚至连向我求助都办不到。那时的我……没有能够帮到姐姐。不过姐姐却向缪林先生求助了，缪林先生也应该向姐姐伸出了援助之手才对。所以姐姐才会希望能够成为拥有同样孤独的缪林先生敞开心扉的对象，希望能够成为你寻求帮助时的对象啊。姐姐她希望自己能比任何人都被缪林先生所需要。现在，我并不会说让缪林先生接受我，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为了姐姐，做姐姐她曾经想做的事。因此，即使你不允许，我也要与你一起战斗。”

缪林一脸怔怔的表情向菲娜问道：“你是说，玲她并不是为了完成光翼人的职责，也不是为了拯救世界，仅仅只是为了我一个人而选择了自我牺牲吗？而你则是为了继承玲的遗志才会与我一起来到这里的吗？”

“第一条、是的。第二条、不对。我之所以会与你来这里，是因为我不想让杰斯汀死去。但是，这种想法却是错误的。因为杰斯汀他也说过了，没有我存在的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说同样如此。姐姐死了之后我非常的悲伤，然而，我却差一点让杰斯汀也体会到这种感情的痛楚。”

“那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

“这很简单。不要再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承担，只要对大家说一句‘帮我一下’或‘一起做吧’就好了。成为别人的依靠这样的事，大家可都在等待着呢。不管是姐姐、还是士兵们，还有现在在这里的我们所有人也都一样。”

缪林双肩上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

他突然回想起了自己发动军事政变

时发生的事情。现在的他终于明白，那时士兵们为什么会跟随自己而去了。

那时，是缪林第一次向士兵们寻求协助。

想到这里，他的脸上渐渐浮现出了微笑。

“我明白了。若还拘泥于他是曾经的父亲，反而会变得缩手缩脚。现在在那里的只是一只怪物，一只企图吞噬世界的怪物。大家一起战斗、共同打倒他吧。”

众人一齐大喊一声，纷纷举起武器包围了巴鲁化成的怪物。

战斗力强的人冲在前方，一边保护身后的同伴们一边展开攻击。

而后方的人则以弓箭和魔法支援冲在前面的同伴们。

怪物的实力果然不弱。

即使打倒了它露出地面的部分，新的身体也会逐渐地从下方再次生长出来。

有时怪物还会分支成为两、三只分头进攻而来。

杰斯汀不禁想起了在漂流船上遇到的那只大墨鱼。

两只怪物在某些方面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然而，大墨鱼不管再大它也是有界限的，但眼前这只怪物的本体却是巨大的盖亚本身。

若想真正解决这只没完没了不断滋生的怪物，必须切断产生它的根源才行。

而它的根源自然就是精灵石。

可是，看样子精灵石大概应该在那个怪物的根部。

因为那个怪物只是从那里不断地向外生长，并没有从其他地方滋生出来的迹象。

从怪物开始集中攻击杰斯汀这一点来看，它似乎也注意到了杰斯汀手中那把精灵之剑的意义。

杰斯汀大叫一声：“大家！只要一瞬间就好，帮我引开那个家伙！”

当怪物将自己的手腕还有触手像利刃一般袭向杰斯汀的那一刹那，众人一齐展开了舍弃自身安全、拼尽全力的总攻击。

菲娜用鞭子缠住怪物，拉普将短剑深深地刺入其身体之中。

丽蒂不断施放出强力的魔法攻击怪物，同时适时地支持着进行接近战的同伴们。

米露妲用斧头砍断了怪物一根又一根的触手，缪林则以怪物本身为目标施展着强力的剑技。

丝射出一根根弓箭精准地刺向怪物新生出来的细触手。

噗伊也跟着用自己圆圆的小身体猛力施展着撞击。

莱姆则用自己那把并不算锋利的柴刀拼命地敲击着怪物。

然后，加顿将剑深深地刺入了怪物的根部。

“龙阵剑！”

这一次的龙阵剑似乎将所有的攻击力都集中在了一点之上。

伴随着一阵比以前看到这招时更加强烈的闪光，怪物的根部出现了一个大洞，躯体大幅后仰下去。

在这强力一招所带来的反作用力之下，包括杰斯汀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吹飞到了四周。

下一刻，怪物已经再次紧贴根部，开始修复加顿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口。

“哞——！”

达琳迅速跑上前去，一把抱住了正蠢蠢欲动的怪物本体。

实际上，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达琳基本上都没有出手，原来他一直在为了某个重要的时刻积蓄力量。

而现在，正是到了他发挥自身怪力的时候了。

只见达琳紧紧抱住怪物，喘着粗气、眼中充血、衣服下面的肌肉剧烈隆起，头顶之上甚至冒出了缕缕白烟。

“哞——！哞——！哞——！”

在达琳的一声声大叫中，怪物终于被从地面上坼裂下来。

达琳连同整个怪物壮观地向后方翻倒过去。

在怪物被拔起的地方，新的怪物已经开始向外滋生。

不过，在它的中心、在被大块挖去的地面之中，杰斯汀找到了他所寻找的攻击目标——

精灵石。

没有错。

一个人在后面等待时机的杰斯汀，抓住这个靠大家的努力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提起剑向前猛冲而去。

精灵石周围刚刚滋生出来的怪物慌忙伸出触手欲缠住杰斯汀，附着在触手先端上的数个小巴鲁的脸狠命地咬着他。

杰斯汀不管怪物的攻击，只是全心全力地将剑刺向地面中的精灵石。

事后检查身体时杰斯汀才发现，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很多地方还被咬破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他却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加顿直传——龙阵剑！”

在精灵石和精灵之剑碰触在一起的瞬间，两者都散发出了强烈的白色光芒，宛如它们之间诞生了一轮太阳一般。

四周霎时被染成了一片茫白。

据那个时候偶然从外面经过的目击者所说，当时盖亚的中央部分在突然发出一阵眩目的白色强光之后，它的整个身体也跟着开始散发出白色的光辉。

不管是地面、天花板还是四周的墙壁。

包括缠着杰斯汀的触手。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绽放白光。

周围溢满了白色的光芒，视野所及之处除了这片白光之外只能看到同伴们飘浮于其中的身影。

当回过神来的时候，杰斯汀一屁股跌在了地板上。

他使劲地揉了揉仍然没有恢复过来的眼睛，然后环视四周，同伴们似乎也都是一种与自己差不多的状况。

房间地面的正中央，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洼坑。

“到底……怎样了？”

缪林站在杰斯汀的身后，向那个大坑的内部望去。

“精灵之剑消失了，这就意味着精灵石也消失了。所以，盖亚也应该已经被消灭了。”

其他的同伴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大坑的周围。

“盖亚的确似乎已经被消灭了。怎么说呢，觉得从四周而来的那种压迫感消失了。”

的确如基多所说，自盖亚复活之后便一直能够感觉到的、并且在进入盖亚内部之后变得特别强烈的那种压迫感，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

“可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

“噗噗？”

对丝的这个问题，基多歪了歪脑袋。

顺带一提，由于丝与基多的身高基本上差不多的关系，所以基多不用像平时那样仰视着来看她。

“接下来？那当然是重建家园了。估计被石化的人们应该已经复原了，所以得靠大家一起重建这个世界。另外，对渡过危机、解决危机的我们自己来说，从今以后幸福地生活下去既是我们的权力，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呢。”

“我不是在说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打倒盖亚了吧？”

“噗噗？”

杰斯汀挺起胸膛得意洋洋地抢先回答道：“对，没错儿！”

“那么，现在还在那个被打倒的盖亚身体之中的我们，会怎么样？”

“噗？”

听到丝的话，同伴们全都一下子紧张起来。

“呜呀！盖、盖亚是不是会开始崩坏、或是倒下去之类的！”

回想起来，类似这样的情况，杰斯汀他们似乎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

一行人开始慌慌张张地紧急撤退。

的确，看来盖亚已经开始崩坏了，四周那些血管一样的丝网不但停止了脉动，而且还变得破破烂烂的，十分脆弱，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将它们分开或扯碎。可是，由于地面同样也变得破破烂烂脆弱不堪，身体沉重的加顿或达琳时不时会像踩到沼泽一般陷入地下，因此在移动上用去了不少时间。

于是，在撤退途中众人决定直接破坏盖亚的外壁脱离这里。

外壁比想象中的还要坚固一些，因此众人利用垂下的绳索成功地回到了外面的世界中。

此刻，外面正值黎明时分。

因为一行人是在傍晚时刻来到这里的，由此看来，他们正好在盖亚的体内徘徊、战斗了一个晚上。

在朝阳的照射下泛着一片橘红色的大地，随着太阳的升高而渐渐变成了以绿色为基调的多样彩色。

这并不仅仅是阳光的原因。

它同时还说明，大地正在渐渐恢复中。

不只是大地，四周所有变成石头的加雷尔军士兵都在慢慢地恢复原状，甚至有几个恢复速度快的已经开始困惑地四处张望了。

拉普现在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

因为他知道，包括自己的双亲在内，卡普所有被石化的人们现在一定也像这些加雷尔军人一样在逐渐地复活。

另一方面，散发着光辉的也并不是只有这片朝阳照射下的大地。

盖亚身上最初那些强烈白光虽然消失了，但现在它的整个身体却散发出了彩虹一样的七彩光辉。

那些光辉化成无数细小的光珠慢慢升上了天空，只见它们一面在空中翩翩起舞，一面向四面八方飘散而去。

杰斯汀他们降落到了大地上。

然后他们与从石化中恢复过来的士兵们一起，仰头看着天空中那片平静的光之海流。

“是精灵，得到解放的精灵正在回归世界。”

“姐姐的灵魂也会在精灵们的指引下前往幸福的世界吧。”

“嗯。”

眺望着那片光之海流的杰斯汀和菲娜，不知何时已经非常自然地相偎在了一起。

缪林则在士兵们的请求之下为他们讲述着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情。

片刻之后，丝和莱姆由于实在无法抑制心中的喜悦而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起来。

也许他们的行动成为了契机吧。

无论种族是否相异，所有的人们都开始纷纷与身边的人或手牵手、或肩靠肩，由衷地打心里共同分享危机逝去、和平降临所带来的喜悦。

即使语言不通也没有关系。

即使身形各异也没有问题。

只要可以共享这份喜悦，只是仅此也可以。

此刻，人们不停地互相握手、互相拥抱，沉浸在喜悦与幸福之中。

杰斯汀和菲娜来到一个稍稍远离人群的小山丘上，共同眺望着这道美丽的风景。

山丘之下，拉普和基多正在仰望着他们两人。

“杰他们在干什么呢，来这边与大家一起庆祝不是挺好的吗。”

“嗯～呵呵，菲娜正在这么说呢——‘世界能够迎来和平，全是托杰斯汀的福呢’、‘嘿嘿嘿，没那么夸张啦’。”

“那算什么话！拯救世界的可不是只有那个家伙啊！可恶！”

基多一边淡淡的微笑一边仰视着拉普说道：“在恋爱中的少女眼中，怎么可能会映有除了恋人以外的事物呢？”

“好白痴。”

“你虽然这么说……唔，‘这是对你的褒奖，杰斯汀’——菲娜在说完这句话后，两人……看，就那样，脸靠着脸，唇和唇……”

“喂！杰！菲娜！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两人在那边干啥呢！”

拉普的这句吼声让附近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山丘上的杰斯汀和菲娜。

杰斯汀慌张之余一下子撇开脑袋，不好意思地傻笑起来。

“嘿嘿嘿嘿嘿！”

菲娜则因这个美妙的时刻遭人打扰而撅起了嘴，不过她很快又笑嘻嘻地用双手捧住杰斯汀的脸，“唰”地一下将其转回面朝自己的方向。

“觉悟吧。”

杰斯汀被菲娜尽情地接起了吻。

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吻。

直到人们纷纷鼓掌表示祝贺之时，他们的这个吻才结束。似乎一点都不害羞的菲娜舒畅的大呼一口气，然后面向大家一边挥手一边“啊哈哈”地笑了起来。

而杰斯汀则一边满脸红红的“嘿嘿嘿”傻笑一边隔着帽子挠起了脑袋。

在人们准备着回家之时，盖亚变成了一棵大树。

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从树梢飞向天空的精灵们所散发出的光芒。

在它的下方，人们开始向空中战舰中集合。

加雷尔军准备用空中战舰巡回各地的城镇与村庄，像旅行归来一样慢慢将人们送回各自的家中。

杰斯汀与菲娜手牵着手，一边在已经几乎空无一人的草原中漫步，一边瞭望着这个重生后的世界。

微风轻轻地吹拂着草原、吹拂着世界。



缪林也伫立在这阵阵微风之中。

他虽然睁着眼睛，但这个再度回复生机的世界却并没有映射在他的双眼之中。

通过菲娜稍稍握紧了一点的手，杰斯汀觉察到，此刻正在苛责着缪林的，是孤独。

这时，微风起了变化。

菲娜和杰斯汀仿佛都通过风的变化觉察到了什么，一起仰起了头。

从盖亚的树梢上飘然而起的精灵之光，正乘坐着这股风翩翩起舞。

缪林似乎也觉察到了，只见他缓缓地仰起头，望向精灵们的光芒。

那些光芒不久便开始逐渐集结，并在缪林的面前慢慢成形。

菲娜对杰斯汀小声说道：“我以前曾经见过一次这种情景。在雨月之塔坍塌之后，也有精灵之光像现在这样集合了起来，然后从光芒之中……”

不久，在缪林面前的精灵之光形成了人类的形状。

接着，光芒在不经意间消失了。一个人类的身影出现在了光芒消失的地方。

在光芒变成人类的瞬间，那个人类便遵循着重力的定则从空中跌落下来。

缪林踏前一步稳稳地接住了那个跌落下来的人。

杰斯汀和菲娜都非常清楚那个人是谁。

“太好了，精灵们指引着姐姐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嗯。”

看着缪林和玲的孤独都双双得到了治愈，杰斯汀和菲娜微笑着背向空中战舰迈出了脚步。

向着风吹去的地方。

对两人来说，现在离回家的时刻还早得很。

不、不对。他们两人就是风，因此全世界都是两人的家。

两人手牵着手，再次回到了冒险之中。

尾声

于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来临了。

缪林指挥下的加雷尔军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中心。

加雷尔军为了实现军队最初的理想——创造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展开了以保护旅人、移民的安全为目的的各种活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用空中战舰来翻越墙壁的定期航班，以及通过使用小型飞行机械得以确立的航空邮政系统了。

同时，他们还积极地开始在墙壁的对面铺设铁路。

虽然也有不少像卡普人一样，以“煤炭会污染森林”、“不欢迎外来者进入”等理由反对铁路的铺设，但铁道网还是一步一步地得到了扩建。

后来，拉普以自己同意继任长老作交换，使得卡普的新村中也终于有了一条铁路。

通过这样的交通网，人与物的流动渐渐变得越来越通畅。

杰斯汀当初历尽艰辛才成功翻越的世界尽头，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只要有钱便无论谁都可以翻越的场所了。

以蒸汽机械为中心，最初虽然是加雷尔军和吉尔财阀掌握着技术的主导权，但墙壁的另一侧毕竟拥有阿伦特的知识和吉鲁巴顿的智慧。而且，加雷尔军的中心人物缪林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独占富足的危害性。

于是，世界上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人类聚集之地”这样的区域。

那就是帕姆和吉鲁巴顿。

这两座城镇通过不断接受各种各样的人们入住，渐渐变得越来越广阔。

十年之后。

以前的吉鲁巴顿，曾经是一个以种族划分生活区域的城镇。

而现在则发展成为了一个不分种族、不分你我，各种各样的人们都混杂着生活在一起的大型城市。

帕姆同样也发展成为了一座各个方面都不输吉鲁巴顿的大都市。

在当今的帕姆中，即使是在那些残留着相对古老氛围的区域，也居住着许多种族的人们。仅仅只是穿越其中的一条街，就可以看到用手指数不过来的各种种族的人。

在街角处，孩子们旁若无人来回追逐打闹的样子与以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

但现在的这些正在玩耍的孩子们之中，却有的耳朵很长、有的头上长着角、有的长着尾巴……总之，各种各样的孩子们都能没有隔阂地玩在一起，这在以前是绝对看不到的景象。

然而，在这个不知比十年前大了几倍的帕姆之中，却有一件事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整个城中评价最好的餐馆，

依然是那个小食堂——海猫亭。

今天，食堂的入口处非常少有的竖起了一块写着“今日本店已被包场”的看板。

不过现在店里仍然还非常冷清，倒是有一对平时难得一见的夫妻正坐在里面不知在等谁。

店主人莉莉正一边在厨房忙活一边跟这对夫妻道歉。

“实在抱歉啊，缪林先生、缪林夫人。人称‘将军夫妻’、世界上最忙碌的你们两位，今天特意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这里，可是……真是的！也不知道那个笨儿子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到现在都还不过来！船明明早就抵达港口了。不过刚才小丝去找他们了，相信应该不一会儿就能回来了吧。”

这时，玄关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男孩子一边往里跑一边大喊：“我回来了——！饿死啦——！”

那是一个与杰斯汀非常相像的孩子。

但是，比起杰斯汀来……别说是现在的杰斯汀了，就算比起当初出外冒险时的杰斯汀来都还要小了一圈。

即便是一向思维敏捷的莉莉也在瞬间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过莉莉毕竟是莉莉，片刻之后她便反应了过来。于是对男孩子说：“肚、肚子饿了么？先去好好地洗洗手，然后坐椅子上等着开饭。不过你的……”

正在这时，又有一个人破门而入。

“我回来了——！饿死啦——！”

这次是一名与第一个“杰斯汀”几乎一模一样、仅仅有着细微差别的男孩子。

在莉莉开口说话之前，第三个人跑了进来。

这次是一个女孩子。

“我回来了——！肚子好饿——”

莉莉目瞪口呆，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道：“菲娜……”

的确，这个女孩子简直就是菲娜的小型版。

“小菲娜”看到玲之后这样说道：“啊——！妈妈什么时候换的衣服！我也要——！把我的头发弄得漂亮、更漂亮一点——！”

她一边说一边爬上了玲的双腿，一屁股坐了下来。

另一方面，那两个男孩子已经在食堂中闹翻了天。

接着走进来的，是成长为一位大姑娘的丝。

“啊，小丝，你回来了。这些孩子难道是……”

“没错，莉莉阿姨。他们都是杰斯汀和菲娜的孩子！我也吓了一大跳。好了，进来吧。”

丝的话刚说完，藏在她裙子后面的女孩子一下子冒了出来。

她的手中紧紧地抓着平时应该总是待在丝头顶上的噗伊。

那个孩子一看到玲和坐在玲腿上的姐妹接着便嚷了起来。

“好——狡猾！我也要坐在妈妈的腿上！”

“噗噗！噗噗噗噗！”

“先到先得嘛！再说你手里不是拿

着噗伊吗？你就跟它玩好了。”

“我才不要噗伊呢！”

“噗。”

被一把扔出去的噗伊在咕噜咕噜滚了好几圈之后才总算是停了下来，只见它接着飞也似的慌忙飞回了丝的头顶上。

这时，回过神来的莉莉开始一边挥动着手中的托盘一边赶着所有的孩子们去洗手间洗手。

“别闹了！快去洗手！不洗手就不给饭吃哦！……不过，小丝，话说回来，我也算是经历过与众不同的人生、见过一些大世面的人。但像今天这样这么吃惊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哎、对了。杰斯汀和菲娜呢？怎么没看到他们？”

丝有些顽皮地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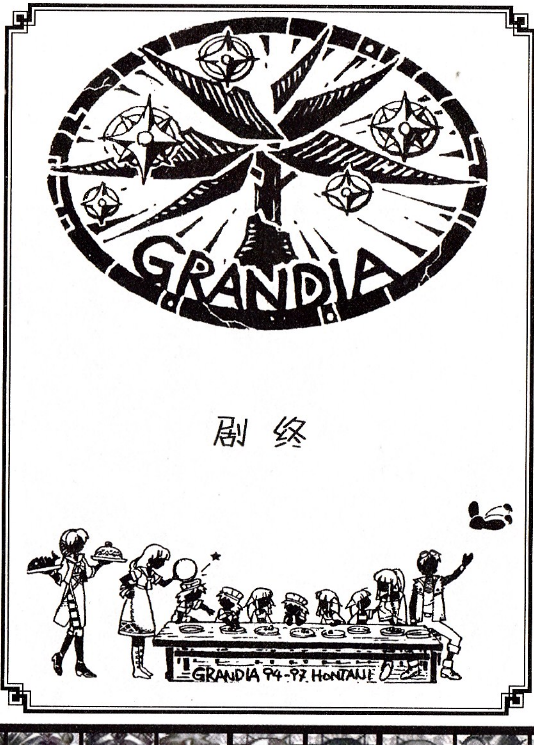
“莉莉阿姨，其实啊，还有一个孩子呢。我们几个人领着这么一帮孩子，只是在街上走也累得够呛啊，结果一不小心，让那个孩子乘机溜到街上探险去了。当时这帮家伙们也吵着要跟那个孩子一起去玩，差点儿全员都跑掉了。这不，杰斯汀和菲娜现在找那个孩子去了。”

丝话音未落，她的身后出现了一位身材匀称的男子，男子的腋下夹着一个正在乱闹腾的男孩子。

而站在这个男人身后的，则是一位抱着行李的女子。

莉莉温柔地笑了，接着便催促他们道：“嗯？你们在客气什么呢？快进来、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做了好多炖肉哦。别客气，这里可无论何时都是你们的家。啊、当然，吃饭前先去洗手，这可是我们家的规矩。然后……”

全文完



后记

《GRANDIA》至此便全卷完结了。

就像我经常所说的那样。

游戏软件与小说是两种拥有相同之处但却又完全不同的事物，首先它们在媒体上便是不同的。

若改编出来的小说与原作游戏完全不同，估计游戏的FANS们都会发怒吧。但是，如果完全相同的话却同样不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可。这也算是两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吧。

致在书店中打算先看一下后记的读者们：

杰斯汀是一个好奇心旺盛、不管做什么事都爱出风头、做事不喜欢事先作计划、总是不顾后果便行动，同时又什么事都不肯认输的男孩子。

杰斯汀身上最特别的地方，还是要数他那种无论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坦率，以及不管什么事情都想去试一试的好奇心。

他通过与女主角菲娜的相遇，通过各种各样的经历而逐渐长大。不过，他大概始终都是一个带着孩子气的“男人”。

就是一位这样的杰斯汀，每当突破遗迹、追兵这些可以被称作为“墙壁”的障碍之时，便会变得更加有自信，并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相识而渐渐成长为一名“大人”，本作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特别是与女性冒险家菲娜的相遇，不用多言，这对杰斯汀来说绝对是特别的。

那么，男孩成长为男人，究竟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出来呢？

答案估计有很多，这里只说一点。

女孩的眼泪对男孩来说，也许只能算是一个爱哭鬼流下的眼泪罢了。

但只有当真正了解到女孩的眼泪中所含的沉重分量时，男孩才会成长为男人。

——細江ひろみ



文/野岛一成　译/星痕

FINAL FANTASY VII ADVENT CHILDREN

ON THE WAY TO A SMILE 丁塞尔篇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外传小说

第一章

从很久以前开始，米德加便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是建造在那利用支柱高高耸立于天空的钢盘上的上层都市，另一个则是终日不见阳光，混乱却充满生机的地面贫民窟。

繁荣之光傲然在上，贫困之影笼罩下方。

这是神罗公司人为制造出来的结果。而在那时，人们都以为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铁则……

四年前，当星球深处的生命之泉吞噬一切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座钢铁都市已经走到了它的最后一天。市民们本想力所能及地抓起他们的财物逃离此地，但最终他们还是无法抛弃这座都市。而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由于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繁荣昌盛的象征吧。他们认为只要临近这个象征，就可以重建当年的辉煌，所以不久之后，边缘城就在米德加的附近建立起来了。

边缘城的主干道起始于三号街和四号街边界，一直往东延伸，而城区则是沿着主干道逐渐向南北两向扩展的，从远处看去非常壮观。这座城市绝大多数建筑的材料来源都是从米德加废墟中挖掘出的废料，因此街道上四处都弥漫着钢铁的气息。

约翰尼在边缘城的主干道上开了一家咖啡店。店里的设施十分简陋，只有几套桌椅而已，而那张位于空地上的柜台则是他制作小点心的地方。咖啡店的名字是“约翰尼的天堂”，这是约翰尼从另一所咖啡店——曾坐落在米德加七号街的

“第七天堂”那里得来的灵感。一方面是希望自己的生意也能像后者那样成功，另一个理由则是——第七天堂的店主蒂珐正是约翰尼心仪的女子。

当原“第七天堂”随着七号街一起崩塌几个月后，蒂珐在边缘城开了一家新店，名字也是“第七天堂”。那时无数人对前途感到困惑迷茫，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何方，约翰尼也是如此。不过没过多久，蒂珐那乐天派的生活态度就唤回了他的希望，而从那时开始，这个年轻的女子也成为了他心中仰慕及爱慕的对象。

“我也想像蒂珐那样生活，但是……该从何处着手呢？对了！我要做生意，做能给迷惘者带来希望的生意！”于是，“约翰尼的天堂”便应运而生了。每当有客人进来喝上几杯的时候，他总是会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重生的故事，一般来说这些顾客都会出于好奇心前往光顾新“第七天堂”，以便亲眼目睹那位了不起的蒂珐是位怎样的姑娘，而在那之后，他们便转而成为了那里的常客。不过在约翰尼注意到这一点之前，他总是把时间花在等待上，殷切盼望着能向新顾客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充满爱与希望的故事。

“有客人来了。”他想着。不过，出现在店门口的只是一个小孩而已。“独自来这里的孩子还真是稀罕呢……哦，是丁塞尔啊。”

这个孩子总能得到约翰尼最好的招待，比如现在，约翰尼就在主动为他开门，这是因为，丁塞尔正是约翰尼的偶像蒂珐的家人。

“欢迎光临，丁塞尔。”约翰尼低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不过丁塞尔只是瞥了他一眼，就走到离柜台最远的桌子前。

“来吧，坐到这边来！”约翰尼邀请道，但丁塞尔却摇了摇头。

“不必了，我在这里等人。”

*等人？这小鬼是在约会吗？哈哈，别为此烦恼，大哥哥会帮你的。*他看了丁塞尔一眼。在服务时约翰尼总喜欢帮人分忧解愁，尤其是对这样一位VIP顾客更会下足功夫。

“是约会吗？加油哦。”

“给我咖啡。”

丁塞尔扭开脸，好像对他这种殷勤的态度感到有些厌烦。

无视我？哈！我知道了，这孩子一定是害羞了。

“如果感到烦恼的话喊我一声就行了。我知道许多可以和你谈论的有趣故事哦，要不然我现在就讲给你一两个吧，如果你……”

这时，丁塞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生气了？*约翰尼困惑地凝视着丁塞尔。不过，男孩的目光却越过他锁定了咖啡店的门口，而站在那里的，则是一个穿着朴素的男子。

“欢迎光临，”约翰尼边致意边向这位新顾客打量过去，而结果则令他大感意外。

男子的名字是雷文，旧神罗公司的主管之一，现在则是WRO（世界恢复组织）的主管。

“还是第一次在这附近见到他呢……”约翰尼想着，“正规军们是怎么说他来着？对了，‘他去到哪里，哪里就有死亡的气息’……这样的家伙到我店里来干什么？”

雷文向丁塞尔的方向走去，同时谨慎地四处张望着，这似乎是他的习惯。当来到桌前时，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

约翰尼突然明白了（至少他这么认为），这一定是WRO的童子军运动！雷文打算引诱可怜的丁塞尔加入他们的军队。

我必须阻止这件事发生！他这样想。如果我任由这样的事在我的咖啡店发生，蒂菈就再也不会看我一眼了。

想到这里，他怒火满盈地瞪了雷文一眼，但脸上转即便换回了平静的表情。

“给我来杯咖啡好吗？”雷文没有回头，平静地说道。

“好的先生，就来！”约翰尼连忙小跑回柜台，并一直悄悄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这家伙真是个强大的对手。

他心想。

丁塞尔似乎已经呆住了，甚至忘了给坐在自己面前的人打声招呼。的确，眼前的景象让他极为惊讶，他明白对方派来的人肯定不寻常，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雷文这位WRO的高层主管竟会亲自来见他。

“坐下吧。”

雷文的声音将愣神的丁塞尔拉回了现实中，虽然丁塞尔还有些犹豫，但在雷文的坚持下还是坐了下来。

“好吧，丁塞尔。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开门见山。”他压低了声音。“我必须提前警告你，对于已经进行了改制的我们来说，现在并不怎么欢迎任何新人的加入。如果你真希望参与重建工作，那就意味着你会接触到区域主管，因为现在的WRO和军队没什么两样。”

“我明白，先生。我知道这件事的危险性。”

“就这样……？好吧，那我们开始。首先说说你的经历吧。”

“经历？可是……先生，我才十岁。”

“我知道。那就意味着你有整整十年的人生经历了，不是吗？”

丁塞尔是神罗公司第三业务部的雇员亚伯的独生子，而他的母亲克萝伊则是位贤淑能干的家庭主妇。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七号街钢盘的神罗公司职员住宅区里。对于出生在当地农村一个贫困家庭的亚伯来说，能让全家住在米德加上层已经足以令他感到心满意足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目标——住到为经营主管们保留的五号街住宅区就是他新的努力方向。就在丁塞尔7岁生日前不久，亚伯被提升为了区域主管，这让他们家获得了住在五号街的资格。一听到这个消息，克萝伊和丁塞尔就立即准备了一场派对，可以想像，当一家之主回家后受到美丽彩带和美味饭菜的欢迎时会多么高兴。

在这次愉快的晚餐中，丁塞尔总是被父亲讲述过去生活时穿插的小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能以我的儿子这个身分出生，你应该感到庆幸，丁塞尔。如果你生在贫民窟的话可吃不到鸡肉，只能拿老鼠来充饥了。”

“没有鸡肉？”

“就算有他们也买不起啊，所以只好用长矛抓住老鼠来当晚餐，就是那种脏兮兮的灰老鼠。”

“唔……真恶心……”

“那么……这个尝起来如何？”亚伯

边问边向克萝伊使了个眼色。

“嗯哼——丁塞尔？”克萝伊指着丁塞尔的盘子问。丁塞尔顿时紧张起来，他看了看自己的盘子，又向父母望去，而他的父亲正低着头努力掩饰嘴边的笑意。

“如果失去笑容的话，人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母亲的口头禅这时出现在了丁塞尔的脑海中。

*他们在吓唬我。*他想。

“我才不会上当呢！”

“很有趣的父母嘛。”雷文点了点头，说。

“他们总喜欢和旁人开玩笑，就算对象是我，我也不会对此生气。”丁塞尔回答。

“唔，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从我懂事时起，贫民窟的人就不是靠老鼠养活自己的。你要知道，当时贫民窟的老鼠根本就不能……”

“我明白，先生。我很清楚那里的生活。”

“好，继续吧。之后发生了些什么？”

“……一言难尽，先生。”

当亚伯打来电话时，丁塞尔正在看家。

“你妈妈在家吗？”父亲问。

“她出去买东西了。”

“叫她回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唉，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亚伯挂断了电话，但他声音里透着的那种慌张的情绪却让丁塞尔心神不安。不过，对此无能为力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看电视等妈妈回来。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号街魔晃炉被一群自称“雪崩”的恐怖分子炸毁的新闻。

*就是因为这个才让爸爸最近那么忙碌的吗？*他想。*这是爸爸这段时间总是生气的理由吗？还好不是因为我和妈妈……*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总算有人回来了。不过，进门的却是亚伯。

“你妈妈呢？”他问丁塞尔。

“还没回来呢。”

“糟糕！看来我们只好去找她了。”话没说完，亚伯便大步走出家门，向购物区的方向跑去，丁塞尔也急忙跟了上去。没过多久，他们便看到了正微笑着与小贩聊天的克萝伊。

亚伯让丁塞尔等在原地，走到小贩店前一言不发地拉起克萝伊的手，然后把她拖到丁塞尔跟前。

“放开我！”听到妈妈大声抗议的声音后，丁塞尔的心开始怦怦地跳个不停。

“你在干什么，亚伯？”克萝伊仍在挣扎，既生气又感到迷惑不解。

亚伯谨慎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七号街快要完蛋了。我们必须马上搬家到五号街，那里有公司分给我的新房子。”

“完蛋？”

“那群炸掉魔晃炉的家伙，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七号街。”

丁塞尔死死盯着父母的脸，但让他失望的是，这次没有人在窃笑。

“……这次不是玩笑吗？”他深吸了口气，紧紧抓住了父母的手，“那我们快走吧！”

可是，他的父母并没有动。

“我们怎么能就这样独自逃走？”克萝伊说，“必须去提醒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

“没有时间了，克萝伊。而且这是公司的最高机密，我将它告诉你已经违反了规定，尤其是在我刚晋升了之后……”

克萝伊摇了摇头，将身体转向了丁塞尔。

“和爸爸先走吧，宝贝。我一会儿就会赶上你们，别担心。”离开前，她紧紧地握了握儿子的手。

“克萝伊——！”亚伯急忙追了上去，但没跑多远就停了下来。看着父亲悲伤的神情，丁塞尔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也很想追上妈妈，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帮不上任何忙，只会成为她的拖累而已。

“……丁塞尔，我们去五号街吧。”

“不，应该和妈妈一起去！”

“你妈妈不会有事的，她毕竟是这个家的宝贝。”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越过了丁塞尔，投向了六、七号街的交界处。一个高大的人正走向这边，身后拖着个看起来很重的箱子。当听到亚伯在叫自己的名字后，那个男子马上就疾步向这边走了过来。

“你怎么还在这里，先生？”那人有些惊讶，“塔克斯已经开始行动了，炸弹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安装好，我的同事们也将要运走的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

小时候丁塞尔就听父亲提到过神罗公司的组织架构，塔克斯正是替公司干那些见不得人的脏活的机构。可那人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塔克斯安装炸弹？那不应该是雪崩的人干的吗？

丁塞尔低头望着地面，努力想要理清事情的头绪。当发现父亲正在看着自己时，他抬起了头来。

“你能把我儿子带到五号街吗？”亚伯看着自己的儿子，对男人说道，“我还有些事要做。”

“不要！”丁塞尔大喊了起来。

“我去把妈妈找回来，你和雅克汉姆叔叔先走吧。”

“来吧，我带你去那里。”被称为雅克汉姆的男人向丁塞尔伸出了手。

“向我保证你会安全地把他带过去，雅克汉姆。”亚伯说。

“没问题，部长先生。”

“五号街，社员住宅区三十八号。这是钥匙，我把它交给我儿子了。”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硬塞进了丁塞尔手里。

“爸爸……”

“新家有台我刚买的宽屏大电视，到了那里就先看电视吧，我和妈妈一会儿就会来陪你的。”

亚伯用力抚摸了几把儿子的头发，而后将其推给了雅克汉姆，扭头向七号街跑去。丁塞尔踉跄了几步，跌倒在雅克汉姆怀里。

“来，孩子，我们走吧。”男子友善地说道，“很高兴认识你，丁塞尔。我叫雅克汉姆，是你父亲的下属。”

丁塞尔努力想要扭动身体挣脱雅克汉姆去追上父亲，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父亲把你交给我了，我必须完成他的指示。不管怎样，先跟我去五号街吧，之后你想怎样我都不会管的，如何？”

众多毫无二致的房子横纵排列在居民区内，丁塞尔的新家也在其中。

除了亚伯说的那台电视机外，新居里什么都没有。雅克汉姆拆开电视的包装将线接好，然后打开了它。电视里仍然在报导被炸毁的一号魔晃炉，不过丁塞尔想知道的是雅克汉姆什么时候才会离开这里。

“我饿了。”

“好，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就在雅克汉姆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整个房子忽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吱嘎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入丁塞尔的耳中。雅克汉姆急忙打开了门，钢铁摩擦时发出的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刹那间充斥了整间房屋。

“待在这里别走开。”抛下这句话后，雅克汉姆离开了房间。丁塞尔刚要跟上去，电视里的声音令他停下了脚步。

“插播一条新闻！”街道崩塌的场景出现在屏幕上，没过多久丁塞尔就意识到了灾难发生的地点——七号街，几小时前他所在的地方。

“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七号街的现状。”

什么都没了，七号街完全毁掉了。

当意识到这点后，

丁塞尔飞也似的冲出了房子。整个五号街已经陷入了一片恐慌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四散逃命的人们，他们都认为五号街将是那帮人的下一个目标。丁塞尔在逆向的人海中拼命地奔跑着，自己都不知道跑了多久。来到第六区边界时，他已经累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士兵们在此处架起了防护栏，丁塞尔奋力紧靠在匆忙搭建的围栏上向七号街的方向望去，可是映入他眼中的却只是空空荡荡的一片，仿佛那一切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从六号街这边看去，他看到的只有八号街模模糊糊的轮廓而已。

七号街，已经没了。

“喂，当心点！”士兵的喊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你住在哪儿？”

丁塞尔默默地指向了空空如也的远方。

“是吗……真遗憾。”士兵的语气变得和缓了许多。

“你的父母呢？”

当看到丁塞尔再次指向同一个地方时，士兵长叹了一口气。

“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雪崩那群混蛋干的好事。等你长大之后再为父母报仇吧……”他拍了拍丁塞尔的肩膀，轻轻将他向六号街的方向推了过去。

丁塞尔失魂落魄地随着人群慢慢挪动着脚步，脑海中一片空白。周围嘈杂慌乱的声音以及人们争相逃命的身影在他眼前和脑中毫无阻碍地穿流而过，就如同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似的。

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爸爸……这里安全吗？

妈妈！

该死的雪崩，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神罗公司现在在做什么？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

惊慌失措的叫喊声逐渐消逝，但丁塞尔脑海中那个孩子哀怨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停止。当他停下脚步时才终于明白，一直徘徊在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正是来源于自己。

意识到这一点后，泪水不可抑制地自他脸颊悄然滑落……

FINAL FANTASY VII 第二章

“是神罗干的吗？”

“没错。”雷文挪开了视线，努力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如果你恨我的话，不管怎样对我都可以。”

丁塞尔摇了摇头。

等丁塞尔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五号街的新家中，并躺在一张昨天还不存在的床垫上。在他身旁放着一个圆面包，以及一张便条。

“我要去上班了，不过会经常来看你的。千万记住别离开家太远，这几天所有人的心情都是糟糕透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事。另外，将你这个胖小子找到并背回来还真不容易啊……PS：床垫是我从邻居家借的，一定要记得还！”

雅克汉姆

电视上依然在地反复播放着七号街崩塌的片段，而神罗公司也一再试图让公众相信米德加是安全的。他完全搞不懂，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人怎么能说出“安全”两字？

也许真的有人在幸福地生活着吧……但我绝对不在其中。

他将面包强行向口中放去，可每次都忍不住又吐了出来。怒火终于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他用尽全力将面包砸向了电视，而后飞奔出了门外。

外面一片寂静。他凝视着矗立在米德加中心的神罗大厦，突然想到爸爸是不是带着妈妈一同逃到那里去了。

大厦中的职员们一定都忙得不可开交，但这里是神罗的住宅区，也许有人会认识爸爸，知道爸爸的下落。虽然丁塞尔很不习惯与陌生的大人交谈，但他还是决定努力去打听一下。

他来到右边邻居的门口按响了门铃，但却没人回应，当他试着开门时才发现门并没上锁。

“抱歉打扰了。”他在门口等了好一

阵都没有回应。床垫应该是雅克汉姆从这家借来的，不过在对方不在的情况下取走不是和小偷没什么区别吗？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吗……

左边的房子、街对面的房子、后边的房子，但每家每户都没有人在，即使是比较远地方的房子也是如此。许多家房门上都贴有一张写有联系地址的便条，标明自己已经出外避难去了。

谁都不在这里了。爸爸妈妈也不可能在公司那边，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回到这里的。就算爸爸回不来，妈妈也应该会过来找我的……

希望的火苗完全被浇灭了，丁塞尔就这样默默地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久才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迷路了。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泪水又一次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不是因为悲伤，更多的是出于愤怒。

他停下脚步想在路边坐下，但屁股在着地前却碰到了某样硬硬的东西。

那是一个神罗飞空艇的小模型，不知道是哪个孩子丢在这里的。

丁塞尔捡起飞艇，用尽全力将它它扔了出去。

“我讨厌你们所有人！”

玻璃破碎的声音回荡在住宅街上，紧接而至的则是一个妇女恼火的质问声。

“谁?！哪个家伙干的好事！”

在丁塞尔还没回过神来时，一个老婆婆就从他正前方的房子中推门走了出来。说是老婆婆，但女子其实并没那么老，只不过丁塞尔不善于从外表判断女性的实际年龄而已。

“你干的？”那个老婆婆摇了摇手中的飞空艇模型，问道。

丁塞尔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说，为什么……”老婆婆刚想责问，但话刚说到一半就重新咽回了嗓子眼里。

“你在哭吗？”

丁塞尔摇头否认想否认这一点，但泪水却不可抑制地从脸庞滑落。

“你家在哪里？”

这时丁塞尔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让他更加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了。

“不管怎样，先进来吧。”

露维太太的家与丁塞尔刚才的“家”截然不同，洋溢着浓厚的家居氛围。花形纹样的墙纸贴满了墙壁，地毯和沙发上用的也是一样的图案。尽管并非真正的花朵，但却让房间里充满了温馨亲切的气息。

丁塞尔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望着露维太太，后者正在将碎玻璃收拾到胶袋中。

“等我儿子回来后再换玻璃吧，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露维太太，真对不起……”

“要不是现在是非常时期的话，我早就拎住你的脖子把你拖到父母跟前，然后质问他们是怎么管教你的了。”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

“难道他们抛下你自己跑了不成！？”

“他们当时在七号街。”

露维太太的动作停住了。几秒钟后，她放下手中的活，坐到丁塞尔身旁，将这个在低声哭泣的孩子紧紧抱在了怀里。

当丁塞尔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些后，露维太太带着他离开了房间。

“去找你的家吧。”她这样说。

在路上，露维一直牵着丁塞尔的手。丁塞尔一向很反感这样，早在六岁时他就不愿意让父母拉着自己的手走路了，因为他觉得那样实在是有够傻。不过，如今的他却觉得露维太太的手是如此的温暖。

这里的居民中，神罗的职员需要整日整夜待在公司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而他们的家属则暂时撤到了朱农区或者阳光海岸避难。露维太太告诉丁塞尔，她之所以留下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所以还是觉得待在家里比较好。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找到了丁塞尔的家。

"非常感谢您。还有，窗玻璃……实在是对不起……"

露维默默地点了点头。丁塞尔走到门口，但却没有进去，而是在门外向屋内望了几眼。

"……唉，不要自己住在这里了。"露维太太摸了摸他的头发，柔声说道，"去我家吧。"

就这样，丁塞尔开始了在露维太太家的生活。

在一号魔晃炉被炸掉时，露维曾认为局势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储备了许多食物，而结果就是罐头食品已经堆满了后院的储藏室。

"有备无患，听过这句话吗？"

她是这样对家中的新客人解释的。

打扫房间、做饭、缝纫……每天露维都显得很忙碌。除了缝纫外，丁塞尔都可以帮上点儿忙。他们在睡觉前总会先读些书。露维太太喜欢读些既厚又难看懂的书，当丁塞尔问道这些书是否有趣时，得到的回答是"一点也不"。

露维告诉丁塞尔，这些书是她儿子的。她觉得这些书会有助于自己了解儿子的工作，所以就反复读了它们超过五年。

"至少它有助于让你早点睡着。"露维太太微笑着说。

露维太太借给了丁塞尔一本怪物图鉴，这是她儿子在丁塞尔这个年纪时读的书。她认为这本书比较适合丁塞尔看，将来也比较有用。书中对于许多怪物的说明都是："如果你遇到这头怪物的话就尽快躲开，并向大人求救。"

如果现在碰到一头怪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向露维太太求救吧。丁塞尔想。不过露维太太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与怪物战斗的人，所以还是我来吧。我也不清楚自己行不行，不过大概不太可能打赢吧。

我真是没用啊，不然的话，爸爸妈妈也不会……

这时，愈加强烈的阳光已经让丁塞尔出了一身的汗。

"这鬼天气……"雷文对约翰尼说，"拿两杯水来好吗？"

丁塞尔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花纹很漂亮，像是女孩子用的。"

"确实呢。"他凝视着手帕，轻轻点了点头。

当那天早上他刚醒过来时，露维太太就将一件衬衫递到了他面前。

"穿上吧，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不

过布料只有这种样式的。”

在白色的衬衫上印着许多粉红色的小花，就如同是被风吹在雪地上的樱花瓣一样。要是在以前，丁塞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穿这种衣服，但现在他很高兴地穿上了它。

“布料还剩了些，所以我就做了这些。拿着吧。”她拿出了几块与衬衫相同花纹的手帕，看样子布料剩下的应该不少，因为手帕有好几块。丁塞尔挑了一块，折好放进裤子的后袋里。

“接下来……”笑容渐渐从露维太太的脸上消失了，“该怎么说好呢……”

丁塞尔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脑海中浮现出了对于他来说最可怕的话语——“你走吧。”

不会的……她不会这样说的。丁塞尔这样想着，身体因紧张而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去外边走走好吗？”

露维太太说完这句话后，没等丁塞尔回答就通过厨房门走到了后花园。丁塞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也跟了上去。他跨过堆起的泥土走到露维太太身旁，后者正抬头凝视着天空。

丁塞尔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在本应由蓝与白组成的天空中有一块隐隐浮现的黑影。不知怎的，这幕景象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真不吉利。*他想。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叫它‘陨石’。人们说它将会撞上这个星球，然后一切就都完了。”

露维太太从储藏室拿出两个罐头，将其中一个递给了丁塞尔。

“那样的话，我准备这些东西岂不是白花时间了，真是的……”

那一天，露维太太既没有没有打扫房间也没有缝纫，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她曾有好几次像想到了些什么而拿起电话，但看样子始终没人接听。

*大概是打给她儿子的吧。*丁塞尔想。

丁塞尔将房间内外都打扫了一遍，看着这整洁干净的景象，他完全无法想像当陨石坠下时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本想问露维太太一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可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当天近黄昏时，露维太太似乎已经平静了下来，重新开始了打扫工作，还一边打扫一边埋怨着。

“丁塞尔，这样打扫完全不行啊。真是的，一直以来你都是怎么做的啊？”

丁塞尔很高兴，因为这才是露维太太一贯的语气。

入夜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发上一起看书。

“丁塞尔啊，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最后的。如果世界末日真的将要来临的话，那去哪里都没什么分别。不过，你呢？”露维太太盯着书本，问道，“你想去什么地方吗？如果有的话，家里无论是食物还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随意带走。虽然你还是个孩子，但你有权利选择自己最后想去的场所。”

当听完露维太太的话后，丁塞尔考虑了片刻。之后，他怯生生地说出了一直以来想问的那个问题。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露维太太将目光从书本移向了丁塞尔，渐渐地，笑容浮现在了她的脸上。

在那之后，他们的生活与以往也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清洁外面的工作转交给了丁塞尔负责。当他在外面清扫时，能清

楚地看到神罗公司新开始的建筑工程。一座巨型加农炮架在了屋顶上，似乎神罗想凭借这个来击毁陨石。

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露维太太，不过后者只是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总觉得那家公司有哪里不对劲。”

结果那座大炮只是发射了一次就坏了，神罗大厦也遭到了一只丁塞尔从没见过的怪物的袭击而被彻底摧毁。丁塞尔对那只怪兽究竟属于哪一类感到很好奇，因为怪物图鉴中从没提到过这么强大的家伙。不过他没问露维太太就是了。每天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陨石正在向这个星球步步逼近，世界各地此时已经变得一片混乱。不过，丁塞尔的生活依然平静而没有任何改变。

有时候，想要再见父母一面的梦想会让他哭出声来，这时露维太太就会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直到他冷静下来。

只要与露维太太一起睡就会让他的心情变得格外平静，甚至不太关心末日何时来临。

可是，夺去他这种平静的并非陨石，而是那愤怒的白色洪流。

一方面，星星体内的生命之流是摧毁陨石的惟一力量；但在另一方面，那种浓密的生命力量也同样能够令人类陷入绝望。

然后，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来了。

那天晚上，丁塞尔和露维太太正躺在床上，但他们还没睡着就听到了外面呼啸而来的风声。准确地说，那并不是风，因为没有任何暴风的声音及力量会如此强烈。没过多久，整个房子已经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终于来了……真希望能快点结束。*丁塞尔这样想着。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震动反而变得越发强烈。声音时而消失，时而如同列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丁塞尔被露维太太紧紧抱在怀中，他拼命捂住耳朵想要阻止那恐怖的声音传入耳中，但当五分钟过去后还没有任何好转时，他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露维太太，我好害怕……”

露维太太下床想要开灯，而就在那一刻，布满花纹的窗帘被映成了纯白色，白色的光芒笼罩了整个房间。

“躲到被子里面！”露维太太大声喊道，而后冲出了卧室。震动愈加强烈，衣橱上的假花都摔落到了地上。丁塞尔从床上跳了起来，飞也似的向着露维太太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露维太太此时正盯着客厅那扇当初丁塞尔打破的窗户，那些封在上面的胶带膨胀得随时都回崩裂开来。露维太太跑到窗前，用双手按住了胶带。

“丁塞尔，回去！”

当发现跟来的丁塞尔后，她大声喊道。

丁塞尔浑身不住地发抖，完全无法挪动一步。就好像脚被钉在了地板上一样。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把窗户打破的话，一切都不会……

露维太太离开窗户冲到了丁塞尔面前，一把抱住他将他推回到卧室中。

而就在那一瞬间，胶带破了。

眩目的光芒潮水般汹涌而至，露维太太使劲地关上了卧室的门，而后为眼前发生的这幕骇人景象失声惊叫起来。

“露维太太！”丁塞尔拼命敲着门，想要将门推开。

“住手！丁塞尔！”

“可是——！”丁塞尔没有停手，依然奋力拉着门把手。

露维太太背对着门框，手脚分开顶着门板，想要阻止丁塞尔出来。

“把门关紧！”

话声刚落，透过门缝，丁塞尔看到了他永远都不会能忘记的一幕。

无数条光流穿透了露维太太的身体，在墙壁与地板之间不停反射。而另一些光则如同蛇一样在房间里肆意扭动着自己的身躯。

怪物图鉴中根本就没有记录过这样的东西。逃跑？向大人求救？不对，我才是应该为这个家而战的那个人啊！

“露维太太——！”就在丁塞尔狂喊出声的那一刻，光蛇直直击中了露维太太的身体，她那痛苦的呻吟声也刺入了丁塞尔的耳中。

变为细绳状的光线从露维太太和墙上的缝隙中侵入了卧室，丁塞尔被光线弹得向后飞了出去，直直落在了地板上。

而在失去意识之前最后映入他视线的，是露维太太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身影。



FINAL 第三章 VII

我不清楚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只知道当我清醒过来时房子里变得一片混乱，露维太太倒在地板上，看上去非常虚弱。当听到我的呼唤声时，她微微睁开了眼睛。

“你没事就好了……”

虽然她的声音很微弱，但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孩子，把手伸过来好吗？”

我照做了。她轻轻握住我的手，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儿子的手太大，我早就不能像过去一样将它紧紧握在手心里了。能像这样握住你的手，感觉真好啊……”她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外面怎么样了？已经到早上了吗？不会像这里一样乱糟糟的吧？”

丁塞尔垂着头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而雷文则闭着眼睛继续倾听。

丁塞尔来到屋子外面后，忍不住转身向露维太太的家望去。窗框上的玻璃全碎了，而向四周望去，其他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些房子甚至连屋顶都消失无踪了。墙壁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窟窿。

即使我没打破玻璃，结果还是一样的。他想。反正最后它也会碎掉，一切都不会改变。

但在一秒钟后，他就对自己刚才的念

头感到极为生气。

在那么可怕的情况下，露维太太还不顾安危地保护我，可我还想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

他回到房子里，露维太太依然躺在原处，但却一动不动，虽然安详的表情让她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但不安的阴影却在一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

“露维太太……”

他轻轻摇晃着露维的肩膀，想要将她从睡梦中唤醒，但对方的双目依然紧闭不开。

“露维太太！”

他大声喊道，拼命地摇晃着对方的肩膀。

然后，他看到了从露维嘴角流下的黑色的液体。

丁塞尔迅速将这预示着死亡的东西拭去，可黑色的液体却开始自露维的头发里不断流出。绝望与恐怖让他飞快地逃离了屋子。

“爸爸！妈妈！救救我！”他大声喊道，然后开始呼唤自己记得起名字的每一个人，直到他的嗓子都喊得嘶哑时，只能无助地哭了起来。

“喂，哭什么？”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只大手在他的头发上粗鲁地摸了几把。丁塞尔抬起头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黑胡子男人，而在男人身后还停靠着一辆载有十来个人的卡车。

“你在这儿干嘛？电视不是说让你们去避难所吗？”男人以斥责的语调说道。

“我没看电视……”

“真该死……和这帮家伙一样，总是告诉我‘我不清楚这回事……’或者‘我以为挺安全的……’什么的。”

卡车上的男女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情。

“喂，你的家人呢？”

“露维太太在屋子里……”

“那人叫卡斯金，是他帮我把露维太太葬在后院里的，车上的人也帮了些忙。”丁塞尔说道，“他们将露维太太孩子的书与她的缝纫用品都一齐埋了起来，并都对那里土壤的深度感到不可思议，要是换个别的地方，应该早就挖到底下的钢盘了。”

“说不定她打算种点蔬菜吧，许多乡下来的老人都有这种习惯。”

“……我觉得她想种花。”

丁塞尔看着印有花纹的手帕，轻声说道。

“她的家里到处都装饰着有着各种鲜花纹样的图案以及假花，但我认为她更喜欢真花一些。自从她的儿子进入神罗公司后她就住在了这里，而当她终于收集到足够种花的泥土时……对不起，我似乎扯远了。”

雷文边听着边点头。

没过多久，丁塞尔乘的卡车就抵达了火车站。开往避难所的火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卡车已经动不了了，我们没办法修好它。不过幸运的是轨道还在，只要我们沿着它一路前进就能够抵达避难所。”卡斯金说道。

“米德加现在非常危险吗？”不知道是谁问了声。

“谁知道呢，但你不觉得在下面会更安心些吗？”他将头转向了丁塞尔，“当心点，脚下别打滑，大家可没空去救别人，你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

卡车掉头开走了，而这时车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昨晚那白色的光芒给整个米德加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无家可归的人以及认为城市都招致毁灭的人都逃到了这里。不过，许多人都对沿着轨道步行到避难所这件事感到有些犹豫。在这里听不到陨石被消灭的喜悦之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那并不完美的撤离指引的不满。

*真高兴爸爸不在这里。*丁塞尔想着。

他走向月台并跳下了轨道，尽管他对于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一无所知，但现在卡斯金是惟一值得依靠的人，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听这个人的。

从铺在支柱上的轨道空隙中可以看到通向下面的路，而如果从这上面摔下去的话必死无疑。对此非常清楚的丁塞尔小心翼翼地沿着米德加的外围轨道旋转而下。他一直在集中精神以便不让自己滑倒，以至于已经忘了自己究竟走了多久。

突然，一直走在他前面的大人们停了下来，好像遇到了什么阻碍。他从人群中挤到了最前面，看到的是一个正坐在轨腰缺口上，双腿紧紧夹着轨道的小男孩，大概只有三岁左右。

*为什么不走过去呢？*丁塞尔感到有些好奇，*他根本没有挡住众人的去路啊？*

“你妈妈呢？”有人问。

“妈咪！”男孩忽然喊了一声，哭着向下面望去。看到失去平衡的他险些掉下去时，丁塞尔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抓住了男孩的手。而此时，他的背后则传来了一阵惊呼声。

“喂，别碰那个孩子！”

“你会被传染的！”

丁塞尔完全不明白他们再说什么，他迷惘地向孩子望去，完全看不出他患病的迹象。

“行了，把道让开吧！”有人已经不耐烦了。

丁塞尔本想反唇相讥，却找不到声音来自何方，于是只好选择了放弃。他将男孩抱到了为修理轨道而搭建的铁板上。可还是不明白问什么没人愿意帮助这个孩子。

这样想着，他又将目光移向了男孩。而在这时，他忽然找到了答案。

一些黑色的液体正从男孩背部的衣服往外渗去，这种液体……与露维太太头发上渗出的一模一样！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惊慌失措地将手缩了回来。

大人们完全没有理会他，只是自顾自地向前走着。

男孩一直在反复哭喊着“妈妈”和“好疼”，丁塞尔有些烦躁，刚才大人们的话语又回荡在了他的耳畔。可是，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的露维太太的身影却让他作出了一个决定。

当黑脓从她身上涌出时，他感到一阵恶心，而后扭头逃走了。对方是对他那样好的一个人，可他所做的却只是如此而已……

丁塞尔感到非常内疚，他决心帮助这个男孩子，希望能够补偿自己犯下的过错，希望能够得到露维太太的原谅。于是，他蹲在了男孩身边。

“哪里不舒服吗？”

“这里好疼……”

“是背吗？”



“嗯……”

他轻轻抚摸着男孩的后背。以前当他肚子不舒服时，妈妈都会这样帮他轻揉难受的地方，而每次伴随着妈妈那温暖的手的游动，疼痛也会瞬间消失无踪。

*也许我可以用妈妈的魔法！*丁塞尔轻轻抚摸着男孩的背，努力让自己忘记掌心所触及的黏黏的黑脓。一开始男孩还是在不住喊疼，但渐渐地，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三个小时过去了，或许更久一点。丁塞尔只休息了一小会儿，其他时间都在轻轻抚摸着男孩的背。人们不断地在他面前沿着轨道穿行而过，却都对他与男孩视而不见。

“他已经死了。”

丁塞尔抬起头，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满脸疲倦的妇女。

她胸前绑着一个婴儿，并牵着一个和丁塞尔年龄相仿的女孩的手。

“竟然穿着像是女孩子穿的衬衫，真是怪人。”女孩撇了撇嘴，说，“妈妈，我们快走吧。”

被其唤为妈妈的女子默默地脱下女孩的蓝色外套，递给了丁塞尔。

“用这个盖着他吧。”她说。

原先她的女儿穿着三件外套，显得有些臃肿，不过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

“拿着吧。那是我姐姐的衣服，我穿着太大了。”女孩说。

丁塞尔又看了一眼蜷缩在身旁睡去的男孩，此时他已经感觉不到对方的气息了。

丁塞尔顿时感到浑身无力，险些瘫倒在地。女孩从母亲手上接过外套，将小男孩全身都盖了起来。

“现在他和我姐姐在一起了。”女孩说。

“谢谢……”丁塞尔竭尽全力才让这两个字从自己嗓子眼里挤了出来。那位母亲默默地扭过身继续向前走，而女孩也追了上去，让母亲握住了自己的小手。

这时丁塞尔才察觉到，那两人的手也像他一样，都缀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

背着陆行鸟背包的女孩越行越远，在

丁塞尔的视线中渐渐消失。

我们的身体也会流出那种黑色的液体吗？也会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痛苦地呻吟吗？所有的人……都会得那种病而后死去吗？

“那时的我们对星痕一无所知。凡是曾沐浴在生命之流下的人体内都会伴随着黑脓的渗出而死去。有人认为这种病是通过身体接触传播的。但实际上那是由于杰诺瓦的意志混在了生命之流里……算了，别管它吧，我们就算明白了这一点也无能为力。”

“没错，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嗯。”

“我在轨道上也想起了这个问题。那时的我真希望早点长大，那样至少会让自己搞不懂的东西变得少些。”

从车站前往避难所的人在丁塞尔面前川流而过，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忧心忡忡，只是不住地向前走着，一句话也不说，像是害怕一停下脚步就会立即死去似的。实际上丁塞尔也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做，不过他更希望坐在这里能等到自己认识的人经过。可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感让他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他开始四处寻找食物，没过多久，不远处的一大堆行李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可以看到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正在做着什么，好像是在挖坑。夹杂着腐臭味道的风从那边吹了过来。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年轻女子来到坑旁，将后者缓缓放到了坑里。看样子那是个临时修建的坟墓。丁塞尔不想再看下去了，而当他想转身离开时，行李堆中一个熟悉的背包映入了他的眼帘。

是那个陆行鸟背包。

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一种难以遏止的冲动让他迅速将背包从那堆行李中翻了出来。

背包里放有曲奇和巧克力。丁塞尔又想起了那个女孩的模样，她应该也已经死了吧……

“吃吧。”卡斯金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丁塞尔有些漠然地望向这个没想过会再次相遇的男子。

抬起头，为了再次见到他而高兴。

“担心吃了会生病吗？那只是个谣言罢了。就算它是真的又怎样，不吃东西一样会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做个饱鬼应该更舒服一些吧。”一边说着，卡斯金从包里掏出一块曲奇放进口中咬了一口，“味道不错，还能吃。放任不管让它们坏掉就太可惜了。”

丁塞尔也拿起一块曲奇吃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从没吃过那么美味的东西。

“谢谢。”他盯着背包小声说道。

卡斯金粗鲁地摸了摸丁塞尔的头发，尽管抚摸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丁塞尔还是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那之后整整一年丁塞尔都住在避难所里，而他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在行李堆中翻找能吃的东西。没过多久他就交上了朋友，都是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而卡斯金的同伴也增加了不少，不过他总是把他们叫做只知道巡逻的死脑筋白痴。一开始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埋葬尸体上，丁塞尔也发现微笑渐渐又出现在了自己脸上。

但之后两周内，从米德加逃来的人与日俱减，为车站做事的人开始清闲了起来，而这也意味着卡斯金和他的伙伴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快结束了。那些夜里，丁塞尔始终睡不好觉，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安。

有一天，丁塞尔看到一个好像在找些什么东西的男子。不久之后，男子走到了丁塞尔和他朋友面前。

“能帮我找些钢管吗？越多越好。”

丁塞尔他们立即就开始了寻找钢管，七号街废墟中那个有不少这东西，很容易搞到手。

在接过铁管后，男子向他们道了谢，而后离开了。

之后男子又来了几次，当他第三次来时把伙伴一同也带了过来。他告诉丁塞尔，他们已经开始在米德加东边修建新的城市，所以才会到处寻找建筑用材料，而带来的食物则是他们对孩子们努力的回报。

七号街探险队——这就是丁塞尔和朋友为自己的团队起的名字。他们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活，而这种像大人一样的忙碌感也让他们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在有些夜里，他们也会因想念父母而难过哭泣，但总的来说每天都工作得非常愉快。

共享命运——这是七号街探险队的口头禅。可是，命运并不会如他们所想将每个人都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天早上，卡斯金将由小孩和成年人组成的探险队聚集了起来，提议一同去帮忙建筑新城市。有个孩子注意到，在说话时，卡斯金总是不住按着自己的胸。

“卡斯金先生，你还好吗？”他问。

“事实上不怎么样。”

卡斯金解开外衣钮扣，所有人都看到了他衬衫上渗出的点点黑斑。

“一个月后，卡斯金先生去世了，大家将他葬在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人不长命……不是有这句俗语吗？”

雷文静静地点了点头。丁塞尔拿过他的杯子喝了一口咖啡，那种苦涩的味道还是让他感到不太适应。不过，他认为自己应该尽快习惯咖啡的感觉。

因为大人总是喝咖啡。

第四章

大人们都离开了避难所，不过由二十多个孩子组成的七号街探险队依然选择留了下来。

听说新城市取名为“边缘”，目前那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还设立了孤儿院。孩子们虽然也在帮忙建设新城，但他们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大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觉得搬到那里后，那些大人一定会将自己当成孤儿一样照顾，这种态度让认为足够照顾好自己的他们觉得相当难受。不过，这种想法并没能持续太久，因为丁塞尔他们运送一个铁框往返的时间足够让一辆起重机吊走一整座房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探险队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避难所，最后剩下的只有包括丁塞尔在内的六个孩子而已。当再也无法忍受饥饿时，最后一个女孩子也离开他们去了边缘城。

丁塞尔突然笑了起来。

“怎么了？”雷文感到有些意外。

“我并不喜欢那个女孩。可其他男孩一边嘟囔着女人会成为他们的累赘一边让那个女孩加入了队伍中。当人数降到不足十人时，我们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麻烦。”

雷文也笑了。

“不过，现在我明白了。当她离开后的那些夜里，我总会为一些小事感到心烦意乱，甚至感到胸闷。”

“想向那个孩子道谢吗？”

“太晚了……她已经不在了。”

当某天早上丁塞尔醒来时，探险队的成员只剩下他与一个叫里克斯的小男孩了。

“现在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螺丝钉和灯泡了。”丁塞尔笑着说。

“还是把它们存下来比较好。”里克斯咧开嘴巴，洁白的牙齿让丁塞尔看着很舒服。

“我去买早饭，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些活做。”

“我也去，等一下。” 里克斯跑到他们存钱的秘密地点将盖子掀开，却立刻呆住了。

“……丁塞尔，我们的钱似乎被人偷走了。”

小金库里还剩下了几个硬币，但那点钱连一块面包都买不起。他们默默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最后是里克斯打破了空气中的沉默。

“也许我们该去边缘城生活，据说那里有免费的吃的。”

“那我们就输了。”

“对，是输了，但总比饿死要好一些。”

突然，父亲那时开玩笑说的话在丁塞尔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抓老鼠吃如何？”

“老鼠？”

“对。我爸爸曾告诉我避难所那里的人穷得只能吃老鼠，而且是脏兮兮的灰老鼠。现在我们就在避难所，而且也确实没钱了……”

“你没开玩笑？”

“当然，我要吃老鼠，像个真正的贫民孩子一样。”

里克斯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丁塞尔也站了起来，向四周张望着。

“先找根矛吧。”

“你自己去找矛，然后去抓老鼠吃吧。”里克斯显然有些恼怒，“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但从来没吃过什么脏兮兮的灰老鼠。”

丁塞尔马上泄了气，并意识到了自己犯的错。

“……对不起，我不清楚……”

他试图解释，不过里克斯余怒未消。

“那你清楚了以后打算怎么办？还会与我成为朋友吗？”

“没那回事！”

“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钢盘上的家伙怎么能这样说话。”

“里克斯……”

“给我记住吧，这里所有老鼠的身上都沾满了可怕的细菌，而这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钢盘上的家伙随心所欲地将污水排下来的结果。根本就没人敢去吃那样的东西。”

说完后，里克斯扭头离开了那里。

丁塞尔叹了口气。

“我没有追上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原谅我了……”

“为什么？”

“我一直生活在钢盘上，但我已经习惯了在七号街这样的生活，所以不想去其他地方。对于我来说，边缘和其他避难所没什么区别，都是同样的贫穷脏乱。”

“里克斯呢？”

“他很好，只不过从那以后再也没理过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和好。”

丁塞尔捡起了一根木棍，将一头削尖后开始到处寻找老鼠。

*避难所的人不吃老鼠，但我会吃。*他下定了决心。*我既没钱也没活干，过得比贫民还不如。我是七号街的孩子，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孤独感逐渐侵蚀着丁塞尔的求生意志，这种感受在七号街崩溃的时候也曾有过，但这次不同的是，父母、雅克汉姆、露维太太、卡斯金、七号街探险队……之前他遇到的所有人，所有曾是他心灵依靠的人都离开他，并且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笑了。妈妈曾说过“如果失去笑容的话，人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你说得对，妈妈。*他想。*一只脏兮兮且沾满了可怕细菌的灰老鼠应该能让我解脱吧。*

“喂喂喂！”一直在旁偷听的约翰尼忍不住叫了出来，将丁塞尔吓了一跳。

“只是那时的想法而已。”丁塞尔笑了笑，“我已经意识到那时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才会好好地坐在这里啊。”

“嗯，对哦。”

“那真是一次最棒的相遇。”

“尽管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约翰尼插嘴道。

这周围一只老鼠也没有。一路找着找着，丁塞尔不知不觉走到了五号街一座废弃的教堂前。他看到一辆摩托车停在教堂门口，是之前从未见过的样式，不过最吸引他目光的是挂在把手上的手机。

丁塞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只是借来打个电话而已，能打通就*最好了。这样想着，他走近摩托车将手机拿了下来，一边按下了家里的号码，一边幻想着在七号街废墟中响起铃声的那幕情景。

“无法接通七号街的电话。”

在探险队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丁塞尔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父母的努力，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也许他们被压在了无数的碎石瓦砾下，那样的话不可能活下来吧。

“无法接通七号街的电话。”

丁塞尔把电话放在耳旁，向上望去。从这里可以看到五号街钢盘的东部，露维太太就沉眠在那里，而自己正处于坟墓的

下方，所以自己才会觉得如何孤单吧。

"无法接通七号街的电话。"

他切断了电话，好不容易才将想把手机扔到地上的冲动遏制下来。*再借我用一次吧。*他小声说着，想要回忆起露维太太的电话号码，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丁塞尔调出了手机的通话记录，而后按下了最上面的那个号码。几秒钟后，电话接通了。

"真是少见啊，克劳德，你竟然会主动打回来。是有什么事吗？"

丁塞俄默默听着电话中响起的女声。隔了几秒钟没有得到回应后，女子似乎觉察到了情况有些不对。

"克劳德？"

"……我不是。"

"……你是谁？从哪里得到克劳德的手机的？"

"我不知道。"

"你是谁？"

"我不知道……我、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才好……"当说出这句话时，他的语调微微颤抖起来。

"……你在哭吗？"

丁塞尔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从眼角滑了下来。而当他想将眼泪擦干时，突然感到额头处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他下意识地按住额头，手心传来的那种又湿又粘的感觉让他突然打了一个哆嗦，电话也摔落在了地上。

*不……我不想死！*他想对着一切东西大喊，可根本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种剧烈的痛楚让他连呼喊都无法做到了。

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

他在心底拼命地进行祈祷，浑身因为恐惧一直在剧烈颤抖着。又一阵剧痛让他睁开了眼睛，并且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放下来的手心。

被染成黑色的手心……

"接下来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当我醒来后已经躺在了床上，蒂珐和玛琳就守候在床边关注地看着我。以后的事……，你都知道对吧？"

"嗯，是的。"

"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要感谢许多人。我的父母、露维太太、卡斯金先生、探险队的同伴们。还在世的人、已离去的人、蒂珐、克劳德、玛琳、还有……"

雷文不住点着头。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下次，就该轮到我来担当保护的职责了。"

雷文没有说话。

"让我加入吧。"丁塞尔向前探起身子。

"不行！不行！"约翰尼大喊了两声。

"你闭嘴！"丁塞尔说。

"你只是个孩子！"

"那有什么关系！"

"我拒绝。"雷文开口了，"实际上，WRO（世界恢复组织）不收小孩子。"

"哈哈，看吧。"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拒绝我！"丁塞尔愤怒地责问道。

"不，这是我刚决定的。"雷文说，"听了刚才的一切后，我认为有些事只有像你这样的孩子才能做到。所以，我希望你能将精力放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那是什么？"

"唤醒大人们的力量。"

丁塞尔以为他还要继续说些什么，

但雷文已经站了起来，很明显，他想说的只有那一句话而已。

“另外，还有一件事……”

丁塞尔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雷文，但对方却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到了他的面前。

“非常感谢你照顾了我的母亲。”

那是一块印有许多粉红色小花的白色手帕……

当雷文走后，约翰尼开始清洁桌面，丁塞尔则一直默默凝视着放在桌子上的自己的手帕。

“你啊……”约翰尼停下了手上的活，对男孩说道，“如果真想为人们做些什么的话，不需要非加入WRO不可啊。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克劳德……”

“他怎么了？”

“他以前就是因为在那个军队里待过才会变那么强的，我也想要像他那么强。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什么意思？”

“很明显，比起拿着武器四处奔波的男人，能抚平人们心中痛楚的男子汉才更值得尊敬。”

“我不是说自己想要去打仗。”丁塞尔冷淡地看着约翰尼放在桌子上的手说道，对于对方好心的鼓励并不领情。而接下来的话，他并没有说出声来。

一直以来，有许多人对我伸出了手。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虽然方式不同，但每个人的手都是那样的温暖。

我也想……向别人伸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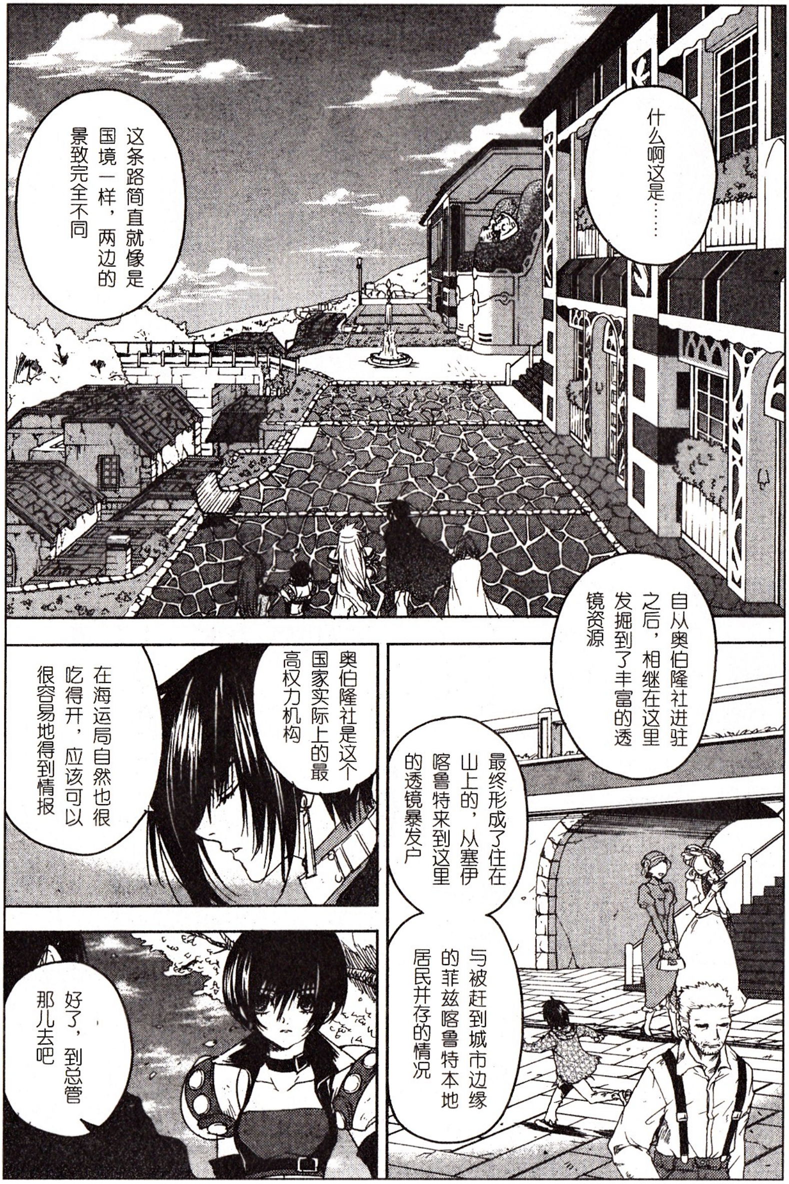
丁塞尔章——完




第九回
诺伊舒达特
菲兹喀鲁特中心都市
Tales of Destiny
特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啊，这样的空气！有种回家的感觉！
难道你是在菲兹喀鲁特出生的？
说起来，你的口供上写着
出生地是这片大陆北边，一个名叫利尼的荒村
什么「荒村」啊……那可是个好地方


还真想看看乡巴佬的故乡是什么样的
那个，露蒂……
我们可没闲工夫回家探亲
要是克雷巴姆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这里的话
这家伙的故乡说不定也会和卡尔巴雷伊斯一样发生惨案
啊……
斯坦先生……
我明白
为了阻止那种事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尽快抓到克雷巴姆！
呵呵，这个劲头不错
哼，一本正经的


不过，港口里没有他们来过的痕迹
说不定已经走了
先去见见奥伯隆社菲兹喀鲁特分社的总管吧
这儿也有奥伯隆社？挺方便的嘛
公司在这里的影响比在卡尔巴雷伊斯境内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里是一个没有采用君主制或是共和制的都市国家
是作为各地企业和机构的自由经济市场而渐渐形成规模的特殊城市
无论怎么说
奥伯隆社就像是「制造」了现在的菲兹喀鲁特一样
哇……


什么啊这是……
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国境一样，两边的景致完全不同
自从奥伯隆社进驻之后，相继在这里发掘到了丰富的透镜资源
最终形成了住在山上的，从塞伊喀鲁特来到这里的透镜暴发户
与被赶到城市边缘的菲兹喀鲁特本地居民并存的情况
奥伯隆社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海运局自然也很吃得开，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情报
好了，到总管那儿去吧


看来你很受那个社长的信任嘛
什么时候都能使唤奥伯隆社的下属
谁知道呢
啊？
地雷？
没想到你弟弟居然是「下面」那些穷鬼生下的孩子，这可是一生的耻辱！
没错吧！
别过来！不然会把穷病传染给我的！
朱迪，别再跟这个傻弟弟待在一起了，怎么样？
姐姐……


放开我！
要是家里没有你就好了！
哇，有人欺负弱小吗？
那些家伙可真过分
别管他们
那就是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
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被严格区分开，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
就算是小孩子也一样
我才不管那么多！一定得教训教训那帮家伙才行！
扫地的大叔，借你的扫把用用！


嗯？
欺负弱小的坏孩子们！我这个正义的清道夫就是你们的对手！
哇！快跑啊！
什么？
实在不好意思，主人现在外出办事去了
混蛋，怎么这么不巧
那大家先在这儿等「她」吧
「她」？
这副肖像画画得不错嘛
嗯，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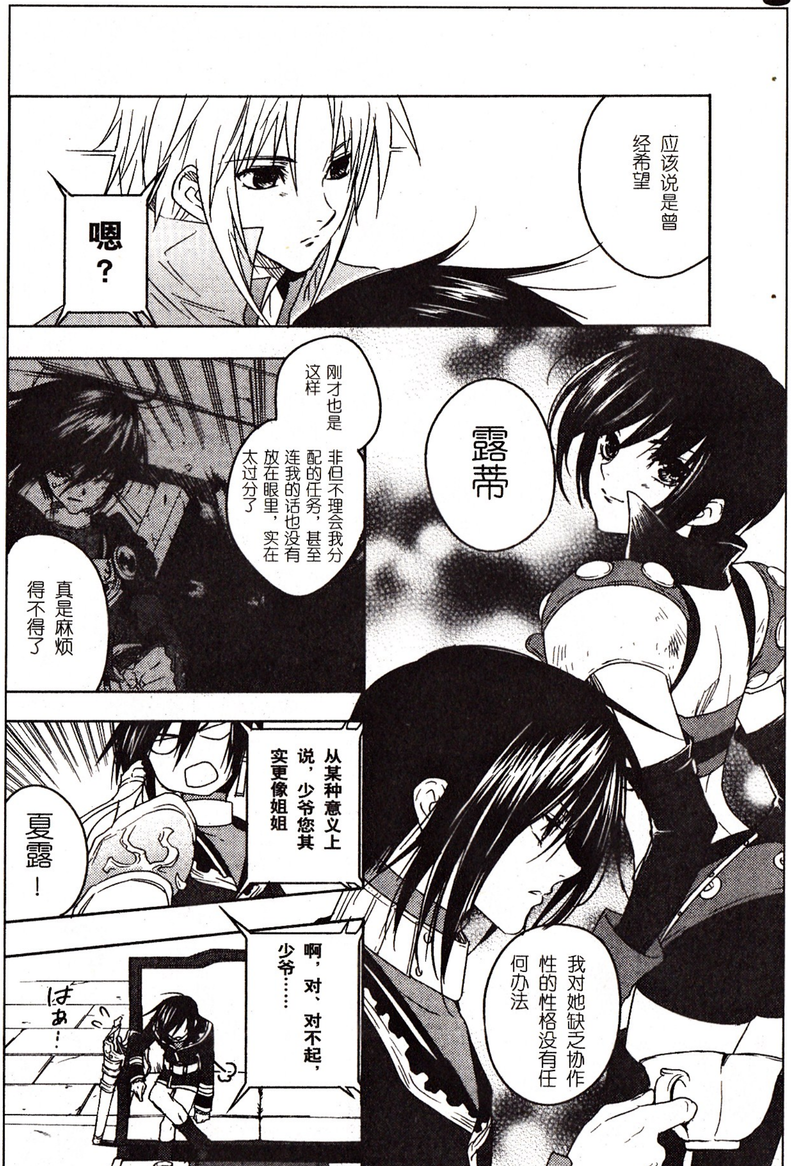

记好了
她就是奥伯隆社诺伊舒达特支部的总管伊蕾娜·伦勃朗
如果是为了公事外出的话，应该是到某个公共设施去了，你们快去确认一下吧
为了防止在路上错过，我在这里等她
其他的就交给你们了
明白！
那个，里昂
我刚才看到了冰淇淋的店，可以顺道去逛逛吗？
冰淇淋!?
那是什么啊，如此充满诱惑的名字……
咳咳
只是一种冰冻的点心罢了！
只要别耽误太长时间就行
这是所有人的份



啊，真是麻烦。斯坦，你去不去？
伊蕾娜小姐……
真是个大美人啊
既端庄又妩媚，跟露蒂完全是两个极端嘛
你这个流氓！
没想到斯坦居然这么好色
好色？我没有啊……
你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大笨蛋
我们还是分头找吧！出发，玛丽！
喂，露蒂，别自作主张……


斯坦先生……
真是的……那家伙生什么气啊！
这小子的脑袋真是转不过弯
等等我，露蒂！快走吧菲莉娅！
啊，是！
呃……
我带您到客厅去
不过，伊蕾娜那家伙……
关于我的任务，总社应该已经联系过她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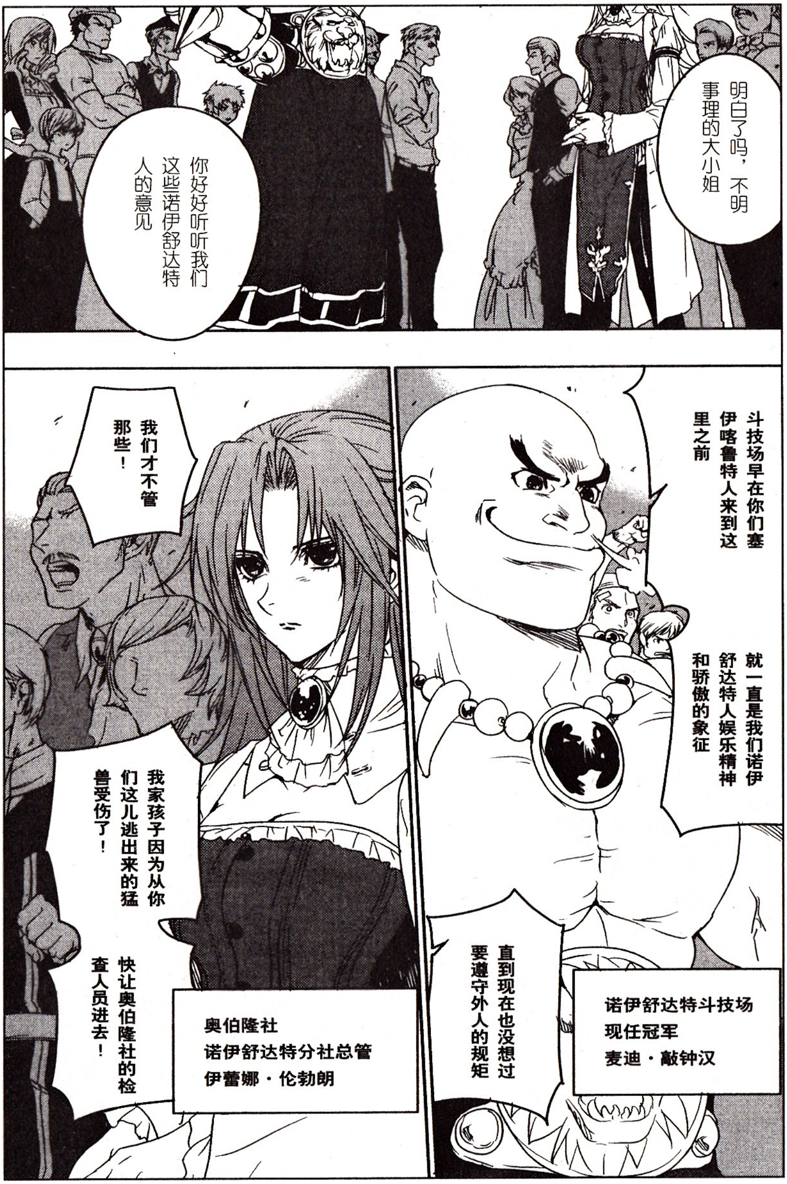

这样看来，她那种不愿把事情交给其他人的好强性格一点儿也没变
对工作有热情当然很好，但要是积极过头了也是个问题
诺伊舒达特有很多十分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她担任这里的总管是充满献身精神的
献身精神……
啊，是指斯坦他们吗，呵呵呵
别笑，夏露
那帮人虽然没什么用，但都在不断努力
一直以为我跟有着这种不合理想法的人合不来呢
我从没想过要把他们当同伴
不过我很希望自己具备可以指挥他们的能力


应该说是曾经希望
嗯？
露蒂
刚才也是这样
非但不理会我分配的任务，甚至连我的话也没有放在眼里，实在太过分了
真是麻烦得不得了
我对她缺乏协作性的性格没有任何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少爷您其实更像姐姐
夏露！
啊，对、对不起，少爷……
は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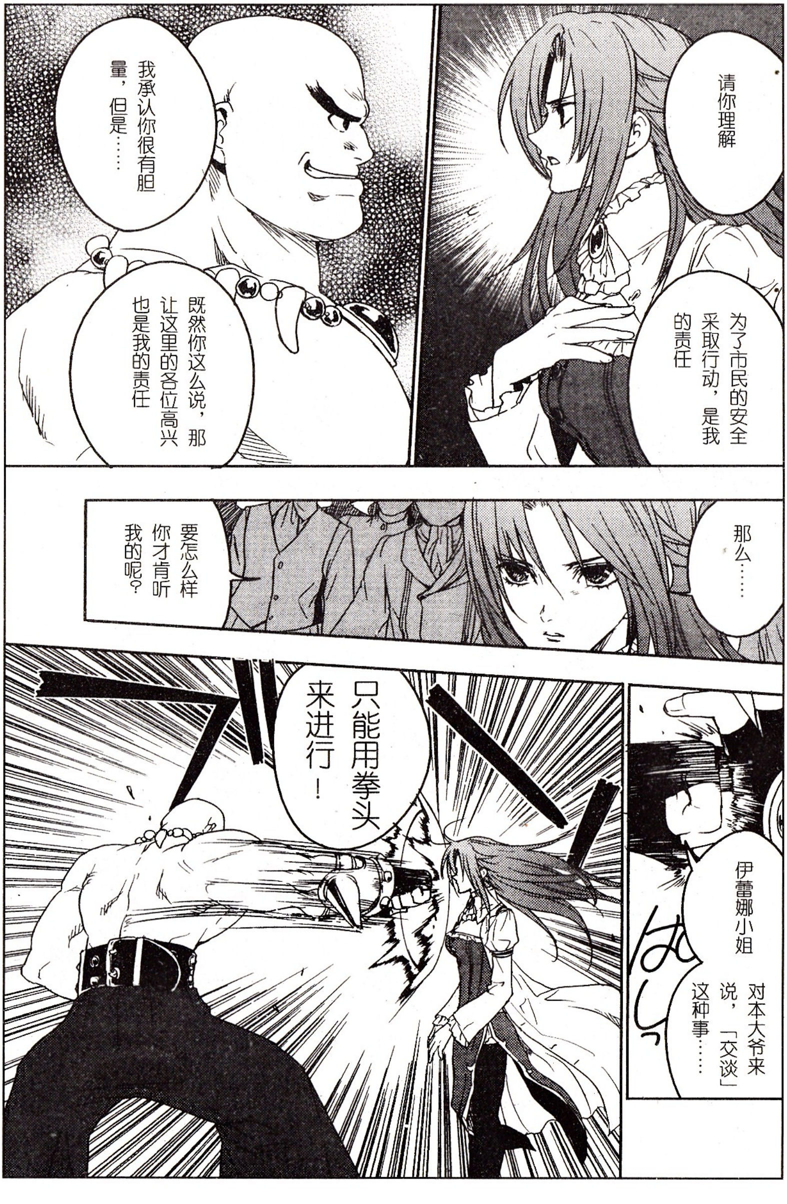


真是的……
为什么那种家伙会是我的……
露蒂，要什么口味的？
只要是水果味的都行
东部沿岸市区
望海公园
那是刚才的小孩子……


真是的，跑哪儿去了，露蒂那家伙……
莫名其妙
诺伊舒达特北部海面
旧城区人造陆地
嚯嚯，斯坦，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些女孩子的心事啊……
老家伙！别教他一些没用的东西！
哇，那是什么啊
斗技场么，是战士们相互拼杀的古代娱乐设施
好大啊！
斯坦先生，你看那儿！
聚集了不少人，是出什么事了吗？
ザワ
ザワ
这座城里的纠纷还真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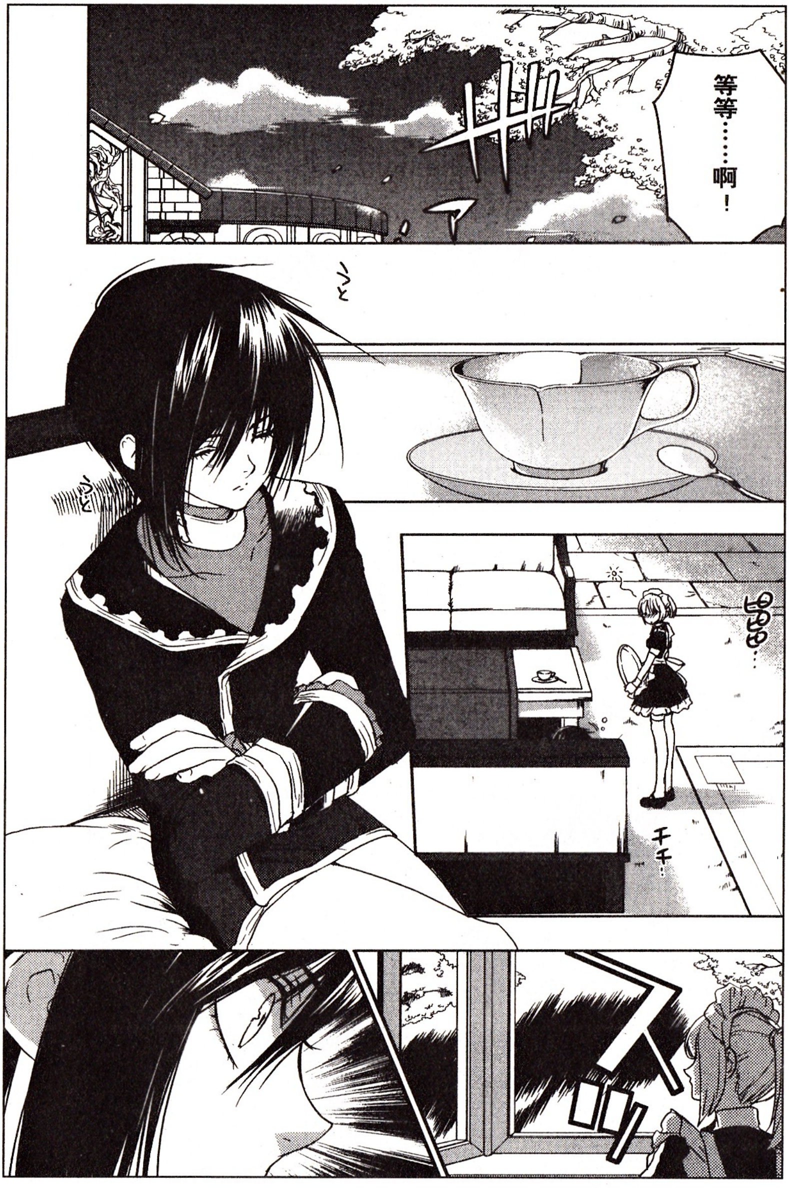

明白了吗，不明事理的大小姐
你好好听听我们这些诺伊舒达特人的意见
斗技场早在你们塞伊喀鲁特人来到这里之前
就一直是我们诺伊舒达特人娱乐精神和骄傲的象征
直到现在也没想过要遵守外人的规矩
诺伊舒达特斗技场
现任冠军
麦迪·敞钟汉
我们才不管那些！
我家孩子因为从你们这儿逃出来的猛兽受伤了！
快让奥伯隆社的检查人员进去！
奥伯隆社
诺伊舒达特分社总管
伊蕾娜·伦勃朗


现在已经是怨声载道了，冠军
ざわ
ざわ
事前应该已经通知过了
为了进行检查，今天的营业要暂时停止
ざわ
哼！谁会记得那种事情！
おおお
是吧各位！
我们也是交了不少钱专程来看冠军比赛的
突然说要中止，这不是太乱来了么！
什么？你觉得娱乐比人命更重要吗！
哼！要是被我打伤的话可就对不起了！


请你理解
为了市民的安全采取行动，是我的责任
我承认你很有胆量，但是……
既然你这么说，那让这里的各位高兴也是我的责任
那么……
要怎么样你才肯听我的呢？
伊蕾娜小姐
对本大爷来说，「交谈」这种事……
只能用拳头来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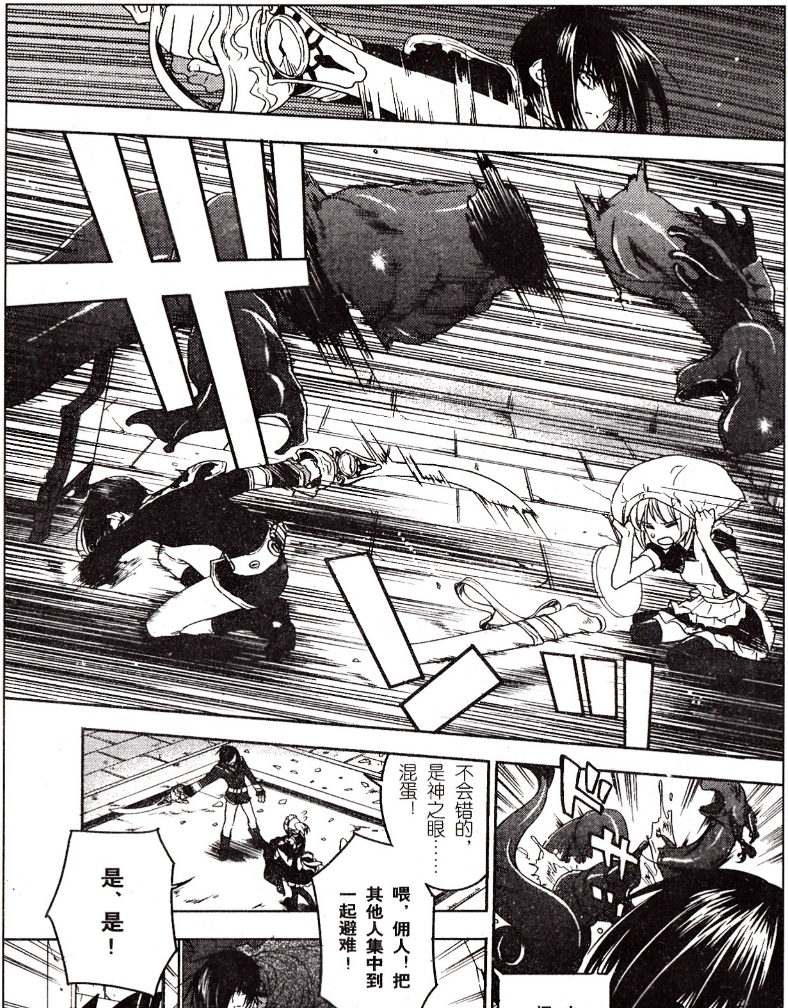


那也没有关系
如果能让你明白你的拳头和我的责任
究竟哪个更重要的话
呃……
哎？刚才他说的是「伊蕾娜小姐」吧？
虽然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麻烦，但是……
那、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斯坦先生！
不论怎么看也是场一边倒的战斗吧！
不、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先阻止他们！



等等……啊！
うっと
うっと


呀啊啊啊啊！


少爷，这只怪物……
不会错的，是神之眼……混蛋！
喂，佣人！把其他人集中到一起避难！
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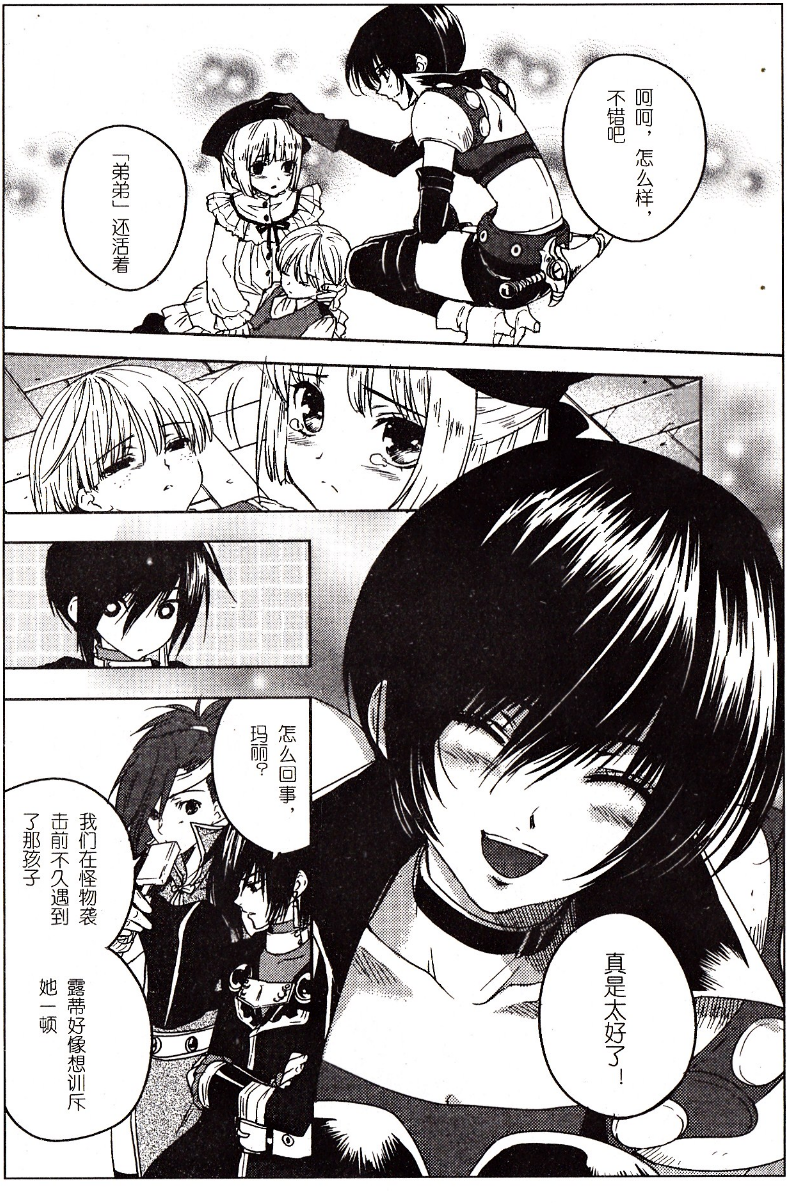

简直就是地狱
蛇怪……是在附近海域就地取材制造的么
少爷，看那边！
鹬之嘶嚎！


呃！没什么效果！
快撤退啊，露蒂！再这样下去的话……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逃跑！
那孩子……
咕啊
这家伙……



里昂！
嗯？
刚才的小孩么……
面对这么无趣的对手怎么会陷入苦战
露蒂，这是……
杰克！


朱迪姐姐……
杰克，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わあぁぁ
牢骚留到待会儿再发吧
乐于助人虽然很好
但是也太乱来了，居然用亚托怀特去攻击她不擅长对付的水属性生物，真是无可救药
ぎっ
我们还在执行任务，记得要慎重些
这些孩子都吓坏了，现在请你少说点儿话


呵呵，怎么样，不错吧
「弟弟」还活着
怎么回事，玛丽？
我们在怪物袭击前不久遇到了那孩子
露蒂好像想训斥她一顿
真是太好了！


就算有身分和思想的壁垒
但「姐弟就是姐弟」
嗯……
这样啊
另外……现在这种紧急时刻，你到底在悠闲地吃什么啊？
嗯？放心吧！里昂那份我还留着呢！
疲劳的时候吃甜食是最舒服的了！
ICE CANDY
我说……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冰淇淋吧！
少爷你快试试，然后跟我说说是什么感觉！


我知道了，待会儿就尝尝
我还真是难以想像你吃冰淇淋时的样子
呃啊！
我先把话说清楚，这可不是刚才的谢礼
另外，我想尽快让那对姐弟去避难
啊……
对了，仔细一看……
怪物发动袭击的起点是港口方向
所以山上的怪物数量相对较少，因为有钱人的房屋比下面那些要坚固得多


一边牵制攻上山丘的怪物
一边引导那两个孩子以及其他居民去避难
交给你们了
好！
你就不能别用命令的语气说话么？
对了，那你呢？
当然是……
找出这次袭击的真相！
汇合地点是港口！
精彩故事 未完待续



普莱斯福音书

——《使命召唤4》同人

文/Soap 编/夜蓝

英国空军特种部队B-6小队的盖兹中士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没有如此头疼过。

“听着，新丁。”他清了清嗓子，努力绷紧脸上的肌肉，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严肃些，“我知道你们这些毛头小子个个都是信息时代的先锋。像是私自改造战术头盔用来模拟游戏、或者用手机拍下战场实况传到视频网站上这种事，天天都能玩出新花样来。”

说到这里，盖兹轻轻咳嗽了一声，似乎是想起了上次和某陆军部队合作任务时，自己正扬着枪呵斥几个不听话的阿拉伯人俘虏，一回头却发现有个不知哪里来的年轻士兵正一脸惬意地举着手机四下拍照。幸亏自己发现得早，教训了那小子一顿，不然的话，那些鼻子比德国牧羊犬还灵的记者第二天就会写出《网络流传战场前线实拍 惊现士兵虐待俘虏》这样的新闻来。当然，盖兹自己事后也被勒令反省——不是因为那几个俘虏，而是砸在新兵脸上的那一枪托实在太重了些。

令他火气如此之大的原因不仅仅是这一件小事。最近的新兵们一年比一年难管，越来越有性格，战斗力像是玩电子游戏训练出来的一样，而且某些人在开战前还有找存盘点的习惯，每次都是盖兹吆喝着用枪托一个个把他们砸回来才罢休；娇生惯养的程度倒是向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们靠拢，除了抱怨装备不够现代化、保护不够完善之外，对饭后甜点和啤酒质量的挑剔也在与日俱增，每次听到这样的抱怨，盖兹就忍不住手心发痒。

目前的B-6小队中，他已经是除了队长普莱斯上尉之外，服役时间最久的士

兵，那些比他更老的家伙们一个个或退役或升迁，也有被阿富汗民兵的流弹打中脑袋的倒霉鬼。只有盖兹毫发无伤地积累了一堆战功，却每每在有机会升为上士的时候被一些小事挡住了去路——比如殴打同僚或者下属这种小事。从十几年前开始就一直如此，先是因为阻止一群喝醉的士兵在帐篷里开摇滚Party而发生群殴，不久之后又在野战医院里训斥逃避训练的假病号时再次演变成暴力事件，但这次吃亏的是他自己，因为躺在病床上休息的家伙们比刚刚训练完的士兵精力更充沛。

如此种种，盖兹似乎像是永远学不会接受教训似的。但除此之外，身强力壮、枪法卓越、战斗反射神经出众的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战士，而除去经常看不惯旁人的不检点行为之外，他本人倒是没什么可指摘的地方，简直就像是征兵宣传广告里的模范一样——事实上他也确实被拉去拍过几回宣传片，结果收效甚微，军方讨论之后认为这样的刻板形象实在没法博得现在年轻人的关注，于是另拍了一版哼流行乐听iPod外加染发的现代版征兵广告，盖兹对此大为不满，但他还是秉承了模范士兵的传统：服从命令，不随便质疑上级。

广告的效果很好，于是从陆军到空军的头发都越发变得五颜六色起来。盖兹的拳头越来越痒，枪托损坏得也越来越频繁，直到最近普莱斯上尉再次严肃地找他谈话，要他对年轻人宽容一点，就算不宽容也应该收敛一下暴力。于是盖兹开始学着对那些不够违规级别的行为视而不见，比如有些士兵在反恐行动中用军方旧地图和网络电子地图对比并得出英国空军的装备与信息十分落后的结论并写博客大肆嘲笑，或者偷偷把AC—130空中作战平台的热成像仪接在自己的录像机上、把真实作战影像冒充游戏录像散布出去之类的事情，他都强迫自己假装没看见。

但现在有件事开始让他不得不插手，而且是让人十分头疼的事情，自己参军十几年来还从未听过如此荒谬的事情，或者说，一点都不合逻辑、难以想像、不可捉摸。

更让他感觉不能容忍的就是，在自己的B—6小队里居然就存在有肇事者，而且还是主犯之一。

约翰·麦克塔维什，这个刚加入小队不久的新兵，就坐在盖兹的面前。而当他面对盖兹那仿佛正在宣判死刑的大法官一样严肃的表情时，却没有显出半点该有的恐慌，反倒像个顽皮的孩子在搞恶作剧时被父母抓住一样吐吐舌头，脸上甚至还留着一点点兴奋的神色。

盖兹的话刚说到一半就卡住了，面对这样的顽劣分子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继续说下去，甚至想生气都不知从何生起。

“索普（约翰在军队里的代号，意为“肥皂”），我听说你们几个……”隔了半晌，盖兹还是决定继续问下去，就算今天没法教训他，至少要把事情真相问个明白。

谁知约翰毫不在乎地接着他的话头说了下去：“中士，现在已经不是‘几个’啦，据我所知，就连其它小队和海军、陆军都有许多人加入了，甚至还发展到别国的军队里，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人专门建立了网站……”

“混账！”盖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约翰兴奋的讲述，“这种事是用来炫耀

的吗？而且，在军中散播一下还不算严重，你们居然还传到外国去？放到互联网上？”

“中士，我们并没有泄露军事机密，所有这些原本也是公开的档案，只是没人故意去查而已……”

“那就轮得到你们来查吗？你们是军情六处还是FBI？”怒火万丈的盖兹把一叠厚厚的文件甩在桌子上，未装订的纸页一下子滑散开来。

有的纸上打印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有的印有各种各样的照片，从头像近照到年代久远的旧照。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指向同一个人——英国空军特种部队B-6小队队长，普莱斯上尉。

有的照片下面还标注着日期，令人惊奇的是，照片所跨越的年代之长，远远超越了上尉的年龄，甚至翻倍也没法赶上。某页上居然有一架只能在博物馆中看到的三翼螺旋桨式飞机停在机场的照片，虽然图像十分模糊，但还是能看出站在飞机旁的那个人戴着宽边帽，留着络腮胡子，嘴上还叼着一根雪茄。

这副造型和现在小队里的普莱斯上尉一模一样，但下面的日期是“1920.10.29”。

在盖兹拿着这一叠东西来找约翰·麦克塔维什质问之前，他已经详细地询问过专家。这些东西怎么看都是伪造出来的，因为如果有人想对英国军方中是否存在超龄服役的现象提出质疑，就应该找几张六七十年代的照片，而不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飞机弄来，这样的话，上尉至少会有一百岁，恐怕没人会相信如此荒谬的结论吧。

军队的鉴定专家倒是一丝不苟，从肉眼到高倍率显微镜，再用种种先进仪器分析了一遍。盖兹中士看着房间四周那圈大屏幕上快速闪过的一堆堆曲线和数字，感觉自己似乎进入了某部科幻电影里，心想难道自己不仅不懂现在的年轻人，连现在的机器也弄不懂了？就在他走神的时候，专家拍拍他的肩膀：“中士，电脑已经帮我们得出了结论，这些照片几乎可以确定没有软件合成痕迹，原装货的几率是99.74%。”

“到底能不能确定它是1920年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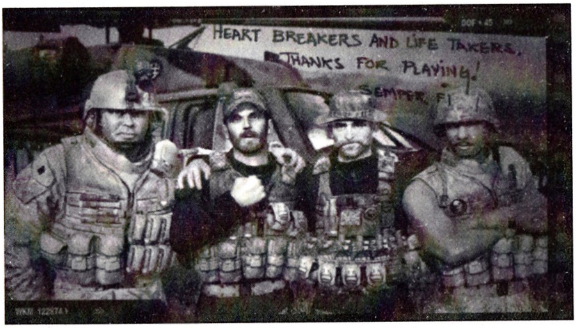
专家耸了耸肩，“照片原本就是翻拍的，当然没法确认，我们能做的就是判断它是否合成或后期拼接。99.74%。”

“你肯定吗，百分之百确认？”

“99.74%。”

盖兹拿这个大脑思维模式和电脑一样的家伙没了脾气。但现在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这照片是真的，既不是有人在三翼机的老照片上PS了普莱斯上尉，也不是把上尉印在年画上然后拍出来的。如果排除年代造假的因素，那就是上尉本人曾经拍过这么一张照片，当然，从它的模糊程度来看，是个和上尉十分相像的人也说不定。

那一叠照片是按年代排序的，从一战到二战、越战再到近年中东附近的几场战争，成像倒是越来越清晰，颜色也由黑白单色变成了彩照。上尉本人始终是同一套装束：宽边帽、大胡子、嘴里有时候叼着雪茄。只是他身边的人和背景发生了变化——有时是美国人、有时是俄国人、有时是一些西装革履的非军方人士，背景从飞机、坦克、战舰、航母到世界各地的建筑，甚至还有一张是



苏军正把旗帜插上德国国会大厦，虽然看起来很有历史纪念意义，但不由得让人疑惑上尉究竟跑到苏军里去干什么，而各种历史资料里也从没记载过英军和苏军合兵攻占柏林的事。

盖兹把所有上尉的照片都交给了专家，要他鉴定一下究竟真是上尉本人还是有人假扮。专家再次分析过之后，用笃定的语气告诉他："99.85%。"

这次盖兹懒得再问一遍是否确定，反正这个电脑人只会再重复一遍"99.85%"。盖兹知道如今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上尉本人去确认，但在得知上尉正在参加重要的作战会议时，他决定还是先找肇事者谈一谈。

约翰完全没把这一叠资料当作自己的"罪证"，盖兹也明白这一点，不管是约翰还是他的同伴们，调查出的所有东西都是原本就公开的，包括这些旧照片和历史资料，以及几十年前各国就已经解密的军方档案——不仅限于英军，因为上尉似乎曾经出现在许多国家的无数场战役中。但盖兹没有这份闲功夫，依他的性格也懒得把脑袋扎进那堆密密麻麻的文字里，他只是想问问约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在他的印象里，身为一名队员，还是新兵，居然偷偷摸摸地（其实不是的，他们已经弄出很大动静了）调查自己的上司，而且不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这也太不可思议、也太无礼了。

照片和档案仍然散落在桌上，约翰·麦克塔维什看了看桌子，又看了看盖兹中士半是愤怒半是不解的表情，忽地笑了出来。

"哈……中士，其实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恐怕也会和我们一样。"

这个关子卖得很是时候，其实对于盖兹而言，现在他的好奇心早就压倒了怒气，之所以要表现出审讯的态度，那是因为他总不能像个新手一样对这个新兵问东问西而已。

而且盖兹这样的老古板往往就像学校里那些势利眼的老师一样，对于优秀生和捣蛋鬼表面上声称一视同仁，实际上态度迥异。新兵约翰加入B-6小队的当天就险些在入队测验中打破之前一直由盖兹保持了十几年的最快记录，当他迅捷地在掩体和房屋里钻来钻去、精准地将画在靶子上的恐怖分子一一击倒之后，连普莱斯上尉本人都大大表扬了他一番，盖兹自然也喜欢这个实力不凡的小伙子。虽然在日后的几次实战中他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假以时日，达到甚至超越自己的水准并不是难事，谁又想得到如此被看好的一个人会犯这种不是错误的错误呢？所以盖兹的心情也相当复

杂，恐怕失望还多过气愤。

但无论失望还是气愤，都没法解释这一堆不可思议的资料，所以他继续板着脸听约翰讲下去。

“首先，我们发现上尉应该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说到这里，约翰看见盖兹的眉毛拧在了一起，连忙解释道，“或许上尉出生于军旅家庭，每一代的长相都完全一样，每一代也都战功赫赫，但我们的空军好像没有军衔世袭制，而且一般家庭的父子几代人总不会起相同的名字吧。而且为什么每张照片里上尉的年龄看起来都没有差别呢？看来这种假设大概可以否定了。于是，有了另一种说法，上尉并不是一个人，而‘普莱斯’也并非上尉的真名，只是代号而已。没错，这应该是一个神秘的佣兵组织，他们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扮相，所以会出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代，但他们都受雇于军方，有时出现在前线，有时秘密潜入敌军阵营。靠自己惊人的身手扭转战局，而后悄然离去，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约翰似乎觉得单纯的讲述太枯燥，于是加上了一点夸张的语气。但这种不合时宜的文艺腔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眼看盖兹的眉毛又拧了起来，他连忙继续说下去：“从一战到二战，盟军经常获得一些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像是有人故意将战局的天平往这边拨了一下。我们调查了年代与战役吻合的几张照片，发现普莱斯确实在那里出现过。”

他改口不称“上尉”而直呼本名，看来确实是认可了这种说法，但紧接着又话锋一转：“可这样的神秘组织真的存在吗？如果它真的有这么强大，强大到每个人都能在战场上来去自如，连敌人都没法察觉并记载下来的地步，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地搞小破坏呢？他们应该早在纳粹党还没成立时就干掉希特勒了。”

这样的话让盖兹心里十分矛盾，在他强烈的道德观之下，如果谁能有这种改变世界的实力，却只肯使用一点点来改变世界的进程，面对明明能够阻止的事情却不愿伸出援手的话，他一定是十分鄙视的。但是要鄙视普莱斯上尉？那个一直冲锋在前、冷静而智慧的队长？他绝对做不到。

“我们没有接触过从前的普莱斯上尉，但如果现在的上尉仍然代表了某个组织的话，我也不相信他会坐视世界局势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下去。”约翰的语气很坚决，这让盖兹的好感增加了几分，当然，听他继续讲述天方夜谭的耐心也多了几分。

“而且最近十几年来，上尉似乎从未出现在不同的国家，无论是服役记录还是各国军方的资料里，只留下了他在英国空军的消息，这或许和世界目前只存在着局部战争有关，但如果是为了控制恐怖分子，帮美国做事不是更为合适吗？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扎卡耶夫，那个留着山羊胡的老秃头，如果这样的话，上尉早就该动手除掉他了。”

盖兹忍不住插嘴：“上尉十几年前曾经参加过秘密行动，正是潜入乌克兰境内暗杀扎卡耶夫。当时同行的还有那个传奇人物麦克米兰上尉呢。”

约翰眼睛一亮，以他的身分当然是看不到这种秘密行动的资料，而且这份情报也不会公开给所有人查阅。盖兹说完就有些后悔，也有些懊恼——自己正

在批评的这个新兵实际上并没有犯泄密罪，现在泄密的反而是自己。但话已说出，反悔也没有用了。

“唔，如果这样的话，又一个疑问被解开了。”约翰沉吟了一下，“看来，我们的推论没有错，上尉的身分大概也可以揭晓了。中士，多谢你送来的这最后一块拼板。”

盖兹的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听他的说法，自己无意间透露的一句话似乎成了他们这些小家伙一直在猜想的上尉身分的关键，那自己倒要听听约翰究竟会说出什么。

“中士，除了照片之外，你大概没有仔细看这些。”约翰脸上的表情有些得意，继而向桌上那些印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纸张一指。

盖兹觉得有些脸红，因为自己没仔细看“罪证”就前来问罪。而当他随手拿起几张看了看之后，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晴不定。“这些和上尉有什么关系？是真的吗？”

约翰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倒自顾自地讲起了故事：“中士，你可能只听说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以世界各国的新兵们——也就是我们——为主，到处搜集和上尉有关的资料，但你一定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从照片到历史，我们挖掘出了不计其数的东西，而这些只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小部分，如果需要证明它们的真实性，我随时可以拿出足够的、充分的证据。”他又指了指桌上那厚厚的一叠，“不过，不同的人看到它们之后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我相信中士你是个聪明人，而且比那些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家伙们更接近上尉，想必了解也会更加深入些。”

盖兹当然知道，这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出比自己更熟悉普莱斯上尉的人，但就算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上尉的履历中有什么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在刚才被这一叠照片动摇了信心之后，他不由得开始回想这十几年间，上尉身上的种种疑点。

过了半晌，盖兹困惑地摇摇头：“除了上尉的长相在十几年间并未变老之外，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异常，但你知道，像他这样的年龄，又是满脸胡子，本来也看不出什么差别……”

“那些不重要，中士。”约翰的表情有些失望，看来是因为对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只好继续循循善诱，“上尉这二十几年立过无数的功劳，勋章本来都该挂满前襟了，但他为什么始终要做一名特种部队的小队长呢？很简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尽可能少地在大众面前露面，除了军方的服役与立功记录之外，几乎不会留下什么值得记载的史料，这种低调只不过是上尉本人用于掩饰身分的手段，对吧？”

眼见盖兹中士苦苦思索的样子，他咳了一声，继续说下去：“和我们一起行动只是上尉所做的大事中的一小部分，我一直奇怪面对扎卡耶夫为什么他从没有主动下手，原来是十五年前已经尝试过了。看来，上尉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就像当年筹划潜入柏林的那场暗杀行动一样，虽然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嗯，第二次他干脆直接向美军和苏军提供秘密情报，而不是自己出手，或许是考虑到真正剿灭抵抗力量比刺杀首领更为重要吧。喏，当年的密件在这

里。”

说着，约翰在厚厚一叠资料里抽出两张，推到盖兹中士面前，但他的话可没有停下：“所以我那几个美国大兵朋友总想把上尉形容成超人那样的超级英雄，但你要知道，上尉不是那种不假思索地拿拳头说话的无脑分子，这世界也不是漫画书，最重要的是上尉从来不把内裤穿在外面。”

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盖兹倒是没笑，他正在专注地看另一张纸上的记载，上面的年代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普莱斯勋爵的轻骑部队奇袭法兰西境内，紧接着勃艮第公爵的部队长驱直入，直到遇见贞德的反抗军。但盖兹很疑惑，为什么此后就没有记载普莱斯的事情了。

“我们也始终没搞懂这件事，或许六百年前的上尉对贞德一见钟情……当然，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绯闻而已。”约翰话锋一转，“但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罗马与拜占庭帝国的覆灭，上尉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参与其中，可惜中世纪的历史记载散失太多，还不如古希腊时期，比如特洛伊木马，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东西就是上尉偷偷帮奥德修斯出的主意。”

盖兹忍不住想像了一下普莱斯上尉身穿古希腊装束、右手持剑、左手握盾的样子。

“后面这张照片是希腊遗迹里被盗走的无名神像之一，无名的意思就是从没有记载过，或许是上尉从那时起就打算隐藏身分吧……你看这胡子，简直就是他的翻版。”照片里的石膏像确实和上尉有七分神似。

“所以，上尉实际上就是这世界的秘密守护神啰？”半晌没说话的盖兹中士总算找到了插嘴的机会。

“嘿，中士，我只是说上尉一直在试图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并没有说他全知全能，当然也会有些不可避免的失误。或许当初就是他在看守伊甸园，结果一不小心让那条蛇溜进去了呢？”

盖兹中士霍然站起，听到这里他这才忽然察觉自己被这个毛头小子耍了——约翰从一开始就是故意被他抓到偷偷调查上尉的行为，又在问讯中引诱自己上钩，甚至还想用这一套毫无实证的天方夜谭来拉自己进入那个莫名其妙的组织——虽然每张照片和史料都指向了上尉的神奇身分，但天知道他们究竟用了什么新型的伪造手段——反正任何邪门的宗教社团都会假造一些神迹令信徒上钩，越是不可思议，信徒反而越虔诚，尽管在外人看来那些言论已经十分荒谬。

盖兹脸上有些发烧，内心庆幸自己还没陷得太深，假如连这种事都相信的话，说出去只怕真的要沦为别人的笑柄了。起初以为这只是一群孩子的恶作剧，当发现他们认真起来的时候，他的内心不由得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厌恶感。他决定向普莱斯上尉报告，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自己的小队里出现了这种事情，而且约翰大概是所有“拜上尉教”中最接近被崇拜对象的那个，如果他想搞什么花样继续愚弄外人……想到这里，盖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大步流星地向门口走去。

“中士，别太激动。”约翰没有拦阻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硬皮书，“如果你实在不愿相信的话，

就当我刚才讲了个不算有趣的故事吧。为了表示歉意，这里有份小礼物请收下。”

他说着便将书递了过去，盖兹犹豫了一下，终于转身回来，拿过那本看起来十分古旧的书。厚实的封面不知是什么材质，里面泛黄的书页更不像是纸张，倒像是电影中常见的中世纪薄羊皮纸。他又仔细地盯着那磨损不堪的封面看了半晌，终于认出了几个花体字母——Bible（圣经）。

“你该不会是想说，上尉不仅从古代一直活跃到现代，这里面也记载了他的事情？”盖兹不知自己现在的表情是生气还是哭笑不得。

“中士，愿上尉赐福于你。”约翰一脸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盖兹没来得及把这件事详细报告给普莱斯上尉，甚至没来得及狠狠揍约翰一顿，因为有紧急消息传来：在俄国南部的山谷里，恐怖头子秘密控制的发射基地中，两枚满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正向美国东海岸飞去，小队必须立即攻占控制中心阻止导弹爆炸，一刻也不能耽搁。

接下来的事情简直像一场噩梦——突破了重重障碍之后，攻入位于地下深处的控制中心并在千钧一发之际发出指令让弹头掉入大海，众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遭到了愤怒的扎卡耶夫的全力反扑，而他们被占据绝对优势的恐怖分子们围在断桥上时，随着密集的火力网不断迫近，战友们也接连阵亡……

盖兹中士感到胸口挨了重重一击，紧接着手臂、肩头传来阵阵剧痛，他再也握不住手中的枪，无力地缓缓倒在地上。他没有看到普莱斯上尉用尽全力将



最后一支手枪交给约翰，并从他手中射出神奇的三颗子弹，将扎卡耶夫和两名随从送去见真主的过程。只是在朦胧中感到有人抬起了自己的身体，同时怀中有件硬物掉了出去，他想伸手抓住，却无力动弹。

“咦，这是什么书？”

“别管它了，先救人要紧，小心阿拉伯人回来！”

两名俄军救援队的士兵将昏迷的盖兹中士抬上直升机，没有再看那本掉在地上、封面中深深嵌入了两颗子弹的圣经一眼——如果不是盖兹出发前顺手将它揣进怀中，恐怕那两颗子弹此时就会嵌在他的心脏里了。

不知这是否真的是约翰那句祈福的作用呢？

深秋的寒风在桥上吹过，翻动了古旧泛黄的羊皮纸张，也露出了上面因年深日久变得模糊的字迹：

旧约·创世纪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

…………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到第六日，神以为造物的工已经完毕，本想歇了一切的工。

普莱斯见天地间少了几分生气，便劝神照自身的形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连普莱斯也一并称赞起来。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与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完】



小予与雷之石

——《口袋妖怪》同人

文/prussianblue 编/夜蓝

〇

小小的耳朵高高竖起，金黄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略微翘起的尾巴昭示着一往无前的决心，它弓起身子，将全身的力量凝聚在并不纤长的一双后腿上，似乎已经准备好在下一个瞬间如弹丸般飞射出去。

“冲刺吧，皮卡丘！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啊！”少女迎风飘散的长发和坚毅的眼神，都很好地诠释了“青春”这个词语。即使经过了一天的劳累，小予依旧活力四射。只见她一把抓起背包，只留下一个跳跃的背影，飞快地冲出了超市的大门。

“皮卡皮卡~！”与小予形影不离的皮卡丘则化作一道桔黄色的风，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

一

自从上周亲眼看到邻居赛莲家的伊布使用一块雷之石进化为雷精灵之后，小予就开始了她的超市打工生涯——只要能买下那块昂贵的雷之石，皮卡丘就可以进化成拥有更强大战斗力的雷丘了！

“为了那个目标，皮卡丘，一起努力吧！”

“皮——卡——”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

“丘！”

在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后，来到摆放雷之石的窗口前，看着那块散发着微微光芒的小石头，同时想像把它握在手中时的感觉，是小予一周以来最大的享受了。

可是现在……

“咦？叔叔，那块雷之石放到哪里去了？昨天还在这里的！”小予看着空空的货架，心里蓦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售货的大叔推了推眼镜，脸上带着几乎从来不变的微笑说：“那块雷之石啊，中午的时候已经被一位训练师买走了哦。”

“那么……请问这里什么时候还能有雷之石卖呢？”

无视了小予一脸的期待，大叔依然是一副欠揍的微笑表情，“像雷之石这样的珍贵道具，在我们这种镇子里，运气好的话能收购到一两块，运气不好的话……一年到头也找不到一块呢。”

“……这样啊……”小予不甘心地走出了杂货店，身后是同样垂头丧气的皮卡丘。

可恶啊，明明只要再在超市工作一段时间就有足够的钱了呢……

“等一等！”

小予疑惑地转过身来，看见卖货大叔追了上来。

“大叔你做、做什么啊！”不得不说，身为一个女孩子，小予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

“嘿嘿，”大叔发出了意义不明的微笑，“看起来你也非常迫切想要得到雷之石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倒是有个消息可以告诉你。”

“真的！”听到有自己关心的雷之石的消息，小予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

“皮——卡！”更关心主人的电气老鼠则依然没有放松对这个奇怪大叔的警惕。

“是这样的，之前的两块雷之石都是上个月从一位少年训练师那里收购来的，据他所说，是在东边的小山深处得到的。”

“也就是说，那里很有可能还有雷之石了？太好了！”转眼间，笑容再次浮上了小予的脸庞。

“这个还很难说啦，不过总是有点希望的不是么。”此刻大叔的笑容显得无比亲切，小予甚至有一种想要冲上去亲一口的冲动——然而这种想法终究也只是一闪而逝罢了。

告别了售货大叔，下一个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决定了，皮卡丘，明天就是新冒险的开始！现在，冲刺回家吧！这些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啊！”不愧是小予，这么快就完全恢复了充沛的精力。

“皮卡……”皮卡丘也同样拥有不输给主人的活力呢。

二

“皮……皮……卡……丘……”

经历了整整一个早晨长途的冲刺，到达山上时，皮卡丘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两眼发昏了——它可是一路紧跟着小予的自行车跑过来的……

“好！皮卡丘，今天的修行功课完成得很好。”小予对皮卡丘的表现十分满意，从背包里取出一颗神奇糖果亲手喂到了皮卡丘嘴里——既然已经不打算

买雷之石，超市打工得到的钱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花掉了。

“皮卡丘！”皮卡丘一脸幸福的表情，似乎所有的疲劳都不翼而飞了。

“就这样一口气拿到雷之石为止吧！”朝阳下，信心十足的小予发出了必胜的宣言。

既然已经来到山上，那么对小予来说，找到雷之石似乎就已经不成问题了……

然而，问题是必然存在的……

放眼望去，这么大一座山，到哪里去找雷之石啊……

“皮卡……”

“皮卡丘，你是说要投石问路么？好的。”小予没有理会皮卡丘真正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径自捡起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扔了出去。

随着抛出去的石块落入草丛，被惊动的有还没看清楚真面目就化为一团影子窜入另一片草丛的神秘精灵1号，以及伴随着尖利刺耳的叫声遁入天空的神秘精灵2号。

无视了皮卡丘意义不明的叫声，小予的手指向了神秘精灵1号窜逃的方向。

“一般来说，这种珍贵的矿物，是不会留在地表的，即使有少量的存在也早就被别人拿走了。”虽然表面看起来粗心大意，实际上小予还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子。早在昨天傍晚，她就已经准备好了挖掘工具，甚至还软磨硬泡地借来了邻家饲养的三地鼠和喵喵。

“如果没有也就罢了，既然有人在这里找到了雷电石，那么我也一定能找到！”坚定的语气下是少女那不惜赌上爷爷名誉的决心（虽然我也不知道她的爷爷是谁……）。

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小予探索了小半座山峰，喵喵的拾荒特性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地鼠的挖地技能虽然强大，但也只能漫无头绪地碰运气，最终一无所获。至于皮卡丘，除了帮忙消灭小予带来的零食，也无法提供更大的帮助了……

然而抛去这些不计的话，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野餐也确实是一种格外的享受。

“皮卡……”丝毫不顾忌自己体重问题的皮卡丘对这种观点尤为赞同。

由于在野餐时发现草丛中探出一个奇形怪状的脑袋结果一转眼就消失了的神秘精灵3号，因此小予下午的探索计划紧随着神秘精灵3号的脚步来到了眼前这座阴森森的山洞前。

三

“这是……秘密山洞！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吧！”刻意模仿着犬科动物抽动了几下鼻子，小予显得心情大好。

“皮……卡？”似乎是因为午餐吃得太饱的缘故，皮卡丘在周围跑来跑去做着运动，直到一头撞在什么东西上……

被皮卡丘迎面撞到的是正坐在地上一脸惊愕的少年，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惊吓，却不知道是惊异于小小的皮卡丘超乎意料的体重，还是被少女直指自己面目的手指所震惊。

就在小予柳眉倒竖，正要教训突然出现的“神秘少年”的时候，少年已经抢先发问了。

“那个……你在我的秘密基地门口做什么？”

小予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秘、秘密基地！果然是有秘密！雷之石很可能就在这里了。”

少年在听到“雷之石”这个名词的时候，脸上极为明显地抽搐了一下，然而已经朝洞口走去的小予完全没有注意。

“喂，不要乱闯我的秘密基地啊！”发现对方一再忽视自己，好脾气的少年终于要爆发了。

小予转过身来，一双大大的眼睛毫无惧色地直视着面前的少年，仿佛把对方的内心都要看穿一般的目光令少年紧握的手心渗出了一把冷汗……

就这样对峙了3秒钟之后，就在少年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无法对抗的时候，小予终于发话了。

“为了皮卡丘的荣耀，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我寻找雷之石的决心！”

“可、可是，拜托，这里怎么会有雷之石啊！”

无视少年的申辩，小予只是不屑地摇了摇手指，“这是女人的直觉！”

紧盯着少年腰上的精灵球，小予毫不犹豫地发出了挑战：“以训练师的身分，一决胜负吧！皮卡丘，出击！这是重要的修行啊！”

在少女的咄咄相逼下，节节败退的少年终于想起了自己身为训练师的事实……

“可恶，如果是用精灵决胜负的话，我可有着不会败给任何人的信心！”少年在瞬间找回了自我，注视着小予放出的皮卡丘，他的眼中迸出了热情的火花。

“对方是皮卡丘么……那么，就是你了！”随着少年抛出了精灵球，一阵白光闪过，地上赫然多出了一只精灵。

黄色的绒毛中夹杂着一丝黑色，红红的脸蛋和皮卡丘如出一辙……

“是小号的皮卡丘啊！”小予迅速做出了判断。

“明明是皮丘好吧……”皮丘的主人毫不客气地纠正了她的低级错误。

“丘……”皮丘也对此表示了不满。

“是皮丘？”故意无视了自己犯下的菜鸟级错误之后，小予不禁笑了，要知道，皮卡丘可是皮丘的进化体啊，使用低级精灵对抗高级精灵，看来对方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战术素养。

“皮卡丘，使用十万伏特！”暗自腹诽之后，小予决定速战速决，让皮卡丘以最强的绝招尽快击败皮丘。

“皮卡皮卡！！”皮卡丘蜷起全身蓄势，准备在下一刻将身上储存的巨大电能一口气放出。

“皮丘，影分身。”少年冷静地指挥皮丘做出了应对，完全没有慌乱——对比刚才面对少女时的窘相，几乎是换



了一个人。

皮丘在间不容发之间利用速度幻化出了多个分身，成功地使皮卡丘失去打击目标，十万伏特的攻击最终变成了徒劳——皮丘的本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由于刚才的全力攻击，皮卡丘的体力损耗较大，似乎有一点疲倦，在动作上出现了一瞬的僵硬。虽然只是很小的一个破绽，然而，在成熟的训练师眼里……

“皮丘，看清皮卡丘的动作！先发制人，电光火石！”看清了皮卡丘的破绽，少年指挥皮丘使用了先制技，试图压制皮卡丘。

皮丘的动作快到肉眼难以看见，在皮卡丘还没能回过气时成功地将它撞得失去了平衡。攻击并没有结束！早在刚才的跑动中积蓄起来的电能迅速释放，化为电磁波动缠绕在皮卡丘的身上。

“是电磁波！”小予惊呼道。

刚才对方的命令和皮丘的动作一气呵成，等小予回过神来时，皮卡丘已经陷入了麻痹状态。

“皮、皮卡丘！快使用雷电！”才交战一个回合，皮卡丘就陷入了不利的局面，小予只好命令皮卡丘使出威力更大但命中率更低的雷电。

“只要能命中就能一下结束战斗了，皮卡丘，赌这一次了！”

“是这样啊……皮丘，就使用‘着迷’吧。”摇了摇头，少年毫不犹豫地向皮丘发出了命令。

皮卡丘浑身缠绕着电磁波，勉强爬了起来，鼓起全身电能，酝酿起了强大的雷电。

然而，皮丘不知何时跑到了皮卡丘的眼前，一双眼睛竟然对皮卡丘散发出了魅惑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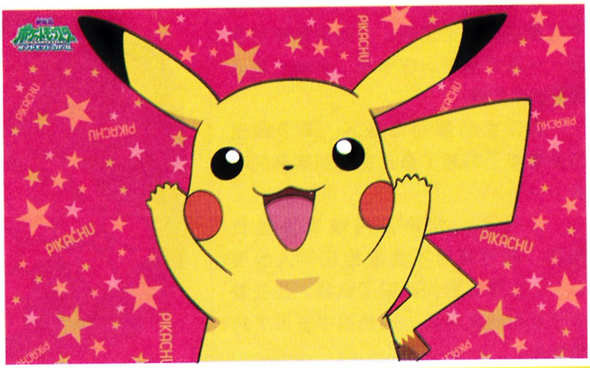
迷迷糊糊之间，皮卡丘还没准备完全的雷电已经发了出来，居然打在了距离皮丘足有半尺外的空地上。

“就是现在！决定胜负的一击！皮丘，舍身撞！”

皮丘的身体像炮弹一般直直地撞在了皮卡丘的胸口，完全接收了这一撞的全部力道的皮卡丘倒在地上，小小的爪子微微颤动，却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怎、怎么会！就这样结束了么？”小予飞快地跑到皮卡丘的身边，委屈的泪水不知何时已经在眼眶中打转。

“明明是高等精灵与低等精灵的对战，我和皮卡丘也已经很刻苦地在修行了……为什么……”



“精灵的强与弱，包括很多要素，训练、战术、场地以及天气等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科学的训练与招式的合理搭配，在适当的条件下，即使是先天很弱小的精灵也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精灵的战斗是一门学问，作为一名训练师，要学的东西可是很多的呢。”身为胜者的少年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小予的身后。

小予倔强地扭过头去，少年那张憨厚的笑容此刻似乎显得分外可恶。

“我、我的名字是小鱼，就住在山下，你呢？”没有理会小予的无礼，自称为小鱼的男孩红着脸，呐呐地问道。

“……小予。”冰冷到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

“其实我也是才成为训练师没多久，那个……如果你想寻找雷之石的话，我可以帮你一起找，上个月我曾经在这附近捡到过两块雷之石，可惜被我卖给镇上的杂货店了……”小鱼的脸不由自主地渐渐低了下去，鼻尖甚至已经快要碰到胸口了……

“雷之石！”小予愣了一下，随即想起了自己此行的本来目的。

“只要有了雷之石，皮卡丘就能进化成雷丘了，那样的话，实力就能上升一大个台阶了吧。”心里这样想着，小予终于恢复了一点元气。

一双古灵精怪的大眼睛再次聚焦在羞赧的少年身上。

“以雷之石为目标，出发吧！皮卡丘，今天的修行已经足够了，回到精灵球休息吧。”

收回皮卡丘之后，似乎为了表示自己的友好，小予对着面前的男孩伸出了右手。

然而这意料之外的举动却对男孩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困扰。

“呃、啊、这……这是、是她的手啊！我、我要握上去么，会不会显得很轻浮啊，还是应该、还是应该……”小鱼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不知不觉间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与此同时，身体似乎不受控制一般，右手缓慢却又坚定地一点点向前伸了出去……

“喂，走啊，还发什么呆。”终于被小鱼突如其来的呆滞搞得不耐烦的小予扬起右手，“啪”地一声拍在了小鱼正缓慢上升的右手掌上，“临时同盟成立。”

看着少女飞扬的背影，小鱼呆呆地举起手，小心地放在鼻子边上轻嗅了一下，结果只嗅到了一阵汗臭……

四

因为身边多了一位名为小鱼的人形工具，下午的搜索工作比起上午来要轻松得多了。自告奋勇的少年热情高涨地想要帮助外表可爱的少女，于是少女痛快地接受了对方的建议。小予此刻正悠然自得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前往之前小鱼发现雷之石的地方。

一旦放松下来静心观赏起郊外的景色，长时间住在镇子里的小予难免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原来郊外的景色这么美丽啊，天空是宝石般的蓝色，森林是宝石般的绿色，连野生的小火龙都是宝石般的红色啊！”小予洋洋自得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慨。

正在拼命骑车，而且满头大汗小鱼忽然感到很冷……

“就是在这里了，上次的雷之石就是我在这个边缘地带发现的。”

映入眼帘的是不远处一座明显荒废已久的古旧矿坑以及……用鲜明的朱红色颜料粉刷的骷髅标记。骷髅图案的正下方，同样的颜料用黑体字明确写着“DANGEROUS”的字样。

“听我父亲说，那座矿坑已经废弃很久了，结构似乎也不是很稳，好像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坍塌的样子，咱们只要在外围找一找就好了。”小鱼好心地提醒小予。

“……说实话，如果外围还有雷之石存在的话，上次就会被你一起捡走了吧……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会在边缘地带有所收获。”

仿佛被雷击中一般的表情维持了3秒钟，小鱼表情僵硬地说：“好歹也要试一下吧……”

尝试的结果正如小予刚才的预料，所以在威逼利诱下，小鱼只好跟着她走进了黑黝黝的矿坑。

“末入蛾，使用闪光术。”小鱼放出了末入蛾，驱散了周围的黑暗，但即使这样也只能看清身周五米之内的情景，超出这个范围的地方仍然是一片漆黑，肉眼根本无法采集到任何光线。

回头看看身后，来时的路早已被黑暗所掩埋，仿佛噬人怪兽的大口，令人不寒而栗。小鱼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轻声对小予说：“小、小予，我们已经走很深啦，还是顺着原路往回走一走，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吧。”

考虑到矿坑的状况，如果有太大的响动的话随时可能会引发崩塌，小予被迫安静了许多，只是皱了皱眉，做了一个禁声的手势，便义无反顾地继续向下深入了。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根本不敢出动三地鼠挖掘，喵喵的夜视能力虽然强，但是能起到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不知道两人在矿坑中前进了多远，在闪光术的映照下，小予的视线中突然闪过了一丝特别的光泽。

“难道是雷之石？”小予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快步走上前去。

小予弯下身子把那团反射出光泽的物品抓在手里，才看清那应该是某种稀有矿石的碎屑，很有可能就是雷之石。

“小予你看，这边也有。”小鱼在前面不远处也发现了类似的残渣。

两个人按照这些矿石碎屑的指引，转过一个弯后，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类似大厅的宽敞空间，起码有四条通道汇聚在这里。在大厅的正中，晶晶发亮的石头搭砌成了一个窝巢的形状。

当走近这个简陋的巢穴，小予惊讶地差一点大叫出来。是雷之石！这一座巢穴，竟然是全部是用雷之石堆砌成的！

这么多的雷之石，等皮卡丘进化完毕之后，还可以卖给杂货店大赚一笔啊！小予的眼睛差一点就变成金钱的形状了，这一刻她觉得自己应该幸福得晕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一团黑影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黑洞洞的巢穴中“刷”地冲了出来，带着一阵凌厉的风声直扑向小予！幸好一直没有失去警惕的小鱼一把拉住小予，两个人一起滚倒在地上，勉强躲过了这一击。

尘埃落定之后，那团黑影匍匐在两人面前，嘴中不时发出“枯……枯……”的响声，似乎在警告两人不要妄动它的巢穴。

“是土龙。”冷静下来的小鱼很快认出了怪物的真面目，是善于用强有力的尾巴掘洞的地下生物——野生土龙。

“看来还需要战斗呢。”小予的战斗热情分外高涨，面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雷之石在她的眼中已经变成了诱人的金钱。

白光一闪，皮卡丘出现在了山洞中。

“皮、卡、丘！”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整整一下午的休息，皮卡丘的气色好了很多，已经可以胜任战斗任务了。

“对手是野生的土龙，皮卡丘，使用十万伏特。”紧跟着主人的指挥，皮卡丘放出了威力巨大的电击。

“土龙的特性是天之恩赐，很容易对精灵造成不良状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小鱼的分析戛然而止，因为随着皮卡丘的十万伏特攻击击中了雷之石砌成的巢穴，一阵令人心悸的可怕吼声紧跟着传了出来。

“枯——枯！！”巨大的声音回荡在山洞中，一只大得令人吃惊的土龙随即缓缓爬了出来。

这只巨大土龙的身躯足有之前那只的5倍大，整个身躯几乎达到了8米长。随着其爬出巢穴，两人终于可以窥见它的全貌。只见那庞大的身躯上竟赫然被微微变形的巨大钢铁镣铐禁锢着，然而镣铐的另一端只剩下半截锁链，为这凶物平添了三分嚣张气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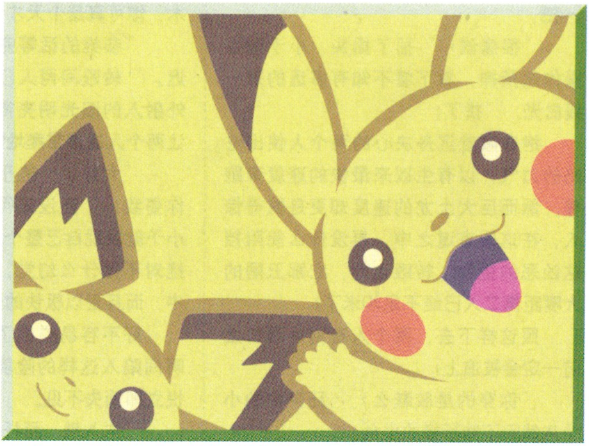
冷汗不受控制地流下，小鱼似乎看到巨大土龙的眼睛中闪耀着火红的光芒，那是野生动物被完全激怒的表现，毫无疑问，任何动物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极其危险的，更不用说是这么大的一只土龙。

逃命要紧，小鱼知道事不可为，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一手拉起小予便朝洞口跑了出去，同时大喊了一声“皮卡丘，撤退！”

“我的雷之石……”小予不甘的声音在空空的山洞中不停回荡着。

被惊扰的巨大土龙完全没有打算放过他们，大吼着在他们身后追赶，沉重的镣铐完全没有影响到它敏捷的动作。

慌不择路的两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只好见弯过弯，见洞进洞，完全没



有考虑这样下去会走到哪里。皮卡丘在这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凭借惊人的速度奔跑在前面为两人探路。

“黑暗中末入蛾的光芒太耀眼了，无论我们逃到哪里这个大家伙都会追上来！可是如果没有末入蛾的照明在这座矿坑中更是寸步难行，可恶，到底怎么办才好啊！”拼尽全力思考的小鱼忽然涌上一阵头晕的感觉。

他略一思索就已经明白，“糟了，是空气！”

矿洞里的空气状况绝对跟清新搭不上边，长时间处于高速奔跑状态下的二人已经开始出现缺氧的症状。

“皮——卡！皮——卡！”皮卡丘似乎发现了什么，大声叫了起来。

小鱼的目光顺着皮卡丘看去，只见前面一片的无边黑暗中出现了一丝光明。

“小予，不能睡！快看，是出口！”在这生死攸关之际，礼仪什么的早就被小鱼抛到九霄云外。他张开双手，狠狠地在小予的两边脸上掐了一把。

“很痛诶！”摇了摇头，小予勉强振作起精神，看了看不知有多远的那一线白光，“拼了！”

抱着破釜沉舟决心的两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以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然而巨大土龙的速度却更是快得惊人，在这段直道之中，再没什么能阻挡这凶恶的生物，转眼之间，它那丑陋的大嘴距离二人已经不足20米了！

照这样下去，两个人在到达洞口之前一定会被追上！

“你穿的是胶鞋么？”狂奔中的小予忽然问不知所措的小鱼。

“啊？是！”

“那就好。”

小予一把抓过小鱼腰上的精灵球向前扔了出去，紧接着大声下达命令：“皮卡丘、皮丘，使用双重十万伏特！最大出力，目标——岩壁！”

“皮——卡——丘！”“皮——丘！”

铺天盖地的电火花交织成一张明亮的大网，不断轰击在四周的岩壁上。

“就是现在，跑吧！出去之后我请你吃冰淇淋！”燃烧掉身体中最后的能量，小予反手拉住小鱼，带头向前冲刺。

“枯！枯！枯！！”身后传来土龙狂怒的叫声，只是声音越来越微弱。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矿坑已经废弃，但是岩层中仍然含有大量铁矿石，被十万伏特的电能磁化之后，就变成了巨大无比的电磁铁，把土龙身上的巨大镣铐紧紧吸住，让他无法移动！”最后的狂奔中，小鱼终于领会了小予刚才举动的真正含义，由衷地感叹道，“竟然在一瞬间构思出这么了不起的战术，你可真是个天才！”

“恭维的话等完全脱险了再说也不迟。”转眼间两人已经来到出口处，洞外射入的阳光明亮得刺眼，巨大的惯性让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飞出了山洞。

“太好了，终于……什么！老天，你耍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喘一口气，小予就发现自己整个人竟然飞在空中——绝对不是什么幻觉，是实实在在地在空中，而且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坠落。

好不容易脱出了土龙的虎口却又在瞬间陷入这样的险境，刚刚才涌出的喜悦立即消失不见。

“末入蛾，拜托了！”

然而末入蛾纤细的肢体决定了它完全承受不住两个人的体重，最多只是稍稍缓解了一下二人下落的趋势。

但对小鱼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他摸出了腰间的最后一个精灵球，向下抛了出去。

“出来吧，卡比兽！”

小鱼的话音未落，一只身高2米的庞然大物出现在了两人的正下方，那正是呼呼大睡的卡比兽。

提到了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小鱼眼前一黑，就这样失去了意识，他的右手还紧紧攥着小予的左手。

五

当小鱼醒过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身边同样刚刚醒来的小予。

虽然最后有卡比兽巨大的肚皮垫了一下，但两个人还是弄得灰头土脸，身体也分别有好几处擦伤。

不过，总算是化险为夷了，小鱼暗自庆幸。

“今天的修行格外刺激呢。”小予虚弱地笑着。

“啊，可惜了那么多的雷之石啊，那两个家伙真是小气！”劫后余生，小鱼也总算有了开玩笑的力气。

那只巨大的土龙，身体上带着钢铁制成的镣铐，应该是以前的矿工们专门养来挖洞的精灵吧。只是没想到竟然会生长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算了，你也说过‘进化并不是变强的惟一途径’，只要我和皮卡丘继续刻苦修行就一定会变强，下次我一定要打败你！”逃出生天的小予心情显然不错。

直到这时，小鱼才发现，自己的手还紧紧地攥着小予的手……

“啊、啊！那个、啊、对、对不起！”小鱼慌忙松开手，一张脸已经变成了西红柿的颜色。

小予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看不清她垂下的头发之后是什么样的表情。

“那个、那个……请问回去之后可以约会么，我想请你吃冰淇淋。”小鱼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此刻的心声。

说完这句话，小鱼顿时感到自己整个脑袋都开始发烫。

小予这时恰好抬起头来，她先是一惊，随即又微微一笑。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坐着，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这种时候，只要微笑就可以了吧。

在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皮卡丘和皮丘正在草丛里快乐地亲吻着……

Fin



坠入黑暗的圣女

索菲蒂亚·亚历山大

Sophitia Alexandra

登场作品：

《魂之利刃》

《灵魂能力》

《灵魂能力III》

《灵魂能力IV》

《灵魂能力 传奇》

这心是它的住家，在它之中
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

——弥尔顿《失乐园》

有人崇敬地将她视为圣女，坚信她的纯洁可以净化世间一切邪恶。

有人仇视地对她嗤之以鼻，认为堕入黑暗的她心灵早被罪恶沾染。

不过，索菲蒂亚·亚历山大并不在乎他人的眼光，他人的话语。她所知道的是，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如果不是锻造神赫菲斯托斯的神谕以及智慧与勇气女神雅典娜的祝福，她也许直到现在还在雅典无忧无虑地卖着面包，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

但是，自从与那个东西产生关联的那一刻起，这一切便成为了不可能返回的遥远的过去……

邪剑——刀魂（SOUL EDGE）

这把剑因何而生，由谁锻造而成，这些早已随着历史的断层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相传刀魂最初并无特别之力，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沾染了无穷无尽的血腥与憎恨之后，它渐渐变成了一把将灵魂吞噬殆尽的邪剑，也随着各种各样的传言而闻名世间。

在锻造神的神谕下，索菲蒂亚踏上了追寻并摧毁刀魂的旅程。而在西班牙一个废弃的海港里，她终于找到了邪剑的宿主——世纪大海盗塞万提斯，并最终以雅典娜和赫菲斯托斯祝福过的神圣武器摧

毁了二位一体的邪剑中的雌剑。

可是，雌剑破裂时喷洒而出的碎片却嵌入了索菲蒂亚的身体，致使她身受重伤，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幸好女忍者多喜突然出现击败的塞万提斯，这才令她不至于死在发狂的船长手下。

当索菲蒂亚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躺在了雅典家中的床上。

她本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于是在伤愈后重新回到了面包坊，回到了原本应平静的生活中。然而在某天和妹妹卡桑德拉外出购物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和胸痛却袭向了她。

临镇的青年铁匠罗迪昂将昏迷的索菲蒂亚送回了家中，而这次邂逅令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定下了婚约。但是索菲蒂亚却知道，安详的生活恐怕已经再度离自己远去。

因为，先前的疼痛所感受的那种气息……正是刀魂。

虽然这次借助苍骑士齐格飞而复活的邪剑被显露出真正力量的灵剑——剑魂（SOUL CALIBUR）所击碎，但其碎片却已遗失于世界各地，凡是与其产生纠葛之人，尽数被卷入命运的漩涡中。

此时距离索菲蒂亚最初得知刀魂的存在已经过去了七年的时光，而现在的她早已与罗迪昂结婚，并生下了名为帕楚克罗斯和皮拉的一对儿女。但令她震惊的是，罗迪昂竟然意外得到了一块刀魂碎片，不知其为何物的他兴致勃勃将碎片带回了家中，却不知这将会令自己的孩子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先前在击碎刀魂雌剑时，刀魂的碎片曾令索菲蒂亚身受重伤。虽然之后碎片得以清除，但却有一块碎片因濒临心脏之处无法取出。这块碎片所蕴含的邪气不但令她深感痛苦，甚至传继承到了她的孩子身上。

在得知刀魂又一次现身世间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将孩子从被诅咒的命运之锁中解救出来，索菲蒂亚再次拿起了被神灵祝福的剑与盾，踏上了寻找刀魂的征途。

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刀魂的下仆竟然趁自己和妹妹离开时抓走了她的女儿。愤怒的索菲蒂亚来到了被刀魂支配的奥斯特兰堡，想要击败所有人，粉碎刀魂，并救出自己的女儿。但是，在那里得知的某件事情却令她彻底惊呆了。

在刀魂邪气的影响下，她的女儿已经变成了没有刀魂便再也无法生存下去的体质……

“好啦，该怎么办呀？抛夫弃子的坏妈妈啊，信不信随你，但你可要好～好想清楚哦。”

身为刀魂下仆的少女的细语声就如同细密编织的诅咒声一般，一直萦绕在她耳畔。开始时她还试图破坏刀魂，但渐渐的，她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慢，直至完全停住。

“如果没有刀魂……那股邪气散掉的话，皮拉她是不是就要……”

索菲蒂亚不知道自己在迷茫中伫立了多久。日暮西山，鸦群狂鸣叫，刀魂的诅咒化作覆盖魔都奥斯特兰堡的黑夜，也紧紧笼罩了她的身心。

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从那一天起，一心想要破坏刀魂的女子变为了邪剑最有力的守护者。
从那一天起，曾被神眷顾的圣女变为了战士们心目中的魔女。
从那一天起，圣战士索菲蒂亚……就此消失。



大神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6年4月20日
制作公司：CAPCOM	类型：ACT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为“神木村”的小村庄，村子里种满了开着漂亮樱花的樱树。
然而，这个村子里却有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风俗，为了镇住栖息在古祠中的怪物——八歧大蛇，每年的祭祀之夜都要向它献上一名年轻的女子作为祭品……

文/夜蓝

发售于2006年4月20日，由CLOVER工作室制作的游戏《大神》从问世时起就注定是一款与众不同的游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水墨画风格的画面、新颖的战斗方式、丰富的收集要素、优美动听的配乐……它就像是一缕清新的风，让所有接触过它的玩家都为之振奋，并在心中惊叹“原来游戏还可以这么玩！”

几近完美的画面

2006年4月，次世代主机大战刚刚拉开序幕，那些华丽无比的次世代画面正在向我们慢慢走来。而此时发售的一款名为《大神》的游戏却仿佛在向玩家宣布“不一定只有次世代的游戏才会有更好的画面”，是的，在第一眼看到《大神》时，相信每个玩家都会眼前一亮。从主角、敌人到整个游戏场景，水墨画风格的画面让这款游戏看上去就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笔者在游戏的过程中，经常会呆呆地欣赏游戏中各地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山水仙境，以致于忘记操控角色继续前进。

发挥到极致的创意

如果只有华丽的画面，我想《大神》绝对不会在玩家的心目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

象，对于已经成熟的PS2主机平台来说，一款优秀的游戏还需要具备令人拍案叫绝的创意。可以说，“画笔系统”把这款游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用画笔在纸上作画原本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而在《大神》中却变得无比奇妙。战斗、解谜、支线任务……一切都离不开“画笔”，这与整个游戏的水墨画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展现出相辅相成的效果。

《大神》出色的战斗系统丝毫不亚于其他许多纯正的动作游戏，而另类的画笔操控方式又让它散发出与传统游戏截然不同的感觉。游戏中的战斗所强调的不再是作战技巧，而是如何活用画笔的能力来配合大神主副武器的不同效果，这样一来就让玩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个与画笔紧密相连的要素就是解谜，游戏中的谜题虽然简单，却极富新意。要知道光是画笔的基本能力就有十三种之多，而与这些能力相对应的谜题更是数不胜数，绝对不会让玩家感到乏味。

浓浓的日式文化

除了上面提到的画面与创意之外，渗透在游戏中的日式文化也是本作的另一大特色。《大神》的故事情节是将不同时期的日本神话传说进行改编后串连而成，比如一寸法师、竹取公主、辉夜姬、里见八犬、卑弥呼等等。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游戏制作人员并没有生搬套用，而是采用了一种轻松幽默的态度，将那些日本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人物肆意拿来恶搞开涮。日本神话中的最高人物“天照大神”化身成一只白色的狗（众人：喂，那是狼吧。笔者：好吧，是狼狗！）为了让大地恢复生机而展开旅程，不过因为狗是不会说话的，所以游戏中又特意安排了一个聒噪的一寸法师跟在它的身边。它们在旅途中遇到了橘子爷爷、道场师傅、满嘴英语的源义经等各种有趣的人，而最后要面对的敌人也都是神话传说中赫赫有名的角色，比如九尾妖狐，又比如八歧大蛇等……日本传统文化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在全世界玩家的面前，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元素就是游戏的配乐了，《大神》中的音乐优美动人，而且大多都以日本传统的乐器来演奏，如三味线、尺八等。水墨风格的画面配以古香古色的日式音乐，可以说无论是从听觉还是视觉上，《大神》都向我们展现出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

瑜中的微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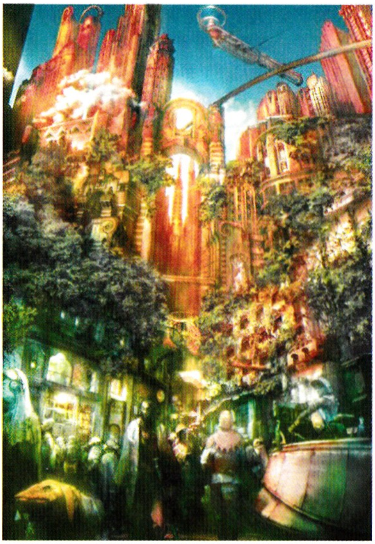
我想《大神》最让玩家受不了的应该就是配音吧，很多网友都将游戏中那些不知所云的咒语称为“火星语”，虽然这一点对游戏的进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在叙述剧情时长达五、六分钟的“火星语演讲”对那些不懂日语的玩家而言的确有些过于残忍了。

另外，作为一款ACT游戏，单一的难度设定缺乏一定挑战性。而且二周目缺少新鲜的要素，某些搜集要素的单一性（当然，也没有重复的必要），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游戏的重复可玩性。

在2006年3、4月前后，《最终幻想XII》、《横行霸道：自由城的故事》等超级大作相继发售，《大神》虽以华美的画面、优秀的剧情、独特的操纵方式获得了业界以及玩家的好评，最终却落得了一个叫好不叫座的局面。而CLOVER工作室虽然在此后又推出了《神之手》这款异色之作，但始终没有得到市场和销量认可的他们最终还是难逃解散的命运。

之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CLOVER变成了SEED，就在我们都期待着这颗“种子”能够长成苍天大树时，它又变成了Platinum Games。不管怎样，都希望他们能够在游戏业界中发展壮大，并为玩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





最终幻想XII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6年3月16日
制作公司：SQUARE—ENIX	类型：RPG

文／清雨

“剑持于战士之手 石拥于战士胸前 将逝去之记忆凝刻于剑 锻造之技赋予石间 一切之一切 自剑起始 以石继延”

时间来到了2006年，面对微软的次世代主机XBOX360抢先发售的不利局面，索尼只得让自己精心打造数年的利器PS3提前出山，将发售日定在年末。也就是说，预计在2006年初推出的这款“最终幻想”，显然是PS2主机上的最后一部作品，延续了一台主机三部“最终幻想”的怪异传统。经历了《最终幻想X》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惊喜后，时隔将近5年，大多数玩家确实很难想像PS2这款机能几乎已经被挖掘殆尽的主机上还能制造什么样的波澜。不过业界鬼才松野泰己的加入则让很多对本作剧情疑思甚重的玩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想想《皇家骑士团》、《最终幻想战略版》在整个电视游戏史上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松野带来的轰动效应了。有了将次世代画面标准呈现给全世界玩家的XBOX360之后，PS2这员老将的确无法与其在画面上一争高下，这个时候，也许所有人的期待都转向了剧情和新颖的系统。

不过松野泰己的中途退出给所有对这部作品满心期待的玩家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被称为伊瓦利斯的神奇世界，围绕着数个国家、民族展开的壮阔史诗——松野泰己在留下这让人心潮澎湃的设定后独自离开，多少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此外，新公布的ADB半即时战斗系统对与传统RPG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光从战斗截图来看，怎么看也像是一部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所特有的气氛。难道SQUARE—ENIX是因为吃到了《最终幻想XI》的甜头，



所以把它的系统照搬了过来？重重疑虑充斥了这部作品发售前的日子，无数人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一部愧对“最终幻想”这块金字招牌的作品。但SQUARE-ENIX不愧为RPG王者，当我们见到《最终幻想XII》的最后形态时，几乎所有人都很快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又一部神作诞生了。

神奇的伊瓦利斯，充斥着魔雾能量的世界，天空中有飞空艇在驰骋，地面上随处可见依靠魔法能量驱动的装置。由于阿尔克迪亚帝国和罗扎利亚帝国之间的纷争，整个世界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战乱的时代。周边小国要想在这乱世之中生存下去，被吞并是它们惟一的选择。尽管达尔玛斯卡王国王家是曾经一统伊瓦利斯世界的“霸王”的后裔，但如今也只是个在阿尔克迪亚帝国的淫威下苟延残喘的小国罢了。它与同盟国纳布拉迪亚组成的联合军并没能阻止帝国的铁蹄，达尔玛斯卡最终在前巴伦迪亚历704亡国。而在那场战争中，公主艾雪失去的不仅仅是祖国，就连新婚不久的丈夫也战死沙场，因此她对帝国的憎恨可想而知。两年之后，艾雪与憧憬着能成为一名空贼的达尔玛斯卡少年梵偶遇。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两人和一众好友一起踏上了复兴祖国以及向帝国寻仇的道路，但他们其实并不愿被内心的悲伤束缚，进而成为仇恨的奴隶。两人对命运和未来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过去的记忆渐渐从美好的往事变成了牢固的锁链，束缚着梵和艾雪的现在和未来。“斩断过去的话，就自由了”，艾雪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利德尔亚纳大灯塔对着亡夫拉斯拉的幻影一剑斩落。尽管帝国夺去了自己极为重要的东西，但未来还被牢牢地握在手中，用复仇来实现死者的愿望不过是生者的自我满足而已。就算复仇成功，也无法改变所爱之人已经亡故的事实，无法实现死者们的愿望——在天阳之茧面前，梵和艾雪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也正是在这里，两人奋力斩断名为“过去”锁链，重获新生。面对最后的威胁——帝国要塞巴哈姆特和化为不灭者的维因，一行人毫无畏惧地举剑上前。赌上伊瓦利斯未来的战斗，此刻正式开始。

坦白说，《最终幻想XII》是笔者迄今为止玩过的最流畅、最深刻、也是最喜爱的一部“最终幻想”。战斗系统的大幅进化虽说引来了不少争议，有人甚至质疑这个系统是否还属于“RPG”的范畴内，但清雨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固执。没有丝毫战斗画面的切换，野外地图等同于战斗地图，拔出武器的铿锵之声便是战斗打响的信号，这种变化不仅仅大幅提升了游戏的流畅度，也增加了在野外探索时的紧张程度，还起到了让整个游戏氛围更加真实、可信的作用。最后一点尤为值得称道，因为《最终幻想XII》的世界观相对来说走的是“真实系”路线，所以无论环境还是人物、历史背景，都给人一种貌似在现实生活中有迹可循的感受，战斗系统的变化无疑让这种感受愈发可信。敌我双方各站一排，你一刀我一剑的战斗方式或许的确是经典，但它不见得适合《最终幻想XII》。

至于在发售前万众期待的剧情部分，本作的看点则相对较少。无甚特色可言的主人公梵直到最后也没能表现出什么吸引力，自始至终都以一名旁观者的身分经历着这场关乎整个世界命运的冒险。而艾雪、巴尔弗雷等人的出色表现则让他们的人气自然比官方主人公高出不少，但相对而言也没能达到之前几部作品的程度，存在感依然不是很强。或许这也是剧本原案松野泰己的本意——与历史的长河本身相比，单个的人物只不过是一颗河底的泥沙，根本不值一提。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怪物猎人 疾风之翼①》 作者：冰上慧一（日）



出生在波凯村的迪安和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随从猫兼好友柯吉罗一起来到大都市冬多尔玛，开始了在这里的猎人生活。共同完成了数次任务后，迪安对柯吉罗是自己的最佳搭档这件事深信不疑。虽然胆小的柯吉罗总是会在狩猎过程中给他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迪安对此毫不在意，仍把可爱的柯吉罗当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一天，迪安外出购物时偶然听到了有关眠鸟的传闻，于是决定接受这件委托。而在酒馆的柜台前，他与一位使用太刀的女性猎人相遇。这名自称玛蒂丽娅的女子，会为他带来怎样的奇遇呢？

这部小说以超人气游戏《怪物猎人携带版2G》的世界观为背景，加入了很多最新的要素，比如随从猫，新的怪物等等，有种与时俱进的感觉。在行文上来看，与之前的怪物猎人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明显加强了战斗部分的描写，每一个环节都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狩猎的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十分粗略的印象。此外，不得不提的是随从猫柯吉罗这个角色。只要有它出场的段落总是充满笑料，将这只可爱的猫猫衬托得活灵活现。由此可见，作者果然是一个"爱猫如命"的人。

《重生传说》 作者：矢岛さら（日）

那一天，维格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失手将重要的亲人克莱尔封冻在了冰棺之中。时间过了一年，自称叫尤金和玛奥的两个人找到了维格。在两人的帮助下，克莱尔被成功地救了出来，但没过多久她便被卡雷基亚王国的国王直属部队"王之盾"的人给带走。愤怒的维格当然不会就此放弃。看着少年奋力向被带走的克莱尔追去的背影，原本就希望维格协助自己调查异变真相的尤金和玛奥总算送了一口气。一场关于Force，关于种族，关于命运的战斗就此打响。

这部作品总共分为有着不同副标题的三个部分，不过整体情节依然按照游戏剧情的流程发展，并没有因为采用了这种形式而产生明显的断裂。作者在角色情感的描写上下了很大功夫，毕竟原作《重生传说》从剧情上讲可以说是整个系列中冲突最激烈的作品，人物之间的互动因此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在"还原"和"创新"的平衡上把握得十分精巧。另外，由猪股睦实老师绘制的插画也可算是一大看点，起到了将小说与原作的氛围整合到一起的作用。



《真名法典》 作者：冈崎纯子（日）冰上慧一（日）



六百年前为了追求新天地而移居到此的“人类”与原住民“亚宋”之间的纷争绵延不绝，战斗仿佛没有穷尽一般持续着。为了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划上休止符，人类准备向亚宋的根据地释放一种威力强大的魔法，借此彻底摧毁敌人的生命和意志。与红之旋风的同伴们一起参加这次作战的剑士加林兹对亚宋充满憎恨。在战斗进行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失去记忆的神秘少女莉斯。被命运所左右的两个人究竟会走向何方呢？注定将给世界带来毁灭的最终一战，究竟是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小说内容基本上只涉及了游戏原作中的大致情节，按照一条粗略的主线将故事从头讲到尾。以游戏改编小说这个角度来说，本作在还原度上并不令人十分令人满意。因此，即便是读完了整本小说，对世界观的了解实际上也跟看完游戏攻略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角色性格的把握十分到位，动作和对话的描写真实可信，充满活力。配合小说中的战乱背景，让人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故事想要表达的东西——战斗的意义。从思想性这个角度上讲，本书无疑是合格的，在此向所有喜欢原作游戏的读者推荐。

《荒野兵器3》 作者：细江ひろみ

在不断被土地沙漠化侵蚀的星球——珐尔盖亚上，曾经的大海变成了栖息着无数魔兽的巢穴，一片片流沙阻拦着旅行者的脚步。但在这样的荒野之中，仍然有着追求危险与浪漫的旅人。人们将这样的人称为“渡鸟”。憧憬成为渡鸟的女子瓦基尼娅出于一时兴起和克莱布、加洛兹、捷德三人组成一个小队，踏上了她实现梦想的旅程。一件看上去平白无奇的委托，没想到竟然变成了关乎整个珐尔盖亚命运的重大事件，而接受了这件委托的瓦基尼娅等人，显然处于所有意外的正中央。



“《荒野兵器》系列”的游戏作品一向以动听的音乐和独特的美国西部风格备受玩家好评，而没有这两件利器的游戏改编小说是否依然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呢。至少从这部作品来看，作者细江ひろみ处理得尤为出色。虽然本作在剧情和很多细节上做了不少修改，但认真看过之后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借此提升了整体的真实性，剔除了很多游戏中不甚合理的元素。此外，在角色性格细节的描写上也有很多出彩之处，比如捷德爱吃甜食的习惯等等。再配上精心绘制的插画，给人以十分精致的感受，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梦中的理想乡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烈火之剑》　地点：龙之门

剑在发光。

艾利乌德紧紧地握住了手中似在传来阵阵鸣动声的烈火之剑，向着剑尖所指的方向望去，有什么东西已经来了。

那扇传说中的龙之门前，正矗立着一个庞大的身影——在大陆上早已灭亡的龙。

为什么龙会出现在这里？艾利乌德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手中那专为屠龙而生的烈火之剑似乎受到了天性的命令而擅自挥动起来，艾利乌德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剑控制着，向着龙的方向冲去。





那就是奈鲁卡鲁为了阻止他们到达龙之门而召唤来的邪恶生物吧，将它杀死的话……

"大家退后！"艾利乌德大声警告着同伴们，高高地举起了长剑。

空气中突然充满了浓重的血味，烈火之剑划过巨龙的身体，将无数血珠溅到了空中。巨龙长长地嘶鸣了一声，沉重的身体已经倒下，在地面上砸出一声闷响。

艾利乌德轻轻弹了一下长剑，收剑入鞘。然而，从他身后传来的不是关切的问候，而是奈鲁卡鲁那冰冷刺骨的声音。

"可悲啊，妮妮安这个小姑娘，被我花言巧语从门那边骗过来，结果回不去了，又不肯和我合作而逃出来，最后居然死在自己所爱的人手上。"

"你在……说什么？"艾利乌德疑惑地重复道。

"你是眼睛不好还是不想承认？好吧，我告诉你，你刚才打倒的冰龙就是妮妮安。"

奈鲁卡鲁得意地微笑着，用令人难受的表情直勾勾地盯着艾利乌德。

一股寒意从艾利乌德的脚底升起，转瞬之间就遍布了全身，他迟疑



地向着本该是巨龙倒下的地方望去，却发现以僵硬的姿势俯在血泊中的是一名有着青色长发的少女……

妮妮安？

……为什么会是妮妮安？

妮妮安和她的弟弟尼尔斯是一对很神秘的姐弟。

在艾利乌德刚开始为了寻找父亲艾鲁巴德而向着“龙之门”前进的时候，他和同伴们无意间救起了漂流在海中的妮妮安，当时的她似乎遭到了奈鲁卡鲁的袭击，奈鲁卡鲁认为只有他们才有力量打开龙之门，但是在漫长的旅程中，无论是妮妮安还是尼尔斯，都不肯对艾利乌德解释究竟是因为什么。

现在，艾利乌德终于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可以打开龙之门，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龙族。

很久以前，人类和龙族共同生活在大陆上，但突然有一天，人类的侵略打破了两者间的平衡，这场人龙之战以人类的胜利宣告结束，失去了居住之地的龙族则通过龙之门逃到了别的时空。

在穿越时空的过程中，龙族失去了很多同胞，但最终还是到达了另外的大陆，正当它们想要在那个安定的地方展开新生活的时候，奈鲁卡鲁的声音传来了。

在那里，妮妮安是“龙之神殿”的巫女，有着强大的力量，奈鲁卡鲁的声音将渴望同伴的她骗到了人类的世界，夺走了她的力量，想要威胁妮妮安欺骗更多的龙族来到这个世界任他宰割。为了保护自己的同族，妮妮安伪装成人类的样子逃了出去，在这个世界中遭遇了很多事，遇到了善良的艾利乌德和他的朋友们，这本是





她们向众人求助的一次好机会，但是妮妮安不想把艾利乌德也卷入危险之中，她选择了静静地离开。在和艾利乌德告别不久后……妮妮安再度落到了奈鲁卡鲁手中。

“她就是妮妮安，喜欢你的那个小姑娘，即使变回了龙的样子，失去了作为人时的记忆，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你，追来这里。结果呢？却被你杀死了……”

奈鲁卡鲁仍在不断地刺激着艾利乌德，他的话像冰锥一样毫不留情地插入了艾利乌德的心中，艾利乌德紧紧地抱住妮妮安的身体，苍茫大地之上，只有他的恸哭声响彻云霄。

人与龙的战争

《寄生兽》中，来自于异星球的寄生体渐渐开始学习人类的文明，停止杀生，融入了人类社会中。它们从杀人的刽子手变成了与人类共存的生命体，这是一场由侵略转化而成的共生。

《黑超特警组》中，无数外星人接受人类政府的统一管辖，以伪装而成的人类身分安静地生活在地球上，不犯罪，不闹事，这是一场在不知不觉间进行的相互融合。

不同种族之间是否真的无法和平共处呢？在看到了这些例子后，它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烈火之剑》中便围绕着人和龙的关系作了一次带有自省意味的描述：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将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陆地上的龙族赶出了大陆，甚至于利用龙族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欲望。血统与种族并不是让人们产生隔阂的罪魁祸首，带来争端与纷乱的是仇恨、嫉妒、自私……以及自身的狭隘，而在这场人与龙的战争之中，人类才是手中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

“曾有人说过，人类与龙族和平共处的‘理想乡’是存在的，我们要努力把整个大陆都变成和平的净土。”游戏结束的时候，艾利乌德默默许下了这样的愿望，这也正是“《火焰的纹章》系列”一直在致力探讨的问题。

从系列早期人类与龙族水火不容的关系开始，到现在推出的最新作品中，两者已经渐渐达成了共识，开始朝着和平的目标而努力。这个美好的过程经历了时间的流逝，经历了思想的变迁。可惜的是，这个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慢慢成形的理想乡，妮妮安和尼尔斯都已经看不到了。

DEVIL MAY CRY 4 鬼泣4 酷炫彩图集（上）角色篇

厂商：CAPCOM	机种：PS3／XBOX360	类型：ACT



NERO
尼禄

隶属于魔剑教团主管恶魔讨伐任务骑士团的青年。尼禄因其目中无人的性格与粗鲁的说话方式而被周围的人所孤立。同时也由于这个原因，他经常被任命执行一些教团中“最肮脏的工作”。尼禄喜欢自己单独行动，总是一个人将任务独揽下来。不过，其强悍的实力是真材实料的，在整个骑士团中无人能比，即使比起骑士团团长克瑞托来也毫不逊色。另外，他的出生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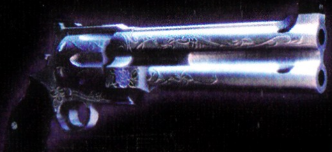


Red Queen
红桃王后

一把装有机械机关的剑。可以通过喷射推进剂来发挥出强力的斩击。除尼禄以外任何人都无法熟练使用。







Blue Rose
湛蓝蔷薇

构造特殊，可以一次发射两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是尼禄自己制作的武器。



NERO in Devil Trigger
魔人尼禄

尼禄解放右腕真正力量后的状态，在他的身后可以看到青白色的魔人之姿。至于这个魔人是由尼禄自身的力量产生的还是另外一个单独的存在，现阶段还无法作出定论。





KYRIE
姬莉叶

自幼像家人一样与身为孤儿的尼禄一起长大的女性。信仰宗教的她心地善良，温柔，得到了身边人们深深的信赖和喜爱。姬莉叶的歌喉出类拔萃，并因此被选为魔剑祭的歌姬。她与尼禄之间一直保持着既是家人，又是友人，同时也是恋人的暧昧关系。





CREDO
克瑞托

魔剑教团骑士团的团长。拥有不辱其头衔的高超剑技，立于骑士团顶点的男子。他那统领数百名部下的统率能力以及严肃公正的性格吸引了众多仰慕者。克瑞托是姬莉叶的亲哥哥，与妹妹一样也把尼禄当作自己的家人来看待。只是同时身为长官的他，对尼禄这个经常违反命令的部下大伤脑筋。





AGNUS
奥格纳

魔剑教团的技术局局长。主要从事对抗恶魔的技术、兵器等的开发工作，骑士团所使用的安装有机械机关的剑便是由他设计的。他对于研究的热情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因此很少在教团的仪式活动中露面，同时教团之中知道奥格纳存在的人也不多。兴奋的时候会变得口吃是他的一项特征。





GLORIA
葛洛丽雅

魔剑教团干部人员中惟一的女性。异国情调的外表与妖艳的身体非常引人注目。虽然葛洛丽雅加入魔剑教团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但她如今已经成为了教团的干部。同时也由于这个原因，教团内部有许多人都对她抱有不好的看法，认为她肯定在暗地里耍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SANCTUS
法皇（桑克托斯）

魔剑教团的法皇。是一位得到广大民众绝对信赖的杰出领导者，据称他是迄今为止历代法皇之中最伟大的一位。现在虽然已经老了，但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骑士团的团长。另外在学术方面，他所拥有的知识量也是无人能及的。





DANTE
但丁

他将曾经被驱逐出魔界、而后又试图在人间复活的魔帝再次封印，是传说中的恶魔猎人。被魔剑教团当作神来崇拜的传说魔剑士斯巴达是他的父亲，因此但丁是人类与恶魔生下的稀有混血儿。甚至有人说他挥舞着长剑和枪械奋力战斗的姿态之勇猛已经超越了其父斯巴达。



Rebellion
叛逆

体现了但丁自身魔力的巨大魔剑。是父亲斯巴达的遗物。



Ebony&Ivory
黑檀木与白象牙

但丁自制的两把手枪，能够快速射击。



Coyote-A
野狼—A

能发射无数小弹丸的霰弹枪。被调整为专门对付恶魔的武器。



Gilgamesh
基伽美什

与生物融合，将其身体的一部分变成钢铁的魔界金属。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Lucifer
路西法

能制造无数根爆炸剑的魔界装置。还可以把制造的剑固定在空中。

Dreadnaught
狂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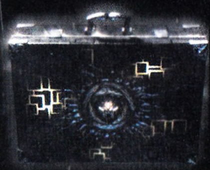
使用积蓄起来的力量，催生出斗气铠甲的奥义。铠甲能抵御来自敌人的任何攻击。力量槽的长短会影响这一技能的持续时间。





Pandora
潘多拉

据说总共拥有666种形态的魔界兵器，可以在一瞬间消灭无数恶魔。





Yamato
阎魔刀

但丁的哥哥使用过的日本刀。既是启动地狱门的钥匙，也是能够破坏地狱门的利器。



Dante in Devil Trigger
魔人但丁

此时的但丁说不定已经拥有了超过父亲的力量，这就是他将力量完全解放后的形态。除了攻击力、防御力大幅上升以外，一部分技能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对战斗非常有利。





TRISH
崔茜

酷似但丁母亲的恶魔。之前是魔帝的部下，曾为了杀死但丁而在暗处使坏，但被但丁所救后改变心意，成为了他的搭档。性格反复无常，之前曾离开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又重新以但丁搭档的身分四处活动。





LADY
蕾蒂

以狩猎恶魔为生的人类女性。过去曾经跟但丁打过交道，几经波折之后和他之间建立了朋友般的关系。经常把自己应付不了的麻烦事推给但丁去做，而且还会从中克扣一大笔中介费。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招新了招新了！想来到《游小说》这个集体吗？现在就是机会！如果您自认为文笔出色，能写剧情小说，并具有一定的日文水平（或对自己的日文/英文水平很有自信），都可以来应征哦！有意者请向我们的邮箱发送简历，并附录一篇能代表自己水平的文章。期待下一位热爱游戏的同仁加入！

2.最近索尼和任天堂都把自己的掌机产品升级了。索尼出了PSP—3000，任天堂就出了个NDSi。前者的屏幕貌似更漂亮了，后者则多了个摄像头……不知道各位读者会更喜欢哪种呢？

3.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还是得在这里向大家报告：本期之后，翔月同学就要告别大家，投入到自己的求学生涯中去了。这是第二位抽身离开我们的战友，加上平时翔月给大家留下的好印象，不免也令人颇为感伤。好了，接下来还是由当事人自己现身说法吧，俺一边蹲墙角画圆圈去先……|||

本月最上镜读者：广州·jewin张



匆匆一年



掐指算来，我自进入《游小说》的第一天起至离职为止，差不多正好刚刚一年，我也因此成了《游小说》史上“来得最迟、逃得最快”的小编（汗）。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仿如一日，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匆忙，直让人感叹现在确实是一个高速的时代。

编辑的工作有苦有乐。但是，每当看到自己所制作的东西变成可以一页一页翻阅的真正书籍时，那种成就感却是在其他任何工作中都感受不到的。

然而，基于学生时代游手好闲留下的懊悔，我选择了继续上学。对不起，我是自私的。在这里，我只能谢谢各位读者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各位同事一直以来的帮助。我相信，不管未来如何，在“游小窝”度过的这一年，永远都将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

期待与大家再次重逢的那一天。

夜蓝：去吧，战士！去把你的同学们都发展成《游小说》的读者吧！

清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江湖再见！

暗星：以《格兰蒂亚》而始，以《格兰蒂亚》而终，你还真和这篇小说有缘啊-_,-别以为这样就算跑了，以后手头上有工作我还会继续找你帮忙的～

YULA：（挥手绢）翔月好走，多多保重哦，以后还是多吃点饭哦，记得我们的约定哦！（翔月：……）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林麟　（网名：莫秋or小莫/QQ：182861668）
地址：广西玉林市师范附中高074班（537000）
寄语：游戏的小说，我们的小说……

《游小说》第18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2%
满　意：51%
一　般：26%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零 月蚀假面
第二名：不可饶恕
第三名：如龙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海贼法则——真·三国无双同人
第二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三名：不可饶恕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德州·狄昊然）我不太喜欢养成类游戏，不过作为一个铁杆玩家，多少还是玩过养成类游戏中的经典——《心跳回忆》，所以对《心跳回忆 启程之诗》还是能引起一些共鸣的。而且我和主角一样都是高三的学生，他为了心仪的女孩而努力，我也在为我理想中的大学而拼搏啊！和主角一样，我也曾因一次次的考试失利而迷茫，怀疑自己的能力，但当我读到"我们的人生中，惟有自己才能完全被自己控制，自己放弃了努力，和放弃人生有什么区别？"时，我发现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有希望，小说的作用其实不就是激励人们奋发向前吗？


这个嘛……虽然小说其实就是用来让大家享受精彩故事和阅读快感的，当然如果真的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那也不是一件坏事（笑）。

（广州·刘伟豪）奇怪了？记得《游》18期明明夜蓝是老大的，怎么19期那个暗星就做了老大呢？那20期是谁呢？？？


冤枉啊！六月飞雪啊！请各位同事明鉴，我可没有谋权篡位的野心啊！（泪流满面中）


（和夜蓝保持距离中）

（上海·陈阳）《心跳回忆》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女读者蛮多，但身为男生的我就太暧昧了，虽然说小说还是可以看的，但我不愿让别人以为我变态。

（湛江·龙毅）哇～这期的《游小说》好"宅"啊！《心跳回忆》这种"宅"浓度极高的小说，是每个宅男必修的！难道小编们想把我们改造成"新生代宅男"！？


陈阳读者，我想下面那位读者来信的内容已经足以让您抛开顾虑、大胆阅读了吧！

互动空间 <读编交流篇>

（呼和浩特·陈宇焘）在接到翔月的明信片时，我娘送我一句话"你娘一辈子的好运全放你身上了！"

（江门·陈文晃）明信片不要给我回了，因为家中有顽固长辈若干，我上次拿到明信片时就被狠狠涮了一顿，想知道我下场如何就到饭馆里叫个羊肉火锅就知道了。



姓名：黑仔强　（网名：住家男人/QQ：353998440）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路吉山（510663）
寄语：无欲无望，只问我心何求。

互动空间〈读编交流篇〉

第一次看到有读者恳请我们不要回明信片的，真尴尬－ －|||。同为家长，咋这差距就那么大呢……唉。

刚开始乍眼一看，还以为是让你请客，心说这家长也太好玩了，居然会这么“敲诈”自己的儿子。后来再仔细一看，不对……呃。

（昆明·白铧）小编们真勇敢，来信必复，相信《游小说》的读者不上十万至少也上万了，而编们只有5个人，少说一个人也要写个2000多封明信片。所以说，小编们真勇敢，真的！

其实我想说，您大概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并不是每一位读者都会写信来的……

虽然如果所有的读者都写回函来会令我们受宠若惊，但如果一次就要回2000多封明信片……（狂汗不止）

（南宁·梁子珉）自从我的名字出现在《游》中时，一借我书的MM就给我起了个“回函达人”的“美誉”，而当屡次都出现后，此MM突然说道：“哎，出现那么多次，怎么没见你出现在‘中奖名单’上啊？”我疯囧……

看出来了，这位读者是在对我们作出某种暗示……阿弥陀佛，贫僧就为您念一段经，祝您这次能够中奖吧。

那位MM也真是的，读者的价值是仅仅体现在中奖上面的么？谈奖？谈奖多俗气啊～

（呼和浩特·亢思奇）这几天一去书店就问“《游小说》还没来？”“没有啊！”注意，回答的不是店员，而是其他顾客，而且每天回答的人都不一样！可见游游的晚到使多少人的期望落空，小心民怨冲天喔～

不是店员不要紧，但每天都是“不同”的“顾客”……哈哈，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啊！

（辽宁·曹赫）关于YULA姐明信片的形象问题，上次某读者说想到《幸运星》，我可以向YULA姐保证那不是说你像此方，因为如果是此方的话，嘴型应该是“w”而不是张大到可以塞进十万钞票那么大。所以YULA姐不要再说此方是“那个死宅女”了，要知道如果让广大宅男听到这话，说不定会被拖出去吊起来打的。不过YULA姐居然也喜欢小镜，真意外呢，看来傲娇果然是王道。

谁……谁吃了豹子胆敢把YULA吊起来打！？也不怕让她……（被强制消音）

（小声）翔月不要以为你快走了就可以随意破坏我的形象！（对读者）其实我喜欢小镜可不完全是因为她的傲娇哦，吸引我的还有她的长相，尤其是那上挑的眼角和双马尾，加上那略微别扭的小性格……这些都是萌点啊～*_*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8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强　（网名：武武/QQ：317708477）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第一中学3年17班（134001）
寄语：我是个开朗的男生，愿意交朋友的随便加啊！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游小说》曾在您的生活中掀起波澜吗？（下）

●其实我每个月都是以“买英语杂志”为理由向妈妈要钱买《游》的，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深深折服于我说大话时面不改色的深厚功力，于是心中感慨万千，又掀起了大浪……Orz——高州·邓力（您对游游的爱让我们很感动，但还是不得不喊一句……好孩子千万别学样啊！Orz）

●话说我十·一去中关村打工，每天都是骑车去，所以都要花0.3元存车。正好有一天我只带了10元钱，存完车后还剩10-0.3=9.7元，路过一家报亭想买本《游》的，可是摊主为了那1毛钱死活不肯让步，气死我了，无奈。——北京·孙轶（一 一|||1毛钱也是钱，就原谅那位摊主吧……）

●记得在下第一次看《游小说》，还是家长大人帮的忙了。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写作业，老妈刚好出去买菜问我要点啥，我爽快地说出：“顺路带本《最小说》吧。”结果她回来买错了，买成了《游小说》，然后……——武汉·韩叶雨（……多么可爱的家长啊~）

●第一次找同学借完《游小说》后决定买上一本，到一家书店问店主：“有《游小说》吧？”店主回答：“没有，你要《最小说》吧！”我回答：“不是！”“那么就是《最动漫》！”“不是！”“《最推理》来一本吧！”“不要！！！”逃之……这人哪，太热情了你反倒害怕了~——天津·王少石（其实我比较好奇他为何对“最”字如此情有独钟= =）

●我认识《游小说》才短短两个多月，但为了收集全，我发现自己成功减肥二斤半！感谢《游小说》，可惜的是还有6、7本未收集到，残念TT——上海·陈阳（不知该祝贺您还是同情您……干笑ing）

●听书店老板说，他每个月只进15本《游小说》，但没有一本是摆出来卖的，全部是被我们这些老顾客订好了的，一般人买不到。——贵阳·王士吉（星星眼~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VIP服务！？）

女体化的夜蓝

——北京·陈睿君



世上有种游戏叫女体化，所以就先从夜蓝开始下手好了。上期的伪·BL小剧场中少女貌的夜蓝实在是很·萌·啊>w<，也许以后会有翔月、暗星逆转版吧。清雨嘛……难道要画成尼姑？？？|||YULA桑……你介意变成男性么么么么……

YULA：不介意不介意，请尽情画我的男性版吧，热切期待哦！

夜蓝：我·介·意！为什么每次都是先拿我开刀啊！？（掀桌）

清雨：大概……是因为你的长发吧，阿弥陀佛。

夜蓝：长发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个谁不也是长……（转身欲用手指向某人）

暗星：呵呵，你想说什么啊夜蓝？

夜蓝：啊……那个……（急中生智）YU……YULA你也是长发啊！

YULA：（慢条斯理地）是的，但我本来就是女的啊。

夜蓝：—______—

泳装版YULA

——重庆·周川力



嘿~我画的YULA够养眼吧~谁说不像我Pia飞谁……不登是人类的损失呀~PS：结构有一个有点问题的地方，YULA多多包涵啦~

众编：是的，我们都看到了，没有脚……

游游交友栏

姓名：陈阳　（网名：helljack/QQ：529210983）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天镇路106弄716号（200086）
寄语：喜欢《无双》的，就交个笔友吧！

《游小说》Tot.18中奖名单

★《最终幻想VII》精美模型

淄博　冯佳

克劳德



★ACG精美周边

长沙　梁　璋
北京　王希芊
唐山　边　江
常熟　夏雨洲
天津　孟　喆
克拉玛依　侯皓曦
杭州　沈云从
珠海　何旭文
成都　王瑜亮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0 CD-ROM介绍

电子书苑：《数码恶魔传说》剧情小说
梦 剧 场：《勇者斗恶龙IX》预告片、《绝体绝命都市3》预告片
PV 地 带：PS2《我的狐仙女友》结尾曲PV
幻彩花园：《辐射III》《最后的神迹》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大神》设定图（上）
游 音 盒：《灵光守护者》原声碟+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赵齐　（网名：风间罘/QQ：406671354）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青石村47号507室（210000）
寄语：只要是有爱的RPG就都会玩（除次世代机游戏……）、《怪物猎人》和《鬼泣》系列也很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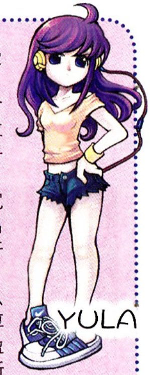
小编寄语



★《PES2009》终于顺利入手！不过……是下载的PC版……本作目前给我的感觉相当不错，至少比起前作来那是强了数个等级，如果以后发现网战还算流畅的话必买PS3版。顺便在这里说一句：梅西就是个禽兽！

◆果然如我所料，这次休年假体重又增加了几斤，大半年健身的成果顿时荡然无存。算了，看来以后将健身活动作为提前减肥的措施感觉会好些，至少不会有"健身的钱都白花了！"的感觉……

■发个牢骚，今年的TGS真是无聊啊……



※老天爷有时候真的挺爱捉弄人，希望能避开的，总让你不停地撞上，拼命想凑到一块的，又非给拉扯得老远！我说，这邪乎也该有个限度吧……— —|||

※喜欢的歌手小柳由纪沉寂多时后终于再度推出新单曲，可是刚听到她开唱第一句我就傻掉了：这……这是她吗？为什么以前那种风格强烈的浑厚嗓音已经荡然无存，轻盈得好似一个刚出道的新人！莫非是新东家强制要求她改变唱腔，那这和满大街都是的青春女歌手又有什么区别？

※穿高跟鞋果然是一项挑战耐疼力的运动。



◆时间过得还真快，转眼就是一年多。人总得面对，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刻……

◆最近迷上了一些简单的拼装模型，比如KERORO军曹系列。掐指一算，清雨上一次玩这种东西已经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怎么就没觉得这么有乐趣呢？

◆"家园不是这些绵羊、田野、房屋、山岭，而是把这一切联结起来的那个东西。"——周国平《善良·丰富·高贵》



Ⅰ《格兰蒂亚》这部连载历时整整一年的官方小说终于在本期落下了帷幕，在此对坚持看完这部作品的读者表示感谢与敬佩。

Ⅱ话说今年的东京游戏展实在有些平淡无奇，既没有什么重头消息也没有什么新的大作公布，唉……我心目中的第一神作究竟何时才能得以延续呢？

Ⅲ好热……现在真的是快十一月了么……— —!

Ⅳさよならの代（かわ）りに、ありがとう、そして、また……（请让我用一声谢谢来代替再见……愿我们他日再相逢。）



▲还有比在休假期间生病更让人沮丧的事情吗？答：有，那就是假期结束了，病还没有痊愈。最最令人沮丧的就是这些事全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此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虽然对夜蓝并没有太大影响，不过当几个在外企上班的朋友相继下岗时，我才意识到其严重性，但愿大家都能熬过这段日子。

▲08TGS来了又走，好像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要知道在E3之后的那段日子里，可是每天都能在电梯里听编辑部的同事们大骂SE的……

▲《千年之梦 失落的奥德赛》终于出单行本了，大家一定要来捧场啊！



姓名：张俊杰 （网名：忌火起草/QQ：373725872）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路131弄45号508室（200062）
寄语：认为《游小说》应该变周刊的请速度顶起，后面的注意队形。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21辑

11月下旬 全国上市



前线任务4 官方小说
勾心斗角的两大势力之间
点点星火也将成燎原之势



战争机器2
血与火的沸腾之声连绵不绝
连空气仿佛也随之燃烧起来



光环 奥星的幽灵
圣约人的加入让战局愈加扑朔迷离
美丽的奥星俨然成了新的矛盾焦点



恶魔城 被夺走的刻印
被夺走的刻印，被夺走的记忆
一切都会让宿命的死敌如数奉还



超时空之钥（下）
哪怕穿越到了时间的尽头
也无从知晓宿命的全貌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1辑

ISBN 7-89476-064-7
9 787894 760647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064-7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 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